

风流村庄

〔巴基斯坦〕胡拉姆·乌尔·萨戈兰·纳格维著 陆水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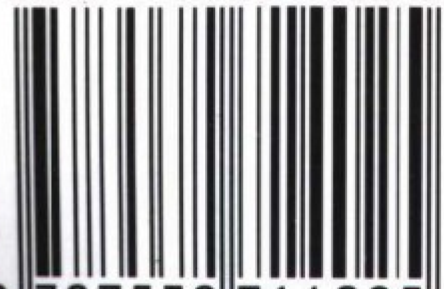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风流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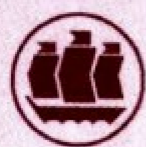

ISBN 7-5327-1402-0
9 787532 714025 >
定 价：17.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风流村庄

〔巴基斯坦〕胡拉姆·乌尔·萨戈兰·纳格维著

陆水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村庄/（巴基斯坦）纳格维著；陆水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
ISBN 7-5327-1402-0

Ⅰ.风… Ⅱ.①纳…②陆… Ⅲ.长篇小说-巴基斯坦-现代 Ⅳ.I35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81 号

风　流　村　庄
［巴基斯坦］胡拉姆·乌尔·萨戈兰·纳格维　著
陆水林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23,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100 册
ISBN 7-5327-1402-0/I·842
定价：17.00 元

一

我上四年级时，我们村里安上了磨面的机器。

这件事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人生犹如一条直线，直线上任何一处小小的弯曲，都可以当作新旅程的起点。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只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经过风浪的普通旅客。当我来到这样一个转折点时，必然会踟蹰不前，犹豫一番之后，才会选择一条笔直清晰的小道继续走去。

现在，我们村里也建起了小学。可在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巴基斯坦还没有成立——我得到离村三英里的古尔巴哈尔去上学。我学习成绩不错，老师对我颇为欣赏，所以那时候的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往事不论是苦涩的，还是甜蜜的，能够使人久久不忘的只是那些……我说不上来是些什么……对于一个仅仅念了八年书的人来说，还没有足够的恰如其分的词汇。当人们称呼我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时，我总为自己的淡薄无知而深感羞愧。然而，我要说的事情，还不得不用词藻的外衣来装饰一番……我是说，如果我会绘画，我就用碧绿的田畴中那块与众不同的荒地来表示我那苦涩的记忆。当蜿蜒的羊肠小道穿过这块地上的灌木丛时，似乎就是这片不幸的、令人失望的荒地把我的记忆变得苦涩了……在田野中间，有一座种着柑橘的果园。果园里那种馥郁的芳香和缤纷的色彩至今令人难以忘

怀。果园北边，远处的群山构成了一道深黛色的屏障。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一座座雪峰闪着银光。于是，孩提时代的往事，便像翠绿的头巾一样飘舞起来……

我刚才正说到学校和磨坊的事情。

那天放学后，我一径来到果园，面朝苍翠的群山，坐下来做功课。回家去是没有时间做功课的。果园里非常宁静，小鸟们叽叽喳喳地叫唤着，蝴蝶翩翩飞舞。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鸟，停在我头顶的树枝上不停地叫唤："玛赫纳！哎，玛赫纳！"

"有什么事？小鸟。"

"玛赫纳！哎，玛赫纳！"

"你说话呀！要不就让我做功课。"

"玛赫纳！哎，玛赫纳！"

"你总叫我干什么？"我高声说道。小鸟忒儿一声飞走了。

一会儿，一只蝴蝶飞来了，停在我面前的一茎草上，扇动着翅膀。蝴蝶一声不响，也可能它在对我说话，而我听不见。我总觉得，它扇动翅膀时一定会发出声音。当我放下笔思索这个问题时，我似乎看到它那斑斓绚丽的色彩在空中飞舞，它的声音魔术般地在我心里奏起了动听的乐章。

突然，从村里传来了咚咚的鼓声，我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鼓声从远处传来，听起来非常优美和谐。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随着鼓点跳动起来。

现在，我的双鬓已经斑白。我这种年龄的人，对于各种庆祝活动，常常望而却步，但一听到鼓声，双脚仍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每当我的双脚要离开我的躯体时，我就暗暗提醒自己："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现在可不是你跳蓬格拉舞[1]的年代

---

① 一种剧烈的民间舞蹈。

了……现在是……"瞧我把话扯到哪里去了……一听到鼓声，我立即把书塞进土布书包，踩着鼓点，连跑带跳地向村子奔去。我觉得不光我在跳舞，连从青翠的麦地里穿过的小径也扭动着腰肢，翩翩起舞。

村子东头的一角挤满了人。全村人都来了，有儿童、有青年、有老人，还有姑娘和妇女。我挤进人群，劈面遇见了苏利。我们都叫他苏利，虽然学校里按花名册点名时，每次都叫他穆罕默德·苏莱曼。今天他没有去上学，老师吩咐我一定要把他逃学的事情告诉他父亲。苏利穿着新衣服，神气活现地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我对他说："小少爷！明天上学你就要挨打了。我马上去告诉村长，你今天逃学了。"

"告吧！告吧！"他抽了抽鼻子说，"玛赫纳，你尽管去告吧！我们家的磨坊今天开张，我爸爸一句也不会说我的。"

苏利和我差不多大，可能小我一岁。我们一起上的学，当时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苏利的爸爸谢尔夫丁是个大地主，又当着村长。当古尔巴哈尔一办起小学，他就把苏利送去上学。要不是村长认为苏利应该有一个同伴，并且看中了我的话，我是不可能上学的。那时候，我正跟着村里的阿訇读《古兰经》。我读得很好，阿訇建议我父亲让我去上学，村长还亲自登门，要我和苏利作伴。我父亲再三推辞，但村长就是不答应。我父亲说："村长，玛赫纳是我大儿子，已经能帮着干活了，放牛、割草、种地，一上学，就什么也干不了了。他能懂得一点教义就够了。对吧！阿訇。"

"你说的当然不错，乔德里[1]毛杰丁，可这样违拗村长也

---

① 用于头人、村长等人物的一种称呼，亦用于尊称地主和有土地的农民。

不好。"

"毛杰丁,你至少应该想想,我亲自上你这里来了。"村长说。

"村长,您的光临是我的荣耀。可让玛赫纳读这么多书干什么?他又不去当什么注册员[①]。"

"真主作证,只要玛赫纳好好念书,我一定让他当上注册员。我是村长,区里、法院里有的是熟人。你就不能答应这点小事?"

"不行啊,村长。"我父亲说,"您让他干别的吧!我要是再不答应,您就处罚我。"

"毛杰丁!"

一看村长的口气变了,我父亲顿时惶恐起来。

"村长,您吩咐吧!"

"水渠边上那三块地的租子还没有交齐呢!"

"是的,村长,还没交齐。今年水少,地浇不上水。"

"今年欠的租子就算了。明年我准备把这几块地租给别人,你不反对吧?"

"地是您的,村长,我哪能反对呢?"父亲可怜巴巴地说。

"村长!"阿訇插嘴说,"玛赫纳明天就去上学,对吧?乔德里毛杰丁。"

"阿訇,村长的话我哪能不听呢?他当然是为玛赫纳好才让他去上学的。"父亲一副失败的腔调。

第二天,我便和苏利一起上学去了。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年了。可在这四年里,我并没有和苏利交上朋友。尽管我学习比他强,仍然要看他的白眼。我和苏利同属一个家族,但我家只

---

① 农村中负责丈量土地、计算收成、征收田赋之人,极受农民甚至大地主的尊重。

有一两块地，他家的地要多得多。第一年，苏利还和我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第二年，我们村里又有几个男孩子上了学，苏利便成了他们的首领，不再理我。但是，他仍然强迫我替他做作业。一次，老师发现我们两个的作业一模一样，便责骂了我们一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替他做作业了。我喜欢读书，苏利却喜欢玩。放学后的时间，他全用来玩了。我呢？我先上果园把作业做完，然后去井上帮爸爸干活。苏利对此总是嗤之以鼻。

村里不时有一些热闹事情。对于村里人来说，磨坊开张不亚于一场"麦拉"[1]。我一心惦着去看热闹，把为牲口割草和往家里送牛奶罐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人生的一些小事情会在脑海里保留得非常牢固。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听着大人们高谈阔论，心里非常快活。

村长谢尔夫丁站在磨坊门口。他今天显得格外神气，穿着洁白的棉布围裤[2]和圆领衫，浆过的头巾帽[3]的一端高高耸立，在微风中摇曳。在下午的阳光下，黑胡子中的几茎白须像银针一样闪亮。村长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衣服，这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

人群中第二个大人物是那个开机器的技师。他是从城里来的，穿着绢纺衬衫和条纹布长裤，小胡子经过精心修整，脚下穿着绣金拖鞋，坎肩上的金绣图案在阳光下光彩耀目。

不知为什么，纳图大爷一个人远远地待在一旁。他住在村西头一座土房里，院子里放着一台大石磨，院子的一角有一棵苦

---

① 一般指伊斯兰教圣者忌辰节时在其陵墓所在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信徒从四方赶来瞻仰圣陵、献祭、求愿。届时商贩云集，十分热闹。

② 一种下衣，以整块布围于腰部而成。

③ 以长长的包头布缠于一顶锥形金丝小帽上而成，其一端耸立。

楝树，我非常喜欢它那浓密的华盖般的树荫。纳图大爷是大石磨的主人，人们都赶着牛来这里磨面，然后给纳图大爷一点租金。院子里还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绳床，冬天放在阳光下，夏天放在树荫下。他的孙女希曼就在旁边玩耍。希曼比我小一两岁，最喜欢和我一起玩。碰到星期天或是节日，我总上那里去玩皂荚果。纳图大爷从来不说我们，但那些来磨面的大婶大娘们，尤其是那个上唇长着胡须的莱舒[①]大姨，总要把手指放在鼻子上说："这是个丫头还是个小子？这黑丫头就不能找姑娘们玩？毛杰丁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你和女孩子玩不害羞吗？"

"不害羞？"我想，"有什么可害羞的？"

奇怪，大娘们为什么总叫希曼黑丫头？要不是总沾着尘土和面粉，她比苏利的姐姐哈米丹还要白得多。哈米丹比我们大两三岁，像她爸爸一样，总是穿得干干净净。

我很久没有上希曼家玩了，虽然我很喜爱她养的那头小牛犊。我刚才正说到纳图大爷，可从纳图大爷扯到希曼，又从希曼扯到哈米丹身上去了，小牛犊又蹦出来跳到她们中间。从记忆的一个点上能分出多少岔道来呀？提笔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会陷进这种迷宫。

我悄悄走到纳图大爷身边。

"魔鬼的工厂。"纳图大爷说。

我以为他在和我说话，便天真地说："大爷，我是玛赫纳。"

"魔鬼的工厂！"

"大爷，这里哪有魔鬼？"我提高了声调。

"在这里，玛赫纳，就在这里。"

"在哪里？"我追问道。

---

① 莱舒是莱希姆的昵称。

“就在这所房子里……不知村长是怎么想的,把魔鬼的纺车弄到村里来了。你们还来看热闹,哼,等魔鬼的纺车转起来,轰隆隆,轰隆隆,你就会知道,村里的好运道就会一扫而光。魔鬼什么时候当过人的朋友?”

“可是,大爷,这是磨面的磨子呀!古尔巴哈尔已经安了好几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出过。”我卖弄聪明地说。

“孩子,这我都知道。可既不用牛,也不用驴和马,不是魔鬼,又是谁使它转动的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大爷又说:“说呀!玛赫纳,是谁转动磨盘的?”

我哈哈大笑,“是那个技师呀!还有谁?”

“技师是人还是鬼?”

“是人呀!”

“我的磨盘要两头公牛一齐用力才能转动。这磨盘比我的大多了。”

“我没有看见。”

“磨盘装在大车上运来时,我看见了。你说说,除了魔鬼,还有谁转得动它?好端端的一个村长,为什么非要把魔鬼的纺车弄到村里来呢?”

这时希曼也来了。

她问:“玛赫纳,你怎么不去找我玩?”

“一上学哪有空玩?何况我也大了。”

“你多大了?”纳图大爷笑问道。

“过一两个月上完四年级,我就十三了。”

“然后呢?”

“继续念书,然后当注册员。”

“你再也不来玩皂荚果了?”希曼问。

“不玩了。”

“不来看戈里了？”

“什么戈里？”

“你忘了？就是我们养的那头小牛犊呀！”

“噢！那头小牛犊？你给它取名叫戈里？”

为了看看戈里，我的心活动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至今仍然喜欢牲畜，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戈里哪是一头牛犊，简直是不停地滚动的水银，总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它健壮红润，全身没有一块斑点，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母牛……还有希曼……站在人生之河的第十三个转弯处，我仔细地看了看希曼……只看了一眼……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目光感到羞愧起来。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去看戈里，希曼，不过得等放假。”

我的注意力又被从村里来的妇女们吸引过去了。她们头上都顶着布包，只有走在最前面的村长的妻子例外，她头上什么也没有顶。哈米丹顶着一个包，扭动着腰肢，款款地走在她后面。哈米丹穿着洁净的衣服，和其他妇女明显不同。当她们来到磨坊时，村长忙说：“技师，快发动马达！”

技师使马达的轮子转了起来，磨盘也随着转动起来，发出轰轰的响声。看的人全都惊呆了。

“阿訇，从您开始吧！请您把麦子倒进料斗。”村长说。阿訇念了几节《古兰经》，从哈米丹手中接过布包，爬上两级梯子，来到上面，然后在技师帮助下把麦子倒进了料斗。倒麦子的时候，阿訇的手都发抖了。村长则在一旁微笑。当面粉的细流从机器的轮子底下淌出来时，村长伸手抓了一把，然后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磨得多细呀！比细面粉还细，苏利他妈！”

“可不。”村长的妻子说。

"把面粉放在手心里看看!"

村长妻子抓了点面粉,用手指捻了捻,欣然说:"碾得真细呀!"接下来就轮到哈米丹了。当面粉放进她手里时,黝黑的脸庞笑开了花。跟在哈米丹后面的是苏利。技师一包接一包地往机器里倒麦子,人们争先恐后地抓起面粉放在手心里仔细察看,一个个赞不绝口。

看到纳图大爷没有上前去,村长说:"纳图,你也抓一把面粉看看!"

纳图大爷慢吞吞地走上前去,抓了一点点面粉。"哎哟!这麦子好像烧成灰了,村长!"

"你说什么?麦子烧成灰了?"村长惊奇地问道。

"麦子在魔鬼的工厂里还怕不烧掉?"

"纳图,你说这种话要烂舌头的!"

"我没有用舌头去尝面粉,村长!"

"烂舌头的!这种时候至少应该说点吉利话吧!"

"村长,您何必发火呢!"

"爸爸,以后谁也不会去找他磨面了,所以他这么说。"哈米丹说。

"哈米丹,谁也夺不走我命中注定的衣食。真主创造了我,也会给我饭吃的。有一位圣人说过,'掉进磨盘,性命难保。'"

"老家伙,快闭上你的嘴!"村长大为恼火。

人们把纳图大爷从那里推开了,否则,村长说不定会动手打他。纳图大爷嘟哝着回家去了。磨盘轰隆隆、轰隆隆不停地转着,麦粒不停地被磨碎,面粉不停地流着,村长笑了。

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一声不响地看着这场吵闹。

哈米丹开始把糖果分发给大家,也往我手心里放了一块糖,并且在我胳臂上拧了一把。我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她微笑

着说:“玛赫纳,你大多了。”

“是,我是长大了。哈米丹……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什么也不相干……什么也不相干……”她往希曼手里放着糖块,说道,“对吧? 希曼。”

“什么?”希曼问道。

这时哈米丹已经忙着给别人分糖去了。希曼用充满惊奇的大眼睛看着我说:“玛赫纳,去看戈里吗?”

“今天不了,星期天再去。把这块糖拿去,希曼,给戈里吃。”我说。

哈米丹回头盯了我一眼。

我把糖块放进了希曼的手心。

二

要了解一个小村庄的生活有多么闭塞，只要到我们村里看看就清楚了。

如此静寂，如此停滞，你会觉得似乎连呼吸也停止了。在我所说的那个年代，我们村庄就像村外那一潭死水。作为村里的一员，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有一块石头落入水中，激起微微的涟漪和波澜。

磨面机一开动，一潭死水顿时激荡起来。

第二天放学后，我照常来到果园里。我刚坐到那棵柑桔树下，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书本，美丽的小鸟还没有飞过来和我说话，更没有蝴蝶停在远处的草茎上望着我，这时，突然从村里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我慌忙把书塞进书包，向村里奔去。当那些五彩斑斓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呼唤我时，我回答说：

“今天不了……明天吧！”

我对转动着的磨面机简直入了迷，竟把去井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惹得爸爸晚上大发脾气。第二天，老师又因为我没有完成作业，惊讶不已。

他问：“玛赫纳！你怎么没有做作业？”

“忘了。”

“为什么？”

“看着转动的磨盘……”

"迦比尔[①]失声痛哭。"老师打断我的话吟道。

我惊奇地望着他，他微笑了。

他问："苏利，村长安上了磨面机？"

"是的。"苏利高兴地说。

"圣人迦比尔看到转动的磨子后吟了一首'多哈'，你知道吗？"

苏利摇了摇头。

"看着转动的磨盘，迦比尔失声痛哭。在两块磨盘之间，一切都无法存在。"

"是。"

"圣人迦比尔说得多好！你懂吗？苏利。"

"不懂。"

"玛赫纳，你呢？"

"懂。"我心不在焉地脱口而出。

老师又用惊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能解释一下吗？"

"嗯……我……我不懂，我回去问问村里的老磨匠纳图大爷，他念过这句诗。反正，麦子一到两块磨盘中间，就磨成了细粉。"

我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

"对，去问问磨匠纳图，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

"好的。"

"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它的意思了。"

"是的。"在他面前，我从未学会说"不"字。

---

① 迦比尔是十五六世纪印度教虔诚派领袖和诗人，他的诗歌语言通俗，富有哲理，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下文"多哈"是一种双行诗。

他笑了。苏利取笑我说:“老师,玛赫纳什么也不懂,可装得像是什么都懂。”

“不,苏利,玛赫纳解释的一点不错。不过对你和玛赫纳来说,磨子还没有转动起来呢。不知道这磨盘什么时候转,又是谁掉进去被磨碎。现在你就是懂得它的意思,也没有用。去吧!去问问纳图磨匠!不,现在别去问他……现在别去问他。”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最后这句话。

“技师说了,磨面机开动的时候,不能上轮子跟前去,轮子会把人吸进去的。”苏利卖弄地说。

“他说得对!应该远远地离开轮子和磨盘。苏利,你也没有完成作业吧?”

“是的。”

第二天天不亮,我妈妈就起身了。她点着了油灯,屋里立刻弥漫起一股苦油燃烧的气味。尽管我蜷缩在被窝里,这气味仍然钻进我的鼻孔,把我弄醒。我睡眼惺忪地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困意慢慢消失,屋子里的东西也扭曲着、蠕动着醒了过来。我的眼光先落在墙上,蓝色的墙壁用掺了靛蓝的牛粪抹过,墙上钉了搁板,放着闪闪发亮的紫铜和黄铜器皿。接着,我在墙上看到了妈妈的身影。这影子蹑手蹑脚地在墙上走动。妈妈并不怕吵醒我,而是担心惊醒我的弟弟。小弟弟和我妹妹阿依莎同睡一张绳床,此刻他依偎在阿依莎怀里,睡得正香呢。我很喜欢每天早晨油灯下这种朦胧的景象。屋外笼罩着一片令人战栗的黑暗,屋里闪耀着温暖的灯光。借着灯光,看着母亲的身影,听着酣睡的家人发出的平静安宁的呼吸声,心里感到无比的温馨。我能在睡意朦胧之中分辨出母亲是在纺线,还是在磨面。在纺车的吱哑声和手磨的隆隆声中,甜蜜的睡意又向我袭来,隆隆隆……吱哑哑……犹如花瓣纷纷而落,又如屋里的空气唱起了催眠

曲……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还在酣睡时，太阳出来了。妈妈便推推我的肩膀，把我叫醒。“起来！玛赫纳，你不上清真寺去了？”

那天，妈妈在屋角放上小凳，坐下来磨面。当她往手磨里放第一把麦子时，我说：“妈！”

“什么事？玛赫纳。”

“我要到村长家的机器上去磨面。”

“小声点儿，别把弟弟吵醒。”

“村长家的机器磨的面可细了。”

“好吧！好吧！别说话了，睡吧！”

我沉浸在手磨的隆隆声中，又睡着了。这天早晨，我先去清真寺向阿訇学习了《古兰经》最后一卷的五节，然后回家准备上学。吃早饭时，我又向妈妈要求去机器上磨面。她说：

“好吧！别再缠人了，星期天一放假就去吧！”

谁不喜欢新奇呢？

我盼望着星期天快些到来。村里人至今还不敢到机器上去磨面，但磨面机每天下午都开。头几天是村长家自己磨面，人们总能听到隆隆的机器声。接着，经过村长一番动员，他的亲戚也把粮食送到机器上来了。在这个星期天，我一早就等着机器的隆隆声。一听到机器开动的声音，我立刻把一包麦子顶在头上。妈妈一早把麦子簸好了，包在布包里。她喊道：“玛赫纳，离那个魔鬼的轮子远点儿！”

“好的，好的。”我不耐烦地说道，一下蹿出了院子。

我刚到磨坊，哈米丹就奔出来迎接我，从我头上取下布包。她像往常一样，衣着鲜艳，容光焕发，脸却显得更加黝黑了。一见我来磨面，她的眼睛顿时放出光芒。她高兴地说：

“你是村里第一个来机器上磨面的人。”

“真的？”

“可不，玛赫纳，你真好！”

磨面机那里已经有三四家磨面的先我而到了。他们挨个儿把粮食送进机器。技师在屋子里忙碌着，磨子隆隆地转着，轮子飞速旋转。哈米丹将我的布包放进秤盘，在另一个秤盘里放上了一个二十西尔[1]的砝码，接着又放上一个一西尔的砝码，于是两边平衡了。这时，技师出来了。他穿着赭红色的衣服，沾了一脸面粉，连眉毛上都是面粉，眼角上沾的面粉粒在颤动。一想起他头一天那样神气活现，再看看现在这副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技师先是一愣，接着便生气了。他咆哮着说：“小子！你笑什么？”

我胆怯了。哈米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技师，这是我们的玛赫纳！”

“我们的玛赫纳？”技师问。

“对……对……是苏利的同学，他是村子那边第一个来这里磨面的。”

“看见我笑什么？”

“你活像个小丑，技师，”哈米丹大声笑着说，“看见你这副样子，谁不发笑？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的，嘿嘿嘿……”

“哼！我像个小丑？我像个小丑？”他一边从秤盘上拿起布包，一边说。然后，他从耳朵上取下一截铅笔头，在一张纸条上写明重量，塞到我手里。“小子，条子要是丢了，面粉就拿不到了。”他附在我耳边说道。声音虽小，口气却冰冷严厉，令人发抖。我把纸条攥在手心里。

“小子！把麦子拿到上面台子上去，我在底下说‘倒’，你就

---

① 重量单位，一西尔约合两磅。

往料斗里倒,别靠近轮子,要是让轮子卷进去,可别怨我。”

哈米丹帮我抬起布包,和我一起进了屋子。我们躲着轮子,登着木梯爬上了台子。磨盘的隆隆声大得叫人心里发慌,脚下的木台也在剧烈摇晃。我想,“离轮子倒是挺远,可离磨盘这么近……万一……这磨面机果真是魔鬼的纺车,纳图大爷说的一点不错。”

哈米丹紧挨我站着,她的身体挨着我的身体。木台摇晃着,一会儿使我们紧挨在一起,一会儿又使我们分开。我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安慰,离轰响着的磨盘这么近也不害怕了。这时,一个声音穿过轮子和磨盘的隆隆声传了过来:

“把麦子倒进去! 快点儿!”

这是技师的声音。

我和哈米丹解开布包,把麦子倒进了料斗。

“你们两个下来吧!”技师又叫了起来。

“玛赫纳,再待一会儿!”哈米丹说。

“为什么?”我问。

“没什么……”

“技师会发火的。”

“没关系,他管不着。”哈米丹骄傲地说。

“哈米丹,别拧我的胳臂。”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不喜欢这样。”

“玛赫纳,你还去希曼那里玩吗?”

“嗯……有时去。”

“你喜欢她吗?”

“嗯,她挺好的。”

“为什么?”

“没什么。”

“这么大了还和希曼一起玩皂荚果，你不觉得害羞吗？”

“有什么可害羞的？”我不胜惊奇。

她又拧了我一下，我失声惊叫起来。

“小子，快下来！”

我走了下来。技师瞪着我，那眼光像是要把我一口吞掉。

“你在上面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说。

“把你的面粉包起来！”

我请求技师帮我一把，他厉声说：“我又不是你爹雇的，自己包！”

机器声渐渐微弱下来，就像有人用手轻轻地压着它的气管，随着嗓子里发出一声呻吟，轮子就停住了。哈米丹也下来了。技师像一个全身涂灰、手拿椰瓢的苦行僧，突然站在她面前，就像在等待施舍一样。我忍不住又笑了，技师对此大为恼火。

“瞪着我干什么？快把面粉包好！”

“师傅，帮帮忙吧！我一个人怎么包？”

哈米丹恼怒地看了技师一眼，弯下腰帮我包面粉。技师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将面粉放进秤盘，技师说：“把条子拿来！”

我把手伸进口袋，条子不见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爬上木台时，条子还攥在手心里，后来哈米丹拧我一把，条子准是那会儿掉在木台上了。

“条子掉在上面了。”我说。

“快去！把条子找来！”

我迅速爬上木台，可那里什么也没有，也许从木板缝里掉下去了。

我走下来说:“条子不见了。”

“那你就别想拿到面粉了。”

我哭丧着脸。哈米丹问:“玛赫纳,刚才称的是多少?”

“二十一西尔。”

“技师,给他称二十一西尔面粉。”哈米丹命令说。

技师称了称布包,我给了他一个安那[1]。

“小子! 下次再把条子丢了,就别想拿到面粉,听见了吗?”技师说。

哈米丹把布包放在我头上。这面粉热呼呼的,我不禁想起了磨匠纳图的话。

我问:“哈米丹,面粉没有烧毁吧?”

“没有,玛赫纳,你别信磨匠纳图的话。面粉不会烧坏,是他的运道烧毁了。”

“别这么说,哈米丹。”

“那有什么? 他嫉妒我们。自从我们的磨面机一开,他尽说些难听的话,说什么‘村长抢走了我们卡明[2]嘴里的粮食,开磨坊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职业,村长是贾特种姓[3]的,干这个不光彩。’你看,玛赫纳,以后别和希曼一起玩了。”

“为什么?”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我停下了脚步,在布包的重压下看着她。她笑了。

“玛赫纳,要么你还小,要么我比你大多了。”

“对,你比我大多了。”

---

① 货币单位,旧制十六安那合一卢比。

② 农村中的职业匠人阶层。

③ 贾特是以农耕为业的种姓,地位较高。

她探视着我的眼睛说："对，我比你大。要是比你小，那该有多好！"

"为什么？"

"你别去找希曼玩了！"

说完这话，她便转身走进了通往她家的巷子。

三

我们乡下的老人一提起往事，总要把它们和饥荒、瘟疫或洪水连在一起。他们一说起来就是："出这件事的那一年，发生了大饥荒，人们只好吃米耐草[①]和野菜，结果都得了病。人们还把蒺藜子磨碎，用来做饼。"或者是"那一年鼠疫流行，人就像苍蝇一样死去。"或者是"那年发大水，村里的房子全泡坍了，成了一个土堆，人全逃到小山上去了。"

是啊，我也想把那一年和这一类的事件联系起来。那一年，我和苏利通过了四年级考试。我爸爸非常高兴，以为我从此可以放下学业，帮他干活了。但村长又一次来到我家，劝我爸爸让我到赛义德普尔去上中学，我爸爸却满肚子不乐意。我毕竟算是读过书的人了，因此知道那一年是公元一九四七年。在这一年，印度分治了，巴基斯坦成立了。

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

我们周围村庄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连夜走了。他们毫不费力地越过了锡亚尔科特和查谟的边界，因为我们这一带离边界很近。

但是，对我的村子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从表面上看，村里并未发生什么革命，只有惟一的一家印度教徒悄悄地走了。这家的户主是个商人，名叫拉拉·巴尔吉·拉尔，我们都管他叫"巴尔贾·刹帝利"。他们走后，村长便在他的房子和店铺

门上加上了自己的锁。那时候,村里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人们顶多上村长的客厅里坐一会儿,听他说说国家的情况而已。我只知道,在印度和查谟,大批穆斯林惨遭屠杀,许多穆斯林被赶出了家园。一些劫余的幸存者路过我们村庄,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了食物。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黑暗的夜晚。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屋子里也在漏雨。我们担心要发大水。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妈妈让我去开门。门刚打开,狂风暴雨就扑面而来。

我问:“你是谁呀? ……大哥,进来吧!”

敲门的人向里走了一步,站在门口。在昏暗的油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你是谁?”我妈妈惊恐地问。

“我是一个穆斯林,大娘。”

“可是……你……你……”

“大娘,我是从别处来的。”

“玛赫纳,你爸爸……”

“妈,我知道,他在井上,可天这么黑,雨又这么大,我害怕。”

“大娘,您别害怕……我这就走。”

他转身向着门外。我在他身后扯了扯他的圆领衫的下摆,想把他拉进来。

我说:“大哥,别走! 雨这么大,天这么黑,你上哪里去?”

陌生人转过身来,惊奇地看了看我,然后对我妈说:“没关系,大娘,我可以在外面再过一夜。”

“这么大的雨,不,不,……”我妈妈说,然后沉思起来。

陌生人叹了口气。妈妈说:“玛赫纳,库房里放得下一张绳

---

① 一种作饲料的野草。

床吧?”

我高兴地说:“对,放得下。”

我不等妈妈再说什么,便奔了出去。庭院一角有一间小小的库房,门朝庭院,是挨着我家大房间的墙盖的。村里人管这种库房叫“切拉尼”,用来存放器皿、搅奶器、水罐架、牛粪饼、木柴等杂物。我打开门,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妈妈说:“玛赫纳,把火柴拿去!”

我又奔回屋里,拿了火柴。划着火柴后,就看到了搁板上的油灯。油灯点着后,黑暗便慢慢退去。妈妈拿走了搅奶器和水罐架,我收拾了一下器皿,腾出一块地方,又搬来一张绳床。绳床放好后,陌生人一屁股坐在床上。他累了。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了一下他的脸。他带着疲惫的笑容,望着我。我觉得我们并不陌生,似乎早就相识了。他也就是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湿透的衣衫贴在身上,身材瘦削,脸色苍白,但最突出的还是他那双眼睛,不知道他的眼睛都见过些什么……在荧荧的油灯光下,我第一次看到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里那种被碾碎的睡意,困倦之极而又无法入睡。这时,我妈妈送来了一盘豆子和两张饼。陌生人接过饼筐时,仔细地看了妈妈一眼,他的嘴唇颤抖起来,然后垂下了眼睛。他吃饼时,妈妈又拿来了一条“凯斯”披单和一个枕头。妈妈走后,我站在他的身边。他吃了一张饼,向我要水。喝过水,他说:

“玛赫纳,你去睡吧!”

他叫我“玛赫纳”。

“大哥,你呢?”

“我这就睡。”

早晨,我把陌生人送到了井上。

雨季里很少见到他。洪水过后,天放晴了,村里的生活也恢

复了往常的样子。这时,我的假期也结束了。赛义德普尔离我们村有六英里。在那里,深黛色的群山显得更近了。现在,我天天在上学的路上奔波,地里的活一点也帮不上。但爸爸从未埋怨过一句,陌生人填补了我的空缺。

陌生人总待在井上,很少到村里来。因此,村里人过了很久才知道他的存在。他沉默寡言,我好久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特别是他总以忧郁的微笑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我觉得,他像是黑夜的影子,一到阳光下就消失了。

有时遇到他,他就叫:"玛赫纳!"

"嗯?"

"没什么……没什么……我心里想叫你。"

有一天,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沉默?"

"没什么……嗯,告诉我,你上几年级了?"

"五年级。"

"你知道国家为什么分成两部分吗?"

"知道。"

"和我说说!"

"因为一部分住着我们,另一部分住着印度教徒。"

"是啊,可为什么分治时要流那么多血呢?"

"我不知道。……大哥,你知道吗?"

"不知道,玛赫纳,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鲜血流成了河。玛赫纳,我有一个弟弟就被这血河冲走了。你说说,他有什么罪过?"

"我不知道,……我们村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巴尔吉·刹帝利的儿子弗努特·格玛尔总和我们一起玩,他和他爸爸一起悄悄地走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眼睛里射出了怒火,“你们没有找弗努特·格玛尔为伊古复仇?”

他声音发抖,这种颤抖传给了我,我感到了一种轻微的战栗。我畏怯地说:“努迪[1]比我还小,大哥,他有鸽子般的黑眼睛,很天真。有人欺负他,他就会哭。”

“伊古也很天真,玛赫纳。”

“大哥,他为什么被血河冲走了?”

“别问我,玛赫纳。”他像枯萎的树叶一样颤抖起来,把脸转了过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玛赫纳,我非常喜欢伊古,我可以忘掉一切,但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眼前。”

“大哥,他怎么啦?”

“以后再说吧!”

从陌生人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叙述里,我把整个故事拼接起来了。

在距我们村三四十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河,叫比亚斯河,我在地理课本上读到过这个名字。河对岸是古达斯普尔县的帕坦戈特乡。穆斯林以为,古达斯普尔地区一定会划归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一成立,人们才知道,他们的地区没有划归巴基斯坦。于是,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家园。但对比亚斯河彼岸的穆斯林来说,这种安排太出人意料,使他们大为失望。他们的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像萝卜、胡萝卜一样被杀戮、宰割,被扔进比亚斯河的滔滔洪水之中。比亚斯河的波涛阻止了他们的退路,小船全被风浪打翻。连我都感到奇怪,大哥竟能从敌人的大刀、斧子和利剑下逃生。伊古本名叫阿格拉姆。他正牵着大哥的手站在渡口,敌人向他们突然袭来,一斧子就砍下了他的头。当攻

---

[1] 弗努特·格玛尔的昵称。

击者满足了屠杀的欲望后离去时，浑身血污的大哥在死尸堆里呻吟。

“大哥，你就一个弟弟吗？”

“嗯。”

“你的姐妹呢？”

一提起姐妹，大哥浑身颤抖，痛苦不堪地看着我。看到他这种痛苦的神情，我都害怕了。

“我没有能够从敌人手里救下伊古，要是有姐妹，那……”他的嘴张了几下，又沉默了。于是，我觉得最好什么也别问了。

村长一听说村里来了个难民，就把他叫到庄园里去了。我也跟着去了。村长注视了我一眼说：“玛赫纳，念书念得怎么样了？”

“挺好。”

“苏莱曼也在念吧？”

“是的。”

“年轻人，你是古达斯普尔的难民？”

“是。”

“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坐到我旁边来说吧！”村长向绳床的头端移了移，在另一端腾出一点地方，大哥便坐下了。村长说：“你是本村唯一的难民。”

“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庇护，人就留在什么地方。村长老爷，命中注定我的衣食在这个村子里，我就来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流浪，在哪里也不想停留。来到这个村庄，玛赫纳把我留下了。”

“玛赫纳？为什么？”村长惊奇地问道。

我正要回答，大哥说：“村长老爷，他抓住了我的衣角。”说完，出神地笑了。不知为什么，村长用深邃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你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

“我只知道我弟弟，他名叫阿格拉姆，我们叫他伊古，也就和玛赫纳差不多大，在渡口被杀害了。”

“噢……噢……你父母呢？”

“在黑暗中失散了。我在渡口拚命地找他们，可是没有找到。村长老爷，别提这些了。”

“年轻人，你来到这个村里，得到了什么呢？”

“我得到了许多。”

“这里没有可交换的土地①，也没有房子。周围各县都有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走时扔下的财产，你要是上那种村庄去，那么……”

“村长老爷，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大哥，这里有巴尔吉·刹帝利的房子，可以交换……”

“玛赫纳！”村长严厉地打断我的话。

“是，村长。”

“大人说话时不许插嘴。”

“是。”我低下了头。

从村长的庄园里出来时，我先遇到了哈米丹，后来又遇见了希曼。

因为有大哥在场，哈米丹什么话也没有说。希曼牵着戈里，

① 为解决印、巴间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的财产问题，两国政府规定了双方难民财产交换办法。来到巴基斯坦的难民，如在印度遗有财产，可以获得印度教徒离巴时弃下的相应财产。

一见我就站住了。

“玛赫纳!”希曼说。

“嗯。”

“你怎么不来玩了?”

“我已经大了,这种年龄的男孩女孩还能在一起玩吗?”

希曼惊异地看着我,大哥微笑了。

“大哥,你笑什么?”

“玛赫纳,你有多大了?”

“大哥,我已经上五年级了。”

“不错,兄弟,你已经很大了,你找纳图大爷玩去吧!”

“纳图大爷? ……你认识他?”

“对,对,当然认识,他每天到井上来……来锄草。”

“他是希曼的爷爷。”

“噢!”大哥注意地看了希曼一眼。

希曼那长着长长的睫毛的眼睛惊奇地看着大哥。大哥笑了,接着又忧伤地陷入了沉思。

“我到井上去了。玛赫纳,你和希曼玩吧!”

“可是,大哥,人们会怎么说呢?”

“就是胡子莱舒和哈米丹。”希曼说。

“胡子莱舒?”大哥问。

我和希曼哈哈大笑。我告诉他:“莱舒的本名是莱希姆[①],但她比木头还硬,上嘴唇还长着胡须。这胡须过去是黑的,现在已经有白的了。”于是,大哥也失声笑了起来。

“哈米丹是谁?”他问。

“是村长的女儿。刚才我们从村长的庄园里出来时,你没有

---

① 莱希姆意为“丝”。

看见她？”

“就是那个黑黑的……”

“黑面孔[①]。”希曼说。

“黑面孔是谁？”我问。

“哈米丹。”

“不……她的皮肤不黑，是褐色的，希曼。”我说。

“也许是，这关我什么事？反正我就叫她黑面孔。”希曼固执地说。

“为什么？”大哥惊奇地问。

“自从她爸爸办起了魔鬼工厂，她骄傲得就像是上了天，人们也都不来找我爷爷磨面了。”

我说：“大哥，自从村长家安了磨面机，就没有人上她家磨面去了，谁还牵着牛去呢？磨一点点粮食，要费那么多时间，在机器上一会儿就磨完了。”

“希曼，这和哈米丹有什么相干呢？”大哥问。

“村长对她可放纵了，不管磨面机开到多晚，她总泡在那里，和那个技师又说又笑。人们都说，技师是个流氓。”

“希曼！”我吃了一惊，不想让她再说下去。

她似乎害怕了。

“不应该说这种话。”我教训她说。

“她为什么打我？为什么骂我爷爷？我去放牛，戈里在村长的地里啃了两口，那有什么要紧，我们要是自己有地……她还说，你们的磨盘早晚要关掉，你们连一把面粉也得不着。”

希曼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使我大为惊奇。我想：“她从来不

---

① 称人“黑面孔”含有鄙夷之意，因旧时常将罪犯面孔涂黑，让他骑在驴背上游行示众。

说这么多话，今天是怎么啦？”

她的眼睛湿润了，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大哥抚摸着她的头说：“希曼，”她的眼泪流了下来，“这一把面粉不在哈米丹手里，在它手里，它……”

“它是谁？”希曼唏嘘着问。

“它给所有的人吃的。”大哥说，指了指蔚蓝的天空。

希曼破涕为笑，“面粉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大哥。”

大哥放声大笑，“对，对，当然了……”

看见大哥哈哈大笑，我也笑了起来，似乎我的躯体里有一股喷泉，要喷薄而出。大哥撩起希曼的披单，给她擦了擦眼泪，希曼顿时显得容光焕发。我惊奇地望着她。戈里不耐烦了。希曼说：“走吧！上我家去。”

我踌躇了。大哥悄悄溜走了。

希曼家的庭院里一片寂静，苦楝树的浓荫凉爽宜人。没有人来磨面，硕大的磨盘显得十分忧郁。我们在地上划好了方格，开始玩“沙·希达波”[①]。希曼单腿站立，正要把小石子踢到方格外面去时，村子北边传来了隆隆的声音。听见这声音，她忘记了游戏，抬起的脚也落到了地上。正在这时，哈米丹进来了。我和希曼的目光同时落到她身上。

“希曼，你和男孩子一起玩不害臊吗？”

“不。”希曼撇了撇嘴说。

“纳图大爷也不管管你？”

“不管。”希曼依然撇着嘴说。

“玛赫纳，你这么大了，也不想一想？”

“想什么？”

---

① 一种在地上划上若干方格，踢石子的游戏。

“和女孩子玩儿啊!”

“哈米丹,机器开着吧?”希曼问。

“对,开着呢。这关你什么事?”

“快回你的机器上去,和你的技师一块儿说说笑笑去吧!”

“和技师一块儿?”哈米丹不胜惊讶。

“对,对,大家都说,村长对他的宝贝女儿太放纵了。”

“希曼,我不是说过,不要说这样的话吗?”

看到哈米丹满脸怒色,我拉起她的手说:“走吧!哈米丹。”

哈米丹愤怒地瞪了希曼一眼,一声不响地和我一起走了。希曼气鼓鼓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走吧!走吧!你再来玩,就……”

“我想来的时候,我就来,希曼。”我边走边说,同时摸了摸拴在木桩上的戈里。戈里木然不动,似乎也生我的气了。走出庭院,哈米丹问我:“你还找希曼玩儿吗?”

“当然,你为什么不让我来?”我气呼呼地说。

“纳图磨匠的孙女和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

“他们是村里的匠人,你父亲是贾特,地主的儿子和匠人有什么关系?”

我虽然为哈米丹的话感到惊讶,但又觉得她说的话在我头脑里早已存在。我心里似乎有一种沉睡了数百年的声音,因为拨动了某一根弦,这声音便苏醒过来了。童年时代这种模糊的认识,尽管后来落上了多年的尘土,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令我惊讶不已。但在当时,我对这种因为哈米丹而惊醒的意识十分反感。我说:

“我非找她玩不可,……非去不可。”

哈米丹甩开我的手,说道:“那我就不和你说话了。”

“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

尽管如此，我和希曼之间还是出现了一堵无形的墙。我踌躇着停步不前。

“来呀！去看看磨面机。”

“我不去！”

“不，玛赫纳，去吧！”哈米丹用甜蜜的声音坚持道。

哈米丹的声音圆润甜美，就像一根沉睡的弦上响起的音符。我望了望哈米丹黝黑的脸，只见她脸上有一种奇特的温柔。我那时还不理解，因为我比她小。但我的心动摇了，我说：“好吧！我们一起去。”

我们穿过巷子，来到一片空地上。哈米丹问我：“今天和你一起来的是谁？”

“大哥。”

“他是谁？”

“一个外乡人。”

“他没有名字？”

“有。”

“告诉我，他叫什么？”

“不告诉你。”

“别，玛赫纳，告诉我吧！”

“阿斯拉姆。”

“阿斯拉姆？”

“他弟弟叫阿格拉姆，家里人叫他伊古，在比亚斯河的渡口被杀害了。”

“阿斯拉姆……阿斯拉姆……”哈米丹轻轻地重复着。我说：“大哥的名字多好啊！”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美好的，玛赫纳。”哈米丹的话里有一种

轻微的责备。

“可他是我大哥，哈米丹。”

“是吧！可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哈米丹出神地说。

“那你还问这干什么？”我马上问道。

“随便问问，问问名字有什么关系，玛赫纳，他早就是我的至亲。”

“瞎说，他才来，到我们村总共还不到八天呢！”

“可我早知道他了。”

“你认识他？早就知道？”

见我如此惊讶，哈米丹乐不可支。

我没有听见她大笑的声音。然而……然而有些声音是不用耳朵听的，不知道人们如何感觉这种声音，但我却从哈米丹的眼睛里听到了这种笑声。我问她：“哈米丹，你刚才笑来着？”

“没有啊，玛赫纳。”

说完这话，哈米丹就转身向家里走去。我追问道：“不上磨坊去了？”

“不去了。”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声音非常沉静。

接着，她微笑着说：“那个苦行僧拿着椰瓢一和我说话，我就要发笑。这要让你的希曼看见了，又该说坏话了。”

“谁是苦行僧？”我问她。

突然，我眼前闪现出技师的形象。我说：“哈米丹，我可是头一次想到这一点，对了，那天我的条子掉了。”

“玛赫纳，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真的？你连别人心里想什么都知道？”

“对，对，你告诉希曼，以后我再也不和技师说笑了，我也不

阻拦你去找希曼玩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去吧！玛赫纳，别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转身朝着通往我家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去。胡子莱舒从巷子里一扇开着的门里出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大姨，什么事?"

"去希曼那里玩了?"

"是的。"

"去吧，常去玩吧！我不拦你。住在你家的那个年轻人是谁?"

"是我大哥，从比亚斯河对岸来的。"

"嗯，……哈米丹是向你打听他吗?"

"大姨，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玛赫纳，我什么都知道。"

"那你准是一个巫婆，大姨。"我脱口而出。

"巫婆？我是巫婆？你妈才是巫婆呢。"她从我肩膀上抬起手说。

"你……"我生气地说。

"玛赫纳!"她的口气十分生硬。

"说吧！你要说什么?"

"村长对哈米丹太放纵了。我要不把她像剪掉翅膀的鸟儿一样关进笼子里去，我就不是我爹养的。"

我想象着哈米丹被关在笼子里的样子，不禁惶恐起来。

我只喜欢自由翱翔的、啁啾啼啭的鸟儿，关在笼子里的鸟，那叫声多么凄惨。

"别，大姨，别这样！你是个好人，刚才全怪我说话不留神。

大家都说，莱希姆大姨的心肠最软了，她从来不计较别人的坏处。”

我觉得她的心似乎软了下来。

“人们说的不错，玛赫纳，可是你……好吧，算了。告诉我，你大哥叫什么？”

“阿斯拉姆。”

“玛赫纳，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模样吗？”

“谁？”

“你没有见过他。我也糊涂了，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你呢。他……”大姨说着说着住了口。

“他是谁？他怎么啦？”我着急地问道。

“有过一个人……可他被一个巫婆从我手里夺走了。”

“巫婆是谁？”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是一束洁白铮亮的丝，她却是一团肮脏的粗纱。我还没有来得及布好丝网，他就掉进粗纱的网里去了。”

“大姨，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懂。”

“不懂就算了。”她气呼呼地说，“不过，他也像你大哥一样英俊。”

“大姨！”我高兴地说，“你喜欢我大哥吗？”

“对对，所以我不会把哈米丹的话告诉村长的。”大姨陷入了沉思，我便悄悄地溜走了。我不大懂她的话，可我很高兴，哈米丹不会被关进笼子里去了。

四

那一年的麦子是大哥帮着爸爸种下去的。麦苗出土时节的一天清晨,大哥裹上了我妈妈为他织的披单,摸了摸我的头,便登上了旅程。我问他:

“大哥,你上哪里去?”

“我去周游真主的世界。”

“你不喜欢这个村子?”

“怎么不喜欢?”

“那就别走了!”我央求道。

大哥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

“玛赫纳!”我爸爸说。

“嗯。”

“别阻拦阿斯拉姆!”

“为什么?”

“你还不懂,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爸爸,大哥走了。

爸爸用缠头巾的一角擦了擦眼睛,说道:“玛赫纳,谁能把风拦住?”

“谁也拦不住,”我回答说,“可风过去后,就再也不回来了,爸爸。”

“谁知道,”他说,“别忘了到井上去。”

爸爸到井上去了，妈妈忙着家务，阿依莎到阿訇那里学念《古兰经》去了，小弟弟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晨曦洒满了庭院，我把书塞进书包，准备上学。一切都按部就班，但我仍然感到，这一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了。原先，大哥虽然住在井上，偶尔才到家里来一次，但我总觉得他时时刻刻都在院子里走动。现在，庭院空了，村子也空了，似乎庭院和村子都在人的心里。

"人的心里要是空落落的，村庄也就空空荡荡的，是吗？"我问爸爸。

大哥走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哈米丹耳朵里。

那天傍晚，她在巷口拦住我问道："你大哥走了？"

"是的，走了，哈米丹。"

"你为什么让他走？"

"谁能拦得住风呢？"

"你说得对，玛赫纳。"

我离开哈米丹向前走去，莱希姆大姨又拦住了我。

"他走了？"

"是，大姨。"

"玛赫纳，你的网一定会破裂的。"

"可他并没有陷进粗纱网里呀！大姨。"

"谁知道……谁知道……"莱希姆一边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天越来越冷了。我天不亮就出门上学，天黑以后才从井上回来，星期天也是在井上度过的。尽管这样紧张忙碌，我仍然感到孤独。人为什么不懂得怎样应付孤独呢？人们寻求交往，参加"麦拉"，闲坐着聊天，说说笑笑，争吵打架，生命就这样流逝了。

为了排遣这种孤独，我在一个星期天找希曼去了。走进她家的院子，只见戈里在木桩上拴着。我摸了摸它的背，它那油光光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看着我，露出奇怪的神色，好像我是一个素不相识的生人。希曼从库房里跑出来，也用奇怪的目光盯着我，似乎在问："你是谁?"我在院子里扫了一眼，台子上的磨盘不见了，纳图大爷坐在一个角落里，正用生锈的斧子修理一张破绳床的床腿。

"玛赫纳!"纳图大爷说，"是你?"

"是，大爷。"

"这些天上哪里去了?"

"就在村里。大爷，磨盘呢?"

"我把它卖了。"

"那你……"

"我准备揽点木工活干干。"

纳图大爷祖传的职业是木匠，因为安了磨盘，早就不做木工了。另一个木匠迪纳便接替了他，包揽了全村的木匠活。每到收割季节，迪纳木匠都能从农民那里获得一份粮食。

"大爷，你能找到活儿吗?"我问。

"怎么不能? ……这么大的村子，总会有活干的。"

"可是大爷，你已经老了。"

"那有什么关系? 我的手艺又没有丢掉。"

"我们村子又不大，大爷，用得着两个木匠吗?"

"两个就两个，养育我们大家的真主只是一个。"

希曼站在旁边，听我们说话。

我突然转向她："希曼，我们玩吧!"

"不，……苏利会生气的。"

"苏利? 为什么?"我不胜惊讶。

"他要是看见了……"

"那怎么?"

"我怎么知道,你总不来玩,我怎么能不让苏利来呢?他说过,要是玛赫纳来玩,他就不来了。"

"希曼,大哥走了,我很难受。"

"大哥走了,那又怎么啦?你又没有和他一起离开村子。"

"希曼,那我走了。"

"别,别走!玛赫纳。"纳图大爷说,"玩吧!……在我的院子里玩!希曼怎么能把别人从我的院子里赶出去呢?要是苏利来了,就让他一起玩。虽说他爸爸安上了魔鬼的工厂,可苏利有什么过错?"

苏利也来了。希曼上小屋子里拿出一把皂荚果,给了我一半。苏利又惊奇又恼怒地看着我。我们在庭院一边靠墙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在稍远的地方立了标记。希曼站在标记上扔出第一个"球","球"落到小坑旁边。苏利扔了第二个"球","球"进了小坑。我扔的"球"却落到离小坑很远的地方。我已经几个月没玩这种游戏了,只好屈居第三位,由苏利先来。我们用两个小"球"作注,开始游戏。苏利一下就赢了我和希曼。他赢了又赢,我们输了又输。最后,我赢回了自己的两个"球"。但希曼手里一个"球"也没有了,只好退出。

我说:"希曼,你用我的'球'玩吧!"

"不行,玛赫纳,"苏利说,"该谁打,就是谁打。"

"玛赫纳,你玩吧!"希曼微笑着说。

我用自己的两个"球"作注,苏利向小坑扔出四个"球",但只有一个滚进了小坑。他进攻我指定的"球",但没有击中。我把剩下的三个"球"向墙边扔去,希望能有一个"球"从坡上滚下来,滚入小坑,这样我就可以用它来进攻了。一个"球"滚到小坑边

停住了，我急切不安地看了希曼一眼，她微微一笑，似乎在鼓励我。苏利见了，便撇了撇嘴。

我说："苏利，我没有'球'了，把你的借我一个。"

"不行！"苏利蛮横地说。

"苏利，你给玛赫纳一个吧！"希曼说。

"不！"

"赢家不应该这么小气，苏利。"希曼说。

苏利没有回答。他将三个"球"一齐向小坑扔去，但这次他没有赢。接下来我赢了一个。这个"球"一下子扭转了局势，我不断地赢，苏利不断地输。最后，苏利的口袋全空了。他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简直想把我一口吞掉。我故意不看他，只斜睨了希曼一眼，她在微笑。这时，我觉得她的微笑有点特别，我正想弄明白这微笑的奥秘，突然，苏利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襟。

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是无赖！"

"我哪里撒赖了？苏利。"

"你，还有你爸爸，都是无赖！"

"苏利，不许你骂我爸爸。"

"你爸爸……"苏利还没有骂出口，我就给了他一巴掌。紧接着，"嘶"的一声，我的衣服被撕破了。我在苏利脸上又击了一掌，他扑过来和我扭作一团。

"为什么打架？都疯了？"纳图大爷从远处喊道。

"苏利输了，就打架。"希曼说。

"认输的人才是真正的好汉，苏利。"大爷说。

苏利使了绊子，想把我绊倒在地。这时，突然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好极了！苏利。"

"住嘴！技师。"纳图大爷说，上前把我们两个拉开了。

"苏利，游戏总会有输有赢，不能痛痛快快地认输的人才是

真正的输家。你瞧，我承认我输了，我要像你一样胆小，就该拿着木棒去砸村长的机器。机器砸不坏，我的名誉倒反而完了。”

“大爷，再打一会才好看呢！你太叫人扫兴了。”

“技师，你说话怎么像孩子一样？”大爷责备他说。

我第一次看见技师出现在希曼的院子里，脑袋就“嗡”的一下。他在这里完全是个外人，就像玫瑰花丛中长的“图赫尔”①。他微笑着盯着希曼。苏利瞪着我，眼睛都红了。希曼的两颊红润放光，犹如冬天阳光下盛开的油菜花。我很奇怪，这个苦行僧拿着要饭的椰瓢到这里来干什么？站在希曼的庭院里，我觉得我长大了，我的童年似乎就在这一瞬间结束了，新的旅程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我浑身发抖，连阳光也为之颤抖不已。我把“球”扔了一地。与此同时，似乎我自己也粉粉碎碎，撒满了整个庭院。

“玛赫纳，你这是干什么？”希曼说。

“没什么，我以后再也不玩这个了。”我那粉碎四散的“自我”又聚拢了。

“你害怕苏利了？”技师说。

“不。”我说。

“还没有决出胜负呢！”技师说。

“技师！你还想鼓动他们继续打架？”纳图大爷严厉地说。

“玛赫纳，你以后不来玩‘球’了？”希曼问。

“对。希曼。”我说。

“苏利，你也别来了！”

“希曼，你这个决定好极了。”技师笑着说。

“住嘴！技师。”我狠狠骂了他一句，他的笑声一下子缩进了

① 一种有毒有刺的植物。

嗓子眼。他惊异片刻，然后撇着嘴说："哼！你敢骂我？走！先补补你的破衣服去吧！刚才苏利用了绊腿，要不是大爷插了一手，你早就躺倒在地上了。"

"技师，你以后也别上这里来！"希曼冷冷地说。

"希曼！"纳图大爷叫她。

"是，爷爷。"

"今天你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都赶走？"

"我不知道。"希曼气鼓鼓地说。

"人来人往的，院子里才有生气，不然就太冷清了。"

"玛赫纳不来，那就谁也别来了！"

"谁不让玛赫纳来了？"纳图大爷问。

"谁也没有说。"技师眨着一只眼说。

"玛赫纳，你还来吗？"希曼问。

"来。"我说。希曼这才高兴了。

我虽然答应了，但心里很不痛快。

苏利上这里来，是我从小就见惯了的。吵嘴打架也不会使我们疏远。哪怕我们相距只有咫尺，我也可以容忍。但技师的出现却使我难于容忍。他就像我们常常从地里拔出来扔掉的布赫利草①，柔弱的麦苗受不了这种草的欺凌。哪里有这种野草，哪里的幼苗就会枯萎。可我怎么把他从希曼的庭院里铲除呢？我算什么？

村里人也不喜欢他。

随着畜力磨坊的关闭和用机器磨面，村里人空闲得多了。磨坊那里总聚集着一群来磨面的孩子，技师经常责骂他们。我们村里人从不轻易同新变化妥协。村里的姑娘们下地干活，到

---

① 一种有刺植物，对麦子为害甚大，但嫩时可作饲料。

井上汲水，挤奶，割草，自由自在地在村里闲逛。没有她们的协助，生产便无法进行。我童年时代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自己心地纯洁，谁也不能把女孩子怎么样。磨面机刚安上那一阵，人们一般都不让年轻姑娘去那里磨面。一年多过去了，如果有姑娘去那里，别人也不说什么。但人们不喜欢那个技师，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人，怎么会和我们同甘苦、共荣辱呢？一见有姑娘来磨面，他马上嬉皮笑脸地迎上去；就像手持椰瓢的苦行僧等候布施一样。人们很看不惯这一套，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对他尤其反感。但他们整天都得扛着犁耙，与牲畜为伍，像牲畜一样干活，好让土地献出自己的宝藏。他们哪有时间上磨坊去打碎技师的椰瓢，让它变成尘土呢？再说，他还得到村长的庇护。有村长在场，就连斜着眼看一下技师，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虽然只有十四岁，却准备和技师较量一番。

每当我看到他出现在希曼的庭院里，我全身的毫毛便变成了尖锐的荆刺。这荆刺只刺着我自己，我没有言词向纳图大爷表示我对技师的愤慨。人在十四岁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处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汇合点上。也许是我那思想幼稚的童年怯于同思想成熟的青年时代交锋，否则，希曼和我……不，不……我充分意识到我和希曼之间的距离。但希曼和技师……

一天，我问纳图大爷："大爷，技师为什么总上你家来？"

纳图大爷盯着我看了好久，他那肮脏混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奇和诧异。

"为什么上我家来？"他喃喃自语。

"对！大爷，他来干什么？"我又说了一遍。

"他想来就来了呗！玛赫纳，你问这干什么？"

"我不知道，大爷。"

"他也是我们这种种姓的人，玛赫纳，在村里又无亲无故。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们家那个难民小伙子，近来怎么见不着了?”

“大爷，他走了。”

“为什么走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一阵风。”

“是啊，是啊……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一阵风。”

“这里？我们村里?”

“对，我们村……或者是这个世界，都一样。”

一想起阿斯拉姆大哥，我就把技师忘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惊奇：在忘却的时候，时间为什么就变成一个漩涡，吞下每一件记忆？一旦我潜入这漩涡之中，又触到了无数记忆的碎片——上学、放学……在昏暗的油灯光下读书……过冬……麦子成熟时散发出来的无名的芳香……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金色的阳光和你捉着迷藏……五年级考试……成功的欢欣……麦收时的假期……成熟的金色麦穗……耀眼的阳光……嚓嚓的镰刀声……蒙面的头巾[①]……盛满“勒西”[②]的罐子……汗流浃背……阳光下眯缝的眼睛……

那天的阳光非常强烈。

人们忙着收割。禾场正在修整。公牛累瘦了，农民的脸晒黑了。纳图大爷也和我们一起割麦。磨坊关闭后，为了挣得一把糊口的面粉，他蒙上头巾，拿起了镰刀。回想当初磨坊开着的时候，那一把面粉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这面粉被藏在成熟的麦穗里面。为了这一把面粉，年迈力衰的纳图大爷累得浑身流汗。

---

① 收割和打场时以头巾蒙面，只露出眼睛。

② 一种以酸牛奶经搅拌除去奶油后做成的饮料，为夏令佳品。

他用头巾的一角擦了擦眼睛里的汗水，对我说："玛赫纳，为了一把面粉，人得吃多少苦啊！"

我把镰刀往地上一放，"为了一把面粉？"

"对，对，一把面粉够做一两块饼了。"

"对呀，大爷。"

"人要是不用吃饭，就成了天使。"

"对，大爷。"

"要是希曼的爸爸还活着，我这把年纪，哪里还用得着蒙上脸，拿起镰刀呢？"

"希曼的爸爸？"我无意识地说道。

大爷奇怪我何以对此感到惊讶，我自己也觉得纳闷，希曼和纳图大爷中间的这个环节已经缺了好久好久了……

"希曼还在她妈妈怀里，他就扔下我们走了。那时你还小，哪里知道这些。"

"希曼的妈妈呢？"

"希曼的妈妈守了三四年寡，后来我把她打发走了。她还很年轻，怎么能让她守一辈子寡呢？"

"她在哪里？"

"在乔格普尔……也有孩子……现在她恐怕已经把希曼忘了。即使她还记着希曼，又怎么能扔下一大家子人到这里来呢？她忘了希曼，那倒更好。"

我们旁边的人早已割到前面去了，把我们拉下好远一段。我爸爸在远处喊："玛赫纳！别尽和纳图大爷说话！"

"乔德里，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法兹罗①。"纳图大爷对跑过来的爸爸说。

---

① 法兹尔·丁的昵称。

爸爸说:"说法兹尔·丁什么了?嘿,当年他多强壮有力啊!镰刀一到他手里,简直就成了闪电。大叔,你为什么不到洋槐树下歇会儿?"

"不,毛杰丁,这身体太滑头了,总在寻找不干活的借口。要是找到一块凉爽的树荫,它就不属于我了。"

嚓嚓嚓……镰刀飞舞,割过的地里,一捆捆麦子堆成了堆。突然间,整块地都割完了,圆圆的太阳也已落到西边山坡下去了。汗水流进我的眼睛,又从眼睛里往下掉。我还没有来得及擦一下眼睛里的汗水,帮工们就开始收拢麦捆了。这时,捡麦穗的妇女也来到了地里。她们当中有姑娘,也有妇女。她们用土布披单做成兜子,准备放麦穗。

我爸爸扫视了一下割过的麦地,对捡麦穗的人说:"你们也来了?好啊!捡吧!莱希姆,给鸟儿们也留点儿!"

"好的,好的,毛杰丁,你说你管得这么宽干什么?"莱希姆大姨说。

"土地是非常慷慨的,莱希曼①,我们得感恩戴德,大家都应该得到真主的赐予。"

"对,对,应该,应该。"莱希姆大姨弯腰拾起一茎麦穗。

这是村里古老的习俗:农民的女儿、媳妇是不捡麦穗的。收割时掉在地里的麦穗,我们毫无权利。这属于匠人们,属于农民阶层中失去男人的妇女们。当我第一次看到希曼也在这一群人中时,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随着麦子不断被割倒,我越来越忧郁。割完麦子的田地一片荒芜。麦捆正在运走,捡麦穗的人动作越来越快。莱希姆大姨虽已年迈,捡起来却比谁都快。她的手指动作迅疾,她的眼睛能看见远处散落在麦茬中的麦穗。但

---

① 莱希姆的昵称。

是，希曼的动作却非常迟钝缓慢。她看见了麦穗，才慢吞吞地弯下腰捡起来。她有时偷偷看我一眼，似乎在说："你是在看我的笑话吧？"我心中涌起了一阵莫名的难过和羞愧……这时，她的脸已被汗水浸透，一绺黑发沾在额上。我开始集拢麦捆。

琤琤琤……从地边洋槐树的树荫下传来了琴声，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傍晚时分，当影子越来越长，阳光越来越弱时，琴声便显得格外忧伤。琴弓在松弛的弦上拉过，发出疲惫的嗡嗡声。随着琴声，一张掉光了牙的嘴里发出了"陶尔和萨米"[①]的模糊的歌词。低沉忧伤的歌声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和苦闷。人们说："帕拉因[②]的歌声和梅拉西的哭声一模一样。"而我们村里的帕拉因，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哭泣。我从小就听惯了他们唱歌，他们的歌就像几百年的老树，凋零干枯，没有一根树枝是绿色的。

"行了，行了，大叔，"我爸爸喊叫道："拿上一捆麦子到下一块地里去吧！[③] 大家等着你呢。"

"毛杰丁，你也听听歌吧！"帕拉因张着没牙的嘴说，许多字都漏了风。

"不了，大叔，我得把麦捆收集拢来，要不天黑前干不完了。"

"活儿慢慢干好了！毛杰丁，你听，琴在唱呢，萨米对情人说……"

"大叔！行了，你没有看见吗？你一唱歌，莱希姆连麦穗也不捡了。"

"莱希姆当年在婚礼上跳萨米舞的时候，真是美极了。我使

---

① 旁遮普著名民间爱情故事。

② 帕拉因和下文之梅拉西都是旁遮普农村中的民间艺人。

③ 按照旁遮普农村传统的匠人制度，手工匠人和艺人等平时为农民和地主服务，收割时获取一定的实物，作为报酬。

劲盯着她，连琴都哑了。那会儿要是让她看见了，非倒霉不可。”

帕拉因说着说着叹了口气，“说真的，忧愁像蛀虫一样吞掉了我们的青春，现在……”

“毛杰丁！大叔这老家伙又在说我的坏话了吧?”大姨老远地问。

“不，莱希姆，谁说你的坏话了？大叔有什么可说的……”

“大叔，你要是敢说我，我非把你的琴打碎扔掉不可。”

“罪过……我要说你，就不得好死。哎，毛杰丁，我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在愁苦的火里煎熬，我还这么坚强。你正当盛年，说话却像老头子一样。”

我爸爸把一捆麦子放到帕拉因头上，把他打发走了。接着聋子谢赫来了，他把鼓敲得震天响，然后也拿上一捆麦子走了。接着是哈努梅拉西，他老远就喊：“乔德里毛杰丁，你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爸爸笑了，给了他一捆麦子。夜色渐浓，地里已经空无一人，麦捆都已集中捆好，运到了井边的禾场上。莱希姆大姨和她的伙伴们还在捡麦穗，一直到天黑了，掉在地里的麦穗同她们的眼睛和手捉起了迷藏，她们才一个一个地走了。这时，晚风带来了一丝凉意，大姨双手叉腰，挺直身子唉唷唉唷直叫唤。

“腰疼了吧？大姨。”我问。

“对，对，玛赫纳……腰又不是铁打的，你来地里干什么？麦捆拉下了?”

“没有啊。”

“希曼!”大姨喊道。

“我在这里，大姨。”

“来呀，走吧!”

“好的。”

大姨把手伸进希曼的兜里摸了摸，说道："就这么一点儿?"

"是，大姨。"

"簸完后连一西尔都到不了。"

"才一西尔?"我不胜惊奇。

"还能有一满[①]呀?"大姨气呼呼地说，"可怜的姑娘，真倒霉，磨坊不关，她也用不着来捡麦穗。"她停了停，又问："玛赫纳，你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大哥?"我为大姨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吃了一惊，"我不知道。"

"她可是疯疯癫癫的。"

"谁?"我问。

"就是我们村里的公主呀！要是让她来捡捡麦穗，就会把一切都忘了。希曼，走吧!"

"我和你们一起走，好吗?"我对大姨说。

"随你的便，你又不用我背着。"

"大姨，我手指上扎了个刺。"希曼说。

"扎刺了?"

"是，大姨。"

"没关系，……捡麦穗的人经常挨扎。"

我和她们一起走着，相距只有几步。我真想问问希曼："希曼，刺扎在哪里了?"但我没有能这样做。我奇怪我何以会有这种想法，这种陌生的想法，我为我的想法忧愁苦恼。在凉爽的晚风中，一种痛楚的感觉油然而生。为什么痛苦？我不知道……在黑暗中，我看不见希曼的脸，但我想起了她汗湿的脸庞，一绺沾满尘土的头发贴在额上。于是，我觉得，我的童年时代逝去

---

① 重量单位，一满约合 37.8 公斤。

了，我和希曼之间的距离增大了。

我们远远地站在一条线的两个点上，我在割麦，她在捡麦穗。禾场上的麦堆不断增高，麦穗摊在地上，在一群公牛的蹄下，麦粒纷纷脱落。我用头巾蒙上脸，只露出眼睛，站在帕拉[1]上，不断转着圈子……在烈日下……对于脱粒来说，猛烈的阳光真是上天极大的恩赐。在这个季节里，即使天上下金子，农民也不会接受的。

---

① 一种由牲畜牵引的木制脱粒工具。

五

场还没有打完，我的假期就结束了。

整整一个月，我连碰一下书本的机会都没有。假期最后一天傍晚，我想起了书本，心里顿时凉了。我站在麦堆上，手持三齿叉，望着西方灿烂的晚霞发呆。我爸爸问道："玛赫纳，怎么啦？"

"明天就开学了，可这个月我连一页书都没看。"

"那怕什么？我想，你已经念完五年级了，有什么必要继续念下去呢？"

"爸爸，我要念书。"

"你继续念书，谁帮我干活呢？"

"我不念了，苏利就会超过我的。"

"玛赫纳，你怎么能和苏利比呢？"

"我比他学习成绩好。"

"他家有二三十块地呢！这个月，你一直在烈日下干活，忍受着热浪的袭击，他却可以在家里休息。"

"爸爸，我要念书。"

"不，玛赫纳，不行……现在苏利可以独自去上学了，村长已经用不着你了。五年来，我一直盼望着你能帮我种好水渠边上的那三块地。一个种地的，念书有什么用？就算你会念会写，村长也不会真的让你当注册员！"

“他答应过。”

“他不会讲信用的，我早就看透他了。他为什么要让冤家对头当注册员呢？玛赫纳，你的出路不在书本里，在地里！你爸爸，你爷爷，靠的就是种地。快干活吧！”

我想举起三齿叉，可它重得像铁棍一样。难道是我的胳臂麻木了？不……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不上来。纳图大爷说的不错，这身体太滑头了，我的身体也背叛了我。

“爸爸，我累了。”

“那就回家去吧！”

“我不回家，爸爸，那里有我的书，我有什么脸去见它们呢？”我的声音哽咽了。随着这哽咽的声音，我全身每一部分都痛哭起来。第一次看到我的躯体泣不成声，我深为惊奇。躯体悄声抽泣，而我的眼睛却又干又涩，一滴泪也流不出来。我爸爸伸手抚摸着我的头，抚摸着我的肩膀，将我的头贴向他的胸膛，但我全身的泪水仍然无法从眼睛里流出来。

我终究还是回家去了。吃完晚饭，我说：“妈，你给爸爸送饭去吧！我困了。”疲倦和凉爽的晚风为我唱起了催眠曲，我很快就睡着了。夏季的夜晚就象一阵瞌睡那样飞快地过去了。当清晨的使者——小鸟们叽叽喳喳叫唤起来时，我便起身到井上去了。我没有请求书本原谅我即将永远地离开它们。我疲惫不堪，酣然大睡，以至书本在梦里都没有出现。走到村外，我在一个岔道口停了下来。那里有一条路通往我的学校，但我仍然迈着沉重的脚步向井边走去。我不能到赛义德普尔去了，虽然那边有苍翠的群山，有白雪皑皑的山峰。在霞光照耀下，雪峰红殷殷的，犹如着了火。

我来到井上时，割麦子的短工们还没有来。爸爸正在往槽里投放切碎的饲料。

他问："玛赫纳，没有上学去？"

我对他的提问大惑不解，他的嘴角却流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这时，一只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吃惊地一回头，只听见大哥说："玛赫纳，你大多了。"

"大哥，你来了？"我哽咽着问道。

"对，对，我回来了，玛赫纳。"大哥的声音颤抖着。

这种颤抖敲打着我的心扉。于是我全身都成了眼睛，泪水奔流，不可遏止。

"哭什么呢？玛赫纳。"大哥问。

我没有回答。大哥用他的头巾替我擦了擦眼泪，然后说：

"我到处流浪，寻找伊古，虽然我早已把他那满身血污、蠕动着、挣扎着的躯体留在了比亚斯河畔。我找啊找啊，又来到了你们村子。"

"玛赫纳，快回村去，拿上书包上学去！"爸爸说。

"放学回来再见吧！"大哥说。

我和书本的联系中断了一个月，当这种联系重新恢复时，整个世界都被我抛在脑后了。我融进了书中，而书呢，像馥郁的芳香渗入我每一个细胞。漫长的夏日，就在来往于学校和村庄之间逝去了。我和苏利早上离家，傍晚回来。中午在赛义德普尔度过，在学校里做作业。在这种时候，我们是朋友。一回到村里，这种友谊便不复存在。假日里，我在井上干活，苏利则在村里闲逛。我只有在假期才能见到大哥。我一直没有去希曼家。

一天，我们放学回家时，苏利说："玛赫纳，这技师为什么总往希曼家里钻？只要磨面机一停，他就上她家院子里去。"

"我一直没有去找希曼，什么也不知道。"

"我有时上希曼家去，技师总瞪着我，象是要把我一口吃掉，虽然他是我家雇的仆人。"

"你上希曼那里去了?"我问。

"你问这干什么?"

"你自已说的。"

"去。玛赫纳,我常去。"

"你去干什么?"我问。

"干什么? 去找她玩呀!"

"还玩皂荚果吗?"

"不,……玩玻璃球……你瞧瞧!"

他从套衫①口袋里掏出几个玻璃球,放在我手心里。白的、蓝的、红的……小球在夕阳照耀下,光彩夺目,一个个都象在燃烧,我的手掌也象要烧着了。

"哪里来的?"

"爸爸进城给我买的。"

"真漂亮! 这个星期天,我也来玩?"

"你哪有玻璃球呀?"他傲慢地说。

"我问你要呀! 给我两个球吧! 苏利。"我故意逗他说。

"不! ……把球还我!"他惊慌地说。

我把玻璃球倒进他伸开的手掌。

"玛赫纳,希曼第一次看见这些玻璃球时,惊奇得眼珠子都象要爆开了。现在你再拿着皂荚果上她院子里去,她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我不去。"

"不去? 真的? ……"

"对,我不去!"

苏利无声地笑了。我十分难过,好象已经认输了。苏利太

---

① 一种套穿的宽松长衫,其长及膝。

卑鄙，他没有赢我，却能迫使我认输。他用几个玻璃球把我和希曼分开了。不！……我不认输！

"玛赫纳，我要向爸爸告技师的状。"

"为什么？"

"他老用奇怪的目光盯着希曼。"

"那怎么啦？"

"不让技师上希曼家去。"

"希曼是她家院子的主人，你怎么拦得住？"

苏利愤怒地瞪了我片刻，然后说：

"你支持技师？"

"不！"

"他是个不要脸的流氓。他是城里来的，没有他，我家的磨面机就开不动，要不我早就把他从村里赶走了。"

"为了除你之外，谁也不许去找希曼？"

"对，对。"

"这个星期天我一定去。"

"希曼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眼的。"

"我一定去，苏利。"

苏利勃然大怒。

他说："你去？她是你妈的什么玩意儿？"

"什么也不是，那她一定是你妈的什么了？"

他猛地朝我脸上打了一拳。我也火了，把书包往地上一扔，一个绊子就把苏利摔倒在地，然后用膝盖把他紧紧压住。他不停地骂我，我不停地揍他。最后他哭了，我才把他放开。我拿起书包向村里走，他捡起一块土坷垃扔到我背上，但我不再理他。我到家时，天已经黑了，院子里只有油灯闪着微弱的光。妈妈问我：

“玛赫纳，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没什么，妈。”

我放下书包，坐在院子里的小绳床上。这时，我爸爸也回家吃晚饭来了。他坐在另一张绳床上，妈妈给他端来饭菜。爸爸刚吃了几口，村长就来了。他一进院子就问：“毛杰丁在家吗？”

我爸爸说：“在，在，村长，我在家，来！在这里吃饭吧！”

“不，……玛赫纳在哪？”

“我在这里。”

“今天你为什么打苏利？”村长气得声音都发抖。

“他骂我。他先动的手，打了我一记耳光。”

“毛杰丁！你儿子变坏了，竟敢和大人顶嘴。”

“村长，他怎么冒犯您了？”

“不，他把苏利打了。”

“苏利也打了我。”我说。

“住嘴！”村长厉声骂我。

“村长，孩子们打架，大人何必往里掺和！”

“毛杰丁！你竟敢为你儿子撑腰？”

“不，村长……我会问他的。如果是他的错，我会惩罚他的。不问清楚，我怎么能说就是他的错呢？……村长，请坐！”

“不，水渠边上的三块地……”村长说着又停住了。

“我已经交齐租子了，村长。”

“我要收回来自己种。”

“好的，村长。”我爸爸说。

村长走了。爸爸顾不上吃饭，先问我：“你为什么打苏利？”

“他先骂我来着。”

“为什么事情打架？”

“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我说。在晦暗的油灯光下，爸

爸瞪着我看了片刻，但什么也没有说。他匆匆吃了几口饭，便拿上大哥的饭走了。

“玛赫纳，因为你三块地丢了。”妈妈说。

“妈，村长象他儿子一样卑鄙。”

“可现在我们指什么过活呢？”

“我不知道，妈……我不知道。”

星期天我到井上去了，见到了大哥，和他一起干活。下午，我们俩割苜蓿时，他问：“玛赫纳，你为什么和苏利打架？”

“是他先动手的。”

“玛赫纳，到底为了什么？把真相告诉我，我不告诉别人。”

大哥充满慈爱的声音撞击着我的心灵，压在我心上的石头粉碎了。我把经过情况统统告诉了大哥，大哥吃吃地笑了起来，反让我吃了一惊。我们割完苜蓿，把割下的苜蓿运到切草机上，他便进小屋去了。他从搁板上拿下一件东西，拿到我面前说：“你看看，玛赫纳。”

我看了大哥一眼，他手里拿的是一面小镜子，镜子里出现了一张我没有见过的脸。

大哥问：“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认一认，这是谁？”

我突然笑了，我说：“大哥，这是我。”

“对！就是你！你变得多厉害，你的上嘴唇已经长出茸毛来了，你已经步入青春期了，玛赫纳。”

“青春期？”我想。

那一天，我第一次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不，这不是第一次，……妈妈的嫁妆里有一把彩绘的椅子，两边扶手上镶着小块的镜片。有几次从库房里搬出来打扫，我从这镜片里看见过

我的模糊的影子。可仔细地打量自己,今天还是第一次。

“大哥,你为什么让我照镜子?”我问。

“为了让你看看你自己。”

“为什么?”

大哥没有回答,只是笑。

一天傍晚,我一个人从赛义德普尔回来。暮色笼罩着割完庄稼以后的裸露的田地。在一块碧绿的苜蓿地边,我看见了戈里。戈里正在吃地边的青草,它的缰绳在希曼手里。戈里也长大了。

“希曼!”我喊道。

她转过脸来。我摸了摸戈里的背,它抖动了一下,退了两步,抬起头来注视着我,又低下头吃起草来。它已经不认得我了。

“希曼是认得我的,可为什么不理我呢?”我想。

“希曼!”我又叫了一声。她背着脸站着。我又叫了第三遍,她说:“你要说什么? 玛赫纳。”

“你转过脸来呀!”

“不……”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希曼,你非常喜欢玻璃球?”

“玻璃球?”她这才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就是苏利的玻璃球。他说,你对皂荚果的‘球’连正眼也不看一眼了。”

“是的,那玻璃球太漂亮了。”

“我要和大哥说,等他从城里给我捎玻璃球来,我再上你家去玩。”

“不！”

“为什么？”

“爷爷不让我和男孩子一起玩了。”

“苏利也不去玩了？”

“不来了。”

“那太好了。”

“好？”希曼问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便抖了抖缰绳。

戈里的大眼睛看了看她。

“走！回家了，戈里！爷爷可能饿了，我得去给他做饭。”

在苍茫的暮色里，我们默默地在田间小道上走着，一直走到村口。在小巷的拐角，她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我深感忧伤，似乎我们站在奇纳布河的两岸，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河道波浪翻滚，突然宽了许多。

奇怪的是，每逢我这样碰到希曼，也一定能遇上哈米丹。本来，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经常碰面。但从收割麦子到现在，我一直不在村里。我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回家。对我来说，村庄就象一座过夜的旅舍。只有在来去的路上，才能碰到几个人。此时此刻，当我正在写我们村庄的故事时，他们的脸都显得模模糊糊。在这个故事里，只出现了他们的影子，而他们的确确实实的存在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

唯独哈米丹的影子与众不同，她单独出现了。

在浓厚的暮色里，她的影子成了我这故事中的一个亮点。

“玛赫纳！”她叫我，我站住了。

“什么事？哈米丹。”

“你在哪里？”

“在村子里……”

“你为什么和苏利打架?”

“村长大人问过一次了,你还问这干什么?”

“你们就不能把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忘掉吗? 我可没有向谁去告状。反正你们不应该打架,玛赫纳。”

“对,对,我应该一声不响地挨打,对吧? 你们是大人物嘛!”

“这有什么大小之分? 玛赫纳,你现在挺会说话。”

“好吧! 我走了。”

我刚走出一步,她就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拦住了。

“玛赫纳,别生我的气!”

“我生你的气干什么?”

“那就和我说点甜甜蜜蜜的话吧!”

“甜甜蜜蜜的话? 什么话?”

“关于希曼的。还有你大哥……”

“大哥?”我说。

在黑暗中,这黑影的脸上一定闪出了我看不见的光辉。我爱大哥。在哈米丹的声音里,我听到了同样的爱在回响,我的心不由得软了。

“哈米丹,大哥可好了。他要不来,我就念不成书了。前些天,我在他的镜子里看见了我的脸。”我说。

“谁的脸?”

“我自己的脸,还有谁的? 看见自己的脸,我都吃了一惊,还以为是别人呢。”我吃吃地笑道。

“我照镜子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脸。”

“这怎么会呢? 镜子里只能出现照它的人的模样。”

“不,玛赫纳,镜子不让我看见自己的脸。”

“那你看到谁了?”

“不知道是谁。”

巷子里传来了脚步声，哈米丹马上悄悄地在夜色中消失了。这时，我听到了莱希姆大姨粗哑的声音。我暗暗想道，碰见希曼和哈米丹后，准会碰见大姨。要是碰不上大姨，这故事就残缺不全了。

她说："玛赫纳，跟我来！"

"大姨，回家晚了，妈妈会担心的。"

"哼！你真的关心你妈？为什么在地边和希曼谈了那么久？"

"那……有什么……大姨，在路上遇见人就不能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应该说。可是一碰上莱希姆大姨，就应该找借口溜走吗？"

"好吧，大姨，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吧！"

莱希姆大姨的庭院里点着油灯，但光线微弱，一点也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听到我的脚步声溜走的，是哈米丹吧？"

"大姨，什么事也瞒不住你，不知道你有多少眼睛？"

"她在打听住在你们井上的那个难民小伙子吧？"

"是的。"

"玛赫纳，村里最大的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打听一个难民小伙子的情况呢？"

"大姨，我怎么知道？"

"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照镜子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脸。"

"她在镜子里看见谁了？"

"我正问她，就传来了你的脚步声，她就走了。"我不高兴地说。

"你去警告一下那个难民小伙子，玛赫纳，要是再弄得别人

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的脸，那……”

“莱舒，是谁呀？”黑暗角落里的一张绳床上传来了一个颤抖而模糊的声音。

“是玛赫纳，大婶。”

“玛赫纳是谁？”

“自己的玛赫纳，还能是谁？”莱希姆大姨气呼呼地说。

“你这个新相好是谁呀？莱舒。”颤抖的声音问道。

“住嘴！老巫婆……当初你儿子扔下我，拐着别的女人跑了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找相好的。”

“快来！给我拿点吃的！你这个烂舌头的，整天不知道在哪里闲逛。”

“为了有东西塞满你的肚子，我做苦工去了……上哪儿闲逛？你怎么不骂那个把你扔下不管的死鬼？他什么时候关心过你？”

屋角的绳床上传来了啜泣声，我趁机悄悄溜出了庭院。我从小就看见莱希姆大姨这个瞎眼婆婆坐在那张绳床上，我很害怕她那张掉光了牙的嘴和转动着的毫无光泽的眼睛。今天听到大姨骂她，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正在这时，我想起了莱希姆大姨那句没有说完的话，那是要我转告大哥的。于是，我就把老太婆忘了。

我回到家里，只见在暗淡的油灯光下，绳床上象往常一样坐着几个村里的地主，他们正在抽水烟，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农民们难得有空在院子里坐一会儿，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一定有什么事情需要商量。“毛杰丁，事多夜短，简短点说吧！”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他是我们家族的首脑人物，除了村长，就数他了。

六

自从巴尔吉·拉尔·刹帝利走后，我们村里一直没有店铺。且不说很早以前，就在那个年代，农民手里也没有什么现钱。我们常常用实物从巴尔吉·拉尔·刹帝利那里换取盐、油、针线、土肥皂之类的日用品。村里没有店铺，我们不得不上外村去买东西，很不方便。村长在巴尔吉·拉尔的店铺和房子上加了锁。这店铺和房子都是砖砌的，村长根本不想把它交出来。

昨天晚间上我家来的人，商议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因为早已累得精疲力尽，吃过晚饭，便趁着晚凉，在一个远离他们的角落里放上绳床睡了。我对他们的讨论不感兴趣，本来小孩子也不应当干预大人的事情。

但是，等我知道人们已经决定去找村长，要求他把店铺和房子交给阿斯拉姆大哥时，我高兴极了。我一直渴望着能随时见到大哥。现在，要见大哥就必须到井上去。以后，每天都可以在店铺里见到他，可以痛痛快快地聊天了。我想象着大哥坐在巴尔吉·拉尔的厚垫子上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巴尔吉·拉尔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全身只有突起的肚子比较显眼，除此之外就是他那总是谦恭地下垂着的白胡子。他身边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罐子、盒子和瓶子。你要什么，他便伸手从某个盒子或瓶子里给你拿出来。村里一多半农民都欠他的债。人们一年两次，在收割后给他实物，他再运到城里出售。

一想到阿斯拉姆大哥要开小店，来满足乡亲们的需要，我便高兴得合不拢嘴。坐上巴尔吉·拉尔的垫子，大哥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一向威武地向上翘着的小胡子会不会垂下来？不，不会的！如果这样，就不是大哥了。

那天，我早早地离开了学校，到井上去找大哥。我一见他就笑了。大哥先是莫名其妙地瞪着我，后来便问："玛赫纳，今天怎么这样高兴？"

"大哥，你去坐巴尔吉·拉尔的垫子吗？"

"哪个巴尔吉·拉尔？"

"我以前对你说过一回，就是我们村里原先的店主。"

大哥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说："不！玛赫纳，我不当巴尔吉·拉尔，我不坐他的垫子。"

"可人们希望你这样做啊！"

"随他们怎么想，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也希望你去开店。"

"玛赫纳，为什么？"

"那样你就会住在村里了，我每天早晚都可以去找你。"

"不！玛赫纳，这样我就成为这个村庄的人了，可我是随时会飞的，我不喜欢总停留在一个地方。"

"不，大哥，你一定要听村里人的话。"

"玛赫纳，别固执！我不能老待在村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血来潮，我一抬脚就走了。"

"大哥，你还没有告诉我，上次你都到哪里去了？"

"玛赫纳，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象疯子一样到处流浪。"

我一再坚持，大哥才告诉我：他走村串乡，到处流浪。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听说那里有家乡的人，他就去找他们。但他始终没有打听到父母的消息，只听人说，他们还活着。"我还要到莱

雅普尔各县去，那里也有我们村的人。”

村里人再三恳求大哥，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全村唯有他是难民，要想把村长占去的店铺和房子要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哥答应村里人的要求。在这种争执中，雨季来临了。种秋庄稼的时候，大哥问我爸爸：“大叔，水渠边上的那几块地怎么不种了？”

“不种了，阿斯拉姆。”

“为什么？”

“那是村长的地，他收回去了。”

“为什么？大叔。”

“不为什么。你问玛赫纳吧！”

我把事情经过一说，大哥的眼睛里立刻冒出了怒火。

他说：“大叔，少了那三块地，井上就没有多少活可干了。我为什么不开店去呢？”

于是，村里的农民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带着大哥上村长的庄园去了。村长早已风闻此事，准备和村里人较量一番。他把胡子又多修了两道弯，从他那虚假的微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包藏在后面的怒火。他对大家表示欢迎，请大家在事先放好的绳床上坐下，还让仆人送来两个装好烟的水烟筒。等人们一开始抽烟，村长便朝大哥看了一眼，然后说：“年轻人，你在这个村子得到什么啦？你连应有的权利都没有得到。你从前有地吗？”

“有过，村长。不过那不是我的，是我爸爸的。”

“你爸爸在哪里？”

“我还没有打听到，村长。”

“你找过他们了？”

“是，村长。”

村长微笑着盯着我爸爸，说道：“乔德里毛杰丁，你何苦把这

个年轻人拴在你的木桩上呢？在这个村里，他能得到什么？白白地让他失去了自己的权利。”

我爸爸正要回答，大哥说话了：“村长，是我自己把自己拴在他的木桩上的。一条健壮的牛会挣断绳索，拔掉木桩。而拴在我脖子上的是友爱的丝线，我不能将它弄断。”

“你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外乡人，一听说你来到这里，我的脑袋就发胀了。外人长期住在这里，会使我们村子四分五裂的。”

“不，村长，我绝不是来这里搬弄是非的，我和谁也没有冤仇，大家都是我的朋友。”

“你要愿意，我就带你上乡里去，让他们给你找个村子，分点土地，那有多好！”

“不，村长，谢谢您的好意。我不需要更多，能吃饱饭就行。”

“村长！”为了扭转话题，一位老者开口说道，“我们有些话想说说。”

“啊哈！乔德里赫亚特·穆罕默德有话要说，请讲！族长，请讲！”

对村长这种讽刺挖苦的话，赫亚特·穆罕默德只是微微一笑。他说：“村长，有你在这里，谁敢自称族长？不过，象我这样的小人，有时也想说点什么。”

“说吧！乔德里，说吧！”

“村里没有一家店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东西，也得上外村去。”

“这话你怎么今天才说？早先为什么不想到这一点？”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村里应该开一家小店。”

“开吧！我又不拦着你们。”

“那就把巴尔吉·拉尔那间店铺的钥匙给我们吧！”

“为什么？”

“开小店呀！”

“这是交换的财产，我有什么权力把它的钥匙交给你？”

“对这份财产，难民是有权利的。”

“这里谁是难民？”

“你面前这个年轻人就是。”

“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难民？”

“这还要什么证据？他本来就是难民。”

“这是他自己说的，也许是。但作为一村之长，我必须依法办事。”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一直没有开腔，赫亚特大叔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拉赫马特·汗想了一想，然后说：“村长，这小伙子看样子不会骗人。”

“我是政府的仆人。告诉他，让政府开个证明来，我就把钥匙交给他。”

“村长，难道我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乡亲们！公家的财产，我怎么能拿来施舍呢？你们要我自己的东西，那好办，我决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

“走吧！弟兄们，走吧！”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从绳床上站起身来说。

“别生气，乡亲们。我是全家族的仆人，我为你们安了磨面机……瞧，这给村里带来了多少好处？我一心想着大家，可你们却让我的心都碎了。”

“村长，我们的心也让你给撕碎了。”

“我本来打算用巴尔吉·拉尔的铺子和房子作村里的公房。现在，村里来个迎亲队什么的，你们多不方便哪！”

“是啊！村长，村里没有小店，我们也很不便。”

“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到了。”

“怎么?”

“我的磨坊午后才开。我打算在那里开个店铺,让技师在空闲的时候照管一下。”

“我们不同意。”

一听大家都不赞成,村长气得脸都发紫了。

大家站起身来。村长看了大哥一眼说:“年轻人,我们村里可没有好打扮的习惯。”

“我对打扮毫无兴趣,村长。”

“你在议事时连头巾都不缠,还留着英国式的长头发。”

“村长,你太吹毛求疵了!”我爸爸说。

“毛杰丁,我知道你为什么发火。自从我收回了水渠边上的那几块地,你就怀恨在心。这些人全是你挑唆的。”

“不! 村长,我还没有那么卑鄙。”

“你的意思是说我卑鄙啰?”村长问。

我爸爸刚要迈步走开,苏利也跑过来看热闹了。

我一见苏利,就说:“爸爸! 苏利也留着英国式的长头发呢!”

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笑了起来。村长气得胡子都发抖了。

“玛赫纳! 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

“没有啊! 我说的是苏利。”

“你念了两年书,竟敢顶撞起尊长来了。这全怪我,我不该……”

“走吧! 玛赫纳,真话谁都不爱听。”阿斯拉姆大哥把我拉走了。我爸爸早就出了庄园,剩下的人也一个个走了。我和大哥刚走到巷口,就看到了哈米丹,好象她是有意站在这里等我们的。她看了大哥一眼,大哥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拉着我胳臂的手

似乎僵住了。大哥继续向前走去。我耳朵里传来了一声呼唤："玛赫纳!"我回头一看,哈米丹正站在那里发呆呢。我觉得哈米丹叫的并不是我,因为这声音没有打动我的心。我朝大哥脸上看了一眼,他嘴角掠过一丝微笑,犹如灰烬中火星一闪。于是我想起了关于镜子的话,我告诉大哥说:"哈米丹说,她照镜子时,看不到自己的脸。"

"她看到谁的脸了?"

"她不肯说。莱希姆大姨对我说,警告一下那个难民小伙子,要是弄得别人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的脸,那……"我住了口。

"后来呢?"大哥问。

"我不知道,大哥,莱希姆大姨的话只说了一半,就让她的瞎眼婆婆给打断了。"

大哥思索了片刻,然后问:"这莱希姆大姨是谁?"

"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女人。她说,她年轻时是一束丝。"

"现在呢?"大哥问。

"现在是一块粗纱破布,"我笑着说,"大家都叫她胡子莱舒。"

"行了,行了,……别笑话别人的痛苦了。你说说,她怎么会从一束丝变成粗纱破布的?"

"人们说,她刚到婆家,她丈夫就和一个黑女人一起跑了。大姨没有走,一直靠做工养活自己和婆婆。"

"那是个很好的女人啊!"

"大哥,她嘴可厉害了。她不喜欢哈米丹。在别的方面,她和村里的其他女人一样。自从她见过你以后,对哈米丹可讨厌了。"

"为什么?"

"她对我说,他也象你大哥一样英俊。"

"他是谁?"

大哥惊讶地看了我片刻,然后说:"我明白了。玛赫纳,你回家去吧! 我到井上去。"

那会儿,我们正站在村子的水塘边上。太阳在西边山坡上趔趔趄趄往下走,霞光在水里投下了一枝枝火红的箭。

"我也到井上去。"

"不,回家念书去吧!"大哥略带严厉地说。我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他把脸转到一边。

雨季的假期一开始,大哥和我爸爸说了说,又踏上了旅程。这一次他说了:"玛赫纳,我尽量快点回来。现在我已经在这个村子的泥土里扎下根了,你别难过。"

雨季的假期是在井上度过的。我把书也带到井上去了。雨季里,村里一片泥泞,屋子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井上却有凉爽的树丛和清新的空气。只要轻轻吸一口气,浑身都感到畅快无比。天上,一重重云彩滚滚而来,景色十分壮观。下雨时,极目远望,只见树木在雨中沐浴、摇摆,广袤的田野令人心旷神怡。在村子里,低矮的房屋和窄小的巷子使人烦闷不堪。一下雨,远处的景色便隐没在雨幕之中了。而在井上,不论是延伸到天际的无垠的田野,还是如洗的黛色群山,似乎都能装入胸中。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井上过夜,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在白天回去一两趟。

上次和苏利打架后,我一直没有去过希曼家,只在地边看见过她一次。从那以后,我觉得我们已经互相告别了。即使再有机会相见,也认不出来了。在大哥的镜子里,我的脸是那么陌生,上唇已经长出细细的茸毛。我不再是我,我的躯体里产生了一个陌生人。我算了算,我已经满十五岁了。这一年比往年似乎有些不同。在希曼的庭院里,我曾经有一两次听到过这一年

即将来临的声音，我以为我已经成年了，可那不过是我思虑的声音，就象那即将来临的青春在敲打心灵的门扉。

在那一年，我对我自已都是陌生的。

我常常坐在树丛下的绳床上陷入沉思。我赤裸着双脚，踏在湿润的土地上，对陌生的自我说话。

爸爸有时问我："玛赫纳，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不想。"

"别想得太多了！来，割饲草去吧！起来，玛赫纳。"

我问道："爸爸，村长把地收回去了，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没关系，明年另外找人租几块地。到那时候，你的书也念完了。"

我惊奇地望着他。他说："你已经念得不少了。"

"不！"

"还念书干什么？"

"当注册员。"

"玛赫纳，现在谁还会让你当注册员？村长已经成了仇人。我了解他，他想利用你的地方，早已利用完了。"

"爸爸，我要念书，也帮你干活。"

"好，好，快割草去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说。"他有点不快地说。

我开始割草。地里的泥土沾在我的脚上，我想，"我就是这泥土造就出来的，怎么能甩掉它呢？我最终仍将归于泥土，成为泥土。"于是，我又想到了村里所有的农民。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心中，从未产生过脱离土地的念头。我为什么要离开它呢？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吃，我为什么要背叛他们呢？蹲在碧绿的、湿润的高粱地里割草，对我来说毫不费力。

我不想逃避劳动，心里也不缺乏对土地的热爱。泥土散发着芳香，摇曳的庄稼也散发着芳香。这种芳香渗透了我的全身，我割不断与土地的联系，但是，我仍然害怕土地，似乎它会把我吃掉。

雨季一结束，我又上学了。苏利成了我的死对头。我需要一个伙伴，我对那陌生的自我还不熟悉。不仅如此，他还常常使我感到不快，使我陷于一种无名的烦躁。我尽量躲避和他对话，但一有机会，他就从混沌中走出来，缠着我。

"玛赫纳！"

"我不想和你说话。"

"什么时候到希曼那里去呀？"

"不去！……不去！……"

"你不觉得太孤独了吗？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吧！"

"不！……不！……"

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是谁呢？……不知道，……谁知道呢？……问问大哥吧！在学校里的时候，他无影无踪。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只要没有别人同行，他就从我的躯壳中跑出来。在十五岁的时候，我是多么孤独，但我又不想把这个陌生人当作孤独中的伴侣。

雨季已经过去，田畴一片葱绿。玉米、甘蔗和高粱在地里默默伫立，空地上长满了青草，犹如绿色的披单，一直铺到远处。下午的阳光就在这芳原绿野上跳跃翻滚。我朝村子走去，背后是深黛色群山构成的屏障。我虽然看不见它们，但我时刻知道它们的存在。

我来到一株古老的青龙木下，那亭亭如盖的浓荫使我感到了些微安宁。我坐在树荫下，从书包里拿出本子，埋头做起作业来。我的村子就在附近，实际上这地就是我们村的。我觉得饿

了，但不想回村，打算直接到井上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候，“玛赫纳！”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觉得这颤抖的声音落到了我身上，抬起眼睛一看，纳图大爷正朝我微笑。“我在你身边坐了好久了，玛赫纳。”

“大爷，你吓了我一跳。”

“吓了一跳？为什么？”

“四处一点声音也没有，突然的一声叫唤怎么不吓人一跳呢？”

“玛赫纳，好久不见你了，你在哪里？”

“在村里。大爷，我一早就出来，晚上才回去。”

“你常上我家来玩嘛！怎么不来了？”

“没有时间，大爷，而且我也大了。”

“你大了？有多大？我看你还是个小玛赫纳。”纳图大爷笑着说，“男孩子大得不快，女孩子才象苦藤一样长得飞快呢。你看希曼有多大了？”

“希曼比我小一两岁吧？大爷。”

“可能比你小吧！可她毕竟是姑娘……那个难民小伙子得到店铺了吗？”

“没有，大爷。”

“你记着我的话，村长不会松手的。”

“为什么？大爷。”

“他想让技师开店。磨坊每天午后开工，技师上午闲着没事干。”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技师告诉我的。”

“他常上你家去？”

“是的，常来。”

“他去干什么?”

“干什么?”大爷惊奇地问道,“他在村里还有谁呀？上我那里坐一会儿,散散心。”

我心里一动,想对大爷说:“别再让他上你家去了!”

但是,我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大爷,你找到活干了吗?”

“没有,玛赫纳,村里人为什么要把活儿交给我这个老头子呢？连你爸爸都不找我干活,还有谁会找我呢?”

“我和他说说。”

“不,玛赫纳,我这把老骨头哪里还有干活的力气?”

村里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我说:“今天磨面机开得晚了。”

“也许是今天磨面的人到得晚,玛赫纳,这是夏天,人们出门也晚。”

“看着转动的磨盘,迦比尔失声痛哭。”我吟道,大爷听了一愣。

我问:“下一句怎么说?”

“玛赫纳,别问了!”

“大爷,为什么?”

“你还小,现在还不懂。”

“不,大爷,告诉我吧！下一句怎么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说。

于是我突然觉得,生活的轮子开始倒转了。

我们有时淘气,把井上辘轳的销子拔掉,辘轳便倒转起来。我觉得生活的轮子也倒转起来了,我似乎又回到了古尔巴哈尔的小学校里,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说:“谁知道磨子什么时候转

动起来？又是谁掉进去被磨碎？你现在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去问问纳图磨匠吧！不过现在别去问他……现在别问……”

今天，我问了他。他虽然坐在我旁边，却象离得很远很远。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肮脏的眼睛里似乎蒙着一层尘土。一会儿，他的眼睛里滚出两滴泪珠，流过满脸皱纹，一直流到白胡子上。我为我的冒失深感羞愧，我为什么要让辘轳倒转呢？

“大爷，咱们走吧！”

他站起身来，但两腿却在打颤。我背上书包，又把他割的一捆草顶在头上。

“玛赫纳，这草让我自己拿吧！”

“大爷，我拿吧！”

“不，玛赫纳，自己的负担应该自己承担。”

我默默地把草捆放到他头上。来到村边，他朝他家走去，我朝井上走去。

那一年，秋庄稼收成不好。“雨季带来丰收，雨季也带来饥荒。”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老话。我爸爸三库玛翁①土地东一块，西一块，分成好几小块。井是公用的。离井较近的一两块地种了饲料和甘蔗，离井远的地里种了玉米和小米。玉米和小米地里常有乌鸦和麻雀光顾，一个人根本照看不过来。割完小米就得整地，准备种下一季庄稼。爸爸从早忙到晚，我很少帮他干活。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受。他用奇异而忧郁的眼光看着我，说道：“玛赫纳，我一个人怎么种下一季庄稼呢？”

“我向学校请假。”

“不，玛赫纳，收割玉米和小米，加上整地，是很费劲的活儿。

---

① 土地面积单位，一库玛翁合二毕迦，约合一英亩。

要是有水渠边那三块地，我一个人也干得了。在玉米和小米成熟前，来得及在那几块地里犁上两三遍。现在只能在自己地里种小麦了。请几天假也管不了什么用。”

“也许大哥会回来呢？”

“他来不来随他的便，我们对他没有任何权利，玛赫纳。”

我想了想，不禁哽咽起来。人的眼泪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要是让泪水从眼睛里流出来，嗓子就不会哽咽，胸中也不会象着了火似的烧得慌。

我觉得胸中升起一团隐隐的火焰。我说：“爸爸！要不我现在就停学算了。”

我的声音十分凄楚，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不，玛赫纳，念完这一年吧！将来怎么办，到时候再说。放学后早点回来！”

我用充满羞愧和感激的眼光看了看爸爸，他微笑了。

那一年终于熬过去了。我每天一早离家，学校一放学，便立即赶到井上，深夜才回家。这样，我和村里的生活几乎完全隔绝了。虽说来来去去也碰到过几个人，也听到一些闲言碎语，飞短流长。苏利现在骑上了崭新的自行车。在赛义德普尔的中学里，还没有一个男孩子有自行车，连老师都是老远地步行上学校里来的。我们村里只有收鸡蛋的拉卡有一辆破自行车。他走村串家收鸡蛋，老远就能听到那辆破车吱吱哑哑的声音。一看见他，我们就齐声喊道：“拉卡拉卡宝贝蛋，天天都收乌鸦蛋。”于是拉卡便骂我们几句作为回答。可这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十五岁了，拉卡的自行车早已见惯。看到苏利的自行车，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似乎苏利已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每天上学、放学，只要他从我身边经过，车铃肯定响个不停。一听到铃声，我便赶紧闪开，他却哈哈大笑。我和苏利好久不说话

了,但一直觉得苏利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现在他打破了这个圈子,似乎我的双脚钉在地上,而他正离开地面向上飞去。

一天,他按着车铃从我身边骑过,突然轮胎扎着了荆棘,车胎里的气嗤嗤地跑了个精光,骑了几步就不得不下来。我走近他身边时,他气呼呼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路上的荆棘是我放的,又象从天上摔到了地上。他扛着车在我前面走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停下来,叫着我的名字。我犹豫了一下,他说:

"玛赫纳,过来!"

"干什么?"我问。

"你想不想摸摸我的自行车?"

"不想。"

"你想按一按车铃吗?"

"不。"

"玛赫纳,你不从车把上照照你的脸?"

"从车把上照?"

"对,对,保管你自己都认不出来。"

"怎么?"

"从车把上看,鼻子就象萝卜,眼睛就象胡萝卜,有趣极了。"

"你在开玩笑吧?"

"不,……来吧! 你看看!"

我突然忘了苏利和我有仇,便走上前去。光亮的车把上映出了我的脸,脸很长很长,弯曲的眼睛,不协调的鼻子,我不由得笑了。我一笑便露出了牙齿,车把上映出的形象犹如龇牙咧嘴的鬼怪,正在吓唬我。我心里不禁产生了几分恐惧。苏利转动着车把,车把每变一个角度,我的脸就变一次模样,比先前的更可笑。有时是长脸,有时是扁脸,有时眼睛跑到前额上去了,有

时鼻子成了胡萝卜。正在我乐不可支的时候，苏利说："今天车跑气了，明后天有机会，我让你坐上去，带你兜风。"

"不，兄弟，我不坐这魔鬼的轮子。"

"这不是魔鬼的轮子，是自行车。"苏利的口气变了。

"不管是什么，我不要人带。"

"算了，谁还求你呀！"他生气地说道。

我们默默地走着。到了村边，我刚踏上通往井边的小路，苏利说："玛赫纳，你知道吗？技师总上希曼那里去。"

我对他的话毫不在意。

七

那一年村里疟疾流行，十分猖獗。

全村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发高烧的厄运。我发高烧，爸爸也发高烧。可怜的纳图大爷因高烧去世了。村里人合力为他操办了丧事，许多人为他送葬。纳图大爷一下葬，我们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这时我想："今后希曼怎么办呢？"

我把这话对爸爸说了，他又惊奇又担忧。惊奇的是别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件小事，村里人为什么没有越过丧事再往前想一步；担忧的是为什么我比别人先想到这个问题。我感到爸爸对我这种想法还颇有点恼火。

他说："玛赫纳，你这话可让我左右为难了。"

"为什么？爸爸。"

"为什么就你想到这个问题呢？"

"就我？……怎么？"

"玛赫纳，村里还有许多别的人呢。送完葬回来，大家都忙各自的事情去了，谁还想到可怜的孤女？你提起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她是我们家族和种姓的，倒可以把她接来。好吧，我找村长去，你到井上去吧！"

我到井上去了。割草，把草切碎，喂牲口。爸爸直到深夜才回来。他说，已经把希曼送到村里另一个木匠家去了。村长说，"希曼是这个村子的孤女，一定要留在村里。"

“爸爸，她妈妈不是还在吗？要是来把她接走……”

“你别自作聪明了，玛赫纳。”爸爸说。

我心想，让希曼的妈妈把她带走，又怎么啦？一想到希曼家的庭院已是一片荒凉，我心里就觉得难受。我很久没见希曼了，但在我心目中，要是没有希曼，这村子就象死了一样。

第二天上学时，我特地从希曼家门口拐了一下。庭院里空无一人，在悲哀的苦楝树上，小鸟们象往常一样叽叽喳喳地叫唤。我想起了纳图大爷，想起了他的话。于是，和希曼一起游戏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双眼湿润，嗓子哽咽。我向前走去，就在这一刻，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埋葬在希曼的庭院里了。

此时此刻，我正在凭吊我的童年时代。阿斯拉姆大哥要是在场，他一定会同我一起哀悼我童年的逝去。突然，我的思绪变成了利剑的锋刃，“希曼不是我们这个种姓和家族的，到了这个年龄，即使见到她，也不能说什么话。”我所能想到的，仅此而已。

有几次，我们象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在巷子里擦肩而过。这利剑的剑锋深深地刺着我的心。我连“希曼，我为纳图大爷的死深感难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我见到她在地里放牛，真想过去和她说上几句，但我没有能这样做。

冬天来了，又逝去了。我参加了考试，又通过了。我把书放进书包，扔到搁板上，拿起了犁把。我没有为脱离书本而感到痛苦，我已经和现实妥协了。土地的芬芳富有吸引力。土地也是一册书，犁铧在它上面写下了一行行歪歪斜斜的文字。只要有眼睛，谁都能够阅读。土地还会促使你思考人生。在湿润松软的泥土里，种子会发芽、生长、开花；在土壤和水的合作下，麦芽会长成绿油油的麦苗；麦苗会孕育出麦穗，一粒种子会变成数百颗麦粒；麦粒又会在村长的磨子里磨成雪白的面粉，进入我们体

内，融化成血和汗，再回到泥土里去。这就是生命的循环。当人的思想也这样循环时，永远也找不到它的头绪。转过一圈之后，又回到旅程的起点。

我正在写我的村庄的故事。

毫无疑问，我这个世界非常渺小，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但要用言词来包含这一滴水的广度，我又感到无能为力。我写不了整个村庄的故事，只选了几个人物。一个故事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多人的事情呢？我无法写出每一个人的故事。尽管如此，凡是我认为某人和村子的故事有关，我一定要写上几笔。我站在十五岁行将结束、十六岁即将开始的转折点上，必然要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在这个转折点上，我躯体内产生的混乱不仅改变了我，还把全村卷了进来。随着我身体里发生的变化，村里的景象也变了，就象村里的气味、颜色和声音随着气候变化一样。

在到达这个转折点之前，村庄上笼罩着我童年的混沌。现在，混沌正在消失，我的村庄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拜萨喀节[①]开始的那一天，烈日灼人，麦子变成一片金黄。田畴伸展到远方，淹没了一条条羊肠小道。我拿着几把镰刀，准备到村里找铁匠磨一磨，再让木匠重新安上两个把。我走到水塘边，看到村里刚抹过的泥屋，儿时的记忆一下子又扑了过来。水塘里的脏水散发出一股臭味，垃圾堆里那股腐臭的气味直往鼻孔里钻。正在垃圾堆上寻食的母鸡咕咕地叫着，但我却象是第一次听到。

这就是我的村子。我对它并不生疏，但今天却感到那么陌生。在村外广阔的天地里能够看到、听到、闻到的美，到这里全变了。在村外，庄稼散发着芳香，小鸟们欢快地鸣叫，叫声和芬

---

① 旁遮普民间节日，于公历四五月举行，一般要举行一周。

芳融为一体。辍学之后,我已经在井上住了一个来月,和村里的联系也中断了。午饭是妈妈送来的。偶尔回家吃顿晚饭,但在黑夜和暗淡的油灯光里,村子早已隐没了身影。我爸爸睡在家里,而我则回井上过夜。我已经习惯了田野的芳香和音乐。今天,我觉得村庄正离开我向上升去。

我刚走进通往木匠家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迎面碰上了莱希姆大姨。我朝她微笑了一下。她问我:"玛赫纳,你这一阵在哪里?"

"在这里啊!大姨,在村子里。"

"玛赫纳,那个难民小伙子还没有回来?"

"没有……"我突然忧郁起来。

大姨顶着一篮晒干的牛粪饼,满头是汗,汗淋淋的脸上布满皱纹。我的回答使她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眼睛里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大姨,你打听我大哥干什么?"

"问问。干什么?我就没有权利问你大哥的情况?"

"不……不是这个意思。"

"玛赫纳,我也很喜欢他。"

"大姨,你真好。他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玛赫纳,你现在不找希曼去了吧?"

"不找了。"

"纳图大叔死后,你没有见过她?"

"没有,大姨。"

"她在迪纳木匠家里简直成了女仆了。"

"他们是一个种姓的,她还能去哪里呢?"

"钦杜可神气起来了。"

"钦杜是谁?"

“就是迪纳的老婆呀！她整天坐着对希曼发号施令，做饭、看孩子、做牛粪饼、喂牛，全都支使希曼去干。小姑娘那张花朵一样的脸已经凋谢了。”

我心上象是突然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大姨，我正要上迪纳那里去。”

“去吧！去吧！对，那个难民小伙子一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

“好吧！”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说。

“等等！玛赫纳。”

“什么事？”

“她也在打听他呢！”

“谁呀？”

“就是那位公主。”

“是谁呀？大姨。”我笑着问道。

“玛赫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不过我很喜欢你大哥。”

“大姨，别让我猜谜了！”

“玛赫纳，你去问她自己吧！她找我打听你大哥的情况，结果碰了个钉子。不过我本来不该伤她的心的。”

“伤谁的心？”

“我不知道。”大姨边说边撩起肮脏的头巾盖上了眼睛。

大姨走了。我一边向木匠家走去，一边想，去找大姨的是谁呀？在十五岁和十六岁的汇合点上，突然亮起一道闪电，哈米丹的痛苦象一束电光一样射进我的心房。我深深感到了和大哥别离的痛苦，真想让哈米丹也来和我分担这种痛苦。

迪纳木匠接过我的镰刀，开始安把。我蹲在他旁边，仔细搜寻庭院的每个角落。他问：“乔德里·玛赫纳，你为什么不读

书了?"

"谁告诉你的?"

"乔德里苏莱曼。"

我正要回答,希曼从土坯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外面墙壁的阴影里。迪纳的妻子正在那里簸粮食,她说:"瞪着我干什么?快去生烤炉!"希曼来到迪纳身边,把散落在地上的碎木片捡起来。她似乎不知道我在这里。当她捡满一兜木片直起腰来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连忙把眼睛转了开去。我想,希曼已经不认识我了。有迪纳在场,我连叫都不能叫她一声。其实,我叫她一声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的童年时代已经逝去了,用青春的舌头叫出的声音,不再有儿时那种天真。儿童是不怕任何禁令的,但我的青春胆怯了。希曼捡了三四次木片,连一眼也没有看我。

我对迪纳说:"戈里现在长成奶牛了吧?"

"戈里?"迪纳看着我问道,"噢,真主保佑,是纳图大叔的小牛呀?"

"对。"

"谁知道今年怀上没有。"

"纳图大爷买回它来时,只有这么大。"我比划着说。

"乔德里·玛赫纳,牲口长得很快,不像人总也长不大。养了一年又一年,才长大成人。"

烤炉里升起了袅袅的轻烟,接着,火舌伸了出来,发出必剥的声音,炉子的热气开始灼烤我的身体。这时,我有点心慌意乱起来。我们坐在庭院里一棵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苦楝树下。这时,钦杜拿着和面的盆到烤炉上来了。她是一个肥胖臃肿的懒婆娘,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坐着指手画脚。希曼正在捏面团,再由钦杜擀成饼,贴在烤炉里。烤炉上没有任何遮盖,而强烈的阳光正象一盆火一样。

烤饼出炉时,我的镰刀把也安好了。我正要起来,希曼用汗湿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她那汗淋淋的脸通红通红的,眼睛里射出阳光和火焰般的光芒。我觉得似乎四周都燃烧起来了。

迪纳说:"乔德里玛赫纳,吃了饭再走吧!"

"不,大叔,我还有事,还得上铁匠那里去呢。"

"那就随你的便。"

我找到铁匠,让他磨了磨镰刀,便向家里走去。我还想再见一见哈米丹,于是又转身向村长的庄园走去。时间已是正午,在狭窄的巷子里,房屋的阴影都已退缩到墙根底下。每条巷子都显得那么荒凉、沉寂。村长家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里面的庭院也空无一人。苏利还没有回来,大概还在学校里吧。正在这时,巷子里突然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我吃了一惊,只见苏利骑着车从巷子里过来。他说:"玛赫纳,你在这里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去找铁匠磨镰刀来着。"

"你怎么连上我家来的路也忘了?"

我说:"哪里,哪能把路忘了呢?"

他又按了按铃。我问他:"你按铃干什么?"

"好让哈米丹听见。"

听到铃声,哈米丹果然从里面跑了出来。苏利笑了。

"你笑什么?"我问。

"没什么,……只要听见铃声,哈米丹就会马上跑出来。我对她说,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带你出去玩。她就吓坏了。"

"女孩子也能坐自行车?"我问。

"怎么不能?"苏利说,"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大儿子就让妻子坐在自行车后面,送她回娘家,再这样把她从娘家接回来。"

"太不顾羞耻了。"我说,"给她找一匹母马,又有什么要紧?马车也叫得着嘛!"

和苏利说话时，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哈米丹。可当我看她的时候，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黝黑的脸上冒着汗，眼睛下垂着。她象往常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显得特别鲜亮。

"你知道哈米丹为什么害羞吗？"

"不知道。"

"因为我刚才提到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儿子了。"

"住嘴！不要脸的家伙！"哈米丹含羞地责骂苏利。

"嘿嘿嘿，"苏利笑着，"哈米丹！今天他又向我打听你来着。"

"谁呀？"我问。

"乡长的儿子。"

"住嘴！不要脸的！"哈米丹叫起来，用披单遮住了脸。

"是那个用自行车载着妻子的……"

"不，不，玛赫纳，我说的是他的弟弟。"苏利淘气地说。

"走吧！把自行车推进去！"哈米丹命令道。

苏利对我说："玛赫纳，你弃学以后，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你常来村里走走！玩玩古利丹达①！希曼家的院子现在空了，我们也大了，再和女孩子玩，人家就要说闲话了。对吧？哈米丹。"

"对，对，进去吧！"

"玛赫纳，傍晚来玩吗？"

"不，苏利，我要干活，没有时间玩。"

苏利推着车进去了。哈米丹说："玛赫纳，苏利现在越来越不象话了。"

"越来越不像话？为什么？"

---

① 一种双方用木棍击打一个枣核形木块的游戏。

“兄弟是不应该这样说自己的年轻姐妹的。”

“他说的是乡长的小儿子,哈米丹,他为什么要打听你呢?”

“我怎么知道?”哈米丹说,“玛赫纳!”

“怎么?”

“你大哥不回来了?”

“谁知道! 不过我的心告诉我,他会来的。莱希姆大姨也在打听他呢。”

“噢,他会回来?”

“我的心是这么说的。”

“我的心也是这么说的。”

“哈米丹,你打听我大哥干什么?”

“不知道。”

正处在十五六岁之际的我,试图从哈米丹那闪亮的眼睛里探寻到一点什么。我注意到,她眼睛里有一道光闪了一下,这一道闪光似乎告诉了我一些什么。我想弄清这无声的言词,然而,在这闪光的镜子里,却出现了希曼的形象,使我不胜惊奇。我本应该在这里看到大哥的形象的,于是我惶惑起来。

我说:“哈米丹,大哥一回来,我……”

但我的声音沉没在我心里了。哈米丹早已进去了,我一个人站在庄园门口。村子空荡荡的,我快步向家里走去。弯弯曲曲的巷子一转眼便走完了,我刚走进院子,妈妈就问:“玛赫纳,你上哪里去了?”

“我磨镰刀去了。快拿饼来,我带到井上去。”

“让阿依莎送去,你今天中午在家歇会儿吧!”

“为什么? 妈妈。”

“自从你不上学了,一直没在家睡过。我正惦着你呢。你睡吧! 我给你打扇子。对,玛赫纳,今天还得磨面,回头把麦子送

到磨坊去。”

我想了想，然后说：“好吧。妈，随你的便。”妈妈高兴了。她给我拿来油饼。油饼就着浆果咸菜，味道美极了。阿依莎动身到井上送饭。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也长大了。她比我小两三岁，再过一两年，也就长大成人了。我爸爸将要为她的婚事操心。到那时候，他要考虑：

“她的嫁妆从何而来呢？我只有三库玛翁土地，收成只够勉强糊口。”女儿出嫁时，倘若没有一份象样的嫁妆，作为贾特种姓的人，就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人一到十五六岁，就会产生这些念头，我对此感到陌生。但是，这种念头是自发地产生的。阿依莎走了，我才摆脱了这种念头，和我的小弟弟阿布杜尔·加法尔玩起来。一会儿我觉得发困，便来到大房间后面的小屋里，在一张绳床上躺下。妈妈坐在旁边为我打扇。我说：“不，妈妈，算了。”小屋里挺凉爽，在拜萨喀月里，屋顶下还是凉快的。我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院子的围墙已经投下了阴影。这时，突然传来喀喀的声音，我四处张望，只见妈妈睡在大屋里一张绳床上，头边地上放着装麦子的布包。阿依莎坐在外面围墙的阴影里，正在穿什么东西。我叫了她一声，让她帮我把麦子顶在头上，便上磨坊去了。

走出小巷，来到一块空地上，我就闻到了田野的芳香。磨面机的隆隆声呼唤着我的童年。我堵上了耳朵，不想和童年对话。我来到磨坊时，那里已经很热闹了。现在，邻村的人也来这里磨面。来的人里，女孩子也多起来了。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包着麦子的布包放在磅秤周围，这是已经过了秤的。技师穿着赭红色的衣服出来了，我一见他便笑了起来。现在他对此已经不在乎了。

“哎呀！是乔德里玛赫纳呀！……少见少见……哪阵风把

你给吹来了？"

"今天来看看热闹。"

"乔德里玛赫纳，过一会儿才能轮到你呢。先过秤吧！"过完秤，他把一张纸片往我手里一塞："纸条丢了，不给面粉。"

"我会记住重量的。"

"今天可没有人为你说情了。"

"什么人？"我问。

"你忘了？"技师狡猾地挤挤眼睛说，"想想吧！"

"技师！"磨坊里传出一个声音，"磨完了。"

"下面该谁了？快去上料！"

突然，他又对我说："噢，原来你是带着说情的人来的。"

"你说什么？技师。"

"你朝那里看看！"他指了指村子那面。

我看到哈米丹正向磨坊走来，技师又挤眉弄眼地说："你真行啊！乔德里。"

技师进磨坊去了。我心想，今天他对我真客气呀！还称我"乔德里"。这是为什么？这时哈米丹来了。今天技师不再象苦行僧似的了，他极其谦恭地问："比比[①]，今天怎么有空光临此地？"

"没什么，技师，你问这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是说，也许是村长派你来叫我的。"

"没有。"哈米丹撇了撇嘴说。

技师斜睨了我一眼，便进磨坊去了。许多姑娘顿时把哈米丹围了起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离她们有一段距离，对她们的谈话也毫不感兴趣，但不时有姑娘朝我看上一眼，这却使我感

---

① 对女性的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

到惶恐。后来，哈米丹摆脱了他们，跑到我身边，我更惶恐了。她问我："玛赫纳，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热闹。明天要开始收割了，以后哪有时间回村呀？"

她望了望通向村子的小路，微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转身一看，钦杜正朝磨坊走来，后面跟着希曼。希曼头上顶着一个大包，压得她腰都直不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难过极了。但我无法将她的重担移过来放在自己头上。哈米丹察言观色，看透了我的心思。

她粗声粗气地说："快去！玛赫纳，去把她的东西接过来！"

"不！……"我说。

我想："这么多姑娘在这里看着，我怎么能过去呢？"

"是啊！要担负起别人的重担真难呀！玛赫纳。"哈米丹还是粗声粗气地说。

技师奔出来从希曼头上接下包袱。这时我感到，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失败。

技师说："钦杜大嫂，这太不公平了，你自己空着手大摇大摆地走路，这么多麦子全让可怜的姑娘顶着。"

"滚！滚！……技师，你既然这么关心可怜的姑娘，你就上我家帮着搬去！"

"钦杜大嫂，我非找丁·穆罕默德[①]大哥告你的状不可。"

"告吧！随便你去告吧！我还怕他吗？"钦杜扭着腰说道，"她每天吃三顿饭，你来看过吗？来磨一点麦子，你就装腔作势了。"

技师把包放进秤盘，在另一个秤盘里放上一满的砝码，接着又加上一二西尔的小砝码，两边的秤盘才平衡了。技师说："钦

---

① 迪纳的全名。

杜大嫂，这么多麦子应该放在驴背上或者丁·穆罕默德大哥头上才对。”

“你给我住嘴！”钦杜怒气冲冲地说。

希曼默默地站在一旁，既不看技师，也不看我。她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颈。一绺头发从肮脏的披单里露出来，粘在汗淋淋的额头上。今天中午，我曾和她相对而视，目睹了她的痛苦。此时此刻，下午的阳光刚刚变弱，我又看到她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痛苦。技师的同情感动不了她一丝一毫，我又什么话也不能和她说。我的麦子磨完了，技师在收回条子时对哈米丹说：“比比，玛赫纳现在老练多了，没有把条子弄丢。你还记得他头一次来磨面时的情景吗？”

“对，记得。”哈米丹心不在焉地说。

我正要把一包面粉往头顶放，村长突然从磨坊里走了出来。一见村长，技师马上站得笔直。这时，人已经少得多了。

村长看看哈米丹，说：“哈米丹，你到磨坊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

“到这里来的应该是苏莱曼。照看买卖是男孩子的事情，不是女孩子的事情。对吧，技师？”

“是，村长。”

他看了看我，问道：“玛赫纳，你现在不上学了？”

“是的。”

“这姑娘是谁？”他看了看希曼说。

“这是纳图大爷的孙女希曼。”

“噢，我倒忘了。姑娘，过得还好吗？”

“还好。”希曼说。

“村长，现在她能顶一满的粮食了。”技师说。

“很好。顶这么多粮食？嗯……”他死死盯着希曼，把希曼

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色，犹如看见糖果后垂涎不止的顽童。从处在十五六岁之际的我看来，村长的眼睛就象两口深不可测的污水塘，而希曼正在塘里下沉。我看了看哈米丹，她也看了看我。她的目光里充满了羞涩，黝黑的脸涨红了。技师也显得狼狈不堪，半张的嘴边，卑谦的微笑象是用树胶粘上去的。

“希曼，你见过你妈妈吗?”村长终于回过神来。

“没有。现在没有。我小时候……”她垂着眼睛说道。

“对，对，那时她也像你一样。真主保佑，你爸爸那会儿正当壮年，唉！死亡是多么的残忍，正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把他带走了……钦杜！”

“是，村长。”

“你要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好好照顾她。”

“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村长，我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

“好极了！……哈米丹，回家去吧！”

村长带着哈米丹向家里走去。我把面粉包顶在头上，技师在钦杜帮助下把希曼顶来的麦子扛了进去。那时，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和希曼说上几句话，但我已经心灰意懒，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家里，希曼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也许已经沉入了肮脏的深渊。

在十五岁和十六岁这两股洪流汇合的地方，中午还闪耀着的阳光，到下午就坠入了漆黑的深渊——大海。

八

在拜萨喀月里，当麦穗吸走了土壤里的全部水分以后，土地就干涸了。麦穗被阳光晒熟，发出吱吱的声音。当麦地里弥漫起成熟的麦子才有的那种芳香时，农民们心里便乐开了花。此时此刻，他们忘却了一切痛苦，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世界的主人。成熟的麦穗的芳香早就渗透了我的全身，当我手拿镰刀向地里走去时，我已经不是玛赫纳，而是一个农夫了。

我们只有三块麦地，我和爸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麦子割完。但传统毕竟是传统，我们仍然雇了两个短工。这几块地的收成里也有他们的一份。一毕迦[①]地里有四把镰刀收割，那还不快？当我们在地边一株洋槐树的浓荫下坐下来吃午饭时，麦子已经割完了三分之二，只剩三分之一了。下午的阳光还没有减弱，麦子就割完了。

爸爸叹了口气说："行了，今天干这些就够了。"

"为什么？乔德里。"一个短工问。

"我的三块地可以分两天割，一下子割完了，看着这光秃秃的田地，心里怪难受的。"

"活儿完得越快越好，爸爸。"

"对，说得对，玛赫纳。但收割和扬场结束后的日子，农民们就无事可做了。他们只能望着天上，盼着云彩快来。要等下完

四月[2]的第一场雨，才能在绿油油的湿地里耕地呢，这么多天闲着干什么呢？"

我们正捆着麦子，并把那块地的一角弄成禾场时，捡麦穗的人来了。希曼不在其中，但莱希姆大姨还在。割下的麦子全部运到禾场上以后，我便找大姨去了。我问她："大姨，你好啊！"

"好，很好！玛赫纳。"

"去年希曼是和你一起来捡麦穗的。"

"去年的事早过去了，现在她大概和钦杜一起上村长的地里去了。"

"她为什么不上这里来？"

"我怎么知道？去问钦杜吧！"

"谁去问钦杜呀？大姨，苏利也在那里吧？"我问。

"我上你家地里来了，怎么知道苏利呢？"

我用头巾擦了擦汗，心想："今年和去年多不一样啊！"

三块地两天就割完了，我们便开始打场。这也用不了几天，我们只用一个人扬，扬完场后，麦子只堆了一小堆，我一看就泄气了。木匠、铁匠、理发匠、洗衣匠、阿訇，还有其他工匠，他们拿走了各自的一份后，麦堆更小了。我想，农民的收成有多少人来分啊。我想起了梅拉西、谢赫、帕拉因和苦行僧，他们早就从割下的麦子中取走了各自的一份。捡麦穗的捡走了每一个掉在地里的麦穗，鸟儿们又啄尽了散落的麦粒，装满了它们的嗉囊。农民自己那一份粮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如果把半年来经历的寒暑、辛苦、病痛和流出的血汗堆在一起，一定比这堆麦子高大得多。

---

① 土地面积单位，这里约合二分之一英亩。

② 印历四月，为雨季的第一个月。

我叹了口气。爸爸问我："怎么啦？玛赫纳。"

"没什么，爸爸。"

"你刚才叹什么气？"

"没什么，爸爸……为了这一堆粮食，付出了多少劳动啊！"

"没有劳动，能有这世界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爸爸，有多少人来分你的劳动果实啊！昨天这麦堆可没有这么小。"

"别小气了，玛赫纳。六个月来，他们也在盼着这一堆粮食呢。我很高兴，我没有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可这次收成连我家一个粮罐[1]都没有装满。

接着，我们便盼着下雨，以便种秋庄稼。正在这个时候，阿斯拉姆大哥回来了。当时我正开着切草机切饲料，我爸爸往机器里送饲草。大哥悄悄地回来了，我们连他的脚步声都没有听到。他手搭着我肩膀说："玛赫纳！"我们的关系如此亲密无间，以至他那充满挚爱的声调也未能使我警觉，但我的身躯却颤抖起来，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连他的模样都显得模糊了。

"阿斯拉姆，你回来了？"爸爸的声音也颤抖了。

"是，大叔。"

"玛赫纳！来见大哥……哎，阿斯拉姆，这是谁呀？"

大哥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便泪眼模糊地喊了起来："阿依莎，你这时候到井上来干什么？"

"玛赫纳，这不是阿依莎。"

"那又是谁呀？"我问。

"这就是她。玛赫纳，我一直不承认她还存在，我非常难为情，因为我原来宁愿失去她，而不是伊古。"大哥说。但是我一句

---

[1] 一种储藏粮食的容器，上面有盖，下面有孔。一般为半人高至一人高。

也不懂。这时，我爸爸摸了摸她的头，拥抱了她一下，然后说：

“玛赫纳，这不是阿依莎又是谁呢？”

这时我才斜睨着又看了她一眼。我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了，但仍然觉得她和阿依莎简直是一模一样。同样的披单遮盖着半边前额；同样的鸽子般怯生生的眼睛，闪烁着童年的光芒，又闪出悄悄来到的青春的风采。除了阿依莎，我没有见过村里哪个姑娘有这种神态。今天，看到了又一个阿依莎，我丝毫都没有感到吃惊。

我说：“爸爸，我就叫她阿依莎吧！”

“名字有什么？不过，阿斯拉姆，我这个女儿叫什么？”

“柴纳特。”

“来吧！孩子。我带你上家里去。”

柴纳特看了看大哥。大哥说：“去吧！柴努[①]，上自己家去吧！”

我看着父女俩走进割完麦子的地里，在闪光的小道上一前一后走着，心里不由得难过起来。我爸爸终于得到了那个在黑夜里失踪的女儿。我转了一下切草机的轮子，大哥便往里塞了一把草。

我从轮子的把手上抬起手，说：“大哥，天这么热，先喝点水吧！”

“是有点渴了，玛赫纳。”

我走进草屋，从水罐里倒了一碗水，拿出来端给大哥。他一口气就喝完了。我问：“再喝一点？”他摇了摇头。切草机的轮子转动起来，嚓嚓地将饲草切碎。我往切碎的草里掺着麦秸。系在槽头的公牛朝我看了看。接着，和我们共用一口水井的几户

---

① 柴纳特的昵称。

人家也把饲草送到切草机上来了。大哥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他们向他问这问那，大哥笑着回答他们。一会儿天黑了，爸爸从家里给我们带来了吃的。他说，阿依莎和柴纳特亲热极了，就像好久不见的亲姐妹一样。"玛赫纳，你妈妈都哭了起来，女人的心就是太软。不过，做妈妈的见到失散这么久的女儿时，心里总会难受的。"放在搁板上的油灯散发着暗淡的光芒，我看不清大哥的脸，但我的嗓子却哽咽起来。

大哥从来没有连贯地说过他的身世，我只好把零零碎碎的片断连接起来，勉强拼凑成一个故事。

这一次，大哥依然走村串乡，到处流浪。一打听到哪里有家乡的人，就上哪里去。就这样，他到了锡亚尔科特的古吉兰瓦拉，又从那里到了谢胡普拉。最后，在莱雅普尔的一个村子里，他遇到了几个乡亲，打听到了他叔叔的消息。

"玛赫纳，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叔叔还活着……可是，面对现实，我又不得不相信。"看到大哥安全无恙，他叔叔比他还惊异。他瞪着眼，久久地看着大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问："你是阿恰[①]还是伊古？"大哥回答说，他不是伊古，是阿恰，伊古被人残忍地砍死了。大哥叙述了伊古惨死的经过，他叔叔干枯的眼眶里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叔叔的一个年轻儿子也牺牲了，一个女儿掉在河里淹死了，他哭得过来吗？这时，当大哥得知他父母因为船翻了，全掉到河里淹死了时，也没有流泪。

大哥只问："叔叔，河水也一定保护了柴纳特吧？"

"没有。"叔叔说。大哥一听便浑身颤抖起来。

大哥问："叔叔，你把她扔在哪里了？"

---

① 阿斯拉姆的昵称。

“她在这里。阿恰，她就在这里。”

一个姑娘拉了拉大哥的衣襟，这时，大坝终于被洪水冲决了。大哥泪水奔流，大哭起来。这是高兴还是悲痛，他自己也说不清。

在叔叔的劝告下，他把自己那份土地交换到了那个村庄。这件事使他花费了大量时间。

“可是，玛赫纳，我不喜欢那个村子。叔叔拚命劝我，我还是回这里来了。”

大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给我看。

我问：“这是什么？”

“开店的许可证，是区长写的，……写给穆拉特村的村长。”

“穆拉特村？”我惊问道。

“玛赫纳，你怎么连自己村子的名字也忘了？”大哥微笑着说。

我嘿嘿笑了起来。我真的忘了自己村子的名字，我的村庄就是我的村庄，还要什么名字？

“大哥！你真的要去坐巴尔吉·拉尔的垫子了？”我笑着问。

“对，对。”

“你怎么搞到这份证明书的？”

“从莱雅普尔回来时，我在锡亚尔科特下了车。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店铺的事。我本来不想开店，我和村长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我不想中断和穆拉特村的联系。”

“大哥，现在的官员多好啊！区长听了你的话，就给你写了证明？”

“不！玛赫纳，没有这么容易。我在区里遇到一个听差，是我的一个乡亲，靠他帮忙才搞到的。”

“那以后你就要开店了？”

“对，那当然。”大哥若有所思地说。

“可你并不高兴呀?”

“不……不……我很高兴，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穆拉特村扎下根来了。我本来是农民，还有一大片土地，一向也还慷慨大度。坐上巴尔吉·拉尔的坐垫，手里拿着秤，我不会变得小心眼吧? 玛赫纳。”

“不会的，大哥……不会这样的。”

“玛赫纳，我要是留在莱雅普尔那个村里，我就成了农民，就不会离开土地。可我不回来，你就不知道我在哪里。一想到这里，我就记起那个漆黑的雨夜，是你抓住我的衣襟把我留住了……”

收割和扬场的季节一过，农民们的一个代表团又上村长的庄园去了。村长像往常一样笑吟吟地欢迎大家。人们一开始抽烟，他便询问大家的来意。有一个农民提起了开小店的必要性，其他人便附和着议论起来。村长默默地听着，微笑着。最后，他又拿出老一套办法对付大家，说什么店铺是公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交给一个外人。这时，阿斯拉姆大哥拿出证明，放在村长面前。村长不识字，但认得这是公文。他气急败坏地问：“这是什么?”

“开店铺的许可证。”

“玛赫纳，你念一下!”村长说。

我拿过证明书，上面的字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我结结巴巴地念了几个字，村长就挥了挥手，要我别念了。他起身走进里屋，拿出一把生了锈的钥匙扔到地上。“去吧! 开你的店去吧!”大哥从地上捡起钥匙时，村长怒目而视，恨不得一口气把他吹走。我觉得，大哥捡起的不是钥匙，而是村长的刻骨仇恨。

“去吧！乔德里们。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阿斯拉姆。”

“听着，可别把店铺变成流氓窝。”

“村长，我不是那种人。”阿斯拉姆大哥盯着他的眼睛说，“我是喝一个善良母亲的乳汁长大的。”

打开店铺的时候，许多人都来看热闹。打开店门一看，大家都愣住了。店铺里空空如也，只有老鼠在里面奔逐。没有一个盒子，没有一个瓶子，没有一个罐子。这一切都是巴尔吉·拉尔带走了？他逃走时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大哥笑着说：“听说土地会吞没一切，巴尔吉·拉尔的财产可能都陷进地里去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妈妈同阿依莎和柴纳特一起，用泥将店铺抹了一遍，我和大哥往屋顶上加了泥。

我们这些农民的母亲、姐妹、媳妇都有几件首饰。这些首饰的用处可多了，有时就用它作抵押，向巴尔吉·拉尔借钱，收完庄稼再赎。当我妈妈摘下项链交给大哥时，大哥的手都发抖了。他和我爸爸一起到锡亚尔科特去了。傍晚时分，两个人背回来一堆货物。首饰当在城里一个穆斯林商人那里了。

店铺里摆上了各种小商品。我爸爸去找村长，请他主持小店开张。村长借口有公事，一口拒绝。于是，我们便请了赫亚特大爷。阿訇还念了几段《古兰经》。小店门口聚集了许多人，虽然没有村长的磨坊开张时那么热闹，但人们都由衷地表示祝贺。村里人都向着阿斯拉姆大哥。可是，谁第一个向大哥买东西呢？我们正在互相观望，一个姑娘挤过人群走上前来。我一时竟没有认出她来，即使认出来了，我也没有言词可以形容我当时吃惊的心情。

哈米丹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我在人群中没有看见

她。她的突然出现不啻是一件奇迹。她是村长的女儿。村长拒绝出席这个仪式，而他的女儿却突然出现在小店门口，怎么不令人吃惊呢？她把手里攥着的一卢比银币扔到大哥面前，说道："我买东西。"说完这话，她害羞了，黝黑的脸涨得通红。大哥犹豫了一下，垂着眼看着面前的银币，然后低声问道："要什么？"

"随便什么。"

大哥无可奈何地看看哈米丹，又问："买多少？"

"随便。"

这时，我爸爸站到了大哥身边。

他说："阿斯拉姆，像哈米丹这样灵巧的姑娘都喜欢绣花，给她拿点五彩丝线吧！"

大哥从一个盒子里取出十几束彩色丝线给了哈米丹。哈米丹用颤抖的手接过丝线，转过身来看了看大家。她眼睛湿润，闪着泪光。

赫亚特大爷说："孩子，你带来了吉祥的兆头，不愧是大家闺秀。有福的人哪怕碰一块石头，石头也会变成金子。阿斯拉姆，你真幸运！你的店会兴旺的。"

"阿敏！"[①]阿訇说。

另外三四个人也买了东西。接着，人们便散去了，只剩下我和大哥。他说："玛赫纳，是你把我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商人。"

"大哥，现在你可以在这里永远住下去了。有了你，村里就会热闹起来。"

"对，对，会热闹起来的。但是，因为我，全村人都冒犯了村长。以后，大姑娘、小伙子都会上小店来，村长会找借口整我的。哈米丹头一个来买东西，更让我担心。"

---

① 意为"真主啊，但愿如此！"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哥？”

“玛赫纳，村长的女儿违反了他的意旨。”

“没关系，大哥，你不必担忧。”

大哥正要说什么，莱希姆大姨出现在小店门口。我朝她笑了笑，她骂道：“你笑什么？玛赫纳。”

“因为看见了你，大姨。”

“看见我？我有什么可笑的？”

“大姨，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又惊又愁地站在门口，活像……”

“玛赫纳！坐在这里的原先是巴尔吉·刹帝利，现在换成这个难民小伙子，不有点怪吗？”

“大姨，刚才小店开张时，你在哪里？”

“就在村里，你又没有请我。”

“我们谁也没有请，大姨。”

“小伙子，你叫什么？”

“你问我名字干什么？”大哥笑着说。

大姨轻声说：“你在村里开店可不好。”

“为什么？”我气呼呼地问。

“毛杰丁的小子，你别插嘴！我没有和你说话，你也不懂。难民小伙子，你明白我的话吗？”

大哥茫然了。

我说：“大姨，你就直说吧！”

这回大姨没有生气，她轻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玛赫纳。”

大姨走后，我嘿嘿笑了起来。“疯子！”大哥对我的笑声毫不在意。我告辞了大哥，向井上走去。路上，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大哥现在从井上到了村里了。”

“井上和村子之间又没有隔着奇纳布河。”另一个想法说。

可是我又觉得，似乎德赫特哈扎拉村的朗恰[1]已经越过奇纳布河，来到了希尔[2]的村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了。

①② 朗恰和希尔是旁遮普著名民间故事《希尔与朗恰》中的男女主人公。

九

麦子割完后，广袤的田野一片荒凉。赤日炎炎，阳光里似乎悬浮着无数微细的尘埃。千万道太阳光闪烁流动，力图把这裸露的田野遮盖起来。空旷的田野一直伸展到远方。在那里，黛色的群山向更远的地方绵亘，终于变成一片模糊。看着这些，心上好像压了一块石头，感到一种微微的痛苦——为阳光和干热风灼烤的痛苦。心田就像那开了就谢的苜蓿花，吱吱哑哑走动的水车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消除不了它们的干渴。中午时分，在烈日的炙烤下，浇了水的土地上腾起缕缕蒸汽，夹杂着萎谢的苜蓿花的芳香，在水井四周疲惫地起舞。于是，人们感到生命正不断地失去它的水分和新鲜，土地更加干涸、荒芜。农民们的眼睛便向着布满尘埃的苍天，祈求它降下甘霖。

那一年特别热。干热风一刮，连心都像要烧焦了。我总在井上待着，下午才到村里走一趟。我在大哥的店铺门口洒上水，土里便升起一股焦糊的气味。我在那里铺上一块麻袋片，坐在上面。

大哥说："玛赫纳，你们大家把我变成囚徒了。"

"谁的囚徒？"我问。

"村子的囚徒，玛赫纳，我待在村里挺不痛快。"

"井上刮着干热风呢！阳光那么厉害，心里就像火烧似的。"

"在那里，至少心里不憋得慌吧？在这里，总觉得透不过

气来。”

“那你中午到井上来吧，大哥！”

当阳光从巷子里移到墙上，再爬到屋顶时，村子才苏醒过来，大哥的店里也开始有了顾客。顾客大多是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用衣襟兜来一兜麦子，大哥收下麦子过秤，计算价值，再给他们盐、辣椒、油等物品。店铺的一角，麦子一天天多起来，但钱箱里却只有贝沙、一安那、二安那和四安那的硬币。如果偶尔出现一枚六安那的硬币，那就是希罕的事情了。我朝钱箱看时，大哥说：“玛赫纳，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要从阿斯拉姆贾特变成阿斯拉姆谢赫[①]，现在还早着呢。”

店铺在村子西头。村里最宽的巷子自东而西，到这里为止。从村子东头来的人，走完这条巷子，便来到一条小路上。小路穿过田野，和通往城里的公路汇合。在这条小路上，来往车辆压出了两条辙沟。从城里来的马车，到大哥店铺前总要停一下。有时，过路人也下车买几支油灯和星牌的烟卷。一天，村长的马车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村长一下车，我马上从麻袋片上站起来。村长用头巾擦了擦满脸的尘土，看着我问道：

“玛赫纳，生意不错吧？”

“是的。”

“大老板呢？”村长嘲讽地笑着问。

“在店里呢。”我笑着说。

“出来一下吧！大老板！”村长喊道。

大哥从店里走出来，问道：“村长，有什么吩咐？”

“不，我只是来问问。生意还不错吧？”

“是的，全靠真主赐福……喝凉水吗？”

---

① 谢赫为上层伊斯兰种姓之一，商人阶层也常被尊称为谢赫。

“就用凉水来招待我？拉拉·巴尔吉·拉尔在这里的时候，每次见到我都要恭恭敬敬地双手合十，我要不喝上一杯果子露，他是不放我回家的。”

“那是什么年头？”

村长叹了口气，大哥微微一笑。

“年轻人，你笑什么？”

“他请您喝一杯果子露，就获得了剥削全村人的权利。”

“不，他善于做生意。穆斯林绝对学不会开店，而一个贾特……不，时代不同了，贾特从来不坐这种垫子。你是贾特种姓的，干这种事情不觉得丢人吗？”

“不，村长。”

“那我就得怀疑你是不是真的贾特了。”村长笑着说。

“村长，不管您认为我是贾特还是巴尼亚[1]，我决不当巴尔吉·拉尔。”

“为什么？”

大哥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微笑着。村长正要走开，哈米丹从巷子的一个拐角走了出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从天而降似的。她满面春风，乌黑的眸子闪着光。一看见她，我的心一下揪紧了，阿斯拉姆大哥也吃惊地看着她。她说：“店家，有丝线吗？”突然，她的眼光落到村长身上，脸色刷一下变了，到了嘴边的话颤抖了一下，再也没有说出来。她眼神呆滞，漆黑的、水汪汪的眸子像两盏灯似地突然熄灭了。村长目不转睛地狠狠盯着她。这一瞬间，简直像几个世纪一样漫长。接着，村长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就像是从地狱里传来似的。

“哈米丹！”

---

① 巴尼亚系小贩种姓。

“嗯。”

“你来干什么?”

“买丝线。”

“我进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忘了。”

“走！回家去!”

村长带着哈米丹走过了巷子的拐角。刚才,哈米丹就是像箭一样从那里射出来的。

希尔还没有走到河边的树林,盖多[1]就拦住了她的去路。

“现在怎么办?”我想。

在河边的树林里,夜晚像一只巨大的黑鸟展开了翅膀,星星熄灭,余烬四散。

已经到了下午,但西斜的阳光仍然十分强烈,晒得地上热腾腾的。我踏上了通往井上的小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希曼正和我一起走着。我奇怪自己何以突然想起希曼来了,因为我已经将她忘却多时了。我窥视了一下心灵深处,发现这里到处都有希曼存在。于是,我自己的存在粉碎了,消失在惊奇的尘土中。拂去尘土,我觉得在小路的一个拐角,我的存在变成了两个影子。一个影子离开我找希曼去了,另一个影子向井上走去。在那里,牲畜们正等着我去喂它们。它们会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并且说:“你多关心不会讲话的牲畜啊!”在小路的另一个拐角,这两个影子又合而为一,我重新获得一种奇异的安宁,似乎逃脱了被粉碎的命运。我仍然是玛赫纳,并未像朗恰一样,成为奇纳布河波涛的祭品。

---

① 盖多是民间故事《希尔与朗恰》中希尔的舅舅,他极力阻挠和破坏希尔与朗恰相爱。

我从苜蓿地里割了几捆苜蓿，然后回到切草机上。我爸爸低声说："玛赫纳，上学校去写上名字吧！"

"为什么？爸爸。"

"这三四块地我一个人也应付得了，为什么要把你和我捆在一起呢？"

听了爸爸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推了一下切草机的把手，它就转了起来，毫不费力地将苜蓿切碎。在切草机的利刃下，鲜嫩的植物被切得粉碎。我拌上一些麦秸，然后倒在槽里。这时，我心里的不安才逐渐消失。我说："爸爸，我一放学就回来，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第二天，当我在辍学两个月后重新回到学校时，我们班的老师高兴极了。由于他的照顾，我的名字一直保留在名册上。苏利看到我，大为惊奇。他问："玛赫纳，你来拿文凭？"

"不，我来念书。"

"看来你们的小店生意不错。"

"小店不是我们的，是阿斯拉姆大哥的。"

"那书费和学费怎么办呢？"

"真主会给的。"

"从天上掉下来？"

"对，对。"

苏利笑了起来。他的笑声里有一种讥讽，和村长的微笑一样。

"你笑什么？苏利。"

"我想，你即使念完八年级，又有什么用？"

"我要当一个注册员。"

"注册员？"苏利傲慢地扬着脸说，"你把我爸爸惹火了，还想当注册员？"

“我根本就没有惹你爸爸。”

“怎么没有？不就是你们鼓动那个难民开店的吗？”

“店铺不是我们的，苏利，是阿斯拉姆大哥的。指责我们毫无道理。”

这时一个男孩子来说，校长叫我到办公室去。我连忙跑到办公室，校长说：“我把你的学费免了，交几个安那的杂费没有问题吧？”

“是的。”

“你可以得到一些旧书。记着，别再弃学了！”

“是，我再不弃学了。”

一拿到书本，心里宽慰多了。苏利那些话里的毒素，从我的血管里排走了，贫困的痛苦也像铁锈一样消除了。一天之内，我就变了样。书真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啊！

这天中午，我随着树木不断变短的阴影回到家里。一上学，我又恢复了和村子的联系。吃完饭，我就上小店去了。大哥见我手里拿着书包，笑逐颜开。我在他那里停留片刻，便到井上去了。我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旅客，刚刚在井边那些大树的浓荫下坐下，中午就过去了，旅程的第二个阶段随即开始。我切了点饲料，爸爸便说：“做作业去吧！”我在天黑前做完了作业，然后夹着书包回村去了。

前几个月，我一直在地里过夜。今天，当我在屋里支起绳床时，立刻感到村里多么沉闷憋气，连心都紧缩起来。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心里才痛快一些，一会儿便困了。要不是为了清早在家里吃完早饭去上学，我没有必要从井上回来，但现在只好这样。

我记得，那一年的第一场雨迟迟不下，土地焦干，就像干渴的嘴唇上起了厚皮。我顶着正午的骄阳和干热风回到家里，全

身干枯得就像土地一样。苏利中午无须回家，可以上赛义德普尔的乡长家去。早晨上学时，他总骑着自行车，按着车铃，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他比我动身晚，却比我到得早。一天夜里，天气特别闷热，清晨也没有一丝凉意。但我仍然觉得高兴，因为东风①就要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东风没有刮来，却从西边飘来了云彩。随着隆隆的雷声，滴滴滴下起了第一场雨。苏利按了按车铃，在我身边跳下自行车。我们一声不响地走着。后来，他说："玛赫纳！"

"嗯。"我回答说。

"你见过希曼吗？"

突然听到希曼的名字，我不由得浑身一颤。

"没有，从割麦到现在……你问这干什么？"

"割麦时她和钦杜到我家地里捡麦穗来着。"

"那有什么？你们家地多，她就上那里去了。去年……"

苏利打断我的话：

"一天傍晚，我和她在麦场后面说话来着。"

"说话？"我问，"说什么？"

"我对她说，希曼，你每天都可以上我家地里捡麦穗，不会有人阻拦你的。"

我不禁哈哈大笑，苏利惶惑地问道："你笑什么？玛赫纳。"

"我笑你真大方。苏利，掉在地上的麦穗不归我们所有，谁捡到就是谁的。"

"可那块地是我家的呀！"苏利撇着嘴说。

"不错。听了你的话，希曼一定很高兴了？"

"不，玛赫纳，"苏利拉长了脸说，"她根本不肯和我好好说

---

① 即季风，从东刮来，带来雨季。

话，只问我钦杜大姨在哪，我说，就在这里吧？她就悄悄溜走了。”

“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玛赫纳，只要我看见她，她总是一声不响。”

“她过得那么苦，怎么能像夜莺一样唱歌呢？钦杜对她也不好。”

“可是，玛赫纳，我心里总希望她和我说说话。”

“她为什么非要和你说话不可呢？苏利。”

“这我不知道，可我心里就是那么想的。你知道吗？那一年爸爸多给了迪纳两满麦子，就因为希曼住在她家。”

“村长真慷慨。可你为什么要和希曼说话？”

“玛赫纳，”他凑到我耳边说，“你想知道吗？”

“嗯，说吧！”

“像你我这样的年龄，会爱上别人的吧？”

“爱？爱上希曼？”我心不在焉地问。

“对，对，玛赫纳，我喜欢希曼。”他叹了口气说。

我至今仍然觉得奇怪，我竟然没有因为苏利的话感到吃惊，没有为他的话发笑，也没有生气。

真奇怪：那时候在我眼里，希曼似乎站在奇纳布河对岸，正在等待什么人。我和苏利在河的这一边，正为河里的滔滔波浪发愁。谁先卷进波浪里，谁就会被冲走；谁能到达彼岸，谁就能获得希曼的爱。我没有回答苏利的话，因为那时的苏利已经不是原先的苏利了，他既不是我的仇人，也不是朋友。那时的我，和原先的玛赫纳也毫无关系了。

那天，天上飘来了云彩，一颗颗硕大的雨点掉到地上，地里升起一股幽微的香味，渗入我的肌体。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雨过天晴，清新的阳光和湿润的热气使中午的景象焕然一新。

于是，我从井上来到村里。

我在巷子里看到了她。她将头巾卷成垫圈，顶着一篮牛粪饼。在篮子的重压下，脸形显得十分可笑，小时候，我一看到这种脸就要发笑。脸似乎被压扁了，眼睛被挤在眉毛底下，额上显出一道道皱纹。在夏天，汗水浸透的脸似乎在说："把我头上的篮子拿下来！我快被压死了。"虽然牛粪饼并不重。

那天，看到希曼满脸雨水，我的心软了。似乎这雨水一渗入我的心田，心里就会长出爱来。我大步走上前去，来到她身边。这时，我忽然觉得墙壁朝我这边移了一下，和我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于是，我的存在和希曼的存在相遇了。我的躯体不由得叫唤起来："希曼！"但希曼的存在没有听见。湿润而狭窄的巷子像吸墨纸吸水一样吸走了我的声音。我叫第二声时，我不再是我，而成了站在奇纳布河彼岸的别人。这时希曼说："玛赫纳，你要说什么？"

"我爱你，希曼。"

这不是我的声音，因为是从远处传来的。但巷子却因这声音而轰鸣起来，全村的墙壁都发出了回声。然而，希曼没有回答这个声音，转身向着通往钦杜家的小巷走去。我又惊又愁，要不是莱希姆大姨拍拍我的肩膀，我一定还站在那里发呆。她问道："玛赫纳，站在这里干什么？"我使颈瞪着她，她生气地说："你瞪着我干什么？你倒是说话呀！"我想，那声音震动了全村的墙壁，她怎么没有听见呢？这时我心头一震，突然清醒过来。我明白了，我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其实连我的嘴唇都没有突破。我还在奇纳布河的彼岸站着呢。

"没什么，大姨。"

"玛赫纳，说实话！"

"真的，大姨，没什么。"

“我刚刚看见一个姑娘转身上另一条巷子里去了，那是希曼？”

“是，大姨，就是希曼。”

“你对她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大姨，我想说来着。”

“没有说就好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她是个孤女，无依无靠，什么话也别和她说！玛赫纳。”

“大姨，要是苏利先说了，那怎么办？”

一听苏利的名字，莱希姆大姨便火了，上唇都气得颤抖起来。我害怕了。

大姨使劲拉着我的胳臂问：“苏利说什么了？”

“大姨，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我的胳臂像是被铁钳钳住了。

“流氓老子的流氓儿子！”

“谁？”

“我要去告诉这可怜的女孩子，让她当心一点。我不担心你，玛赫纳。你爸爸是个正派人，他从来不正眼看一眼别人家的媳妇、女儿。我担心的是苏利。”

第二天，我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了苏利。他跳下自行车，和我一起走。我没有理他。他说：“玛赫纳，昨天希曼上我家来了。”

“上你家干什么？”

“昨天午后，钦杜陪她来的。”

“去干什么？”

“我妈叫她们来的，往粮罐里装麦子。”

“这算什么大事，还值得你跳下车来专门告诉我？”

“事情在后头呢！我的话让你打断了。”

“说吧！”

“我妈、哈米丹和钦杜上粮库里去了，希曼在外面院子里和泥，准备封闭粮罐。我走到她身边，她为什么要害怕呢？”

“害怕谁？”

“怕我。一见到我，她吓得就像鸽子一样瑟缩起来。玛赫纳，她的眼睛多黑呀！”

“行了，让我走吧！苏利。”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

“你听我说完呀！”

“不，我不听了。”

“我非说完不可。”苏利坚持道。

他的声音追赶着我，“玛赫纳，我走上前去抓住了她的胳臂，她的胳臂多柔软呀！啊！像黄油一样……”

“流氓老子的流氓儿子！”我停止脚步，说道。

“谁？”

“你！”

苏利一下愣住了。好一会儿，我们俩互相瞪着。他气得声音都发抖了，“玛赫纳！你骂我？”

我点了点头，他的脸色一下白了。

“玛……玛……玛赫纳，希曼是你妈？还是你姐姐？”他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也不是，但她是我们村子的女儿，就像你姐姐哈米丹一样。”我忍住气说。

“那你就竖起耳朵听着！我抓住你那个村子的女儿的胳臂时，她一边和着泥，一边朝我笑了。”

“够了，苏利，你再敢说一个字……”

“你要干什么？你想打人？来呀！你打我一下试试！”他把

脚放在自行车的脚蹬上说，然后一跳就上了自行车，骑了几步后，他放声大笑，又转过身来对我说："玛赫纳，男子汉就应该这样主动。已经成熟的果子，光用贪婪的眼光远远看着，是不会自动掉进你嘴里来的，非伸手不可。"

那天，我在学校里一直没精打采的。中午也没有见到莱希姆大姨。这种话又不能对阿斯拉姆大哥说，他只是年龄比我大一点而已。我就这样在火上煎烤，上学、念书、思索。不久，雨季到了，学校放了假。一天，当我坐在大哥店里，望着满天乌云时，天上下起雨来了。正在这时，希曼出现在巷子里。她走到小店门口时，浑身都淋湿了。

大哥说："进来吧！姑娘。"

她犹豫着没有进来。大哥问她："买什么？"

"盐和油。"

她跨进门槛一步，把衣襟里兜着的麦子倒进秤盘。大哥飞快地算出钱数，把盐和油给了她。她浑身精湿地走了。大哥问我："玛赫纳，这姑娘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的？"

"我不知道。"

"她不应该长得这么漂亮。"

"为什么？大哥。"

"真可怜。无依无靠，没有爹妈，没有叔叔舅舅。果树没有园丁照管，它的果子，谁想摘就摘。"

"那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呢？在你们村里，我是个外来的人。"

我没有把苏利的话告诉大哥，要不他会更加痛苦的。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怎么办？我只能站在奇纳布河彼岸，不停地呼唤着她。可我的呼唤声还没有传入她的耳朵，莱希姆大姨就用手堵住了我的嘴。

十

有时候，庄稼地里会长出一株异样的植物，孤零零地与众不同。这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也是这样一株植物……陌生……孤独……虽然它的种子本来就埋藏在这块地的土壤里，在这里发芽生长，但它却与小麦、玉米、高粱、小米不同，这是为什么？

村里有不少和我同龄的男孩子，我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意气却不相投。我们常常在巷子里、井上或路上相遇。他们一看到我，便笑笑说："玛赫纳，怎么认了几个字就不理人了？"

"不，哪能呢？"我回答说。

"苏利是村长的儿子，不提他了。他飞上天去也没什么，可是你……"

"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呀！"我笑了，"三块地的农民的儿子。"

有时，小青年们也说他们的浪漫故事。

这种故事一般仅限于眉目传情和言语挑逗。它开始于羊肠小道的拐弯处，或是避人耳目的庄稼地里，滋长于"玛希亚"[①]的歌声中，幽会一次两次，就算是登峰造极了。不久，随着轿夫肩上颤颤悠悠的花轿里传出的哭叫声，故事便告终结。希尔既不

能上巴布尔大帝[2]的宫廷里去鸣冤叫屈，也不能和教法官当面申辩对证。没有一个朗恰会去追赶花轿，也没有开朗乐观的米尔扎让萨希班[3]骑上骏马，带着她远走高飞。在我的小小的村庄里，每个小伙子都受到严密监视，爸爸、妈妈、兄弟，还有对于家族名声的重重顾虑。因此，村里的大多数爱情，都越不过心灵和嘴唇的界线。万一有人敢于越轨，有了肉体的接触，村里就会掀起轩然大波，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在我的同龄伙伴中，还没有一个能逾越这条界线。话虽如此，村里还是发生过几起事件，痛苦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今天。事件之一，就是莱希姆的丈夫和一个女人双双私奔，再也没有回来。

而我还只是一株含羞草的幼苗。

要是有人和我提到希曼，我便会惶恐畏怯。我恼火的是，这种爱早已变成冰冷的月光渗入我的躯体，为什么又要跑到别人嘴上去呢？我从来没有为表示爱情而哼过"希尔与朗恰"的歌，也没有吟过"米尔扎与萨希班"中的诗句。在我年轻的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调情的话是"苏赫尼[4]！你也瞧我一眼呀！"可我对这种粗俗的陈词滥调十分反感。那一年，古尔巴哈尔有一家举行婚礼，从贾兰达尔请来了一班艺人演剧。他们演出了《希尔与朗恰》、《苏赫尼与玛希瓦尔》、《米尔扎与萨希班》等故事。我天天去看，每当表演的人挤眉弄眼地说这句话时，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朗恰、玛希瓦尔和米尔扎都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们常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火把的照耀下，这些演出真

---

① 旁遮普的一种民歌，常用于表达爱情。

② 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位君主。

③ 米尔扎和萨希班是著名民间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

④ 旁遮普著名民间故事《苏赫尼与玛希瓦尔》中的女主角。

是赏心悦目。我们这些男孩子很想在自己村里也演上一场，戏班子老板答应为我们演一出新的《苏赫尼与柴尼》，但村长极力反对，他说："我不允许在村里上演这种恋爱戏。"

于是我苦苦思索，有哪一个词能像雨季里滴入心田的第一滴雨那样，让我用来倾诉心曲，表示一下我的爱情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奇异而又独特的词汇"。突然，我又想起了莱希姆大姨掩上我的嘴给我的警告。十六岁的青春还不成熟，我担心苏利会念上两句陈词滥调，迷惑希曼的耳朵，而我却还在奇纳布河对岸苦苦等候。

一天，我从井上到村里去。阳光已经西斜，阴影渐渐变长，减少了阳光带来的酷热。这是印历五月的一天，在五月的烈日下，犁地的人晒得漆黑，心里犹如烈火煎烤。只有树荫下还有一点阴凉。潮湿的土地里升起的水汽，在阴影里也变凉了。风吹到身上，使人觉得冷和热正在手拉手跳舞。那天清早，乌云翻滚，转瞬间布满了天上。接着，从东方吹来一阵凉风，吹散了乌云。天上，白色羊毛似的云彩缓缓飘动；地上，阳光和阴影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路两边的地里，微风吹拂着长得高高的甘蔗，和它们悄声私语，声音细微、甜蜜、神秘。小路的一个拐弯处，有一块三角形空地。空地三面都是甘蔗地，中间长满了青草，至今没有犁过。我看见希曼正坐在地边土埂上，不禁大为惊讶。她手里牵着戈里的缰绳。戈里正在地里吃草，它已经长成一头奶牛了。三年前，我曾经在心里想象过它长大后的模样。它现在已经长大了。我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戈里油光水滑的脊背上，我略为迟疑了一下，然后踏着绿油油的草地向希曼走去。希曼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戈里嘴里衔着一棵草，抬起头来，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么晚才来看她，又挑了这么个时刻？"

“戈里！”我轻轻叫着，声音陌生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希曼忧郁地看了我一眼。我问她：“怎么走这么远来放牛？”

“你问这干什么？”

“随便问问。”

“钦杜大姨在地头割草，让我在这里放牛。”

“希曼，她为什么像影子一样跟着你？”

“我怎么知道？”

“希曼，我们曾经在一个院子里游戏，我觉得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那时候爷爷还活着。”

“他可没有说过，我死了以后，你离玛赫纳远着点儿。”

希曼惨淡地微微一笑，犹如灰烬里火星一闪，又熄灭了。一滴眼泪落到火星上，连嗤的一声都没有响一下。这眼泪化作细雨落到我心上，带来了一种新鲜异样的感觉。一块云彩奔过来遮住了太阳，给绿色的田地罩上了深深的阴影。

“希曼，你哭了？”我问。

“不，没有……玛赫纳！”

“希曼，苏利上你家去吗？”

“嗯，有时去。”

“钦杜不说他吗？”

“不说。”

“他和你说话吗？”

“说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

“我呢？”

“你也很好。”她微笑着说，“可是，我讨厌那个技师。”

“技师也去吗?”

“去,每天都去。玛赫纳,钦杜大姨一句也不说他,他就待在院子里,坐在迪纳身边。他总盯着我,我走到哪里,他的眼光也跟到哪里。不过,我倒并不害怕他。”

“是吗?”我惊奇地问。

“我为什么总害怕村长呢? 玛赫纳。”希曼怯生生地问我。

“害怕村长?”我惊叫起来。希曼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小声点。

“小声点! 玛赫纳,钦杜大姨会听见的。”

“希曼,你为什么要害怕村长? 我听说他还给了你两满麦子呢,因为你是个孤女,无依无靠。”我耳语般小声说道。

“对,玛赫纳,这不错。不过我还是怕他。他有时上钦杜大姨家来,偷偷摸摸的,像个贼,他盯着我,就像……”

希曼住了口。我问道:“像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他和钦杜只说上一两句话,就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曼,我不明白你的话。”我压低声音说。

“玛赫纳,你走吧! 钦杜大姨就要来了。”

我听从了希曼的话,立即向小路走去。我还没有走到下一个拐角,就迎面碰上了钦杜。她手拿镰刀,头上顶着一捆青草。她问我:“玛赫纳,看见希曼了吗?”

“她在后面那块地里放牛呢。”

“希曼! 希曼!”

“来了,大姨。”希曼回答说。

我向村里走去。希曼的泪水在我心里浇灌出来的那一块绿地,被一阵热风吹干了。希曼为什么偏偏害怕村长呢? 为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就像鬼魂缠上了我一样。这时,云

彩虽然散开了，阳光却没精打采、愁眉苦脸的。甘蔗林在我耳边响起了神秘的沙沙声："那一天，希曼去磨坊磨面时，村长就目不转睛地死劲盯着她，连哈米丹都感到羞惭。难道只有女人才懂得这种目光的奥秘？难道这种目光至今还追逐着希曼？我去问谁呢？问哈米丹？不，问莱希姆大姨？不，……问谁呢？问阿斯拉姆大哥？不……"

来到村边的水塘边，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

在雨季里，水塘里的水多次漫到边上，现在还是满满的。水很干净，映出了天上飘浮的云彩。水面被西风吹起一圈圈涟漪，在斜阳下闪着金光。突然，几滴水珠落到我手上。抬头一看，原来是戈里。它走着走着，看见水塘便过来喝了几口水。落到我手上的水珠就是从它的嘴里滴下来的。它的缰绳还在希曼手里，但她已经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正在这时，苏利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他问："玛赫纳，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下星期一。"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站在这里干什么？"

"没什么。"

"瞎说！希曼刚刚从你身边过去，你……"

"对，是刚刚过去。"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什么事情？"

"我爸爸打算把希曼嫁给技师。"

"为什么？"

"在这个村子里，我们不关心她，还有谁来关心她呢？"

"你算是她的什么人？"我愤愤地问道。

"我爸爸不是村长吗？"

“是村长，可希曼并不是谁丢掉的东西，想把她扔给谁，就扔给谁。”

“玛赫纳，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利，你已经作好准备往这个苦行僧的椰瓢里放上最后一份施舍了吗？”

“谁是苦行僧？”

“你们家磨坊的技师呀！大家都说，一见到姑娘，他就像苦行僧一样，拿着求乞的椰瓢站在跟前。”

“他是苦行僧？”

“对。”

“他是我们家的机器匠。”

“所以你才打算把希曼嫁给他，好把他留在村里，永远为你们开机器。”

“玛赫纳，你知道如果不把希曼嫁给技师，会有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

“她会和人私奔，使全村名誉扫地的。”

“苏利，别说这种缺德话！希曼不是这种人，她决不会这样。”

“我爸爸说了，没有爹妈的姑娘是靠不住的。即使她有父母，也是低级种姓的，不可信赖，大起来准会惹是生非，伤风败俗。”

“苏利，我很尊敬村长，但他不应该说这种话，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姑娘的爸爸。”

“玛赫纳，你的嘴太伤人了。”

“不，我没有说伤人的话。”

“你还以为她那么老实，那么纯洁？你知道她是个什么

货色?"

苏利正要继续放毒,我用手堵住了他的嘴。

"啪"的一声,他打了我一记耳光。我顿时浑身冒火,也回敬了他一下。

"她是个贱货,有什么名誉不名誉的!要不是顾着爸爸的名声,我早在庄稼地里和她……"

现在轮到我了。我不由自主地举起手,狠狠地打在他肮脏的嘴上,他的嘴唇立刻破了。他吐了一口血,说道:"玛赫纳,你不知道,她早就被我玩过了。她浑身上下我都摸过,就差在庄稼地里干了,可爸爸……"

这时,不知为什么,我顿时怒气全消,哈哈大笑起来。我明白了,苏利是在吹牛。他想激怒我,引我发火,我再打他,希曼就会身败名裂,而苏利的谎言就会被人们奉为真理。我笑着走开了。我来到大哥的小店门口时,大哥正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绳床上。看见我在笑,他问道:"玛赫纳,今天这么高兴?"

"是的,大哥。"

大哥没有问我为什么这样高兴。然而,我的嗓子突然哽住了,就像套上了绞索。我的眼睛湿润了,接着便涌出了泪水。大哥见了大吃一惊。

他说:"玛赫纳,刚刚还是晴天,怎么突然又下起雨来了?这是为什么?"

"大哥,这是真的吗?"

"什么事?"

"就是希曼的事。"

"希曼怎么啦?"

"苏利说,要把她嫁给技师。"

"我还没有听说,玛赫纳。"大哥盯着我的眼睛看了看,又说,

"即使是真的，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无言以对。大哥说："玛赫纳，你回答我的问题呀！"

"大哥，村长有什么权力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交给那个技师？他又不是我们村的人。"

"玛赫纳，我明白你的心事了，不过我不支持你。"他又说，"希曼嫁给了技师，村里就少了一份负担，孤苦零丁的姑娘也有了归宿。"

"大哥，技师不是好人。"

"人都是好的，玛赫纳，给他一个作好人的机会吧！"

"希曼不喜欢他。"

"她喜欢谁呢？"

"我和苏利。"

大哥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微笑起来。他那淡淡的微笑在我燃烧的心头敷上了清凉剂，使我浑身感到凉爽，就像充满水汽的云彩在火热的正午降下了阴影。他盯着我的眼睛问："玛赫纳，我不了解苏利，但我了解你，你有勇气和希曼结亲吗？"

"我……我……我……"

"说呀！玛赫纳。不，现在别说，你先看看你自己的内心！如果你的心作出了决定，我就支持你。"

大哥的话使我沉默了。

接着学校又开学了。我忙于功课，根本没有时间去探视我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那一年就过去了。当人生第十七个年头来临时，突然觉得时代一变。时代和人心息息相关。我的村庄没有变，还是那样的土房，还是那样的巷子，还是那样的水塘，只不过水塘里的水已经变得污黑了。村长的磨面机照常转动，村里的生活一如既往。然而，在我心目中，时代还是变了。大哥的小店生意不错，店里摆满了各种货物，抵押的首饰也已赎回。我

想："希曼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朗恰，也不是米尔扎或玛希瓦尔，我是一个贾特，我还有文化……我如果把她带走，人们会怎么说呢？贾特的儿子拐走了磨匠的孙女……我不能娶她，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

但是，我又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我变了，我是个懦夫，我是个临阵脱逃的士兵。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灰烬，是荒地上的泥土。"我被我自己的思绪卷起的狂飙吹得烟消云散，"胆小鬼！胆小鬼！"我终于鼓起勇气窥探了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一败涂地的惨相，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没有勇气把时代一脚踢开，更没有力量改变它。

谣言像无翅的飞鸟，一瞬间便从东方飞到西方，又从北方飞到南方。

"你听说了吗？"

"没有呀。"

一阵耳语，一股臭气。

"我早就说过，这丫头早晚会出事的。"

"那个人是谁呀？"

"天知道。"

"你听我说……"

又是一股臭气。

"不，不，他有什么必要？他连果子成熟都等不及，生的就摘了下来？"

"那个城里人，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每次去磨坊磨面，他都嬉皮笑脸的，还以为村里的姑娘不是去磨面，而是去和他调情的呢！"

"我们羞辱他一番，把他赶走吧！"

"谁去对付村长呢？"

“这机器是万恶之源。”

“钦杜也不是个东西，他总上她家去，她就看不出这家伙没安好心？”

“不，她全都清楚，她一直得到他的好处！”

“钦杜年轻时也不是个好东西。嫁给迪纳之后，还有好几次让人家在地里抓住了。”

“听说村长也……”

“嘘！住嘴！别提村长……”

“听说纳图大叔当初很快就让希曼的妈妈改嫁了。”

“他做得对！就算寡妇自己守得住，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也不会让她保持清白的。”

“这件事就别提了，你提那个人的名字，非倒霉不可。”

“玛赫纳，你听说了吗？”

“没有！”我用手捂住耳朵，“我什么也不想听。”

“你非听不可！非听不可！”耳语者说。

我从耳朵上抬起手时，只听莱希姆大姨在说，“这可是村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莱希姆比比，这种事情哪里没有？”一个路过的人说。他走后，我问：“大姨，什么事？”

“玛赫纳，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大姨，快告诉我！”

“玛赫纳，你别听这种流言蜚语。你不是把耳朵堵起来了吗？”

“是的，大姨。”

“你就永远让耳朵堵着吧！听了又有什么用？”

说完这话，大姨就在巷子里消失了。

“大哥，村里人都在窃窃私语，全村充满了有毒的臭气，这是

怎么回事？为什么？干这种事情的是谁呀？”

“玛赫纳，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呢？这是怎么回事？这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她是个无依无靠的姑娘，迟早会有这种结果。为什么？因为她长得漂亮。谁不贪图美色呢？干这种事情的人是谁？不是我，不是你，不是苏利，也许也不是技师，虽然现在村里人都说是他。”

“大哥！”我惊喊起来，“你在说什么？大家都说是他。”

大哥什么也没有说。

谣言就像无翅鸟一样满村乱飞乱撞。终于有一天，我们村把这口苦水吐了出来。人们聚集在村长的庄园里，参加者满口仁义道德，心里却装满了毒汁。要是办得到，他们非将技师和希曼用石头砸死不可。只要罪犯无力还手，惩治他们是多么开心痛快的事情。

我稍稍离开人群，站在一边。我还不够和成年人平起平坐的年龄。苏利走到我身边说：“看见你的希曼了吗？”我对他这种挖苦置若罔闻，我说：“不，苏利，希曼是无辜的。”

“那谁有罪过？”他冷笑着问。

“全村……我，还有你，谁知道！也许技师也是无辜的呢！”

“这是谁说的？”

“阿斯拉姆大哥。”

“你大哥是未卜先知的柏拉图吗？全村人都这么说……”

“苏利，我不想和你打架。”说着，我便远远地离开了他。

评议会成员都坐在绳床上，吸着水烟。村长单独坐在一张绳床上，头巾帽的一端像往常一样高高耸立，但他有点惴惴不安的样子。那天，我觉得村长脸上明显地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他说：“乡亲们！打扫卫生的时候，难免会溅起一些污秽，天知道会落在谁的身上。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女孩子头脑简单，

滑倒了，我并不认为她是无罪的，但她是孤女，因此最好还是怜悯她。罪过都是技师的，他在我的机器上干活，他的罪过由我负责。阿訇也在这里，怎么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村长，技师应该受到惩罚。”赫亚特大爷说。

“对，对，应该惩罚。你们说，怎么惩罚他？”

“把他的脸涂黑，让他骑着驴游街。”

“不，这样会使全村名誉扫地，穆拉特村会臭名远扬的。”村长说。

技师和迪纳木匠坐在地上。他们两人不时地互相望一望，交换一下眼色。我注意到阿斯拉姆大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技师一副畏畏缩缩、心神不定的模样。

“把技师用鞋底揍一顿，赶出村子。”乔德里拉赫马特说。

这时我爸爸说话了，他说：“村长，别这样！别把事情闹大了！还是听村长的，可怜的孤女应该有个归宿。”

村长十分感激地看了我爸爸一眼，我爸爸立刻把脸扭了过去。人们议论了一番，后来便一致同意让技师娶了希曼，并要技师带着希曼连夜离开村子。村长不赞成将技师赶走，但他说：“在评议会的决议面前，我唯命是从。但无论如何得宽限两天，回头我亲自送他们走。”

阿訇念了几句经文，评议会就结束了。当时，我觉得村庄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快要断气了。

第二天，我正在水塘边站着。技师和希曼坐上了马车，村里的妇女们都站在后边巷子里，没有一个过来为希曼送行。往日，凡是村里的姑娘出嫁，全村人都要来送行。女人哭哭啼啼，男人也要流泪，连孩子们也失去了欢笑。但今天希曼出门，却只有一个人的眼睛里闪了一下火星，而这双眼睛就是我自己的。一滴热泪烧灼着我的眼皮，我没有让眼泪流出来，生怕在村里燃起大

火。这时，莱希姆大姨急匆匆地从巷子里走来，用手摸了摸希曼的头，和马车一起走了几步。最后，马车便在庄稼地后面消失了。我也回到大哥的小店门口。

“玛赫纳，怎么啦？”

“没什么，村子死了。”

“不，玛赫纳，村子活着。”

我正要说什么，哈米丹来了。她什么也没有买，只站了一会儿，看了大哥一眼，就离开了。她在走到巷子的拐角之前，一直频频回头望着大哥。那一天，哈米丹的脸上有一种莫名的愁容，似乎正为什么事情感到羞愧。

巷子的拐角把哈米丹吞没了，莱希姆大姨出现在小店门口。

“大姨！”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说吧！玛赫纳。”

“你为什么要堵住我的嘴？”

“什么时候？”大姨惊问道。

“那一天，在巷子里……”

“住嘴！玛赫纳。”大姨打断了我的话。大哥用奇怪的目光盯着我。

“你叫什么？难民小伙子。”

“阿斯拉姆。”大哥微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要你别在村里开店吗？”

“是的，大姨，可现在有什么要紧？”大哥说。

大姨就像是他的至亲骨肉，毫不客气地说：“你赶紧离开这个村子吧！”

“为什么？大姨。”我生气地说。

“玛赫纳，你什么也不懂，最好别插嘴。”大姨严厉地说。

“大姨！”大哥想了想说，“现在我已经在村里扎下根了，不能

走了。"

"不能走了?"大姨惴惴地说,然后像哈米丹一样,一边走,一边频频回顾,最后消失在巷子里。

"大哥,大姨在打什么哑谜呀?"

"没什么,玛赫纳。"大哥若有所思地说。

我绞尽脑汁,想了又想,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头一阵子,村里人一直对技师和希曼议论纷纷,还赞扬村长,说他接受了全村人的决定,希曼走的时候,还送了她一套衣服和几件首饰。

村子已经将希曼遗忘了,我还在追问大哥:"大哥,那个人到底是谁?"

"是谁? 玛赫纳,我不知道。"

这时,谣言的无翅鸟已经沉没在村子的脏水塘里了。

一天,村长突然到我们井上来了。他说:"毛杰丁,下一季,水渠边上的地仍然归你,随便你种什么。"

我以为爸爸会接受村长的建议。不知为什么,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我看着爸爸,他很少发火,但这一次却涨红了脸,眼睛里就像要冒出火来,他的嘴唇颤抖着,问村长:"村长,为什么这么客气?"

"为什么这么客气? 因为你需要这几块地,何况我……"

"不,村长,我那天在评议会上支持你,只不过是为了让可怜的孤女有个归宿,我可不是为了这三块地才那么做的。"

村长不好意思地走了。我很高兴,如果我爸爸接受了这三块地,我会难为情得钻进地里去的。我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爸爸一眼,他却把脸扭到一边。

十一

过去的两年，日子十分艰难。

地里收的麦子，连半年都维持不了。要是秋粮收成好一点，这一年还能勉强对付。我们虽然从来没有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但对于一户农民来说，只要库房里没有存粮，就像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肚子里也像是空空如也，总是感到饥饿。日子虽然艰难，我们却从来不要大哥帮助。大哥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我爸爸说："阿斯拉姆，在小店开张前，村长就说我们是为了替自己捞好处才鼓动你开店的。我为什么要授人以柄，给仇人咬人的机会呢？"

"可是大叔，小店里也有你的本钱呀！我用你们的首饰作抵押才开的店呀！"

"人们不会体谅这一点的，阿斯拉姆。"

"你不这样做，人家照样会说闲话。"

"不错，但我是贾特，我不能让我的声誉受到损害。"

十月份，为了参加八年级考试，我从家里拿了一满麦子到大哥店里去，大哥给了我八个卢比。他说："玛赫纳，现在我才知道，我还是个外人。如果你把我当作自己人，今天就不会这样来羞辱我了。"看到大哥眼睛里的泪水，我连忙把头扭了过去。

一开学，冬天的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老师都让我们拚命念书，太阳下山以前，决不放我们回家。苏利就住在赛义

德普尔的乡长家里，我仍然每天来回奔波。后来，考试的日子临近了，我们必须去锡亚尔科特参加考试。以前我只去过锡亚尔科特两次，都是帮大哥去拉货，没有时间在城里好好逛一逛。锡亚尔科特离我们村十几英里，进城必须乘马车。有一条公路从城里通往贡德尔，再越过德维，然后消失在巴杰瓦德草原上。公路距我们村一英里多，赛义德普尔也在这条公路旁。

那一年，赛义德普尔只有十几名学生进城参加八年级考试，为此租了两辆马车。马车从赛义德普尔驶出，我和苏利可以带着行李到路边等候。我们是分别上公路边去的。我自己顶着行李，里面是书籍、被褥和一套洗净的衣服。老师特地关照说，一定要穿长衫长裤去参加考试，免得城里人笑话我们是乡巴佬。此外，我们还向老师交了面粉、酥油和五卢比现款。苏利也来了，但箱子和被褥全由一个仆人顶着。从去年起，我和苏利就不说话了。我们相隔一段距离，站在路边等车。我看到苏利一点点往我这边蹭，最后，他说："阿布杜尔·拉赫曼！"

"哪个阿布杜尔·拉赫曼？"我想。

"瞧，阿布杜尔·拉赫曼，进城后别叫我苏利了，叫我穆罕默德·苏莱曼！"

"很好，不过我们又不说什么话。"我看也不看他，随口说道。

这时马车来了，车里的男孩子们一见我们就欢呼起来。马车来到我们身边停住，我们把行李扔进车里，踩着脚蹬上了车。马车颠簸着走了。公路两旁，遒劲挺拔的青龙木和洋槐树高高耸立，在公路上投下了阴影。正是二月，树荫还不受欢迎。天上万里无云，极目远望，灿烂的金色阳光洒满了绿油油的麦田。一月里下过雨，所以泥路上只扬起了轻微的尘埃，散发出湿润的气味。当太阳升到树梢时，树荫便消失了，公路沐浴在阳光中。我觉得似乎进入了梦境，阳光、阴影、炎热和清凉的梦，梦里有杂乱

的树影和飞扬的尘土，却没有一个人影。

因为能进城，我兴奋得天不亮就醒了，昨天晚上睡得很晚，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地打起架来，似乎进入了蒙眬的梦境，马车颠簸着像是唱起了催眠曲，我终于打起瞌睡来了。半开半闭的眼皮合上后，蒙眬的梦境突然清晰起来。我站在村里的水塘边上，水面上阳光闪烁，人们站在一旁，一辆马车载着技师和希曼，希曼成了新娘，穿着红色的嫁衣，额上挂着丘默尔①。马车走了，她向我投来一瞥，像是在问："你也和他们一起把我赶走吗？"接着，景象突然一变。我看见她站在通往城里的公路和土路的交叉口，像是在欢迎我，但看了我一眼又扭过头去。"你不是我等待的那个人。"她的话使我吃了一惊，眼睛便睁开了。

一个同学说："玛赫纳，你睡着了？"

"没有……"我像疯子一样瞪着他们说。

土路只通到伯尔考河大桥，往前就是锡亚尔科特军营，公路就从这里开始。有些同学从未见过军营的洋房和营房，感到十分新鲜。我和苏利早就见过，因而颇为自豪。见到卡姆巴尼公园门口的两个大石老虎，他们更是目瞪口呆。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好像马上就要怒吼起来。除了苏利，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活老虎。一个男孩子结结巴巴地说："玛赫纳，老虎！老虎！"引得我和苏利都笑了起来。苏利说："你真是个傻瓜，这是假的。要看真老虎，上拉合尔动物园看去吧！"卡姆巴尼公园往前，就是士兵们的操场。军人们枪上上着刺刀，正在用麻袋装上草做的假人身上练习刺杀。另一些士兵在一座土丘边上进行射击训练。越过皮特河大桥，就到了城区。那时候，城外是柑桔园和绿色的田地，中间是漂亮的楼房。接着，马路两旁出现了居民区。

---

① 新娘必戴的一种首饰，戴于鬓角。

老师突然问："你们知道锡亚尔科特为什么出名吗？"

"知道，知道。"大家都举起了手，老师笑了。

"哎，哎，这又不是课堂……好吧，玛赫纳，你说说！"

"因为生产体育用品、外科器械和假肢而出名。"

"这是锡亚尔科特最大的体育用品工厂，"他指了指工厂大门说，"它以奥贝拉埃厂①的名字闻名，有数百名工人。"

苏利在我耳边说："技师就在这里干活。"

"哪个技师？"

"就是我们村里那个。"

"苏利，不会吧！这又不是磨坊。"

"你应该叫我穆罕默德·苏莱曼，阿布杜尔·拉赫曼。"

火车站关着大门，门口挤满了人。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一个同学说："城里真热闹，玛赫纳。"我笑他少见多怪，可又想，"这么喧闹，城里的孩子怎么念得好书呢？"这时，一列火车在铁道上缓缓驶过，男孩子们张着嘴，都看呆了。我们当中许多人至今没有坐过火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门一开，我们就来到市中心车站上了。我们在车站附近一条巷子里租了一所房子。我们放下行李，在一个房间里铺上被褥，老师在另一个房间里支起了绳床。我们还从赛义德普尔带来一个理发匠做饭，他把面粉、酥油等物放在厨房里。老师向理发匠交代了几句，就带着我们游览著名的锡亚尔科特古堡去了。站在古堡上，全城景物一览无遗，美丽极了。绿色的田野中，矗立着大教堂的高塔；远处是蔚蓝的群山，群山顶峰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阳光照耀下，雪峰殷红殷红的，像是燃起了大火。傍晚，当全城亮起电灯时，我们便返回住处。晚上，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真是

---

① 奥贝拉埃是该厂创始人甘达·辛格所属种姓的名称。

惬意极了。但熄了灯躺下睡觉时，我忽然感到憋气。在我们村里，一到傍晚天就黑了，但从不令人感到气闷。在一片黑暗之中，仍然可以感到田野的寥廓空旷。在土坯屋里，也觉得舒畅。

考场设在市政大厅。第二天开始考试，一连考了七八天。我们一门心思投入了考试，除了考试，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考试结束了。我们痛痛快快地在城里逛了两天。城里的男孩子总是嘲笑我们。除了参观体育用品工厂，我们还坐上火车，一直乘到瓦齐尔阿巴德车站。返回时，我们在萨姆巴利亚尔下了车，在奇纳布河的上运河边上游览了一阵。我们回到城里时，已经是晚上了。在一条马路边上，电锯正在锯木板，一台磨面机隆隆地转动着。苏利停住脚步，对我说："阿布杜尔·拉赫曼，我想技师可能在这个厂里工作。"

"你是在作梦吧？"

"不，我这么想。"

这时，一群工人从厂里出来。他们穿着浅黑的衣服，其中就有技师。我一眼就看见了他。我不由自主地说："苏利，瞧！那不就是技师吗？"

"你应该叫我穆罕默德·苏莱曼。"

我没有注意苏利的话。我叫道："技师！"

他看了我一眼，立刻认出了我。"噢，乔德里玛赫纳！你怎么来了？"

技师跑过来和我握手，喜笑颜开。但和苏利握手时，脸色却十分冷淡。

苏利问："技师！你在这个厂里工作？"

"是，乔德里。"

"你家在哪里？"

"在附近一个街区。"

我们等了等，以为技师会把他家的地址告诉我们，或者请我们去作客。但技师毫无表示，使我和苏利都很失望。苏利叫我："阿布杜尔·拉赫曼！"见我没有动，苏利便说："我走了，阿布杜尔·拉赫曼。"我和技师握了握手，他使劲握着我的手，低声说："让他走吧！乔德里玛赫纳。"苏利可能听见了他的话，不高兴地走了。这时，技师说："玛赫纳，我真想念你们村子。哈米丹怎么样？"

"挺好。"

"那个难民小伙子还在村里吗？"

"你是说阿斯拉姆大哥？"我问。

"对，对。"

"他也挺好。"

"你告诉他，要是哈米丹愿意和他一起走，我可以让他们上我家来，我还可以去请阿訇。"

"这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玛赫纳，你别问什么意思，我和你说的，你照样告诉你大哥就行了。"

我略加思索，脑子突然一震，我明白技师的意思了，浑身就像着了火。我说："技师，阿斯拉姆大哥可是个正派人。"

技师并不因我的话而生气，只是微笑着说："乔德里玛赫纳，你大哥确实是一位正人君子，但我也不是恶棍。恶棍是那个用鲜明的衣服掩盖自己丑恶的人。"

"我走了，技师。"

"不，玛赫纳，我家就在附近。"

"我不去。"

"去吧！玛赫纳。"技师坚持说。

我跟着他走了。我们走进一条窄小的巷子，来到一座小房子门口。他敲了敲门，门开了，希曼站在门口。猛一见到希曼，

我心里百感交集，犹如奔腾的河流突然遇到礁石，激起一片浪花。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技师说："希曼！这是我们的玛赫纳！"

希曼微微一笑，作为回答，然后问我："玛赫纳，你怎么进城来了？"

"来城里参加考试。"技师说。

"村里都好吗？"

"都挺好。"我回答说。

"见过戈里吗？"

"什么戈里？噢，没有。"

"它下牛犊了吗？"

"我不知道。"

"玛赫纳，你能带我回村去吗？"希曼突然笑着问道。话里充满了思乡之情，叫人心里难受。

"只要你想去，我没问题。技师，你说呢。"我吞吞吐吐地说。

"乔德里玛赫纳，她在村里还有谁呢？"技师说。

"有全村人呢，技师。"我说，"我们乡下人心胸宽广，每个女孩子都是全村的女儿。"

"骗人！这都是说的好听而已。"技师用满含讥刺的目光看着我说。

技师的住宅包括两间屋子和一个小小的庭院，一间屋里放着两张绳床。全城都点电灯，但他家仍然点着油灯，玻璃灯罩破了，烟和火苗一起往外窜，屋里充满了煤油的臭味。技师让我在绳床上坐下，然后问道："喝茶吗？乔德里。"

我谢绝了。

"回村去该说了，技师什么也没有招待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不知为什么，尽管技师毫不见外，我仍然觉得在他家里是个外人，心里十分别扭。

后来，希曼也到这间屋子里来了。在红色的灯光下，她的脸却像芜菁一样惨白，两颊出现了皱纹，眼睛也像有病，但仍然闪着光。在这双眼睛里，原来的村姑希曼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随着苦涩的烟雾缭绕弥漫，希曼的脸渐渐隐没在烟幕后面了。

我慌忙说："技师，我走了。"

技师说："希曼，你也不招待一下乔德里玛赫纳?"

"不，不。"

技师看着我笑了笑。我感觉到他的微笑后面隐藏着一种无声的大笑，似乎在讥笑我。屋里一片静寂，但我却感到磨面机在轰鸣，轰隆隆……轰隆隆……

技师问："村长的磨坊还开着吗?"

"是，开着呢!"我的声音像是来自地狱。

技师沉默了。我说："好吧! 我该走了，要不老师会生气的。"

我逃似地离开了技师家，似乎有人在后面追赶。我没有和技师握手，也没有和希曼告别。狭窄的巷子挤压着我，使我想起村里狭窄的小巷。我曾经在那里呼唤过希曼，但两边的墙壁吸走了我的声音。巷子里的黑暗像天上充满尘埃的云彩一样将我围裹起来。没有风，没有雨，阴霾沉闷，连大地都透不过气来。突然，巷子到头了，市场上灯光明亮，熙熙攘攘。苏利就在巷子口上站着。

他突然走到我面前，问道："见到希曼了吗?"

"没有。"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没有?"他惊奇地说，"我看见你进去的。"

“苏利,说真的,希曼不在那里。”

“玛赫纳,你骗人。”

“苏利,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游戏的那个希曼不在那里。”

“技师把你领到家里去了,为什么不让我去,我们给了他那么多好处。”

“这你去问他吧!”

“我知道他的家了。”

“像小偷一样?”我问。

“不管怎么样,我看见他的家了。”

“你做得太不光明正大了。”我愤愤地说。

他抓住我胳臂说:“我们没有必要吵架,走吧!要不老师该发火了。”

我不喜欢苏利这种和解的态度,这里一定有什么名堂,不过我们还是一起回去了。夜晚静谧安宁,然而我却久久未能入睡。我头脑发木,脑子里一片空虚,但又不能使脑子一点不想。我进城虽然只有十来天,却觉得像好几年一样漫长。我非常思念我的村子,在城里再住一天,后天中午以前,我们就可以回到村里了。想到这里,一阵欣喜的浪潮向我袭来,我仿佛正站在村子的水塘边,希曼就在那里等我。

“你到城里去了那么久?”希曼问。我满心欢喜,夜晚就沉没在欣喜的浪潮之中。

在城里的最后一天过得非常热闹。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凉爽宜人,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那天晚上,我们还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不是《婚礼》便是《短工》。第一次看电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我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三个钟头后,眼前的魔法消失了,又觉得像是受了欺骗。我想,“这是哪个村庄?那里的姑娘还能唱歌,跳舞。在我们村里,姑娘家要是这样不知

羞耻地又跳又蹦，早就挨揍了。还有，那个欺骗了天真少女的城里小伙子，又是哪个世界的人呢？"

不管怎么样，我心里燃起了一股甜蜜的火焰。希曼出现在火焰中，光彩照人，纤尘不染。

第二天，当我头顶行李，回到水塘边时，那里并没有希曼，只有阿斯拉姆大哥站在店门口，微笑着欢迎我归来。我妈妈在我家庭院里迎接我，还有阿依莎、柴纳特和我弟弟阿布杜尔·加法尔。我弟弟也上古尔巴哈尔的小学念书了。

那天我还见到了莱希姆大姨，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的眼睛。

我问："大姨，你好吗？"

"挺好。"她仍然盯着我的眼睛。

"大姨，你在我眼睛里找谁呀？"

"见到希曼了吗？玛赫纳。"

"见到了。"

"女孩子也应该回娘家看看吧？玛赫纳。"

"是的。"

"可是谁送这个可怜的孤女回娘家来呢？"

"大姨，我怎么知道？"

"希曼在技师那里快活吗？"

"我没有问。"

"玛赫纳！"莱希姆大姨的声音像木头一样生硬，我吃了一惊。

"怎么？大姨，怎么啦？"

"你去过希曼家。她是这个村子的女儿，去问候问候她有什么不好呢？"

"大姨，我的心已经变成石头了。"

“你要早告诉我，我就把村里人的传统告诉你，让你捎点酥油、大米、糖去作礼物。”

“你去吗？大姨。”我问。

“玛赫纳，现在是印历十一月吧？”

“是。”

大姨扳着手指算了算，我端详着她的脸。那木头般生硬死板、布满皱纹的脸突然变柔软了，就像皮革浸在水里一样。

她说：“你把她的地址告诉我，我下星期进城。”

“我一定告诉你。可是，你扳着手指头算什么呢？”

“玛赫纳！”大姨生硬地回答说，“有些事情是不许问的。”

我看到她脸上像晒干的皮子一样紧绷绷的表情，就不吱声了。那天，我在村里转来转去，觉得我和村子的紧密联系正在断裂。因为总住在离村子一英里远的地方，我和村子日益疏远了。当我拐来拐去，最后来到几条小巷的交叉口时，兜的圈子又重新开始。我围着村长的庄园转了一圈，然后走上了通往古尔巴哈尔的小径。小路两边是麦地，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果园里的绿色草地上，柑桔树投下了阴影。我很久没有来果园了，当我在儿时的朋友——那棵柑桔树下坐下来时，我想，五彩斑斓的小鸟就要飞过来和我说话了。当翩翩飞舞的蝴蝶将色彩和旋律传到我耳朵里时，彩虹就会在天上架起七种颜色的彩桥，村里就会传来鼓声，我的童年也将复活。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于是我便回村去了。

第二天，我最后一次向书本致敬，然后到井上去。这次和书本离别，我不像上次那样，没有感到多大的痛苦。这也许是我经过了一段生活磨练的缘故，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时此刻，当我试图把自己和村子分离开来时，又觉得村子的故事围绕我旋转不已。我说：“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别总写自己，

写写村里的故事吧！”但认真一思考，我又无法将自己和村庄分开。村庄的故事本来并不复杂，仅仅因为我才拖得那么长。

我们考试的成绩公布时，我跨入了人生第十八个年头。

我在班上考了第一，苏利是第五或第六名。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进高中念书的问题，因为附近没有高中。我们班上，只有苏利才有进城上高中的幸运。村长让他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其他人生来就是刨土的，我们都扶起了犁。

十二

村里人难得有时间闲聊，但村边公地上仍然划出了一块地方用于社会交往。我们村里把它叫作“圈子”，有的地方则叫“塔基亚”[①]。它一般和墓地相连，一角有清真寺。负责照看“塔基亚”的人，叫作“法基尔”[②]。村里收的庄稼，照例也有他的一份。这里有许多枝叶浓密的大树。夏天，人们在大树的浓荫下铺上席子，席地而坐；冬天，席子就铺在阳光下。在我的童年时代，评议会总在这里开会议事，村里的迎亲队在这里集合，耍把戏的、耍蛇的在这里献艺，有一两次还举行过演出。然而，“塔基亚”很快就日趋衰落了，社会交际的中心逐渐移到村长的庄园里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不明白何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但毕竟是这样变化了。在村长的庄园里，一到下午便摆好绳床，人们零零星星地来这里聚会。当然，村长那点苦涩的烟草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后来，村里出现了另一个中心，那就是阿斯拉姆大哥扫得干干净净的店铺门口。这种变化并非突如其来从天而降，大哥对此也并不高兴。为了不让村里的年轻人在店里泡蘑菇，他连水烟都不预备。门口只有一张绳床，是他自己睡觉用的。一天，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带着水烟筒到小店来了，大哥不得不周旋一番，请他喝了一杯果子露，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高兴极了。

他说："你像是好人家出身的。"

大哥没有回答，忙着进店应酬顾客。但水烟筒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威力，马上招来了好几个人。大哥只好为他们铺上一块麻袋布。于是，人们就在这里抽起烟来了。大哥不时提醒他们，"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我怕村长会不高兴。"

"有什么不高兴？"

"村里的姑娘们常来买东西，小伙子们聚在这里，村长准不满意。"

"阿斯拉姆，按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是不能开店的，我们让你开店，就是对你的品行作了担保。有你在这里，不三不四的人哪敢过来？"

为了进城方便，大哥买了辆自行车。每隔两三天还买一份报纸。每逢他买报的日子，我一准回村，读报便成了我的差使。那个年头，报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克什米尔战争已经停火，伟大领袖[3]也早已去世，拉合尔和卡拉奇离我们很远。我们对那些管理政府的人一无所知。地区的委员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村子。不说别的，我们连当地县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见过。每当议论起村里的政治时，对我们来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成了大事。人们议论说，村长侵占了纳图大爷的房子，房基地本来是公有的，村长却让新来的技师和家小都住在那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担心村长迟早要霸占这块公有地皮。大家七嘴八舌，争论得十分热烈。但一提到希曼，人们的脸色就变了。

---

① "塔基亚"有"休息的地方"、"墓地"、"托钵僧住地"等多种含义。

② 即托钵僧。

③ 即巴基斯坦独立运动领袖、首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于 1948 年 9 月 11 日逝世。

昏礼[1]的宣礼声一响，人就走光了。

我常常参加小店门口的聚会，特别是大哥从城里带回报纸的日子，我从不缺席。我在太阳落山时回家，吃过晚饭，再把爸爸的饭送到井上去。一天傍晚，我到井上去时路过小店，正好碰上了哈米丹。白天她不去小店，所以好久不见她了。她站在巷口。那时店里点着汽灯，大哥一个人坐在店门口。我突然叫了她一声，吓了她一跳。

"谁？"她问。

"我，玛赫纳。"

"玛赫纳，你吓了我一跳。"

"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什么，不过人有时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一跳。"

"对，心里有鬼的人总是这样的。"

"我心里可没有鬼，玛赫纳。"

"我随便说说，哈米丹，不过，天这么晚了，你悄悄地上这里来干什么？要买东西？"

"不，谁都有权利在村里走路呀！"

"那当然了。"

"那你怀疑什么？"

"没什么。"我推托说，"我走了，要不到井上去就晚了。"

我没有得到她允许便走了。走了几步，回头一看，哈米丹还站在那里。后来，不知道是暮色把我吞没了，还是把哈米丹吞没了。但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不管是别人的痛苦，还是自己的痛苦，我为什么要卷得那么深呢？"我想，"天下快乐的事情，为什

① 伊斯兰教徒每天五次礼拜中的第四次礼拜，于傍晚进行。礼拜前，由宣礼员高声唱颂专门的经文，召唤信徒前来礼拜，称为"宣礼"。

么偏偏与我们毫不相干?”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很同情哈米丹。她躲在巷口的阴影里看谁,这最清楚不过了。过了两三天,我和大哥提起这件事情,他立刻沉下了脸。

他说:“玛赫纳,这疯丫头肯定要给我惹出点麻烦来。”

“为什么?”

我问得太天真了,大哥哑然失笑。

他说:“玛赫纳,你明明知道,还故意问我。”

“你说得对。”我叹了口气。

“那个疯丫头每隔两三天就躲在巷口的黑影里,我看得见她的影子。这里有灯光,她一定看得见我的脸。她是来看我的。玛赫纳,你告诉她,叫她别来了。”

我一听,心中不胜骇然。我没有答应大哥,但一直寻找机会和哈米丹见面。这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天,我去磨坊磨面时遇见了她。我不愿意让阿依莎或柴纳特上磨坊,虽说自她们成年后,我妈妈就像影子一样跟着她们。我并不赞成这样严格监视,我完全信赖她们。磨完面,我故意和技师海阔天空地聊天。这时,哈米丹到磨坊来了。她惊奇地看了看我,我也惊奇地看了看她。技师进磨坊磨面去了,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站在磅秤旁边讲上几句话。

我说:“哈米丹,阿斯拉姆大哥说,让你以后别去小店看他了。”哈米丹一听,顿时脸色大变,黝黑的脸色变得像死灰一样。见她这样,我后悔不迭。我虽有文化,却不善辞令。我正在想怎样才能将哈米丹破碎的心缝合起来,这时候,技师出来了。我称完自己的面粉,在技师帮助下把面粉顶在头上,向家里走去。

这天傍晚,我告诉大哥,我已经把他的口信转给了哈米丹。第二天我去找大哥时,只见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这时,傍晚

的聚会还没有开始，大哥一看没有别人，就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我说了。昨天晚上，哈米丹先在巷口的阴影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到小店来了。她说："老板，有丝线吗？"

听见她的声音，大哥浑身一震，"没有，村里有谁买丝线呢？这里只有棉线，比比。"

"你还记得吗？你刚开店那会儿，我买过丝线。"

"比比，后来你没有再买，我就没有进货。"

"你为什么叫我比比？我叫哈米丹，老板。"

"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村里的姑娘，我都叫比比。"阿斯拉姆说。

"你别这么叫！你我之间的关系同别人不一样。"

"不，"大哥结结巴巴地说。"我和你毫无关系，我是一个外来的人。瞧，比比，快把你心里那种想法丢开！我让玛赫纳给你带过一个口信，你已经知道了吧？"

接着发生的事更使大哥惊惶不已。哈米丹先微微一笑，接着便哭了。她抓住大哥的手说："我是一个贾特的女儿，老板，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我是决不会后退的，以后我就在大白天来找你。"

说完这些，大哥一屁股坐在门口的绳床上，把脸埋在手掌里，过了一会儿，才把手从脸上拿开。他问："玛赫纳，你说我该怎么办？"

"问你自己的心吧！大哥。"

大哥正要说什么，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拿着水烟筒来了。大哥请他在绳床上坐下，人们便慢慢聚拢来聊天。阿斯拉姆大哥只好去照应他们。村里的妇女也一个、两个地来买盐、辣椒、姜黄粉、油等东西，其中也有姑娘。大哥有的叫婶婶，有的叫大姨，对姑娘们则一律称比比。他做买卖时总垂着眼皮。姑娘们

交头接耳，互相交换眼色。我明白她们的意思，她们是在说："这个难民小伙子比大姑娘还害羞，都不敢抬头看人。"我知道，姑娘们不喜欢大哥这种态度。不管她们心里有没有邪念，但她们那艳丽鲜美的青春无疑需要异性爱慕赞赏的目光。在这方面，阿斯拉姆大哥却异常吝啬。正是人多的时候，哈米丹来了。大家吃了一惊，连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也衔着烟嘴呆住了。

她说："老板，有椰子仁、巴旦杏和葡萄干吗？"

"当然有，比比。"阿斯拉姆大哥微笑着说。

我没有料到大哥会从容不迫地微笑着回答哈米丹的话。我想他准是从昨天起就在预备迎接今天这个场面了。我很高兴大哥这样镇定自若，要是他羞涩不安，说话结结巴巴，我准会跟着紧张起来的。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问："哈米丹，今天有客人来？"

"是的，大叔。"

"哈米丹，是从赛义德普尔来的吗？"一个姑娘问。

"我怎么知道？"哈米丹厌烦地说。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微笑着抽了一口烟，于是，整个气氛都变了，刚才那种紧张不安的空气一扫而光。

哈米丹拿着东西走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听说赛义德普尔的乡长要竞选县委员呢！"

"他怎么敢花那么多钱？"赫亚特大爷说。

"为什么不敢花呢？他又不穷，是个有福之人。"

"那倒是。可是，拉赫马特·汗，这可要不少钱呢！"

"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家族是以吝啬出名的，他父亲胡达·巴赫希在世的时候，过路人都被抓来替他插秧。一到收割季节，谁也不敢从他的田边走过。"另一个贾特说。

"不过他也用隔夜的干饼和浆果招待过往行人。"赫亚特大

爷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死了以后，儿子们分家，银币用秤称。”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大叔，这是真的吗？”

“谁知道，不过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正在闲聊，村长来了。他装出偶然路过的样子，但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和赫亚特大爷在绳床的一头让出点地方，说道：“来！村长，请坐！”

“不，我来看看这难民小伙子的店开得怎么样。”

“真主保佑，还过得去。”大哥回答说。

“乔德里，今年庄稼怎么样？”

“真主保佑。”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赛义德普尔的乡长今天到我家来了。”

“这太好了。”

“礼完昏礼后上我那里去聊会儿！”

“光聊聊天，还是另有什么事情？”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问。

“没什么，乡长准备竞选县委员呢！”

“总有事情吧！村长，还有别人吗？”赫亚特大爷问。

“你若同意，我就再叫几个人。”

“随你的便。”

“你知道，我不管干什么，向来都要先征求弟兄们的意见。”

说话间，一些青年人也聚集在小店门口了。一见他们，村长的脸色就变了。“你们没有正经事情干了吗？都上这里来干什么？”

“村长，你知道，割完庄稼以后有几天空闲时间，等下了四月的第一场雨，就谁也没有工夫来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我不是在开店之前就警告过了吗?”

“村长,什么时候选举委员?”赫亚特大爷试图转移一下话题。

“我看得过了雨季。”

说着说着天就晚了。村长关照大家务必到他那里去,便回家去了。

这时大哥说:“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我说的没错吧?”

“对,你说的对。不过村长最恼火的不是青年人上这里来,而是我们坐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使他的权势受到了影响。”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那天晚上,全族的男人都聚集在庄园里。我没有去,但我爸爸去了。他回来说,乡长不论年龄大小,对每个人都非常亲热,一个个问好,还对前几年去世的人表示哀悼。东拉西扯说了一通之后,全族的人都保证支持他竞选。他也向村里人作了种种许诺,其中一项就是在我们村里开办一所小学。

村长说:“乔德里毛杰丁!等学校办起来,我保证让阿布杜尔·拉赫曼当学校管事。”

“让玛赫纳去古尔巴哈尔上学的时候,你说过让他当注册员的。”我爸爸说。

“我记着哩,我记着哩。等乡长当上委员,安排个注册员还不容易?”

接着,乡长向全族宣布,他和村长很快就要结成更密切的亲戚关系了。这不仅是乡长和村长之间的关系,也是赛义德普尔和穆拉特村的关系。从今天起,赛义德普尔和穆拉特村就是一家人了。乡长说完话,又和家族中年龄最大的赫亚特大爷拥抱一番。在村长家里,村里的妇女们也举行了一个仪

式，双方互送了衣服和糖果，给参加者分发了芝麻糖。然后，集会就结束了。

听了爸爸说的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弄清我何以感到高兴，一股悲哀的浪潮突然涌来，把我吞没了。我仿佛觉得我正在看戏，看着看着，剧情发展到了观众能够推断出结局的阶段，随着结局的临近，心中百感交集，难以形容。第二天，我看到阿斯拉姆大哥如释重负，兴高采烈的样子，反而感到忧伤起来。那时我已经十八岁了。对于一个十八岁的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戏，并希望每场戏的结局都符合自己的愿望。

那一天还碰见了莱希姆大姨。

她一见我就说："玛赫纳，真叫人高兴。"

"怎么啦？大姨。"

"我很关心难民小伙子，自从他开了小店，我总是提心吊胆的。昨天晚上作的决定，总算让船靠岸了。"

"什么船？"我问。

"就是这个天真的难民小伙子的船呀！也是那个为了他快要发疯的丫头的船。"

"大姨，你是不是承包了摆渡的买卖？我倒觉得你像一块大石头，挡在每个人的道上。一会儿堵住这个人的嘴说，千万别让无依无靠的孤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一会儿又说，难民小伙子！别在村里开店！"我赌气地说。

"玛赫纳！"大姨难过地说，"你说的对，我要有办法，就不会让希曼离开村子，就会让哈米丹嫁给难民小伙子。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过。"

"我不知道。"

"像他那样丢人现眼地离开村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说谁呀？"

“你明明知道，还问什么？”

“噢，就是他？我想起来了，你还没有忘记他呀？大姨。”

“玛赫纳，我要骂他一辈子，他算是我的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不过他现在还在你心里。你从大哥的模样里看到他的影子了吧？”

“玛赫纳，别这么说。你知道那个技师住在哪里？”

“住在城里。你问这干什么？”

“现在是时候了。”

“你在打什么哑谜？”

“走开！走开！别缠着我，我要找难民小伙子说话。”大姨严肃地说，我笑着走开了。

那天傍晚，人们聚集在大哥店门口议论头一天晚上的会议。我吃完饭去井上时，大哥把我拦住了，问我技师所在的工厂和家里的地址。我既没有记住工厂的名字，也没有记住巷子的名字，只好大概说了一下位置。大哥说，他自己去找。我说：“大哥，莱希姆大姨是个疯子，你别理她。”

“不，玛赫纳，她不疯，她的胸膛里有一颗金子的心，纯洁、善良。这样的心，你打起灯笼，走遍天下都难找。”

第二天，大哥关了小店，骑上自行车进城办货去了。直到傍晚，他还没有回来。下午的聚会也吹了。不过村里纷纷传说，莱希姆大姨带着酥油和糖，天不亮就出门了，也不知去哪里。人们把这当作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传去。只有我和大哥知道这个秘密。晚饭后我从家里出来，巷子里已经全黑了。路过小店时，我听到了大哥自行车的响声。

我问：“大哥，这么晚才回来？”

“我把大姨送到技师家里，所以晚了。”

“技师看见她高兴吗？”

"玛希纳,真有意思,他看见我们,都惊呆了。他愁眉苦脸地看着我们,后来突然大笑起来。莱希姆大姨说,你这个倒霉鬼!快领我上家去!技师向厂里请了假,带着大姨走了。我就回来了。"

"你怎么不上他家去?"

"我有必要去吗?"

"这倒是。"

大哥支起自行车,打开小店的锁,点上风灯,我就到井上去了。我原以为,随着通往井上的小路不断拐弯,我思想上结的疙瘩就会一圈圈解开。然而,直到我走到井上,我的思想仍像冬眠的蛇一样,回绕盘曲,沉睡不醒。白天刮了一整天的干热风,这时一丝凉风才从浇过水的苜蓿地和沙沙作响的树丛里吹来。我突然感到疲倦不堪,在地边倒头就睡。那天晚上,我睡得那么死,连梦都没有做一个。就在我沉睡的时候,下了雨季的第一场雨。久旱的地里,腾起了嫩草的芳香。大姨也回村里来了。这时,她进城的秘密早已公开。她在城里的时候,人们一直在背后笑话她。

"她进城给生孩子的女儿送礼去了。"

"好了,可怜的女人,一辈子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自己没儿没女,把那个丢人现眼的丫头当作女儿有什么好处?这个断子绝孙的。"

"那一个和技师声名狼藉地回了城,她还去找他们干什么?"

当着大姨的面,谁也不敢说什么。聚集在小店门口的人,谁也没有提到过她。这几天,村长也躲着没有露面。至少在白天,谁也没有在村里见过他。随着雨季的到来,这件事情就无人再提,像被东风刮走了,又像被倾盆大雨冲走了。那些天,我一直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而谣言却十分清醒。等谣言睡着了,我才

清醒过来。

我问大哥："大姨从城里带回什么消息来了？"

大哥不胜惊奇，"这么多天了，你还不知道？"

"是，大哥。"

"技师家里生了个女儿。"

我大吃一惊，阿斯拉姆大哥微笑了。

那些天，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租给了我们三块地。现在我也有活干了，我很高兴。我想，"人一忙，就会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忘掉。一点不错，工作就是世界。"现在我也很少有空上小店去了。有时爸爸找个什么借口，支使我到那里走一趟。我们的水井离村子不远，但每逢我来到村里，都能从空气中嗅到一种无名的新鲜气息。那时候，聚集在小店门口的人经常听我读报。后来，选举了县的委员会。我们村里也稍稍波动了一下，全村的人都投了乡长的票，使他获得了胜利。那些天，又传来了里亚格特·阿里·汗[①]遇刺的消息。但我只看到老人们露出了悲戚的神色。终于，这个事件也过去了。就像一阵微风，在水塘里纹丝不动的水面上吹起了一两圈涟漪，仅此而已。我很奇怪，这么重大的事变，我们是多么轻松地就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也许这就叫生活，也许城里不是这样。我们乡下人，有一点细微的声音就会惊醒，但一翻身又睡着了。我说的那个时代，我们村里还没有收音机，连村长家里也没有。

我按阿斯拉姆大哥说的写了两份申请书。一份申请当小学教师，另一份申请当注册员。两份申请书都用芦苇笔抄写得非常漂亮，文字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我还拿着申请书到赛义德普

① 里亚格特·阿里·汗为巴基斯坦首任内阁总理，1951年10月16日遇刺逝世。

尔请老师看了看，他对我的文字十分欣赏，但他说："玛赫纳，文字在官场上毫无用处，人情关系才有用。"我和爸爸一起去找村长，他收下了申请书，微笑着说："毛杰丁，到现在为止，乡长一直很忙，开会都坐不下来！"

"村长，我们哪里懂这些。现在这事该你管还是该乡长管？"

"只要乡长办得到，他向穆拉特村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都会兑现。"

我爸爸对此表示满意，我却从村长的话里闻出了藏奸耍滑的气味。

这时，他突然问我爸爸："毛杰丁，在难民小伙子的店门口，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和他那伙人是不是去得太勤了？"

"我忙着干活，什么也不知道。村长，过去巴尔吉·拉尔开店时，人们不也常去吗？"

"村里的姑娘们也上那里去？"

"那里可没有人敢正眼瞧她们一眼。"我说。

"住嘴！玛赫纳。"我爸爸说。

"他在莱雅普尔县不是还有地吗？"村长问。

"是的。"

"贾特的儿子做什么生意？他应该去种地！"

"村长，有人说他什么吗？"

"没有，"村长说，"是谁把莱希姆带到城里技师家去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爸爸惊奇地说。

"毛杰丁，这么相信一个外人可不好。"

"不！"我爸爸吃了一惊，"阿斯拉姆现在可不是外人。村长，他现在是和我们同甘共苦的伙伴。"

"谁能保证？"

当时，我真想说："村长，哈米丹可以证明他是个规规矩矩的

人。"不过我没有说出口，也幸好没有说出口。

我爸爸放软了口气，说道："他很懂规矩，这就是最好的保证。"

从庄园里出来后，爸爸问："村长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莱希姆又怎么啦？"

我说："她和阿斯拉姆大哥一起进城上技师家去了一次。"

"去干什么？"

"去看望村子的女儿呀！"

我爸爸笑了笑说："疯女人。"

人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小店门口。我爸爸在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身边坐下，和他咬了一会耳朵。拉赫马特·汗说："不！不！毛杰丁，不必担心，村长不能把他怎么样。"冬天的阳光还在傍晚的阴影里闪耀，我们父子俩就到井上去了。

村子和水井之间，有时阳光普照，有时阴霾密布。就在这阳光和阴霾的世界上，人们犁地，播种；种子发芽，开花；田野变成一片绿色。印历十一月下了雨，十二月又飘来了云彩，有的地被淹了，有的地遭了霜打，拜萨喀月又在田地里洒下了金色的水。庄稼还有点水汽，干热风就刮起来了。在烈日炙烤下，庄稼成熟了，等待着镰刀来收割。

那些天，已经上十年级的苏莱曼回村来了。他穿着绢纺套衫和棉布长裤，到井上来看我。这种看望谈不上什么友情，只不过是来向我炫耀一番而已。他常常去大哥的小店，在那里和姑娘们挤眉弄眼。大哥很不满意他这种举动，不过什么也没有说。

一天，苏莱曼对我说："你的阿斯拉姆大哥带着莱希姆大婶去技师家时，我也在那条巷子里，但我没有作声。"

"为什么不作声？"我问。

"不为什么。"他吃吃地笑着。

"是你把这件事告诉村长的?"

"对。"

我沉默不语。他说:"玛赫纳,我和技师交上朋友了。你要是再去看看希曼,就会认不出来了。乡下姑娘进城后,为什么变得这么漂亮?"

"我不知道。不过自己家里有年轻的姐妹,就不该用你那种眼光去看别的姑娘。"

苏莱曼愤愤地看了我一眼走了。

十 三

割完麦子打完场，农民们总希望热闹一番。拜萨喀节的盛会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这种愿望才产生的。关于拜萨喀节的盛况，这里就不说了。另一种热闹的方式就是结婚。每年这个时候，村里总有人家操办嫁娶的喜事。如果是小伙子娶亲，就要组织起迎亲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对方的村子里，在那里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夜晚。第二天晚上，精疲力竭的迎亲队抬着花轿回到村里时，全村的老大娘、大姑娘、孩子们都要出来迎接。热闹一两天之后，客人们才欢天喜地地告辞而去。如果是村里的姑娘出嫁，男方的迎亲队一到，村里人既高兴，又伤感。村子的女儿就要离开女伴们，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了，大家都要痛哭一番，连轿夫也要撩起缠头巾擦眼泪。把村子的姑娘交给别人，常常使人陷入一种奇怪的悲痛之中。村里的姑娘同全村每个人都有或近或远的关系，即使没有同胞兄弟、没有舅表兄弟和堂表兄弟，心灵的联系也会维持不衰。万一这种联系断了，也一定会发出声响。

这一年，我们正等着村里一个极其重要的婚礼，这就是哈米丹出嫁。我们知道，婚礼一定非常隆重热烈，今后数年之内，人们一定会时常提起这件婚事：

“这是村长的独生女儿出嫁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儿子来迎亲，排场可大了，村长神气极

了，他给女儿的嫁妆，让赛义德普尔的乡长家发了财。”

拜萨喀月的一天晚上，迎亲队从赛义德普尔来了。白天刮了一整天干热风，直到夜幕降临以后，才稍稍凉快一点。月亮一出来，全村便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人们在等待迎亲队，庄园宽敞的庭院里，放上了许多绳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布单。庭院一角，架着一口口大锅。庄园里熙熙攘攘，人们忙碌地跑来跑去。按照村里的传统，不管哪一家有婚事，全族的人都会自动前来帮忙。全村人都给村长家送去一顿的牛奶。在我们那里，通常都要用加了糖和凉水的“勒西”招待迎亲队。村长买了许多瓶玫瑰苏打水和大块大块的冰，准备放在牛奶里招待客人。

远处传来了唢呐声，还响起了爆竹声。人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涌到通往赛义德普尔的路口。我不打算详述迎亲队到达时的情况，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只有婚礼和葬礼这两件事情才能使村庄热闹得彻夜不眠。迎亲队到达、招待客人、放焰火、汽灯耀眼的光芒、在金姆搭[①]和双笛伴奏下唱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激动之中，直到深夜。我一直熬到困得睁不开眼睛，才回家去睡觉。第二天早晨，当我揉着睡意惺忪的双眼，经过阿斯拉姆大哥的小店到井上去时，躺在门口的大哥问：“玛赫纳，是你吗？”

“是我，大哥。”

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大哥没有参加昨天晚上全村人的狂欢。我光顾着看热闹，竟把大哥给忘了。

我问：“大哥，村长的庄园里可热闹了，你怎么整晚都在店里？”

---

① 一种由两块长一米左右的金属片组成的民间乐器。

“我是开店的，玛赫纳，怎么能丢开小店上那里去呢？”

“不对！”我抗议说。

“万一有人来买东西呢？店里是不能断人的。”

“大哥，晚上还有谁来买东西？”我惊奇地问。

“有一个顾客来过，玛赫纳。”他脸上流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谁来了？”

大哥默默地出了一会神，这才看着我。在他的眼神里，夜里那未完的故事和清晨若明若暗的色彩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捉摸。他微微笑着，但微笑后面却隐藏着辛酸的眼泪。不过，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揭开了月夜的秘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哈米丹的身影。她袅袅婷婷，楚楚动人，眼睛里满含热泪，好几个月亮在她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光。她默默无言，只见泪珠滚动，月亮破裂成碎片。我非常同情哈米丹，竟忘了大哥和我的关系。我只记得我们都还年轻，没有任何东西比青春更让人接近的了。

我问：“你让哈米丹空着手回去了？”

他为我这种随便的口气吃了一惊。

“对，”他说，“我又能给她什么呢？玛赫纳。”

“把你刚才那种微笑里的爱给她呀！”我说。

“玛赫纳，那种爱至今还仅仅藏在我的心里。你想让我的爱去接触她的身体，品尝青春的滋味？不！玛赫纳。没有任何一个朗恰和玛希瓦尔这样做过。”

一听朗恰和玛希瓦尔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我浑身都冒起火来。我记得他们的故事，我还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戏。我虽然很喜欢这些戏，但毫不喜欢朗恰和玛希瓦尔。因为他们也存在于我的心里。显然大哥也愿意看到自己像他们一样。希尔和苏赫

尼还迫使我窥探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使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朗恰和玛希瓦尔在奇纳布河对岸的森林里自顾自过着安逸的生活,希尔却一手端着自己的名声,一手端着装着美食的铜碗,前来寻找朗恰;为了见到玛希瓦尔,苏赫尼甚至抱着水罐,跳入波涛汹涌的奇纳布河。

"大哥,朗恰和玛希瓦尔是阴阳人。"我说。

大哥无动于衷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他说:"玛赫纳,你想让我当一个米尔扎·贾特,让萨希班骑上骏马,带着她远走高飞?傻瓜,我当然可以这样做,这种事情很多,我可以带着她到莱雅普尔的村子里去,隐姓埋名躲起来。可这样一来,我和你之间的这种联系就会从此断绝。当初,是你抓住我的衣襟把我留下的,我已经在穆拉特村的土里扎下了根。为了这种关系,我可以牺牲一切。"

大哥这番话没有能扑灭我心中的怒火,我到井上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风中还留着夜晚的凉意,金色的田野露出几块绿地。井上传来了吱吱呀呀的辘轳声。为了使庄稼不受干渴之苦,辘轳从半夜起一直转到现在。每当我穿过巷子,踏上弯弯曲曲的小道,我的心就会像鲜花一样开放。然而今天没有这样,我不禁生起自己的气来。这时,村里传来了唢呐的声音,这声音远远地传来,十分悦耳,但我的心却沉甸甸的。走到小路的一个拐角,我觉得我正处在绿色田野的包围之中,戈里正在吃草,而缰绳在希曼手里。这时,太阳从东方射出一道锋利的光芒,我突然从梦境中惊醒,我的心也清醒了。不知为什么,我原谅了大哥。

喂过牲口,我和爸爸又回到村里。村庄沐浴在拜萨喀月的阳光里。我们直接上村长的庄园去了。那里正为迎亲队准备午饭,一口口大锅吱吱响着,在酥油里炸着的香料发出浓烈的香

味。艺人们各显其能，正在表演各种节目。阿訇一到，便举行了念“尼卡罕”[1]的仪式。人们高声祝贺，吹鼓手奏起乐曲。接着便请迎亲队吃饭。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中午就过去了。村长的庭院里摆出了嫁妆，供大家参观。人们参观完了以后，才收起来，装进大大小小的箱子。这时，轿夫们抬着五彩缤纷的花轿来到庄园的大门旁，庭院里的女人们便开始哭了。哭哭啼啼的新娘坐进轿子，吹鼓手奏起了令人心碎的乐曲。一滴眼泪从我眼睛里夺眶而出，我气恼地擦去泪水，似乎我的童年就要从那里溢出来，被装进轿子交给赛义德普尔人，而我自己并不情愿。人们先把轿子抬到通往赛义德普尔的路口，再把花轿交给轿夫们去抬。我们在那里站了许久，直到迎亲队从视线里完全消失。一场闹剧终于在这一刻突然结束。生活也是一场闹剧。我想，要是没有这一些，那生活该会多么枯燥乏味，就像印历二月的荒芜干燥的尘土，漫天飞扬，悬浮在天地之间。

那天没有人到小店门口聚会。傍晚的阴影落在小店门口，一片凄清。

我来到小店门口，对大哥说：“我们把哈米丹送走了。”

“我们是谁？”

“所有的人。我，还有你……”

“我不在场，玛赫纳。”

“我们亲手让哈米丹坐进了轿子。”

“玛赫纳，你我有什么过错，是她的父母和兄弟把她放逐出去的。这是世界上通行的法则，从来如此，将来也仍然如此。”

听了大哥的话，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阿依莎和柴纳特。

---

[1] 伊斯兰教的婚姻仪式，由教长或阿訇念经，询问男女双方本人意愿，并写证书。

她们俩也长大了。我知道,在为哈米丹举行婚礼时,她们的青春一定出现在我爸爸眼前,对他说,爸爸,你也想想我们!我好不容易才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驱赶出去。而后,我便向井上走去。

拜萨喀月过去了,割麦和打场的工作也结束了。像去年一样,今年的收成也维持不了一年。接着便是印历四月漫长的白天。整天阳光炽烈,井上的辘轳不停地吱呀响着,闪光的水流进干涸的田地。天上万里无云,农民们十分失望,心头就像落满了灼热的灰烬。四月末,终于下了第一场雨,我们种下了玉米和高粱,盼望着老天再下点雨,但雨季来得很不痛快。酷热的阳光炙干了土里的种子,只有那些浇得上井水的地里才出了苗。后来虽然又下了一两次雨,但下的都不是时候,对秋庄稼毫无益处。空旷的田地里,连草也长得很少,喂牲口都不够。于是,玉米和高粱几乎全作了饲料。农民宁可自己挨饿,也不能让牲口饿死。

俗话说,秋季带来丰收,也带来饥荒。我记得那一年村长借粮食给大家,条件是秋收时还一倍半。大哥店里存粮也不多,有人向他借粮,他却没有提出这种条件。这可惹恼了村长,有一天,他来到小店,当着众人说:“难民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能开店了!”

“为什么?村长。”

“你倒是真富啊,好像你的库房里堆满了粮食。”

“村长!”一个贾特说,“人应该有点良心。有的人库房里确实堆满了粮食,可一点良心都没有。”

“正是你这种人害得好端端的人破产。”村长明白别人说的是他。

“不,村长,我一无所有,有什么可破产的?”大哥说。

村长怒气冲冲地瞪了店铺门口的人一眼,便回家去了。

阿斯拉姆大哥没有破产，村里人反而更喜欢他了。

一天，赫亚特大爷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到井上来找我爸爸。我们正在切草机上切饲料。我放下手里的活，到树荫底下为他们安好绳床，换好了水烟。切完饲草，我爸爸就和他们坐在一起说话去了。我忙着往槽里投放饲料，但耳朵一直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他们先是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阵，后来，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现在那个难民小伙子已经在村里扎下根了。"

"是的，乔德里。"

"起初虽说有点生分，可现在觉得，他就是在村里出生的，现在该让他加入我们家族了。"赫亚特大爷说，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他早就是我们家族里的一员了。他和我们同甘共苦，时时刻刻和我们在一起。虽说村长没有邀请他参加哈米丹的婚礼，可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爸爸说。

"我是说，我们应该让他完全加入我们家族了。"赫亚特大爷说。

"大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毛杰丁，你女儿阿依莎也长大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一听这话，我正往槽里放饲料的手不禁停住了，我转身偷偷看了他们一眼，我爸爸显得又吃惊，又忧愁，他畏畏缩缩地思忖半晌，然后说："不行！乔德里，人家会说闲话的。"

"不会有人说闲话。我要有女儿，会很高兴地把女儿嫁给他的。"拉赫马特·汗说。

"你说的对，拉赫马特·汗，你的情况不同，可人家会说我为了自己捞好处才把阿斯拉姆留在村里。不！乔德里，我是贾特，我对女儿比自己的眼珠还爱惜！"

“毛杰丁！”赫亚特大爷叫着我爸爸，似乎要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这绝不会影响你的名声，阿斯拉姆也是贾特的儿子，大家会因为这门亲事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不强迫你，你好好想想吧！”

后来说的话，和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开始思索阿斯拉姆大哥的事情，过去五六年的情景在眼前一幕幕闪过。我觉得，我和大哥这种新关系的图画并不适合我们生活的框框。这样一来，我和大哥势必分道扬镳。我对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和赫亚特大爷的建议很反感。我试图摆脱自己，客观地思考一番。我在脑海里把阿依莎拉过来站在大哥身边，作了一番比较。我觉得阿依莎十分渺小，而大哥却异常高大。我又把哈米丹拉来和大哥相比，这才觉得他们不相上下。

在穆拉特村，哈米丹是唯一配得上大哥的姑娘。我很生大哥的气，他为了虚名，牺牲了多大的幸福啊！大哥献出了自己像米尔扎·贾特一般的青春，作为供奉给我们村子的祭品，不，不……阿依莎配不上大哥。我的眼睛里涌出了热泪。“在世界上，有些人只有以朗恰、玛希瓦尔或班弄[①]的面目出现时才受人喜欢。如果大哥现在离开村子，去当苦行僧的徒弟，我决不因此感到遗憾。他穿了耳朵，戴上大耳环，手持椰瓢，在赛义德普尔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求乞，我一定感到高兴。”

这种想法纠缠了我好几天。我见到大哥，总觉得他从头到脚都有点变了。我没有正眼看他，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害羞。我爸爸他们在井上说的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村里。我从每个村里人的眼神里看到了我和大哥之间的这种新的关系，这更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莱希姆大姨想和我说说这件事情，我立刻用手掩上了她的嘴：“不，大姨！”她惊讶得差点背过气去。后来，这桩

---

① 巴基斯坦著名民间爱情故事《萨西与班弄》中的男主角。

亲事便一帆风顺地决定了，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我，不，阿布杜尔·拉赫曼也接受了。这个小村庄里一个叫阿布杜尔·拉赫曼的人接受了一个叫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的外乡人当了自己的妹夫。但是，直到今天，我的青春年华早已逝去，眼睛上的有色眼镜也已摘掉，我仍然没有接受和大哥的这种关系。那些天，当我得知要让阿布杜尔·拉赫曼娶一个名叫柴纳特的姑娘，而他又低着头接受了时，我不禁哈哈大笑。“这生活简直是小丑拙劣的玩笑。”我想。

婚事定下来了。有一段时间，大哥没有正眼看我一眼，我也没有正眼看他一眼。天长日久，感觉的利刃才慢慢变钝。

在那些日子里，哈米丹回来过好几次。我想见见她，但并未付诸行动，我没有去找她。然而我还是见到了她，虽然这种见面纯属偶然。在村里哪条巷子里见面，这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她那拦住我去路的凄苦的微笑。这种微笑虽满藏痛苦，却毫无怨尤，似乎已经妥协了。我和哈米丹的谈话也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那种感情。这种感情祈祷说：“哈米丹，祝你幸福！你爱过我大哥，你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爱的光芒接触了你。这就是你我之间永不中断的纽带。”

亲事虽已定了，我爸爸却忧心忡忡。他一看田地，便心烦意乱，愁眉不展。他在想：“我拿什么把两个女儿嫁出去呢？”土地和老天都不帮忙。我扶着犁也在思索，我必须帮助爸爸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一共种了三四块地麦子。接着冬天来了，地里下了霜，北边山上下了雪。一早一晚，雪山在阳光下闪光。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雨，一会儿霜。有时，因为缺一两场雨，或是雨下得不是时候，农民的辛苦就全白费了。那一年也是这样。由于霜冻，脆弱的麦苗全黄了。后来下了一场雨，一些麦苗才又返青。麦苗长了起来，结了穗，锈病又来侵犯，许多麦穗变成了黑

灰。我想，“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庄稼的生命，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开花结果呀！”

麦地染上了金黄的色彩。我记得苏莱曼那些天回村里来了。他已经考完十年级考试。他神采奕奕地到井上来看我，见到他我很高兴。不知为什么，东拉西扯一通之后，他又提起了技师。他说：“玛赫纳！技师真是个怪人，起先他总躲着我，后来有一次在市场上碰到我，反过来抱怨我一番，说我现在是大人物了，不愿意见他那样的穷人。他抓着我的胳臂，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他家。”说到这里，苏莱曼住了口，看了看我。我正在出神，他笑了笑又说：“玛赫纳，那天希曼看到我可高兴了，还向我打听村里的情况。她说，她很想看看村子，哪怕从远处看看也好。”

“你怎么说的？”我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但技师说，‘希曼，等村长在地里安上机井，我们就回村去。他答应过我，让我去开机井。’但希曼没有说话，她在想心事。玛赫纳，我看出来当时希曼心里很痛苦。”

“苏利，你为什么非要上她家去不可？她已经习惯了目前这种状况，你何必还去勾起她的痛苦呢？”

“不，玛赫纳，我并没有勾起她什么痛苦。”

“你让她想起了村子。”

“玛赫纳，是技师自己把我拉去的，我自己可没有去过。不过现在我常去，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技师有时还找我借几个卢比，可从来不还。”

“为什么不还？”我问。

“玛赫纳，依我看，他在吸毒。”

“吸毒？”我大吃一惊。

“我闻出他的香烟有一股奇怪的气味。”

“苏利，你别上那里去了！”

“为什么？玛赫纳。”苏利生气地说。

“我觉得你别有用心。”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你看看你自己的心吧！”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挤了挤眼睛说，“我问你，玛赫纳，我一去，希曼为什么总瞟着我，还微笑呢？”

“她把你当作自己村里的人，感到高兴。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看见你，她会想到和村里还有联系。也许想起了村里什么事情，这才笑的。可怜的姑娘，她毫无罪过，被赶出了村子。苏利，你就让她照现在这样子过下去吧！”我激动地说。

苏利没有回答，只是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问：“玛赫纳，你知道吗？技师为什么把我带回家去？”

“我怎么知道？”我对我自己气呼呼的声音感到恼火。

“有好几次，他把我留在家里，自己就走了，这是为什么？”

“他很信任你。”

“不，玛赫纳，不是这么回事。”

“那还有什么事？”

“你自己去想吧！玛赫纳，我只告诉你一点，你再见到希曼，就会认不出她来了。丰满的身体，穿着城里人的衣服，连脸的模样都变了，白净的脸庞，小小的酒涡，那微笑，就像……”

“苏利！你走吧！看在真主份上，快从我面前走开！”

“玛赫纳，你真可恶，你是个傻瓜！我向你表示友好，你却把我推开。”苏利一边说，一边笑着走开了。我想，我刚才为什么要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也许是因为他能告诉我有关希曼的消息，能使我和希曼之间断裂的纽带重新连接起来。我心情忧郁，满腔愤懑，就像有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把灰

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落下了第一颗怀疑的种子，似乎苏利说的都是真话，而我却极力否认。正因为如此，我那天没有对苏利发火，而是对自己发火，对那个企图自己欺骗自己的玛赫纳发火。

十 四

早就传说村里就要办一所小学，但一直无从证实。阿斯拉姆大哥进城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这件事情早已获准。大哥又让我写了一份申请，请求担任学校的教师。申请书还没有交上去，学校就在村子的公房里办了起来。那一天，乡长亲自来了。人们聚集在公房里。村长兴高采烈，因为他向村里人许下的诺言兑现了。我爸爸将我的申请书交给乡长，他说："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教师，以后如果需要增加，当然没有比阿布杜尔·拉赫曼更合适的人选了。"可到后来，第二个教师也来了。于是我的希望便彻底破灭了。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认为，村长根本没有把我早先的申请书交上去。可村长说："玛赫纳，乡长还为你找过管学校的大官。但人家说，你没有念过师范，不能当教师。你为什么不去达斯盖念师范呢？"对于村长这种貌似同情的建议，我爸爸挖苦地笑了笑说："玛赫纳，只要村长办得到，他会让你当乡长的，你当老师干什么？"

那一年也好也不好，或者说不好不坏。就像那条河流，平时以它那柔和的波浪浇灌了土地，使遍地鲜花开放；一发起大水来，又把一切都冲得精光。那一年麦子的收成比期望的少得多。不仅城里缺粮，连乡村也发生了饥荒。政府害怕城里人，从美国运来的麦子都供应了城市。还有一些麦子运到了偏僻的乡村。

阿斯拉姆大哥从城里弄了点美国麦子让我们见识见识。这麦子磨出来的面粉是红色的，使我们惊讶不已。用这种面粉做成的饼有一股奇怪的气味，饼的形状也很难看，味道也不好。可这也是真主赐予的食粮，拒绝接受就是忘恩负义。

那时成立了一个促进农村发展的新机构，还给我们村派来了工作员——一个能说会道的青年人。村长领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还上大哥的小店去了。我正好在那里，村长向工作员夸奖了大哥一番，还指了指我，说："这是我们的玛赫纳，念过八年书。"工作员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在小店门口坐下来，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以及其他一些人说了一番很动听的话。他谈到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介绍了他的计划。听的人都十分感动。村长打开了希曼的房子让他居住。人们说，村长的计谋真高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可怜的纳图大爷的房子据为己有。工作员把房子收拾了一番，放上桌椅，在土墙上贴了几张画片。于是，村里又有了第三个聚会的场所。这虽然不影响大哥店门口的热闹场面，但一些年轻人却更愿意上工作员那里消磨时光。

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城里一位承包商在通往贡德尔和玛拉拉海德的公路边建了一座砖窑。尽管村长拼命反对，但我们这一群人都支持他并租给了他一块土地。承包商喜出望外，让我当了砖窑的管事，每月工资三十卢比。我爸爸对此欣然同意，因为我弟弟快十岁了，放学后可以当我爸爸的帮手了。当然，我怎么能断绝和犁耙的关系呢？我打算，只要有空，我就到井上去干活。不久，砖窑落成并开始烧砖。我问承包商："谢赫琪[1]，我们村离城有十来英里路呢，在这里建窑有

---

① "琪"用于表示尊称。

什么好处?”

“阿布杜尔·拉赫曼,我在城边上有一座砖窑,还准备再建一座。但我得往长远考虑,今后几年,这里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县委员会已经批准修一条公路,从城里通往赛义德普尔;农村发展局也建起来了,农村也要把土路铺好;人们还要盖砖房。一两年内,烧砖肯定供不应求。”

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见十分正确。从城里通往赛义德普尔的公路开工了,我们烧的第一批砖,全部被县委员会买走。工作员也向我们买砖,要在村里铺一条砖路。我们答应从第二批砖里拨给他一些。

为了选择一条改建的巷子,在村长的庄园里开了会,大多数村民都参加了会议。工作员极力动员青年人参加会议,因为他们心里没有芥蒂和成见,接受新思想也快。工作员说:“我从穆拉特村开始发展工作,现在就看乡亲们给其他村子树立什么榜样。我希望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能否成功,全看你们的了。”接着,村长讲话表示支持。但赫亚特大爷问道:“年轻人,改建一条巷子,村里人有什么好处呢?”

工作员说:“改建一条巷子,表面上看起来益处不大,但一件善事毕竟开了头。”

“要说做善事的话,首先应该把清真寺的地面修好,把妇女们打水的井修好,村里还有几家寡妇,应该为她们想一个谋生的办法。只有帮助了穷苦人,才算做了善事。”赫亚特大爷说。

“老大爷,那些问题会考虑的,您提醒得很好。”

“改建巷子的钱从哪里来呢?”赫亚特大爷又问。

“一半由大家凑集,一半由政府补助。”工作员说。

“我们怎么凑得起这么多钱呢?”赫亚特大爷说。

“请巷子两边的住户捐一些钱。”工作员说。

赫亚特大爷还要再问，村长说话了："乔德里赫亚特，我们不应该阻挠政府的工作，政府要改建巷子，你我又怎么推托得了呢？"

工作员说："不，村长，这要自觉自愿，政府不搞强迫命令，只提供一笔补助。"

"补助是从哪里来的？"我问。

"是美国提供的。"

"美国为什么要提供援助？对它有什么好处？"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问。

工作员微笑着看了大家一眼，观察着每个人的脸色。他没有看到一张笑脸，于是用低沉的声音说：

"巴基斯坦是一个穷国，美国是一个富国。一个富国想帮助一个穷国，它会有什么好处呢？比如村长是本村的富人，他想帮助一个穷苦人，你问问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是要问问。"赫亚特大爷说，"也许他需要我们的选票。赛义德普尔的乡长为了让我们投他的票，才答应在村里办一所小学。"

"乔德里赫亚特，你太刨根究底了。事情很简单，政府打算为我们村子谋福利，你们为什么非要胡搅蛮缠呢？乡亲们！快决定吧！我们从哪条巷子开始动工？"

为了确定改建的巷子，又讨论了很长时间。

我们年轻人主张先修横穿全村、贯通东西的大巷子，这条巷子一直通到水塘边阿斯拉姆大哥的小店，往前有一条田间小路穿越我们的田地，同贡德尔和锡亚尔科特之间的公路相连。不仅如此，其他村庄的人来来往往也走这条巷子。但是，村长不同意我们的主张，非要整修从他家通往大巷子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莱希姆大姨也住在这条巷子里，但她断然拒绝捐款。她

说:"巷子修不修,关我什么事? 我又用不着在脚上染上'满亨迪'[①],到巷子里去摇摇摆摆地跳舞。村长太太本来就脚不沾地,现在要像一头雌孔雀一样到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跳舞关我什么事?"

村长说:"别和这颠三倒四的女人废话了!"

于是把这条巷子整修了一番。结果,巷子里的雨水全灌到大巷子里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水塘。过往的人都骂村长只顾自己,让全村人受罪。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政治,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一种家族的内部政治。这种政治的范围十分狭窄,但在其范围之内,照样会掀起波澜。诸如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的争吵,亲戚间勾心斗角,婚姻风波,遗产纠葛……这种政治只和村里的内部斗争密切相关。只有在搞什么选举的时候,才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自从乡长当上了县委员会的委员,村长在乡里和法院里的影响也扩大了。他俨然以大人物自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的阵营也更加巩固了。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对这种形势十分忧虑。

我在上面说过,村子里的学校早已开办起来,学校的老师就住在村长的庄园里。对他的人品我们毫不了解,但人们多次看见他奴颜婢膝地为村长装水烟。为了有所报答,村长打算把巴尔吉·拉尔的住宅给他。风声传到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耳朵里,他便去找赫亚特大爷商议。他说:

"大爷,村长正在找借口,想要侵吞公产,而我们还蒙在鼓里。"

---

① 一种用散沫花干叶研细调制的染料,用来在手上、脚上描绘花纹图案,表示喜庆。

"怎么啦？什么事？"

"他把纳图大爷的房子给了工作员，现在又要把巴尔吉·拉尔的房子给老师。"

"巴尔吉·拉尔的房子也是公产吧？"赫亚特大爷问。

"是。"

"那有什么关系？老师也是公家的人呀！"

"大爷，你不知道，公产被谁占去，就永远属于他了。村长在捣鬼呢！"

他们决定开一次会商议此事，还打算在小店门口开会。我爸爸极力反对，他不愿意让阿斯拉姆大哥卷入村里的纠纷，免得村长把他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最后，会议是在赫亚特大爷的井上开的。大家决定，巴尔吉·拉尔的住房也应该归阿斯拉姆大哥所有，因为本来就是大哥的权利。

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团还没有去找村长，他已经得到了消息。一天傍晚，我刚给聚在小店门口的人们读完报纸，大家还在议论报上的新闻时，村长突然来了。一见村长驾到，人们全都不作声了。村长问了一声好，然后向人群扫了一眼。他的目光充满了愤怒，要是办得到，他的怒火非把大家烧成灰烬不可。阿斯拉姆大哥正坐在一把用芦苇和蒙吉草做的椅子上，一见村长，便立即站起身来，对村长说："村长，请坐！"

村长假惺惺地笑着说："难民小伙子，你的小店快要变成政治市场了。"

大哥说："不，我偶尔从城里带几张报纸回来，玛赫纳就念念报，此外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问题。"

村长撇着薄薄的嘴唇，阴险地笑着说："依我说，以后报纸也别买了，不要弄出事来！"

"这有什么要紧？"大哥问。

“政治是大人物的事情。你开这么个小店，管那么多大事干什么？”

“什么大事？”

“你为什么在村里搞一个政治团体，鼓动别人跟着你跑？”

“谢尔夫丁！”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做事要讲点良心！不能随便怀疑好人！”

“拉赫马特·汗，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不懂世事的难民小伙子带坏呢？这是外面的草，你还想把它种在穆拉特村的土地上？小心一阵大风把它连根拔走！”

“不，村长，这棵草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你知道，乔德里毛杰丁已经决定把女儿嫁给他了。不管是毛杰丁的女儿，还是我的女儿、你的女儿，都是村子的女儿。现在阿斯拉姆是我们全村的女婿了。”

听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的话，村长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说：“村里人要是考虑到自己的名声，本该把毛杰丁赶出家族，因为他竟敢把女儿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

“谢尔夫丁，”赫亚特大爷说，“我们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了这门亲事。家族里的人正要找你说一件事，所以你又来找岔子了？”

“哼！你们坐在小店里决定一切，然后再找我盖手印，想得倒美。我知道你们搞了些什么名堂？”村长说。

“你的情报很灵啊！”拉赫马特·汗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马上决定下来呢？”

“不！”村长怒气冲冲地说，“巴尔吉·拉尔的房子不能给这个难民小子。拉赫马特·汗，你也为全村的利益想想，我已经答应把这房子给教师了。不知道这难民小子对你们施了什么魔

法，要是办得到，你们会把整个村子送给他的。”

“村长，这是你的最后决定？”拉赫马特·汗问。

村长走后，拉赫马特·汗站起身来，扭了一下巴尔吉·拉尔住宅门上的锁，锁一下就断了。他打开大门，里面一股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巷子里顿时弥漫起一股奇怪的气味，混杂着霉味和死老鼠、死蟑螂的臭气。房子的墙砖酥松，布满了霉斑。大门里边是一个笼子般的小庭院，再往里是两个房间。门上的锈锁，一扭就开。打开门以后，屋里一片黑暗，四壁萧然，凄凉阴森。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禁伤感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弗努特·格玛尔，还有巴尔吉·拉尔的走起路来战战兢兢、摇摇晃晃的妻子。她从巷子里走过时，就像含羞草一样萎萎缩缩，似乎一碰到我们，就会像气球一样破裂。但今天，这房子已成了阿斯拉姆大哥的了。

我不打算把占房子的故事拖得很长。在村长从乡法院拿回禁令或逮捕大哥的命令之前，全村妇女就把房子涂抹好了。房间里的地面，原先被挖得一塌糊涂，许多墙砖也被撬松了。人们都说这是村长干的，为的是寻找巴尔吉·拉尔埋藏的财富。人多嘴杂，议论纷纷。打扫房屋时，我们只发现一枚铜钱和一个断裂的黄铜手镯。库房里没有一件器皿，没有一张绳床，只有一两个陶罐和一个空空如也的粮罐，里面只有几只死老鼠。

村长向乡里和县法院告了阿斯拉姆大哥一状。但大哥在传票发出之前就办好了房产转移手续。村里来了几个警察，他们一见村里人异口同声支持大哥，就没敢对大哥怎么样，要了几文茶钱就走了。慢慢地，这官司就撤消了。村长只好把这口气咽进肚里。他只说了一句：“难民小子和我作对，绝对便宜不了他。”大哥对此一笑置之。生活谈不上便宜不便宜，输赢是常有的事。心胸广阔的人，什么事都经得起。

我和阿斯拉姆大哥的婚期定在这一年的印历十二月。大哥从窑上买了砖，修了修房子。小店门口也铺了砖。给柴纳特和阿依莎买了衣服，定做了首饰。结婚前一个月，他先把柴纳特送到莱雅普尔去了。大哥的迎亲队从莱雅普尔来，我们让阿依莎坐上花轿，把她送走了。第二天，我的迎亲队再出发去莱雅普尔。村长拒绝参加迎亲队。我和爸爸亲自登门请他，我说："如果您不能参加，那就随您的便。让苏莱曼去吧！他是我的同学，还是从小的伙伴。"

村长说："不，玛赫纳，仇恨就是仇恨，我怎么能让苏利去冒险？"村长竟然说出这种话来，我心里难过极了。

我们从莱雅普尔抬回了柴纳特。迎亲队傍晚才到家。印历十二月的这个傍晚，天气晴朗凉爽，晚霞如火。但我心里却是怏怏不快。本来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发愁，但我心头的忧郁却使周围的景象都受到了感染。村子、田地、水井、房屋、墙壁，一切依然如故，但里面的景象却变了。抬着柴纳特的花轿还没有进村，就听到了清真寺里宣礼的声音。颤抖的宣礼声不知触着了哪一根心弦，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用搭在肩头的绸子披单擦了擦模糊的泪眼。大哥的店铺门口空无一人，夕阳照在水塘里肮脏的水面上，红通通的，像着了火一样。我们刚刚进村，我的童年时代就向我奔来，少年时代紧随其后，一瞬间，逝去的岁月如同洪水般汹涌而至，冲进我的心里，充满我的心房。尽管我的心底比海还深，我仍然担心会溢出来。

我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藏身之地。全村人都聚集到我家里来了，直到半夜，庭院里仍然挤满了人。家里人都满面春风，喜气洋洋。我也想高兴一点，但直到夜晚逝去，也没有高兴起来。晚上还来了许多外村的客人，因此，根本不可能给柴纳特和我单独安排一个地方。我断然拒绝上阿斯拉姆大哥的屋子里去睡

觉，我说："那是阿依莎的家，阿依莎是我妹妹。"为此，妈妈很难过。但我坚持不去，她也只好不作声了。尽管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却一夜没有合眼。在迷迷糊糊之中，一幅幅梦境接踵而来，简直无法将它们一一区分开来。天不亮，我就到窑上去了。早晨，阿布杜尔·加法尔给我送来早饭，他说："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妈说了，让你早点回家。"

"好吧。"我说。

白天很快过去了，阳光的阴影开始变长。忧愁从四面八方向我心底涌来，我问自己："玛赫纳，你这是怎么啦？"

我心里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你自己想想吧！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思想的负担转嫁给别人呢？"

"我不能想了，我也想不出来。"我在踏上通往村子的小道时说。

这时，一个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玛赫纳！"

我吃惊地问："谁？"

"我是希曼。"

"希曼，你怎么到这条小路上来了？这是去村子的路，我们正是在这条路上把你赶走的。走吧！走吧！村里人全都像玛赫纳一样卑劣，他们不会让你踏上这条小路的。"

她走了，我黯然神伤。我想起来，阿斯拉姆大哥曾经一边替我擦眼泪，一边对我说："玛赫纳，一个人从童年时代到少年时代，再到青年时代，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段路程你已经走完了。再往前跳一步！越过青春的界线，做一个男子汉，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吧！"

阿斯拉姆大哥不再是我的朋友，他成了我的妹夫，我的舅子。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我早就接受他作为我的妹夫，现在又要接受他作我的舅子，真是令人害怕。叫别人"舅子"

是骂人话，我怎么能骂阿斯拉姆大哥呢？不管事实如何，只要内心没有接受，就不会成为事实。我郁郁不乐，心情沉重。从订婚那天起，我从未在心里给柴纳特一个未婚妻应有的地位。她是阿依莎的妹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她们一直是姐妹，现在我怎么能将她当作妻子呢？

印历十二月的一个凉爽的夜晚，这一夜终于来到了。我常听朋友们说起这一夜的情况，他们那五彩斑斓的故事曾使我热血沸腾。但当这一夜降临到我头上时，我却觉得味同嚼蜡。我全身冰凉，连灵魂也是冰凉的。我躺在作为柴纳特的嫁妆的床上，羞怯怯的柴纳特躲避着我的目光，脸朝墙坐着。我没有揭开她的盖头，也没有向她问候。不知道此时此刻她心情如何，也不知道她对这一夜有过什么梦想，要是我窥探一下她的心，也许可以知道她的梦幻。

“明天白天，我怎么面对她的目光呢？”我想。柴纳特心中的痛苦渗入我周身上下，于是我也难受起来了。

这一夜终于过去了。我天不亮就起身到砖窑上去了。那一天本来没有必要进城，但我还是推起自行车上城里去了。我在城里转了一天，找一些债户催款。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收回砖款。有些机关欠款很久了，我也去找他们要债，和几位先生叫喊了一通。其实，只有砖窑老板才能找他们要钱。我还走进了希曼住的那条巷子。我的心有多坏？有多卑鄙？它给了我多少欺骗？“我不上它的当，决不！”第二次经过那条巷子时，我想。

傍晚回到窑上时，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我让一个砖匠给家里捎了个口信，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也没有回家。第三天一早，我爸爸到窑上来了。他坐在绳床边上，拍拍我的肩膀，问道：“玛赫纳，怎么啦？”

“没什么，爸爸。”

“你两天不回家，一定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爸爸。”我把脸扭到一边。

“村里人知道了，又要议论纷纷。”

“窑上有些事情，已经拖了好久，要不办完，老板会不高兴的。”

“这是个借口，玛赫纳，有什么事，别瞒着我。”

“爸爸，我今天晚上就回去，你走吧！”

那天傍晚，为了实践我向爸爸作的保证，我向家里走去。路上，我碰见了莱希姆大姨。

她一见我就问：“玛赫纳，你想骗谁？”

“大姨，什么骗不骗的？”

“骗别人容易，可要骗自己就难了。”

“我没有骗谁呀！大姨。”我生气地说。

“你撒谎！你看看你的心！”

“我的心可是个大海，大姨，我什么也看不见，谁能到达海底呢？”

“谁也到不了。我知道，你心眼不坏，可到底是谁在你和柴纳特中间作梗呢？”

“谁也没有。”我说，“对了，大姨，你问这干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大姨苦笑着说：“玛赫纳，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不知道，还有谁能知道呢？”

我为大姨的话气得发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大姨说：“玛赫纳，别为我的话生气。”

“不会的，大姨。”

“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谁在你和柴纳特之间作梗？”

“不知道是谁。”

我向村子走去。大姨和我一起走。一到傍晚，人影常常消失在黑暗之中。这样也好，人有时甚至会讨厌自己的影子。但大姨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使我心烦意乱，手足无措。从儿时起，她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在希曼的院子里，她的影子和我在一起；在那条巷子里，她的影子也追随着我，使我的声音刚到嘴边便沉默了；只要我和希曼一见面，她的影子就把希曼吞没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听见了自己心声的轰响，我连忙用手堵住思绪之嘴，生怕被大姨听见。

我说：“大姨，你知道我和大哥是什么关系？”

“那个难民小伙子？”

“对，对！就是他。他是我的朋友，可我一娶他的妹妹，这种朋友关系就断了。”

“别对我说谎！”

“说谎？这不是说谎！”

“你没有说出真话。”

“什么真话？”

“那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你的。”

“大姨，以前你可没有问过这个。”

“不过我知道你的心事。”

“对，对。”我说。我们俩像影子一样进了巷子。走到通往她家的路口时，她悄悄离去了。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把柴纳特当作一个我们的肉体可以互相结合的女人看待，而不管两颗心之间距离多远。第二天，阿斯拉姆大哥来了，把阿依莎和柴纳特都带到莱雅普尔去了。三四天后，我再去莱雅普尔把柴纳特接回家。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大哥的小店一直关着，门口的聚会也停止了。一个月后，当

大哥从莱雅普尔回来重新打开小店时，我觉得断了的生活锁链又接上了。我们让大哥和阿依莎住在巴尔吉·拉尔的房子里，小小的村庄又增加了一户人家。

十五

白昼、夜晚、白昼……当生活沿着一条直线，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时，什么故事也不会发生。直到某个时刻光华四射，火星迸散，那瞬间的亮光才能照出故事的方向。然而，这种闪光犹如萤火虫的光辉，一到手里就消失了。

那一年，苏莱曼通过了十二年级的考试。为此，村长神气极了。苏利现在难得来找我一次。他每次乘着马车从城里回来，总在砖窑附近下车，再步行走进村里。我经常在窑上，但他从不来找我，偶尔远远地打个招呼。我们的童年时代早已逝去，过去的成见也不复存在。少年时的游戏早已结束，我已经结了婚，成了家。

那时候，工作员在村里建了一个小图书室，公家还发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把村里的年轻人叫去，请大家喝茶，还作了一番简短的演讲。大意是说，村里有文化的小伙子，应该上图书室读些有益的书，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在我们村里，头一个有文化的是苏莱曼，其次是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摸书了。至于比我们小的男孩子们，放学后更喜欢游戏。苏莱曼在图书室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书。他说："阿布杜尔·拉赫曼，你什么时候进城，我带你看看我们学院的图书馆。那么多的书，你会连魂都吓掉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拘无束地和我说话了，这倒真的让我吓掉了魂。我惊奇地盯着他，他

说:“玛赫纳,我现在才体会到读书的滋味,可惜你没有继续读书。”

“苏利,这是命中注定的。命里没有的东西,用不着遗憾。”

“玛赫纳,你应该叫我苏莱曼。”

“也许你也忘了,我的名字叫阿布杜尔·拉赫曼。”我说。

工作员听了我的话,微微一笑。

我一有机会,就到图书室去坐着,看看杂志,读读书。下午也到小店去给人们读报。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图书室里的书我已经全读过了。几本现代农业的书、几册关于农村改革计划的杂志、三四本长篇侦探小说、美国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译本、六七本关于美国的书,仅此而已。读书一上瘾,工作员那里就没有什么可供我读的书了。失望之余,我又感到欣慰,因为我居然还有读书的欲望。

我好久没有提哈米丹了。她住在她自己家里,没有能来参加阿斯拉姆大哥和我的婚礼。她是乡长的儿媳,但乡长不是我们家族的,我们不能向他发出邀请。但她回娘家时,来过我家向我母亲表示祝贺。她说:“我是村子的女儿,我和谁也没有冤仇。”

她也去阿斯拉姆家找阿依莎。我也见到过她。她问:“玛赫纳,你快活吗?”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现在你大哥可以永远留在村里了。”

“是的,我很高兴能这样。”

哈米丹微笑着看了看我。我从她黝黑的脸上看到一种奇异的光彩,似乎天刚黑就有一颗星星碎了,流光溢彩,美妙动人。我曾经希望她和大哥能有另一种关系,但大哥却成了我的妹夫。我想摆脱这种奇怪的想法,摆脱自己,但这种想法总缠着我。

我问:“哈米丹,你成了大户人家的媳妇,你也很快活吧?”

“对,对,当然。”她避开我的目光说。

我没有问她,“你经历了哪些痛苦,才到达这个高兴得起来的阶段?难道这种结果就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我觉得,一到这一步,哈米丹的故事就算结束了。现在她和我们村庄仅剩的纽带,就是她是我们村庄的女儿。这一点联系成不了故事。

这一年发生了洪水。真是一场浩劫,从河边到村庄全被淹了。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水,河水一直漫到巷子里。田地被泡在水下,秋庄稼全毁了,牲畜没有饲料。村里房倒屋坍,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被雨水淋坍。井里灌满了河水,砖窑里也进了水。大雨过后,洪水在烈日的曝晒下变成蒸汽。热气蒸腾,人们汗如雨下。剩下的几堵残垣断壁也轰隆轰隆地倒了。洪水退后,烂在地里的庄稼发出了刺鼻的腐臭。这场灾难几乎摧折了我们的腰。我家的房屋只保住了一间,剩下一点粮食,还不够维持到秋天。不过我们乡下人都是硬骨头。我们重新垒起土墙,整修房顶。村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忙着修缮房屋。

那些天,村里安上了第一口机井。对我们来说,村长这口机井简直是奇迹。机井开动时,井上热闹得像过节。我们这一派的人虽然没有去,但谁没有一点好奇心呢?有一天我路过那里,只见马达轰响,水管里喷出的水流那么粗,十口土井合起来也比不上。几分钟工夫,一块地就浇完了。

村长把磨坊的马达卖了,把磨盘搬到机井旁边。机井不开时,就用来磨面。这样一来,村里人不得不走一英里路到机井上去,加上磨面机没有个准时间,人们怨声载道。姑娘们头顶麦子,老远地到井上去磨面,更使人反感。这件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影响却不小,人们对村长的这一做法十分不满。

我原来以为,村长会把原先的技师叫回来开机井,但他却把这件工作交给了磨坊的技师。听说苏莱曼坚持要把老技师叫回来,村长坚决不肯,父子俩为此还生了一阵子气。

村长把机井周围的地统统租了下来,谁不把地租给他,就得缴纳三分之一收成作为水费。我们有一块地正好在机井附近,村长把这块地看作眼中钉。因为他早已不和我们说话,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来找我爸爸。我们也不愿把这块地租出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总共只有这么两三块地,再租出去一块,叫我爸爸种什么呢?何况那块地长的庄稼还相当不错。我们一向从最近的水井里提水浇地,不知村长耍了什么花招,那口井的主人不让我们用他的井了。我去找他,他却像鹦鹉似地别转了脸。我们请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出面说情,他仍然执意不肯。因为没有水,这块地只好荒了一季。那些日子,我爸爸总是愁眉不展。我说:“爸爸,有我在,你愁什么呢?我现在在挣钱,荒一块地怕什么?”

“不,玛赫纳,话不能这么说。地不种就会荒芜,即使不荒掉,看着空落落的土地,一个农民的心也会荒芜的。”

“那就把它租给村长吧!”

“不,玛赫纳,这样就证明一个贾特失败了。”

“爸爸,按照村里的传统,一块地离哪口井最近,就有权从哪口井引水灌溉。”

“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们的井主在村长挑唆下破坏了老传统,我们不能在村里提请公议吗?”

“不,明天夜里,我们爷儿俩,再找几个伙伴,牵着牛到井上去,他要敢阻拦,就打他一顿。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都把善良当作软弱可欺。”

我为爸爸的这个主意大吃一惊。他本来是看见别人打架都躲着走的人，今天竟主张起械斗来了。尽管我也为村长的阴谋怒不可遏，但我还是说："不，爸爸，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

"玛赫纳，你念了那么多书，把血都念凉了，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我不想打架流血，但现在人们在嘲笑我们，损失一季庄稼我倒不在乎，但我忍受不了人们的嘲讽。"

"再等一天吧！爸爸。我找阿斯拉姆大哥商量一下。"

"你不能把他扯进这场争端，玛赫纳！"

"不错，爸爸，如果为了水井大打一场，警察一来，村长非把大哥牵扯进去不可。村长最恨的就是大哥。爸爸，这是村长的诡计，我们千万别上当。"

我爸爸手托脑门想了想，然后说："玛赫纳，你说的对。"

"爸爸，你再耐心等一等，村长自己会找上门来的。"

我悄悄找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他有十几块地连在一起。周围的地，主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打一口机井呢？你出一大半钱，再让阿斯拉姆大哥出一点。"他很欣赏我的主意，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德斯盖，打听了抽水机和水管的价钱。我们还没有和工厂联系，风声就传到村长耳朵里了。他派人给我爸爸捎来口信，说愿意把水渠边的两块地暂时交给我们使用，让我们把机井边上的地换给他。我爸爸不同意，村长表面上认了输，我们的井主又亲自来劝我爸爸。这样，在荒了两季之后，这块地又浇上水了，爸爸心头的愁云也消散了。

但我心上却像扎了一根刺。

那时候，安装一台柴油机水泵要花一万多卢比，而村里人连几个卢比都筹不起，阿斯拉姆大哥手头的现款也很少。他打算把莱雅普尔的地包给他叔叔，预支那么两三千卢比。

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实行，一天天不亮，一个警官带着两个警

察到小店来了。对于村里人来说，警察的到来不亚于一场灾难。消息像火一样在村里传开。我揉着睡眼惺忪的双眼赶到店里，那里已经围了许多人，阿斯拉姆大哥也在那里站着。

警官问："谁是穆罕默德·阿斯拉姆？"

"我就是。"阿斯拉姆大哥走到警官面前说。

"我们接到报告，说你贩卖走私物品。"

警官这句话犹如一道霹雳降到村里。

"说呀！为什么不说话？"

"在我们村里，走私这个词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警官先生。"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叫阿布杜尔·拉赫曼。"

"我只和阿斯拉姆谈话，你插什么嘴？你不认识我吧？我就是有名的屠夫警长，谁再敢为罪犯辩护，我先把他的皮揭下来。"

"等一等，警官先生！谁是罪犯？"人群中一个声音说。大家都向那里转过脸去，这是村长谢尔夫丁，他显出十分惊慌的样子。

他走到警官身边，说："汗[①]先生，按照老规矩，警察到村里来，事先总要通知村长。"

"这是突击搜查，一切都要保密，用不着老规矩。你是谁？"

"我是本村村长谢尔夫丁。"

"乔德里谢尔夫丁，你了解穆罕默德·阿斯拉姆吗？"

"了解，当然了解。他是个难民，在我们村里开店，一向规规矩矩，所以我们还把村里的一个姑娘嫁给他了。"

"乔德里谢尔夫丁，你就看看这个规矩人干的事情吧！"警官

---

① 表示尊称，但有时仅表示一种客套而非发自内心。

哈哈大笑，然后对一个警察说："阿拉达特，把店门的锁打开！"警察的手刚一碰锁，锁就开了，好像有人使了魔法，连"咔嚓"一声都没有，更用不着费劲去砸它。我望了大哥一眼，大哥说："锁是挺结实的，也许是晚上没有锁好。"

"不，大哥，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回头再和你说。"

我心里升起一团疑云。我望了村长一眼，他正在出神，但脸上却闪过一丝微笑，他咬了咬嘴唇，想掩饰这种微笑，但没有成功，反而变成了狞笑，似乎很久以来埋藏在心里的一种罪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复仇是多么令人陶醉呀！"我想，一股激忿的浪潮在胸中陡然升起，充满整个胸膛。

警官说："村长，你叫几个可靠的人，和我一起进店搜查。查出东西来，他们就是证人。阿拉达特，打开手电！"

一听说要当证人，人们一个个都往后缩。警官骂了一句，说道："听着！谁也不许走！我要当众搜查。"

村长装出一副惊慌的样子，说："毛杰丁在哪？"

"大概在井上。"有人答道。

"他必须在场，让他亲眼看看……"

"那你就痛快了，是不是？头巾高耸的人①！"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大家都转过身去，但我不看也知道是谁。

警官说："老太婆，你来干什么？"

"我来说两句公道话，警官。"

"走开！莱希姆，你到男人中间来干什么？"村长说。

"警官，你别信他的话，你不是法律的保卫者吗？办事情要

---

① 指村长。农村中有地位的人，其缠头巾之一端常挺立高耸。

公正！”

“住嘴！老太婆！”警官咆哮着说。

“看来你的公正早就见鬼去了！”莱希姆大姨瞪着警官的眼睛说。

“老太婆！我从来不对女人动手，但你要记住，法律对男女都一样。”

“那你就把我铐上吧！”

几个人上前抓住莱希姆大姨，把她拖到一边去了。她喊道：“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人，一捧水就会把你们淹死。人家在你们眼前给一个无辜的人戴手铐，你们却一声不响地看热闹。头巾高耸的家伙！这个村子从来没有出过小偷和坏人，今天是你毁了全村的名声。你记住！你要是不被你自己点燃的火烧成灰烬，我就不叫莱希姆！”

莱希姆大姨的声音在远处巷子里消失了。警官从小店里搜出一袋豆蔻，一些槟榔子，还有一两匹绸子。警官说：“给罪犯戴上手铐！”

这时，我伸出手去说：“警官！给我戴手铐吧！这些东西是我放在店里的，阿斯拉姆大哥根本不知道，我可以发誓。”

警官哈哈大笑，他说：“我见的世面多了，你怎么骗得了我？村长！有关手续就在这里办。快搬两张绳床来！”

手续办完了。村长和他的一两个人当了证人，按了手印。村长搓着手说：“哎，法律多残酷无情呀！我不得不亲手把村子的一个女婿变成罪犯。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我今天没有作伪证。事实俱在，谁也抵赖不了。不过今天我很难过。”

正在这时，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来了。他说：“村长，你的把戏要完了？”

“住嘴！”警官说。

“汗先生，我没有和你说话。让我和这个骗子说几句话吧！他今天干的事情，连他的父亲、爷爷都干不出来。他不仅污辱了自己，也给全村人脸上抹了黑。”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你是本村的长辈，不应该包庇罪犯，我希望你也能当一名证人。”

“不，汗先生，我不在现场。你如果同意，我倒想为罪犯洗清罪名。”

“不，这要由法庭来审理。”

“我可以为他作保。”

“作保也得等开庭以后。乔德里，我办的案子向来都是铁案如山，罪犯休想逃脱法律的惩罚。如果你能作证，政府会认为你是好人的。”

“所有的好事都记在把你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身上吧！汗先生，你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他才是真正的罪犯！你问问他，夜里，都有些什么人在他的机井上？可疑分子、窃贼、蒙面人……在城里，他手下的人都上哪些商人那里去了？我不过说说而已，警察什么事情不知道？”

“如果这都是真的，你就是包庇犯！”警官对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那你就给我戴上手铐吧！已经有一个无辜的人被戴上了手铐，再加上一个，天也不会坍下来。”拉赫马特·汗勇敢地说。

“你和法律作对，想找死吗？”警官火了。

“汗先生，他在这里充什么头儿？你别听他的，快把公文办完了吧！”村长谢尔夫丁在沉默了一阵后说，“拉赫马特·汗，你这样是当不了村子的领袖的。”

“到底谁想当头？谢尔夫丁，我们之间的怨仇如果在村子里解决，我绝不会输给你。你叫来了警察，当众污辱我们全村。这

可是你开的先例。咱们走着瞧吧!”

“拉赫马特·汗,警察是我叫来的?”村长谢尔夫丁怒气冲冲地责问。

“对,对。汗先生,晚上您在谁家里来着?又是谁叫人把偷来的货物放进去的?”

“我怎么知道?我早晨才听说这件事情。”

“拉赫马特·汗,我要把你和罪犯一起抓进去!”警官说。

“男子汉还怕这个?汗先生,如果他也算是个男子汉,你就让他当众把实话说出来!”

为了结束这场争论,警官匆匆写了公文,记下了搜查时在场的人的名字,然后给大哥戴上了手铐。我真想放声痛哭,但一看到阿斯拉姆大哥脸上镇静的微笑,便忍住了眼泪。他看了大家一眼说:“我很难过,因为我的缘故,损害了穆拉特村的名声。”

“不,不!”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只要你们相信我是无辜的,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难民小子,有没有罪要由法庭说了算。”村长说,怒火中烧地扫了大家一眼。

那时,来接警察回城的马车早来了。警官和村长坐在前面,两个警察夹着阿斯拉姆大哥坐在后边。当马车扬起尘土,向公路驶去时,村里的妇女都哭了。莱希姆大姨一边大骂村长,一边为阿依莎和柴纳特擦眼泪。马车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觉得明朗的白昼突然变成了昏暗的黑夜。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抓住我的胳臂说:“玛赫纳,别难过!光难过有什么用?走,上城里去!先把阿斯拉姆保出来。”

在阿斯拉姆大哥获得保释之前,村里人都是一只脚在村里,一只脚在城里。那些天,我一刻也离不开乡亲们。那个时代的官场犹如一座密林,人一进去就会迷路。在法律的密林中开辟

一条道路真是困难重重,每一页公文都要经历不知多少道关卡,每道关卡都要大把花钱。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当天晚上就给警长送了人情,因此,大哥在拘留所没有受到什么刁难,家里人还可以送饭。警官很快准备好了起诉书,案子还没有移交给法院,大哥就获得了保释。他回到村里时,人们都聚集在小店门口迎接他。人们的眼神表明,大家对他更尊敬了。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后来开庭审理的过程,我们的律师抓住锁是开着的这一条据理争辩。法庭辩论后,我相信阿斯拉姆大哥一定会被体面地宣布无罪释放。村长的人在辩论中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对于证人的辩护,官方的律师也挑剔不出任何毛病。我想,谎言固然可以摇动真理的大厦,但绝不可能摧毁它。

但是,法庭一宣布判决,真理的大厦便轰隆一声倒坍了,谎言却大获全胜。听了宣判,我惊得目瞪口呆,似乎一阵狂风把我的信念连根拔起,吹得无影无踪。阿斯拉姆大哥被处以一千卢比罚款和三个月监禁。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难过,我痛心的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再也接不起来。在我眼前,世界变了,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我想:"谎言成了事实,真理却成了谎言,我这辈子为什么总是轻信上当?"我心里充满了愤慨和仇恨。我们不服这一判决,但我们的上诉被驳回了。我们卖掉了阿依莎和柴纳特的首饰,交了罚金。但对三个月的监禁却是毫无办法。对我来说,这三个月就像三年一样漫长。

阿斯拉姆大哥出狱后,我和全村人都觉得他有些变了。这变化并不表现在他的脸上,而是在他的眼睛里。阿斯拉姆大哥一回到穆拉特村,我就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这种变化。他的眼睛象日蚀一样,失去了往昔的光彩。穆拉特村曾经给了他信任,我亲眼看到他的眼睛慢慢恢复了月光般清澈的光彩。人们说眼

睛是灵魂的镜子。对大哥来说，这话是多么确切啊！我从大哥的眼睛里看到过清清白白的灵魂，没有丝毫虚假。但现在，这双眼睛里的信任已经粉碎，只留下了痛苦和受到伤害的愤慨。

回村两三天后，阿斯拉姆大哥重开了小店，人们又聚集到小店门口来了。大哥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但我知道，这微笑是虚假的。为了装出这种微笑，大哥忍受了多少污辱啊！我向工作员要来报纸，开始为大家读报。我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免得大哥听到会勾起他痛苦的话。

人越聚越多，控制人们话题的缰绳便慢慢从我手中挣脱。我想，我还能控制多久？干脆让大家说个痛快，洗去心头的尘埃。于是，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咒骂村长，对大哥表示同情。

赫亚特大爷说："阿斯拉姆，在我们眼里，你是毫无罪过的。"

"大爷，你说得对。但我认为我自己有罪。"

"这为什么？"赫亚特大爷惊问道。

"我没有能证明我无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过呢？大爷。"

莱希姆大姨说："难民小伙子，我不是对你说过，别在这里开店吗？"

"是的，大姨，但你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你善良的母亲哺育的结果。不过我想，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也许更好。我觉得，正是那一件罪过，才使你受到了这样的惩罚。不过我的心得到了安慰。"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莱希姆，你让人猜什么哑谜？"

"没什么，"莱希姆大姨说，"没什么。"

我明白大姨指的是什么，不过我没有作声。

阿斯拉姆大哥埋头干活，以减轻心中的痛苦。打完这场官司，我们身边既无首饰，也无现款。店里剩的那一点油、盐、辣

椒，三四天便卖光了。大哥向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借了点钱，重新办了货，小店才又开张。现在，大哥也开始进一点百货和布匹。傍晚，店门口又聚满了人，报纸也有了，有时工作员也来参加。

那一阵，工作员的图书室里新添了几部长篇小说。我开始埋头读书，一个星期就把新书读完了。工作员说："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你的肚子真够大的，我可供不起你了。"

"从小受到诱惑的人，他的眼睛和肚子是永远填不满的。"

工作员在我们这伙人的帮助下修整了横贯全村的巷子，我们窑厂优惠供应烧砖。因为许多外村人也走这条路到公路上去，因此，这项工作备受赞扬。但是，村长容忍不了我们的成绩，极力想把工作员换掉。但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工作员的上司，阻止了这项调动。

这是村长的第一次失败。

有一次，我在工作员办公室遇上了苏莱曼。我一看见他，不知为什么，就躲在书的后边。

他问："玛赫纳，这书非常有趣，是吗？"

我难以忍受苏莱曼这种随随便便的腔调。我很奇怪我这种心理状态。从儿时到少年时代，我们一直在一起。虽然我们没有成为朋友，但他仍是我的生活之书的一页。然而，今天我却想把这一页从书里撕掉。

"我知道，你们恨我们，但爸爸是村长，他必须依法支持警察。"

我"啪"的一声使劲合上书本。工作员说："乔德里苏莱曼，我和大家都是朋友，最好不要在我的办公室里说这种事情。"

"很好！如果玛赫纳不愿和我说话，我就走了。"苏莱曼微笑着说。

"不，不，乔德里苏莱曼，请坐吧！不过请告诉我，玛赫纳是谁？"工作员试图改变一下话题。

"玛赫纳曾经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现在他以阿布杜尔·拉赫曼这个名字出了名。"苏莱曼油腔滑调地说。我不得不看了他一眼，在他的微笑后面，我感到一种利刃般闪光的眼神。

我想，我必须微笑着面对这柄利刃，同时走开。

我说："玛赫纳叫玛赫纳的那会儿，苏利也没有成为乔德里苏莱曼。"

"那是什么年代啊！我们一起上古尔巴哈尔小学一年级，后来又在赛义德普尔念到八年级。你今天坐着的这间屋子，我们曾经在它的院子里游戏，你还记得吗？玛赫纳。"

"当然记得，可现在还提这些陈年往事干什么？"我问。

"不干什么。可是，美好的回忆不能给心灵以快乐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张嘴回答他的问题，他突然提起了希曼。提到希曼，又说起纳图大爷。从玩皂荚果说到玻璃球，于是希曼长大了。说到这里，苏莱曼说："十五六岁时的希曼是一个成熟的鲜果，我们俩都张着嘴等着，看这果子掉进谁的嘴里。这时悄悄来了个第三者，村子就把这成熟的果子给了他。"

"那是谁？"

"我们家磨坊的技师。"苏莱曼回答说。

"凯拉[1]把希尔抬走时，两位朗恰都惊呆了吧？"工作员笑着说。

"我不想成为朗恰，可玛赫纳处处挡我的道。"

"那你们俩是情敌了。你们说说，你们当中谁真的爱她？"

"我不能这么说，问玛赫纳吧！"

---

① 凯拉是希尔的丈夫所属家族的名称，这里指希尔的丈夫。

工作员转向我,想和我开个玩笑。我说:“苏利说的对,真正爱她的是我。不过现在我认为事情早已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玛赫纳!”苏利说。

“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苏利,她毕竟是这个村子的女儿,你最好别再说她什么了。”

“玛赫纳老朋友,你这种话总让我感到痛苦。说说有什么要紧?”

于是苏莱曼说起了他和技师交往的故事。技师起先不乐意苏莱曼上他家去,后来慢慢地就投降了。苏莱曼声称,现在他常常去,希曼看到他很高兴。他说:“玛赫纳,技师吸毒,赌博,不好好干活,被工厂辞退了。他又进了另一家工厂。他一没有钱,就来找我,我多少帮他一些。”

“这是好事情啊！乔德里苏莱曼。”工作员说。

“你问问他,他想索取什么代价?”我说。

“玛赫纳,也许我已经获得了这代价!”苏莱曼说。

“你吹牛!”

“真的。”苏莱曼非常肯定地说。

“别说这个了!”工作员慌忙说,“事情已经过头了,你们会打起来的。”

“不,不会的,我今天非要打破这个阿訇[1]的天堂不可,我要告诉他,世界上还有火狱,有些人应当在那里被火焚烧。”苏莱曼说。

苏莱曼估计我会用烧红的煤块来回答他,可我冷静得像冰一样。

我说:“工作员先生,让他把肚子倒空吧！说吧,乔德里苏

① 比喻为恪守教规的正人君子。

莱曼！”

“听着，阿布杜尔·拉赫曼阿訇，现在的希曼已经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希曼了，她完全变了，她现在是城里人，穿着宽大的套衫，连那个东西都看得见。要见到那个东西，像你这样的天使也会流口水的。她的微笑勾魂夺魄。技师带我回家，把我留在希曼身边，自己走开了。你说说，我又不是阿訇，怎么躲得开这火狱的烈火呢？”

他住了口。我说：“说完了没有？”

“还没说完呢，你听着！并不是我一个人掉进了这个火狱。一天，我和技师一起上他家去，只见大门从里面插上了。技师敲了敲门，旁边那几家的女人都到门口来了，有两个老太婆还走到巷子里，似乎等着看一场好戏。过了好一会儿，门打开了，门里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技师笑着说：‘先生，是您？’那个人说：‘我正找你呢！因为你，工厂都要停工了。跟我走！’技师向他保证，说马上就去上班。但他根本没问为什么要从里面把门插上。这时我看了看希曼，她微笑着欢迎我。我想，这微笑多天真纯洁啊！好像是专门为我而笑。可是，这微笑后面又隐藏着多少欺骗啊！那天我和技师一起走了。我真害怕那些街坊邻居，一个老大娘在路上拦住我们说：‘技师，你怎么把家里弄成窑子了？难道你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规矩体面的人家？’技师尴尬地笑着说：‘不，不……’玛赫纳，现在技师搬到厂主家的库房里去住了，希曼就在厂主家里当佣人。”

当时我想，苏利说的是真的。

我说：“乔德里苏莱曼，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我想，你听了这个村子的女儿的故事，一定会高兴的。”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乔德里苏莱曼，环境使一个纯朴的姑娘变坏了，我们应该痛心落泪才对。”工作员说。

“我可不准备和你一起落泪，我早就怀疑她的行为了。她和技师被赶走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她把我的权利给了别人。”

“给了谁？”我问。

“给了技师！”

“你相信这一点吗？”

苏莱曼惊奇地看着我，然后笑着说：“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这肯定不是你。”

“对，不是我，也不是技师。到底是谁？谁来解开这个谜团呢？”

苏莱曼转向工作员，“你明白玛赫纳的话吗？”

工作员厌烦地说：“乔德里苏莱曼，我在村里是一个外人，我何必干预你们家里的事情呢？我不想知道这个秘密。算了，咱们听听新闻吧！”

他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那天广播的是改组一个部的消息。这些部经常变来变去，不管这种变化发生在卡拉奇还是在拉合尔，都影响不了我们这里。我们连本地区的委员都没有见过，只有县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可以不时见到，因为他是村长谢尔夫丁的亲家，赛义德普尔的前乡长。他在我们村里开办了学校，学生们就在村头的大树下上课。至今为止，还没有为学校建一间教室。我们还知道，从城里到赛义德普尔这一段公路两旁的老青龙木树都将被锯掉，而乡长就承包了数英里长一段的锯树工程，村长也有份。人们说：“公路边的树，本来是为了给行路的人乘凉歇脚才种的，为什么要锯掉？”

我离开工作员时，心情轻松，毫无负担。从希曼的院子里走过时，逝去的记忆并未抓住我的衣襟，我心中没有燃起火星，嘴里也没有叹息。当我经过弯弯曲曲的小巷，一个声音突然传进我的耳朵。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影。这声音发自我的内心，就像

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刚到嘴边就中断了，没有言词，没有声响。

“并非每种声音都须依赖言词。”我想。

“要是这声音脱口而出，我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心灵之深，有如大海；无人可达，无人可解。”①

“对！说得对。谁能到达心灵深处呢？”

“你今天亲耳听到了，你把它沉入海底了？”

“我藏在心河之底了。”

“算了，很好。”我的影子离开我说。

这时，我已经走到通往井边的小路上了，两旁是因为雨季到来而变得翠绿的庄稼。风停了，庄稼纹丝不动。傍晚时分竟然如此寂静。但愿刮来一阵风，让庄稼在风中摇摆。否则，我将沉没在这无底的寂静之中。这时，甘蔗地里飞起一只小鸟，小鸟叫唤了几声，一滴忧愁滴到我的心上。

那些天，村里到处传说，技师卷进了机器的皮带里，右臂被轧断了，腿也被轧断了。消息是苏莱曼从城里带回来的。这使村里出现了一股小小的同情的浪潮。“磨匠纳图的孙女怎么办呢？”但是，这在村里掀不起风暴，有几个人表示同情，小店门口的人们三言两语地评论了一番，就此而已。

“听说技师吸毒，可能是晕晕乎乎地开了机器，就被卷进去了。”

“这种人早晚会有这种结局。”

“现在他成了废人，孩子怎么办呢？”

“真主让他们降生，也会给他们饭吃的。”

饥荒、庄稼干枯、干旱无雨、饿殍遍野……不管发生什么灾

---

① 这是十七世纪著名苏菲派诗人苏尔丹·巴呼的诗句。

难，我们村里人只有一个应付的办法，“真主是赐给一切的。”我从这句话里嗅到一种冷漠的气味，但我沉默无言。我看了看我的心，也没有见到丝毫的同情。我想，“人心真怪，有时比蜡还软，有时比铁还硬，打上去连响声都没有。”村里没有一个人去城里看望技师。一天，我正在窑上监工，突然看到莱希姆大姨头顶包袱，从村里走来。我马上明白了她要去什么地方，便在一垛砖后躲了起来。莱希姆大姨走到公路上，停下来等了一会儿。后来，从赛义德普尔来了一辆马车，她便坐上马车走了。我用披单擦了擦汗，又埋头干活去了。

莱希姆大姨回村后，我尽量避着她。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在说，我不敢抬头看她。有一次，在巷子的拐角，突然遇上了她。她问：“玛赫纳，你为什么总躲着我？”

“没有啊，大姨，我为什么要躲着你？”

“只要你说谎，我就把谎言摔到你脸上去！不过今天我不想这样做。”

“今天我没有说谎。”

“好，没有说谎。我什么时候说你说谎了？我进城去了，你知道吗？”

“知道。”

“可怜的希曼倒霉透了，技师还在医院里，他的一条胳臂……”

“我知道，大姨。”我的声音是那么冷漠迟钝，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大姨。”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一眼也不看大姨。我想：“有些狠心的时刻虽然早已逝去，可它总也不死。今天我扼死了它，这下它的灰烬里再也爆不出火星来了。”

十 六

我原以为,这个故事已无须再增添什么人物了。然而事实证明我估计错了。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波浪滔滔,一泻千里。水面随着波涛涌起,又消失在滚滚河水之中。故事也是这样,因为这故事是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结解开了,又打了一个结。一个结套一个结,永无休止。

一个结的名字叫希丹,她是我看着长大的。青春不管来到谁身上,都是青春,但她的青春恰如河里的波浪,没有安分宁静的时刻。她身材苗条婀娜,走起路来犹如卖解女在两根竹竿架起的绳索上跳舞。

村里的小青年叫她"闪电"。他们都等待着,要看看这闪电究竟落到谁身上。有好几次,她"嗖"的一声就从我身边溜了过去。她刚刚来到你面前,你一眨眼,她已经无影无踪了。她不算漂亮,一张瘦瘦的瓜子脸,那贪婪的神色像是多日没有吃饭。看到她这张饥饿的脸,不仅心里,连肠子里都会冒火。这也许是我的眼睛的罪过,因为我站在比她大十几岁的距离上观察她。

另一个结叫希凡。这是个胖乎乎的姑娘,两颊肉嘟嘟的。她一说话就激动,像拔掉了塞子的苏打水瓶子,从里往外直冒气泡。我不喜欢她动不动就放声大笑。她小时候这样,现在长大了还是这样,似乎连乳牙都没有换掉。我想,她那秀发覆盖下的脑袋里,大概没有长脑子。人们常说:"这头真主的母牛不知都

吃些什么，每过一夜就长出一层新的脂肪。”

村里的青年人叫她“大鼓希凡”。

不论碰到她们当中的哪一个，我都觉得局促不安。希丹瞟我一眼，马上变得像幽灵一样。希凡则哈哈一笑，声音难听得就像一个松松的大鼓被突然敲响一样。一听这笑声，我心里便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怖，像赤炼蛇在爬似的。

“这种姑娘水性杨花，早晚会败坏村子的名声。”我对拉赫马特·汗说。

“阿布杜尔·拉赫曼，你想的对。麻烦的是她俩和我们是同一个家族。从前希曼的事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她是匠人的女儿。”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那她也是这个村子的女儿呀！”我说。

“那倒是，但种姓毕竟不同。”

“乔德里，不管是贾特的名声，还是铁匠、木匠的名声，都是村子的名声。”怒火在我的声音里燃烧。

阿斯拉姆大哥说：“玛赫纳，读书人当然想得远一些，但你又何苦把世界上的痛苦都装到自己心里去呢？你这样下去，早晚要被心里的火烧成灰烬的。你呀，什么事你都要操心。”

我痛苦不堪地看了看大哥。我想，“尽管我们的关系变了，但村里唯独大哥才是我的知己。”

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正站在窑边监督工人干活。

一辆马车由土路走上通往村子的小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土路上常有马车来往，但通往村里的小道上就难得见到马车。这马车像是城里的那种，轻巧、漂亮，不像乡下的马车又粗又笨。马车后座上是一个穿罩袍①的妇女和两个孩子，她的脚踩在一

---

① 穆斯林妇女出门时穿的一种长袍，将全身遮盖起来。

个大铁箱上。前座上是一个男人，还塞着两三个大包袱。我们村里的妇女从来没有穿罩袍的传统，连村长家的妇女也不穿。车上的妇女撩起了罩袍的面罩，远远望去，她的脸在黑色罩袍的映衬下显得更白了。但我看不清她的模样，也没有认出来是谁。

马车从视线中消失了，我继续忙着干活，但心里总放不下，"这是谁呢？"中午，阿布杜尔·加法尔给我送饭来，我想问问他，马车是怎么回事。但不知为什么几次都没有问出口。

最后，阿布杜尔·加法尔说："哥，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我边吃边说。

"刚才没有从这里过一辆马车吗？"

"过了。"

"你知道马车里是谁？"

"不知道。"

"是吗？村里人可惊奇极了，村长的磨坊里不是有过一个技师吗？"

突然，我被一口饼噎住了，阿布杜尔·加法尔连忙递给我一碗"勒西"，我喝了一口，才把饼咽了下去。于是我住了手，不想再吃了。阿布杜尔·加法尔问："你就吃这么一点？哥哥。"

"嗯，我不饿。"

阿布杜尔·加法尔大为惊奇，正要问我为什么，我赶紧和他说别的事情。他已经上七年级了，和我一样喜欢读书。一提起念书，他就说个没完没了。于是我们便把村里的不速之客忘了。阿布杜尔·加法尔从草屋里搬出一张绳床，放在路旁青龙木树的浓荫下，在绳床上躺了下来。我在草屋里坐着，毫无睡意，便走了出来。极目远望，无边无际的麦田已经染上金黄的颜色，树木仍是一片葱茏，青龙木树的花正在掉落。从公路那边吹来的风，带来一股微甜的芳香。印历十一二月的中午，阳光灿烂。随

着太阳西斜，一种柔和的蓝色从天上降到地面。远处，在北方黛色屏障的映衬下，皑皑雪峰更加赏心悦目。这时，风也凉爽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心旷神怡地欣赏山川的秀色了，这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农民只有在需要种下一季庄稼时，才会感到季节的变化。究其原因，也许是每一季庄稼都会产生新的生命。每季庄稼都是季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在中午和煦的阳光下，我眼前闪现出一道色彩变幻不定的淡淡的彩虹。我感到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春天的色彩早已消褪，春天的芳香也像摇曳欲灭的油灯一样，就要消失。”在我眼前，野蓝蓟的金色斑点闪烁飞舞；野亚麻花犹如鼻插①，但它的颜色既不是银色，也不是金色，而是深蓝色。我每天早晨都在小路两旁看到它们，在露水的滋润下，它们显得格外鲜嫩。草地上到处可以看到白色的和玫瑰色的野花，像是铺上了一条花毯。

希曼重回村子的消息搞得我心烦意乱，神魂不定。我感到一种恐惧，又感到一种奇特的欣喜。那天傍晚，我没有参加小店门口的聚会，也没有去工作员的图书室看书。我甚至不想见到阿斯拉姆大哥，也不想面对心中任何一种感情。大哥店里点着灯，在苍茫的夜色中，那暗淡的光环拴住了我的脚。我略一迟疑，大哥便喊着我的名字拦住了我。

“今天怎么回来晚了？”

“是的，大哥，快要点火烧砖了，活儿多。”

“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大哥。”

“马车就停在小店门前，全村人都来了。一下午，人们都在

---

① 一种首饰，妇女于鼻翼穿孔，鼻插即插于孔内，其外露部分常做成花状。

这里议论纷纷。玛赫纳,技师已经完全残废了,架着拐杖才能走路,不过他倒是满不在乎,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

"大哥,他吸毒。他住在哪里?"

"住在莱希姆大姨家。人们都说是大姨叫他们来的。"

"大哥,我回家去了,今天太累了。"

大哥没有阻拦我。巷子里一片黑暗,一片沉寂,连个人影也没有。回到家里,妈妈和柴纳特也对希曼的突然归来表示吃惊。妈妈说:"这莱希姆真是个怪人,把他们从城里弄来干什么?你瞧吧,玛赫纳,早晚会出事的,莱希姆的几根白毛要不在评议会上被人家剃光那才怪了。"

"不,妈妈,不会出事的。"

人们原以为技师和希曼住一阵就会走的,不料十几天过去了,他们还不走。于是村里出现了一股恐惧和愤怒的浪潮。村长看到这一点,便上莱希姆大姨家去了。不等他开口,大姨勃然大怒:"头巾高耸的家伙,你又要来把他们赶走?"

"莱希姆,你放聪明一点,我算什么?怎么能把别人赶出村子呢?不过你也想想,可怜的技师已经残废了,在村里能干什么?谁来养活这一家老小呢?"

"这不用你管!我不会去找你乞讨的。"

不管谁去劝说莱希姆大姨,都碰了钉子。赫亚特大爷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也碰了钉子。

她对阿斯拉姆大哥说:"难民小伙子,我就敬重你,你什么也不说。"

我也没有说一句话。一天,大姨到窑上找我来了。她说:"毛杰丁的儿子,全村人都和我作对,他们要说的都说了。就你一声不吭,我真怕你。"

"大姨,我有什么可怕的?听说快要开评议会了,你如果赞

成，我在会上也一声不吭。”

“对，什么也别说！”

这时，我突然发起火来。我说：“评议会上我什么也不会说，但今天我要说心里话，要不我非被自己的怒火烧成灰烬不可。”

“毛杰丁的儿子，你心里有什么话，全说出来吧！”

“大姨，你听着！你这一手太不高明。你不仅给自己招来仇恨，也给他们种了刺。你让他们住在你家，村里人是不会接受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们把拔掉的野草又重新栽回地里去？”

“没有。”大姨说。

“可你就这样做了。这么一来，以后地里就会只长野草，绿色的田地会变得一片荒芜。走吧！我不会在评议会说话的。”

大姨瞪着眼看着我，嘴唇抖嗦，上唇的白茸毛也颤抖起来。她说：“玛赫纳，可怜的姑娘要是继续留在城里，弄不好会走上歧路的。技师已经完全残废了，他又吸毒，还有什么魔鬼比饥饿和残废更厉害呢？”

“大姨，她已经走上了歧路，你想到得太晚了。”

“不，这是造谣！”

“是真的。”

“谁告诉你的？”

“苏莱曼。”

“蛇的儿子还是蛇，你信他的话？”

“对，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他说了真话。”

“不，他为了败坏姑娘的名声，故意造谣。她告诉我，他上她家去，想调戏她。”

“是技师自己带他去的，大姨。还有那个工厂主……”

“玛赫纳，那可是个好人。技师受伤以后，他承担了全部费

用，他没有让孩子们饿死，现在还给技师提供帮助。”

我为大姨的天真哑然失笑。而她却以为我相信了她的话，便微笑了一下。我说：“你也去问问那个大善人，他做了这种好事，得到什么报答了？”

大姨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明白过来，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她说：“这蛇崽子在你心里下了毒！不，玛赫纳，没有这种事。你怎么对什么都怀疑？”

“但愿这仅仅是怀疑。”我躲避着大姨的目光。

大姨迟疑了片刻，然后用嘶哑的声音说：“就算是真的，那也好，我把她带回村里来了。比如一个人掉进井里，难道就不应该把他拉出来？”

对于大姨的这番道理，我无言以对。

大姨也向评议会申诉了一番。评议会决定停止她的“水烟”[①]。大姨说：“烟我不抽，水是真主赐给的，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让我去打水？”

大姨神气地到井上打水，谁也没有阻挡她。过了一两个月，人们也就把这件事忘了。波浪掀起的涟漪，在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无论是水面上还是水底下都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技师也开始和人们接触交往。他成了残废，无事可做，为了消磨时间，有时便架了拐杖到各个井上走走。他的老朋友都不理他，于是又找了些新朋友。他还试图上大哥店门口坐一坐，但人们对他十分冷淡。他到窑上来过一次，我只顾埋头干活。

---

① 在旁遮普农村，人们习惯在一起抽水烟，水烟便成了社交的象征。停止某个人的水烟是一句成语，指将其开除出本种姓或家族，禁止其参与社交活动。大姨在这里将这句成语拆开来理解了。

十 七

那一年收割麦子时,大姨不得不从早到晚地捡麦穗。

她的腰累弯了,身体也佝偻了。我很怜悯她,但没有对她说过半句表示同情的话。我知道,她听了会不高兴的。她宁可去死,也不愿让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

靠捡麦穗是维持不了一年的生活的,何况大姨并非单身一人,她还得喂饱技师、希曼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在家里说起这件事,柴纳特告诉我:"你还不知道? 希曼会开机器。"

"什么机器?"

柴纳特笑笑说:"缝纫机呀! 她从城里带来的。"

柴纳特还告诉我,希曼会做城里式样的衣裤。据柴纳特说,姑娘们以后不会再找村里的裁缝做衣服了。

"可是,我们的裁缝有固定的顾主,又不收现金,希曼可是收现金的。"

"现在村里谁手头没有几个钱?"柴纳特说。她看了看我,又说:"你下次进城,也给我带点好看的布来!"

"干什么?"

"我也让她做一套衣服。"

"不!"我说,声音大得像喊叫一样。柴纳特大失所望。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突然难过起来,马上微笑着说:"好吧,一定给你

带来，柴纳特，比你结婚时那套衣服的料子还好。”

我慢慢觉得村里人似乎接受了希曼。因为缝纫机的缘故，姑娘们开始到莱希姆大姨家走动。我们的老洗衣匠也是我们的裁缝，他和他妻子做出来的衣服又肥又大，年轻姑娘的衣服和老太婆的衣服毫无区别。我注意到，姑娘们一穿上希曼做的衣服，马上显出了青春活力，于是我又犹豫了。

人们说：“现在村里也兴起城里的时髦来了。”

“技师教给小伙子们打扑克牌了！”

“村里的小青年早就会打扑克，听说技师打牌是下赌注的。”

“他还抽大麻，我亲眼看见他往烟卷里放大麻来着。”

“他的大麻是从哪里搞来的？”

“有个城里人骑着摩托车给他送来。”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

“他和技师在公路上碰头。”

大姨说：“那人就是技师工作的那家工厂的老板，玛赫纳，他隔一二个月来一次，给技师一点钱。我关照过技师，不能让他进村。”

希曼回村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一直没有见过她，我也不想见她。

“不！你想见她。”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

“胡说！”我想。

有些声音来自心里那口黑井，我拚命奔跑着躲避它，但这声音却紧追不放，一到晚上就变成梦来找我。我在梦里见到了希曼，一会儿是儿时，一会来到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交汇点，一会儿又在深深的青春之河的漩涡中沉浮。整整一夜，我在梦中和她说话，有几次还触到了她的躯体。我原以为我早已远离童年和青年时代，我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丈夫，并且很快就要成为一

个孩子的父亲，我不该做这种梦。因此，早晨一醒，我就极力忘掉这些梦境。有几次，梦境魇得我满头大汗。后来，有一个梦竟在白天把我带进了莱希姆大姨住的那条巷子。这条巷子根本不在去砖窑的路上，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竟使我迷了路，鬼使神差地走进了这条巷子。整个村子都醒着，巷子也醒着，我却梦游般走过这条巷子。到了窑上后，我还在思索我为什么会这样。不！我走过的是一条梦幻的巷子。当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开始做这种梦时，我害怕起我那黑沉沉的井来了。那天，我半夜才回到家里。

我们必须抢在雨季到来前把砖烧好，于是，我就在繁重的工作中寻求解脱。在雨季第一场雨到来之前，我们把砖烧好了。窑上停了工，只有零零星星的顾客前来买砖。雨季一开始，窑上便无事可干，时间十分难熬。我害怕这种空闲，便上工作员的图书室把读过的书又重读了一遍。有时，我就在小店门口坐上几个钟头，把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上几遍。就这样，还有不少时间无法打发。我真想沉入滚滚而来的云彩之中，但却沉不下去。

苏莱曼进了大学法律系一年级。放暑假的时候，他回村里来了。我在工作员那里遇见了他。他一见面就说："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走着瞧吧，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在村里，一无所知。"我说。

"玛赫纳，乡下人真是井底之蛙。在拉合尔才能知道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乔德里苏莱曼，通过报纸和收音机，我们多少也了解一些。"工作员说。

"那毫无用处，看报纸听广播是得不到内幕消息的。"苏莱曼说。

"不错，苏莱曼，我们连本区的委员都见不着。"我证实他

的话。

"他上我们村来干什么？这种大人物哪有这么多时间？我倒是经常见到他，要是下次更换部长，就让他当。"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尽管他住在城里，照样给了自己村子许多好处。开了学校，办了医院，村里的路也修好了。"

"他的选区还有许多别的村子呢！"

这时，苏莱曼突然改变了话题，他笑着问我："我们村里也有一场危机吧？"

"什么危机？"

"你装什么蒜？"

"你是指技师？"

"你为什么不说是希曼呢？"

我沉默了。苏莱曼看了看工作员说："你看见希曼了吗？"

"没有……我没有兴趣去看村里的姑娘媳妇。"工作员十分严肃地说。

"你是个青年，说起话来像老头子一样的年轻人是非常危险的。"

"也许是，乔德里苏莱曼，我建议最好别在这里谈论这种问题。"

"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你不吭气，你一定见过她了吧？"

"没有。我倒是想见见她，但绝不是用你那种眼光去看她。"

苏莱曼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莱希姆大姨像鸟儿一样把她关在家里呢？她生怕笼子一打开，这五彩的小鸟噗的一声就飞走了。"

我望了工作员一眼，他有点惊慌失措。他想转换话题，但苏

莱曼不听他的，又提起那个工厂主，说他骑着摩托车来到公路上，给技师送了一些什么就走了。

"阿布杜尔·拉赫曼，听说村里的姑娘们常到希曼那里去？"

"也许是吧，我没有亲眼见过。"

"等闪电希丹和大鼓希凡这种姑娘受到希曼的影响，村子就会变成拉合尔了。"

一提起拉合尔，工作员说："乔德里苏莱曼，你住在拉合尔，一定在安娜尔格莉街和马尔路上见过成百上千的姑娘。从拉合尔来的人，哪里看得上村里的姑娘呢？"

"工作员先生，话虽是这么说，但姑娘不管是拉合尔的，还是穆拉特村的，都是姑娘，只不过风味不同而已。就拿闪电来说吧！当她扭着腰从你身边走过时，你会觉得像触了电似的。至于大鼓希凡，我真想在她胖乎乎的腮帮上打上一记充满爱的耳光。但希曼又不同了，她是火。"

工作员惊慌地看着我，我笑了笑说："乔德里苏莱曼，拉合尔有一个宝石市场[①]，你什么时候也上那里走走，再回到村里来，你就不在乎这些了。"

"你以为我是个好色之徒吗？"他气呼呼地说。

"只有去宝石市场的人才是好色之徒吗？乔德里苏莱曼。"我问。

"这是什么意思？"苏莱曼问。

"我听说，到那里去的人，至少对自己街坊邻居的姑娘是不动邪念的。"

"行了，行了，乔德里先生，你们别说这些了！"工作员大声说。

---

① 拉合尔古堡和巴德夏希清真寺附近的一个区，旧时系妓女聚集的红灯区。

苏莱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站起身来。他走了以后，工作员说："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这个人念了那么多书，怎么还这样轻浮？"

"大约是遗传吧？"

"村长看起来可不这样。"

"谁知道呢，工作员先生。"

每次见到苏莱曼，我心里那口黑暗的井里都会掀起波澜和风暴，使我数天不得安宁。

"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我想，"不，不可能。"

"你是个伪君子！"从黑暗的井底传来一个声音，"你很想看一看希曼，但你做不到。因为你不愿意看到自己赤身裸体。苏莱曼比你强，他从不掩饰自己。"于是我为自己的胆小生气，心里火辣辣的。心里一着火，全身便跟着燃烧起来，火势熊熊，一直蔓延到远处。

柴纳特首先感到了这一点，她问："这几天你怎么心神不定的？"

"没有啊！"我笑着回答说。

柴纳特大概觉察出我的微笑是装出来的，便发起愁来。阿斯拉姆大哥能够看透我的心思，也许他已经知道我那黑暗的井底的秘密，但他沉默不语。否则，我对他恐怕也得说假话。

"我应该在我自己的火狱里烧死。"我想。

一天，大姨在巷子里拦住我。早晨下过雨，但现在晴空万里，太阳撒下无边的烈火，似乎末日就要来临。巷子两边的泥墙腾起蒸汽，我浑身大汗，衣服都粘在身上了。

大姨在这个时候拦住我，使我十分恼火。我说："什么事？大姨。"

"上我家去吧！"

“干什么?”我惊奇地问道。

“可怜的女人有话要和你说。”

“哪个可怜的女人?”

“就是那个可怜的,还有谁?”

“我不去,她要说什么就告诉你吧!”

“玛赫纳,我怎么知道?”

“我不能去。大姨,你真是老糊涂了,村里人会怎么说呢?”

“怎么说? 什么也不会说的。你上我家去,别人能说什么?”

“大姨,谁管得住别人的舌头?”

“玛赫纳,看来你还有心病,一个人心里有鬼,当然要害怕别人了。”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她,她笑了。

“好吧! 随你的便,我不强迫你,免得你那干净的衣服落上污点。”

我说:“大姨,走吧! 我跟你去。”

从巷子的拐角到大姨家很近,十几步路就到了。可我却觉得像是在天桥①上行走。这桥利如剑刃,细如发丝。桥的一头是这个世界,另一头是另一个世界。我即使能免于堕入火狱,到了另一个世界会不会脱胎换骨呢? 我还能是原来那个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吗? 为了保住清白,他宁可把心里的声音扼死。他梦想看见一个人,却在那个人面前筑起仇恨的城墙,以免别人猜疑。我觉得,这一瞬间的光阴犹如故事里吃人的魔王,它吃掉了我的童年,又吞下了我的少年时代,现在又要将我的青春一口吞下。

---

① 伊斯兰教称架在火狱之上直通天国的桥为天桥。生前行善者可安全通过,行为不端或作恶者经过这里将掉入火狱。

此时此刻，当我在写这些文字时，我知道，这故事本来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现在却被我拖得这么长，简直无法收拾。

“玛赫纳！”大姨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说吧！大姨。”

“你呆站着干什么？坐下！”

从前我曾多次来过这里。大姨家里收拾得非常整洁，内墙用牛粪和泥土抹过，还掺上了靛蓝，呈现出淡淡的蓝色。正面墙上的搁板上，摆着擦得锃亮的紫铜和黄铜器皿。房间的地面也仔细抹过，放着两张绳床，其中一张的床腿是彩色的，缠的是棉绳；另一张床稍离开一点，是蒙吉草的绳子编的。大姨让我在棉绳编的绳床上坐下，递给我一把五彩的扇子，说道：“今天太热，看你都汗透了。”

我挥动扇子。一阵风吹来，似乎有人在抽泣，停滞的时光又活动起来了。

大姨说：“可怜的孩子在那间屋里，我去把她叫来。”

那个姑娘来了，可怜的姑娘。她先在门口停了一下，她一进门，时代的轮子似乎就倒转起来，把我卷了进去，不停地转动着。轮子一旦倒转，没有外力是不会自动停止的。我从青年时代回到少年时代，又从少年时代回到童年。我想停留在童年时代的某个阶段上，那时，磨面机的马达刚刚启动，带动了磨盘。但是，这轮子却不肯停止。这时大姨说：“坐吧！希曼，玛赫纳！”

我说：“说吧！大姨。”

“我什么也不想说，你问她吧！是她叫你来的。”

我无力地看了她一眼，她坐在面前的绳床上。汗水流进我的眼睛，变成水汽弥漫在我们两人之间，以至她的形象都显得模糊了。我用头巾擦了擦脸和眼睛，模糊的形象顿时清晰起来，就像明亮的星星突然闪烁着从云彩里钻出来。我颤抖了。星星闪

烁了一下,我也颤抖了一下。我突然清醒过来,转动着的轮子也突然停止了。我觉得我并不认识她,她不是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耍游戏的那个姑娘。难道是她的面目改变了?

一个声音从我心底的黑井里传来:"生活的面目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她!就是她!她每时每刻都陪伴着你!"

我说:"大姨,希曼要说什么?"

许久许久,我只听到黑井里传来的声音,那是我自己的呼声的回响。

过了好一会儿,大姨才说:"可怜的姑娘在哭呢!"

我曾听见生活哈哈大笑,也见过它泪如泉涌。有时,我从眼泪里听到了大笑的声音;有时,又在大笑中看到眼泪。但是,我今天看到的眼泪却与世俗的眼泪不同。这眼泪只在眼皮后滚动,有如一孔泉水就要喷涌而出。这眼泪里没有悲痛,也没有欣喜。如此晶莹明亮的眼泪,就像……不,我无法形容这泪水。在澄碧如洗的天上,有时一块白云突然降下雨滴,对这种雨滴,你能叫它什么呢?

大姨说:"玛赫纳,可怜的姑娘想说的话,由我来代她说吧!"

"说吧!大姨。"

大姨先东拉西扯说了一通。谈到技师,她说:"这可怜的人什么也不能干了,他还吸毒,吸毒的人是根本不会关心妻子儿女的。希曼整天缝衣服,累得精疲力竭。我这个老太婆又能帮得了她几天忙呢?现在有一口气,下一口气还不知道接得上接不上?顾了今天,顾不了明天。我一死,亲戚们就会一拥而上。玛赫纳,你说叫这个可怜的姑娘上哪里去呢?"

"我不明白,大姨。"

"玛赫纳,我不想让你猜谜。我想起一个办法,打算把我的房子转让给她。"

“大姨，这可不那么容易。谁能允许她住在这里？你有好几个继承人，村里人再一反对，你怎么对付得了呢？”

“我就担心这个。还有一个办法，可那也非常困难，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助我？”

“说吧，大姨！”

“真主保佑，纳图大爷的房子，本来是应该由希曼继承的。”

即使大姨往我耳边扔一个炸弹，也不会比这句话震动更大。我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姨说：“玛赫纳，你害怕了？”

“是，我是害怕了，大姨。”我说。

“那我自己找村长去。他不同意，我就去找法院。该是谁的权利，就得给谁。”

“不，大姨，”希曼说，“你何必为我去遭罪？”

“丫头，我是为你着想，你还要拦我？”

“我自己去找村长！”希曼说。一听这话，我耷拉着的眼皮抬了起来。

我们四目相遇，犹如两颗星星相撞。我感到我的眼珠蹦到她的眼睛里去了。很久很久以来，我今天才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她的眼睛。我说不上她眼睛里有些什么，是痛苦还是期望？是悲哀还是怨恨？这双眼睛里一无所有，又包罗万象。从她的眼睛里，或者说就是我自己的眼睛里，我看到我站在水塘边上，而她正乘上马车离开。我责备村子死了，但我自己也没有上前阻拦离去的马车。我羞愧得额上冒汗，嘴唇干枯。现在，又……

我说：“大姨，再忍耐一阵，我先找别人谈谈，找村长是没有用的。”

我在小店门口随便提了一句大姨的建议，结果却像是晴天的一声霹雳，把人们都惊呆了。

赫亚特大爷说："莱希姆真是个疯子，别听她的！玛赫纳。"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就算你和村长有冤仇，但这个办法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阿斯拉姆大哥说："玛赫纳，你认为莱希姆大姨的主张不错啰？"

"是，大哥。"我不假思索地说。他盯着我，当他从我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时，便叹了口气，沉默了。

我爸爸听说这件事以后，单独问我："玛赫纳，我怎么觉得你有些变了……你打定主意支持莱希姆那个疯子？"

"她说的没有错，爸爸，应该支持真理。"

"玛赫纳，做事要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如果只和村长干，我不拦你。但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引起全村人的反对。真理从来不是甜的，你怎么让村里人吞下这颗苦果呢？"

"我不知道，爸爸，有时单枪匹马也得和全世界搏斗。"

爸爸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把脸扭了过去。

村长派人给小店门口的人送了个口信："磨匠纳图的孙女对那所房子毫无权利。孙子孙女不能继承祖父的遗产。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产，纳图的房子在上次水灾时已经坍了，是我重新修好的。房子属全村公有，现在住的也是政府的官员。"

村长没有出面，但村里人都认为他说的有理，我完全孤立了。

于是，我在心里把全村人统统都开除了。我再不去阿斯拉姆大哥的小店门口，也不去工作员那里听半导体。碰到爸爸的眼光，我就扭过头去。我妈妈像往常一样关心我的休息，但她一展开那母爱的胸怀，我就像含羞草一样蜷缩起来。我对柴纳特也惴惴的，她的眼睛里燃起了痛苦的火焰。正当这火就要烧着我的衣襟时，我猛然惊醒过来。

“我这是怎么啦?”我问自己。

见到大姨时,她说:“玛赫纳,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时辰,让我想了这么个主意。”

“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姨。”

“现在姑娘们也不来找希曼做衣服了,她整天闲着。”

伙伴们看见我,就暗暗地笑。有一个勇敢一点的说:“爱情是个妖魔,连正人君子都会被它拖下水去,何况我们的玛赫纳呢!”令人痛苦的是我不能揍他一巴掌。苏莱曼当面不说什么,但背地里说的话仍然传到我耳朵里。他说:“到头来玛赫纳也掉进了火狱,早晚大家都得尝尝这火狱的滋味。”我无法回击他的话。我哀叹自己孤掌难鸣,无能为力,只好缩进自己的躯壳。

正当雨季,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一位全家盼望已久的客人光临了。我一到家,阿依莎马上把我拖到柴纳特的绳床边上,我只看了孩子一眼,便想走开,可她缠住我:“不,哥哥,你抱起他来看看。”我向柴纳特的绳床弯下腰去,她却把脸转过去了。我正不知所措,妈妈说了:“阿依莎,着什么急呢?”我便从家里出去了。

“听说了吗? 玛赫纳。”

“没有啊!”

“苏莱曼对闪电动了手了。”

“谁能抓得住闪电呀?”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笑,却使报告消息的人一愣。我来到小店之前,这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

闪电从自己家的井上回家,有一段小路穿过一片甘蔗地,躲在地里的苏莱曼突然跳出来抓住了闪电的手腕,闪电惊叫起来。地里正好有个村里人在割草,他闻声赶来。苏莱曼威胁他说:“走开! 别过来!”

“村长的小子，你污辱村里的姑娘，还要威胁我？”他挥舞着镰刀冲上前去，苏莱曼才放开了闪电的手腕。

闪电哭着说：“兄弟，千万别告诉人，要不我的名声就完了。”

“你是无辜的，闪电，对你强行非礼的人才是有罪的，他应该受到惩罚。”

那个农民对我说：“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事情很可疑，对吧？如果闪电心里没有鬼，她央求我干什么？依我看，要不是苏莱曼突然窜出来，她是不会出声的。你瞧着吧！这里一定有名堂。”

我说：“乔德里，这件事就算了吧！”

村里人不肯善罢甘休，要求召开评议会进行调查。村长把苏莱曼赶出了村子，又对闪电的爸爸施加压力，唆使他到小店门口来骂了我们一顿。他说：“你们为了和村长作对，竟想败坏我女儿的名声？什么事也没有，全是你们捏造出来的。”

这件事过了六七天，闪电又扭着腰肢，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走过了。

我想，“那个农民说的有道理。看她走起路来那种轻飘飘的样子，肯定是现在还为村长的儿子抚摸了她而陶醉呢。”

奇怪的是，村里人对我的态度突然和缓了。我不清楚是这件事情的影响，还是另有缘故。但人们都说：“村长的儿子是魔鬼，关于希曼的那些坏话，全是他造的谣。”

一天，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私下对我说：“玛赫纳，我不该怀疑你，原谅我吧！再把房子的问题提出来，我支持你。”

“大爷，考虑考虑再说吧！”

赫亚特大爷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我父母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压在我心上的石头一块块都搬掉了。至于大哥，我从不认为我们之间会产生什么隔阂。只有柴纳特的眼神里还不时

流露出一丝疑虑。这是女人最大的弱点，也许还是她们最大的力量所在。我一想起希曼，她的疑虑就变成闪电向我袭来，把希曼吞掉，把我的心变得空空如也，似乎我在这世界上已不应再有任何欢乐。

十八

平地一声雷，吞没了一切细微的声音。

近两三年来，国内政局一直不稳。今天成立一个什么部，也许明天就倒台了。今天你当了部长，明天又换成了他。我们村离卡拉奇和拉合尔很远，这些消息通过报纸上那些模棱两可的文字传到这里，已经引不起爆炸性效果了。工作员的半导体收音机偶尔也传来一些消息，那也掀不起波澜。我们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和远方的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还比不上在村子的水塘里扔一块石头。往水塘里扔一块石头，我们听得见它的声音，看得见一圈圈涟漪向岸边扩展，最后撞得粉碎。但是，那一天的消息却使我们全都竖起了耳朵。

我们正坐在小店门口，那天的报纸上没有一点可资谈论的东西，村里也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新闻。昏礼的宣礼声一响，有些人就回家去了，另一些人则到清真寺里去作礼拜。大哥和作礼拜的一起走了。我和余下的人只念诵了一下"作证言"[①]就算了。一阵温馨凉爽的风从地里吹来。麦子刚刚出芽，还没有给田地披上绿装。西边的山坡上，冰冷的火开始慢慢熄灭，黑暗从东方慢慢遮蔽了天空。我点上风灯，挂在外边墙上，油灯的红色光芒开始和朦胧的夜色捉迷藏。夜幕渐渐笼罩了一切，全村悄然无声，一片静寂。我独自沉没在黑暗中，变得更加孤独。这时，巷子里传来了半导体的声音，我立刻惊醒过来。

半导体来到我身边，一个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听见了吗？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

"没有。"我听出是工作员的声音。

"全国实行军法管制了！"①工作员说。

"军法管制？"

"军队接管了政权。"

不知为什么，我颤抖了。虽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这有什么区别呢？"我问。

"现在我也不知道，国家可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

我不知道这消息是怎样像火一样在村里传开的，都有谁听到了，又是怎样传来传去的。但我看到小店门口聚集了许多人，默默地站着。工作员关了收音机。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这是怎么回事？而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致认为，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而这事情又相当重要。人们要工作员说说，他把手放在耳朵上③回答说："兄弟们，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我不能随便发表意见。"

"玛赫纳，你不是官方人士，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赫亚特大爷说。

"巴基斯坦总统斯甘达尔·米尔扎少将解散了议会，把政权交给了军队。"

"现在皇上是谁呢？"赫亚特大爷问。

---

① 即口诵"我作证：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表白。

② 1958年10月7日，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和政府，取消所有政党，并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被任命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③ 一种表示告饶的做法。

“皇上?”我惊问道。

“对！对！皇上才是统治国家的人。老人们都说,察合台曾经统治过这里,后来是锡克国王,后来又是英国人。”

我不禁笑了起来。赫亚特大爷说:“这有什么可笑的？玛赫纳。”

“大爷,巴基斯坦不是皇上在统治,巴基斯坦是民主国家。”

“那大家都是皇上了。赛义德普尔的乡长当上了县委员会的委员,他就统治了这个地区。注册员是我们的皇上,警察也是我们的皇上,我们那个在城里的委员,也是我们的皇上。这么多皇上,大白天抢劫杀人,却没有人管。你说说,阿斯拉姆碰上的事情,不就是村长搞的鬼吗？如果皇上只有一个,我们还能过点太平日子。你瞧,现在要是不立一个皇上,情况就会更糟。你争我斗,没完没了。”

听了赫亚特大爷的长篇大论,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人们说,从前有一个村子,村里有一位圣人,人们有什么疑难事情,都去找他。他马上就能解答……赫亚特大爷,你一定记得这位圣人的名字吧?”

“不记得了。如果是你的祖先,我一定忘不了。”

“也许我们也有这样的圣人呢?”

“那好啊！你说说他叫什么吧!”

“他的名字叫巴巴拉尔……我是说,巴巴拉尔·巴奇格尔①。”

大家笑了起来。赫亚特大爷高声说:“拉赫马特·汗,开什么玩笑？说真的,巴基斯坦人要没有一个皇上,国家是搞不好的。”

---

① 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傻老头”。

第二天，阿斯拉姆大哥进城去了，中午才回来。那天白天，小店门口的人比哪天都多。阿斯拉姆大哥向大家讲述城里的情形。他说城里人非常害怕，仿佛他们全成了罪犯。城里见不到军人，但是，只要有军用吉普驶过，人们便赶紧让到一边，还呼喊“巴基斯坦军队万岁”的口号。不管怎么打听，谁也不肯回答你的问题。警察打起精神在路口值勤，可怜巴巴的，往日那股傲气不知到哪里去了。布匹、盐、油、面粉、糖、蔬菜、豆子、香烟都降了价，店主害怕顾客，顾客也害怕店主……

“玛赫纳，城里以前那种热闹景象也见不到了。”

阿斯拉姆大哥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当天的报纸。报纸上登着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上将和斯甘达尔·米尔扎总统的像，新闻很少，用大号字体印着总统的讲话和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声明。

赫亚特大爷仔细看了看总统和军法管制执行官的照片，然后问道：“玛赫纳，这里哪一个是皇上？”

“哪一个也不是。”我说。

“看样子两个人都是皇上。”

“这是总统，这是军政府的首脑。”我指着照片告诉他。

“不是皇上就算了，可大权在谁手里呢？”

我想了想说：“大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算是两个人一起执政吧！”

“不！这不行！玛赫纳。”赫亚特大爷摇着头说，“一个国家两个皇上？一个剑鞘里能装两把剑吗？”

我费尽口舌，也没有能使赫亚特大爷弄清总统和皇帝的区别。他一字不识，在他所生活的世界里，他十分精明。可我怎么把他从那个世界向前推进一步呢？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就证明他的话一点不错。斯甘达尔·米尔扎宣布放弃总统职位，出国去了。一个剑鞘里果然盛不下两把剑。

军法管制实行之初,有两个词非常流行:"走私者"和"黑市贩子"。每个城市都抓获了黑市贩子,每个商店都查出了走私商品。每天都有报道,说走私和倒腾黑市买卖的人受到了鞭刑的处罚。

人们说:"我们村里谁也不用害怕,没有走私的,也没有黑市贩子。"

"如果说阿斯拉姆搞黑市买卖,"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笑着说,"我们可以发誓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说另外有什么人在搞走私,就不会有人打包票了。"他指的是村长。这话传到村长耳朵里,他就派人捎了个口信:"问问拉赫马特·汗,走私物品是从哪里查获的?警察局有记录。警察一来,就会影响全村的声誉。"看来村长有些心虚,害怕有人告发他,虽说他这种怀疑毫无根据。

阿斯拉姆大哥时常进城。他告诉我们,城里各种商品突然都便宜了。人们纷纷拥到百货店里去抢购,走私布一抢而空,就像不要钱似的。但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久,商店里便空空如也了,连日用品也很难买到。这次大降价,我们乡下人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物价一涨,我们却大吃苦头。要不是村里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写这个故事时,那个年代的事情可能一件也记不起来了。

这是实行军法管制三四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天清早,一个警官带着一个警察来到大哥的小店门口。阿斯拉姆大哥事后告诉我说:"玛赫纳,一见他们,我吓得魂都没了。但警官很客气,他喊了一声'喂',叫我过去,问我村长是谁。"大哥把村长的名字告诉了他,把他送到庄园,然后就找我来了。当我赶到小店门口时,警察到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村子。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猜测一通。会不会是搜查村长的家?

不，现在能搜出什么来，东西早就藏好了。突然，村长的一个人到小店来了，说村长叫我到庄园去。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问："村长找我干什么？"村长的人附耳说："是纳图那个孙女把警察叫来的。"

"为什么？"我惊问道。

"我怎么知道？玛赫纳，你一去就清楚了。"

我来到村长的庄园里，只见赫亚特大爷、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和其他一些人也在那里。我因为很久不来了，觉得十分别扭。村长神情沮丧，正用"勒西"招待警察。一见我，村长就甜甜地喊道："阿布杜尔·拉赫曼，请坐！"他又对警官说："阿布杜尔·拉赫曼是读书人，是我儿子苏莱曼的同学。"警官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呢？他只问我："乔德里，你能读英文吗？"

"会读一点，我念到八年级了。"

他拿出一张纸来，"能念这个吗？"

我朝纸上看了一眼，说："不行，我的英文程度还不够。"

村长说："警官先生，您刚才说的，我完全相信。"

"穆斯玛特·夏米姆夫人也应该到场！"

我惊奇地望着村长。他微笑着说："警官先生说的是纳图大爷的孙女希曼。"

我大吃一惊，接着便看到莱希姆大姨和希曼走进庄园。希曼回村后，我这是第二次看见她，但我仍然觉得像是第一次见面。过去的半年里，每当我在想象中看到她时，她总像一滴泪珠。为了这一滴泪珠，我把自己的世界搞了个翻天覆地。今天，她不再像泪珠了。在冬天和煦的阳光里，她神气地走进村长的庄园。看到这，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我恍然大悟，她已经不是我儿时熟知的那个希曼了。那时候，她那白皙的圆脸庞总透着玫瑰般的红润，亮晶晶的大眼睛闪着光，像冬天里金色的阳光一样

柔和。我也见过痛苦的灰烬在这双眼睛里飞扬。但是今天，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妇人，并且正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人群之中。我注视着她，她的脸，她的身体，都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仿佛村长的庄园里突然长出了一棵小松树，生机勃勃，傲然屹立。这时，我胸中猛然升起一股激愤之情，我痛恨这个世界，对全村人深恶痛绝，我们把玫瑰花当作荆棘，从村子的地里拔出来扔掉。在我心目中，村里的姑娘只不过是一堆灰烬，一堆没有血肉的泥人。虽然她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跨入青春的门槛，有的还是我看着长大的。然而，她们此时此刻已变得分文不值，甚至包括柴纳特在内，虽然我们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她还是我儿子的母亲。

“谁是穆斯玛特·夏米姆夫人？”警官问。

“站在您面前的女孩子就是。”村长极其谦恭地回答说。

警官看了希曼一眼，目光就钉在她脸上了。过了片刻，他才用颤抖的声音说：“太太，我来归还你的房子。”

后来，我们来到希曼的院子里。我看到工作员正忙着往外搬东西，村长满脸憾色。警官对希曼说：“太太，在门上锁上自己的锁！要是有人不让你搬进去，你就通知警察局。”

接着，警官让一些人在一张纸上签了字，让另一些人按了手印。公事完成后，警察就走了。

村里人对这件事惊讶不已。傍晚，小店门口的人谁也不说话，仿佛舌头都打了结。直到第三天，人们舌头上打的结才松开一点，这才议论纷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纳图的孙女真厉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上城里去了一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从军队那里拿到了房产证。听说她在城里有人，那个人帮了忙。要不，这么短的时间，一个女人哪里办得了这么大的事情。”“不，不对。她自己找到军队的办公室去了。她在城里住过，人又长得漂亮，只要为自己的苦处哭诉一通，人家

的心就软了。女人的眼泪可以穿透石头。谁料得到纳图的孙女出落得这么漂亮，那天在庄园里多神气！谁见了都会吃惊。多神气啊！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她的脚下。”

莱希姆大姨说：“村长一直是村里的土皇帝，可那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可怜的姑娘总算得到了自己的权利。”

“权利是得到了，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你听见人家说什么了吗？”

“谁要说就说去吧！玛赫纳，又不能把他们的嘴堵起来。”

“大姨，你赢了，村长输了。你就告诉我一点，希曼是怎样搞到房产证的？”

“玛赫纳，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发芽，它的根就会一直伸到火狱里。等到苗长起来，你越去割它，它越生长。好吧，你听着！我带着希曼和技师到城里去了一趟。我们天不亮从村里出发，天蒙蒙亮就到了军队的办事处，向那里的大官交了申诉书。他真是个好人，仔细地听了我们的申诉，然后说：‘比比，回去吧！我们会公正地处理这件事的。’我们连夜回到村里。现在你说吧！你心里的刺拔出来了没有？”

我嘴上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大姨从我脸上看到了我心里的话，于是便笑了笑。要回房子以后，希曼就变了，仿佛解除了监禁，获得了自由。小鸟一旦逃出樊笼，在天空自由飞翔，一定会为自己感到惊奇，一定会觉得世界上的一切是那么新奇、可爱。希曼也是这样。白天，她东走走，西走走，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早就被磨坊的磨子碾碎，已经多年不见了。我感觉到，她似乎想把离开村子的那一段忘掉。在巷子的一个拐角，我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呼唤：“玛赫纳！”我东张西望，以为是巷子在和我捣乱。突然，欢笑的礼花腾空而起，我的童年又复活了。有时候，逝去的时光也会苏醒，犹如魔法师给石像注入了生命。我沉

浸在童年的世界里，似乎从未长大成人，从未尝过人生的苦涩艰辛，我的灵魂也没有接触过人生的丑恶。我像刚刚长出翅膀的小鸟，开始领略飞翔的欢乐。

我问："谁在叫我？"

"你的童年。"声音从黑暗的井底传来。

"玛赫纳，今天不上我家院子里来了？不来玩皂荚果？"

这是希曼的声音，它随着时光的巨流漂来。于是，我又听见了磨面机的声音，看见了技师。他手持椰瓢，向每个姑娘求爱，包括希曼在内。而希曼因为游戏时输了，正抓着我的衣襟呢！

我不胜惊讶。昏暗朦胧之中，一个黑影站在面前，瞬间的梦幻变成了现实。巷子孤独而荒凉，有如沙漠。

"你为什么叫我？"我对黑暗中的影子说。

"你怎么变得这么陌生了？玛赫纳。"

"你没有看见你我之间已经相隔了几个世纪？"

"不，我还是原先那样，我依然站在我们旅程的起点上。"

多么甜美的声音，有如女巫使王子永远入睡的歌声。

我说："不，不，现在我们的道路不同了，我不会中你的魔法的。"

突然，巷子里黑暗遁去，现出一片灿烂的阳光。我揉了揉眼睛，只见希曼站在我面前。她的脸白里透红，燃烧着胜利的火焰。两颊正中的火焰光华炫耀，一颗黑痣正在右颊的酒涡里沉浮。于是，我也随着沉浮起来。

"希曼，找我有事吗？"我的声音像是来自火狱深处。

"不，玛赫纳，没什么事。"

"从家里来吗？"

"什么时候？你是说今天吗？"

"需要什么吗？"

“不。”

“在巷子里拦住别人的去路，这样好吗？”我微笑着说。

“谁拦住你的去路了？玛赫纳，同一个小村庄的人，在巷子里偶尔相遇，能说是谁拦住谁的去路吗？”希曼的声音里升起一股愤慨。

“现在我们的道路不同了。”

“从今天算起，还是从你们让我坐上马车，把我赶出村子的那天算起？”

“我不知道。”

“你什么也不知道？”

“希曼！”大姨从大门里探出身来叫她。

“来了，大姨。”

于是，巷子又变得荒芜且忧郁了，如同沉寂荒凉的森林，连树叶子的沙沙声都没有。深深的沉寂，宛如生命已经凝结，变成了石头。巷子两边的声音撕扯着我，我惊慌起来，连忙逃离那里，到窑上躲避。窑上，工人们石头般黝黑、赤裸的躯体上，汗水在闪光，虽然现在是冬天，阳光微弱无力。

那天，窑主谢赫先生到窑上来了。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他把我算作他的合伙人了。我也成了砖窑的老板，阿布杜尔·拉赫曼老板，我微笑着感谢他的恩惠。他说：“阿布杜尔·拉赫曼管事，我对你并无恩惠，这是做生意的一种诀窍。现在这买卖既是我的，也是你的。”然而，我并未因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而不能自主。我觉得，砖窑烟囱里冒出的浓烟悬浮在我和苍天之间，阳光穿过烟幕，也会沾上黑色的烟尘。于是，欢乐的阳光也变黑了……

“现在，村子的故事又变成我的故事了。”我想。

“不，不应该这样。”我对我的心说。

“这烟雾一散，故事的主流就会自动转变方向。”

然而，这烟尘并未散去。为了躲避自己，我在这烟雾中越沉越深。我现在很少回村，晚上也住在窑上。每当一窑新砖烧成，顾客云集之时，我便忙得连自己都忘了。一天，我正让人往卡车上装砖，大姨悄悄来到我的身边，而我竟毫无知觉。

“玛赫纳！”听到大姨的声音，我吃了一惊。

“什么事？大姨。”

“技师已经不见五六天了。”

“到井上、角落里找找吧！吸毒的人也许倒在什么角落里。”

“到处都找遍了，玛赫纳。”

“我又没有把他藏在这里，你上别处去找吧！”

“玛赫纳，你太不关心别人了。”

“不，大姨，你看我这里多忙啊！”

“好吧！你忙吧！我走了。”大姨断断续续地说。

那天中午，阿布杜尔·加法尔给我送饭来。他惊恐地对我说：“哥哥，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

“发现技师的尸体了。”

“尸体？”我惊问道。

“在井里找到的，就是小山旁边那口井。”

“他怎么上那里去了？”

“不知道。哥哥，大家说，他是喝醉了上那里去的。有鬼把他扔进了井里。”

“那是开玩笑吧？”我说。

“什么意思？”

“大家都喜欢和吸毒的人开玩笑，那个鬼可能也是这样。”

我微笑着。阿布杜尔·加法尔瞪着眼看着我。这时我才意

识到，我是在拿“死亡”开玩笑，而对死亡是应该表示畏惧的。我为自己感到惊奇。

我说：“阿布杜尔·加法尔，我多次经过那座小山，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鬼。技师可能是喝醉了走过那里，不知道那里有井，一失脚就掉下去了。”

据说那座小山是块邪地，有鬼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小山包，遍地是石头和红色的陶器碎片，长着洋槐和酸枣树丛。那里有一条小路，路旁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废井。技师可能是走着走着偏离了小路，掉了进去。

这是一起惊人的事件。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消息，竟毫不感到吃惊。但是，随着烟雾慢慢散去，我不禁颤抖起来。我没有马上回村。晚上我回到家里，才知道警察来了。在警察眼里，每个村民都是罪犯。他把全村人都召集到村长的庄园，向大家取证。村里人人胆战心惊。调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半夜，最后，警察把技师之死归之于意外事故。第二天，我们就将技师埋葬了。

可怜的技师埋进土里了，但村里人却议论了他好久。

“技师为什么自杀呢？”每个人都这么问。

“家里有谁关心他呢？纳图的孙女靠缝衣服过日子，上哪里给他买毒品呢？再说缝缝衣服能挣几个钱？听说那个城里人也把手缩了回去。男人毕竟是男人，没脸活着，干脆就投井了呗！”

在这个事件中，村长自始至终沉默不语。不知道他的沉默里隐藏着什么秘密。那些天，也没有见到苏莱曼回村。他从拉合尔回来，常常住在机井上，技师事件终于烟消云散，就像一块石头沉入了村里的污水塘。技师死后，希曼在沉寂的村子里显得更加畏畏缩缩，仿佛她也成了那沉寂的一个部分。我看了看自己的心，只看到水塘里停滞不动的脏水。我对此感到满意，也有些害怕，“停滞的死水是会发臭的。”

十 九

那一年年末，村子又醒来了。

为了建设“基本民主体制”[1]，国内正酝酿着进行第一次大选。选举前，小店门口顿时热闹起来。我们村和拉希姆普尔村合起来算一个选举单位。村里突然形成了两派。我们这一派在小店门口聚会，村长那一伙人在机井上聚会，双方的细作互相刺探情报。我们推举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作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并去锡亚尔科特递交了有关文书。那一天，村长和苏莱曼都在区办事处。苏莱曼穿着西服、长裤，走路、说话，一举一动，都和往日大不一样。起先，他对我不理不睬，后来不知是怎么想的，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村里怎么样？”

“全村都挺好。”我高兴地回答说。

“听说这几天村里很热闹。”

“是的，快要举行‘仙举’了嘛！”

“什么？‘仙举’？”苏莱曼惊奇地问道。

“赫亚特大爷把选举说成‘仙举’，把选票说成鞋，把选区说成瓦特[2]。”我笑着说。但是，苏莱曼却没有笑。

“我指的不是这个。”他说。

“那你指什么？”我问。

“希曼一回去，村里一定热闹起来了吧？”

“对，当然了。村里有外边来的人，当然要热闹一阵。”

"听说有些姑娘学她的样,也开始时髦起来了。"

"你听谁说的?"

"那你就别管了。"

"我没有看见一个姑娘是这样的,都是老老实实的。"

"阿布杜尔·拉赫曼,你什么都知道,却在我面前装蒜。"

"就算是这样吧!还有什么?"

"这样下去,村里总有一天会开宝石市场的。"

"村里至今还没有像你这样的花花公子,要是再有一两个人拜你为师,也许整个村子都会变成宝石市场的。"

"你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极力削弱我爸爸在村里的地位。本来他在村里说一不二,谁也不敢在他面前吭一声,现在可好,纳图磨匠的孙女悄悄地回了村,还占了房子,技师淹死了,也没有人问。"

"问谁呀?问技师?"

"阿布杜尔·拉赫曼,你也明白,我也明白,实际上全村都明白,技师不是自杀的,是被人推下井的。"

"谁把他推下井了?"

苏莱曼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要是我爸爸想干的话,完全可以把希曼送上法庭,关进铁窗。但这样会损害全村的名声,所以就算了。而你却在村里破坏他的威信。记住!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苏莱曼,你何必为村子操那么多心?村子不会怎么样的,

---

① 1959年年底,巴基斯坦决定建立"基本民主体制",全国共选举8000名基本民主委员会委员,组成各级"基本民主政体"单位。

② 在巴基斯坦,选票、选区等词均用英语,乡下人将选票(vote)和鞋(boot)、将选区(ward)和瓦特(watt)混淆起来了。

关键问题是选举，我们推举出自己的代表和村长较量，你不满意。”

“我们在选举中毫无危险，我只担心村子会分裂，谁也收拾不了。”

“如果确实有这种危险，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可以召集评议会，也许我们会作出你所希望的那种决定呢？”

“玛赫纳，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会赢得选举。”

“谁知道谁输谁赢？不过确实有这种危险，为了赢得选举，你会极力把希曼搞臭。不过你得记住，她以前是村子的女儿，现在是村子的寡妇。技师决不是她害死的，她不可能这样做。我们从小了解她。你说说，她会这样吗？”

“每个女人都可能这样做。人要变坏，用不了多久。也许她想把技师除掉，好为那个厂主扫清道路呢？那个厂主可以给她世界上的一切好处。”

“苏利，你胡说！”我火了。

苏莱曼还要说什么，我们这派的人拿了文书从办事处出来了，苏莱曼便溜走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问：“你们吵架了？”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我们应该当心他们的诡计。”他认为村长一定会借口希曼的事情大做文章，把占房的责任推给我们，败坏希曼的名声，从而鼓动村里人反对我们。

“玛赫纳，我们得用计谋来对付他的阴谋，光发火生气是会坏事的。”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我十分惊奇，选举活动刚刚开始，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已经从一个头脑简单的贾特变成一个政治家了。

搞政治的时代一开始，田边、地角、井上、小店门口，只要几个人凑到一起，就谈论选举。

村长那一派的人经常在机井上或庄园里聚会。我们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虽然从来不去，但对那里的情况照样了如指掌。村长对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笑容可掬，随时提供新装的水烟。烟草的苦涩的魔力，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当冬季，因而招待客人的不是“勒西”，而是热气腾腾的奶茶，奶茶里还放了白糖。那些天，村长还出钱在清真寺的院子里铺了砖，换了新的拜垫。他还许诺说，选举后要在清真寺里安水管①。对于那些使用他的机井浇地的农民，他答应减少水费。他还说，如果他当上委员，一定为村里的小学修建教室。

“说真的，每当我看到可怜的孩子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风吹雨淋地在村头大树下上课，我就感到极大的痛苦。”

他还暗示村里应该有一个供女孩子上学的学校，“我不能违反政府的命令。水灾之后，我之所以把纳图的破房子修缮一新，就是为了给女孩子们办学校。现在只好另想办法了。可怜的寡妇，我们又不能把她赶出村去。”

人们对村长这番话很感兴趣，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有人说，应该让纳图的孙女改嫁，年轻轻的，一个人怎么过呢？有人提出，既然已经把她赶出村子了，就不应该让她回来。现在污点反而落在全村人身上了。我们太丢人了。话越说越远，最后归罪到莱希姆大姨身上。村长说：“事已至此，就算了。莱希姆本来不是个东西，但心地还不坏。如果当初有人拦她一下，也许不至于闹成这个样子。有人在暗中支持她，否则她哪敢把纳图的孙女接回村里来呢？”

---

① 穆斯林礼拜前须行净礼，有大净、小净两种。大净须沐浴全身，小净须洗手、洗脸、洗肘、漱口、洗鼻孔、以湿手抹头和冲洗双足。故供水设施对清真寺来说至关重要。

"村长,谁在支持她?"人们问。

"还是别说破了吧！过去的事就算了,还是想想将来的后果吧!"村长粗声大气地说。

农民们推开水烟筒的烟嘴,惊奇地望着他。

"怎么？村长,今后会怎么样?"一个农民问。

"干吗什么都要我说,你们自己也动动脑子嘛！不,乡亲们,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不能明说的。"

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暗示,人们开始思索起来。过了两天,村长自己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他认为,因为希曼的缘故,村里的姑娘们开始学坏了。她们学会了穿城里式样的衣服,还上她家里去学裁剪。

"等着瞧吧！早晚会出事的。"

这话传到我们耳朵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玛赫纳,真让我说中了,你看村长的阴谋!"

赫亚特大爷说:"他在村里的势力正在增加,拉赫马特·汗,你还是去争取拉希姆普尔村的选票吧!"

虽然整个竞选过程非常有趣,但我不想把故事拖得太长。简而言之,拉赫马特·汗在拉希姆普尔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自己村里反而显得势单力薄。村里人不喜欢大变动。村长的家族多年来一直把持着村政,人们一直把他的祖先当作大人物。村里数他的地最多,赛义德普尔的乡长又是他的亲家。乡村委员会也设在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大儿子肯定能当选委员,当上委员后,一定能当上乡村委员会主席。村长极力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增加了他的筹码。他还使村里人相信,即使拉赫马特·汗当上委员,也无法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无法驳斥这种说法。因此,从政治上来说,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根本无法和乔德里谢尔夫丁抗衡。但贾特的固执也是有名的,我们认为,既然已经走

出了第一步，就再也不能后退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政治天平一下子倾向了我们这边。一天，村里到处传说闪电失踪了。还没有查明她的去向，又听说她回来了。村长那一派立刻有几个人转向了我们一边，他们说："这是个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不！我不能为了几张选票败坏村里一个姑娘的名声。"这话使那几个人目瞪口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的话在村里传开后，许多人都说："拉赫马特·汗这个人心肠好，我们投他的票。"

谣言一长上翅膀，就会飞向每一个人。尽管我们堵上了耳朵，仍然阻止不了谣言的流传。村长怀疑谣言是对立派散布的，就派人捎了个口信来，说不能这样作对，有什么就应该公开说。我们继续保持沉默，他又派来了闪电的父亲。那天晚上，我们正在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家里聚会，闪电的父亲咆哮着闯了进来。他大叫大嚷："拉赫马特·汗，你为了拉选票，竟敢毁坏我女儿的名声。"

"没有的事。"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我们可以起誓，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他骂了我们一句很难听的话。于是我说："大叔，何必发火呢？请你相信，我们都认为这是瞎说。"

"毛杰丁的儿子！事情的根子就在你身上！大家都说是你在兴风作浪。"

我火了。我说："大叔，谁对你说这种话，谣言就是他造的。他想挑拨离间，坐山观虎斗。不过你最好还是管管自己的女儿，你应该明白，别人的舌头是管不住的。"

他瞪了我一眼，像是要将我一口吞下，然后就走了。

我们村里没有一所房子可以做投票站，只好到古尔巴哈尔的小学校去投票。那天早晨，古尔巴哈尔热闹得像过节一样。我们村和拉希姆普尔村的人都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来了。

年轻人还特地打扮一番，头上系着彩色的头巾，手中拿着棍子。村里的妇女也带着孩子来了。古尔巴哈尔的一个商贩在学校外面用木板搭了个柜台，卖豆子、糖和其他吃食。另一个商贩炸豆面饼。这两处都挤满了孩子。古尔巴哈尔的人纷纷来这里看热闹。他们明天也要在学校里投票。

村长在学校附近一所房子的庭院里扎下了营盘。他带来一个理发匠，专管熬茶。他的女婿也从赛义德普尔赶来。庭院里挤满了人，都在抽水烟，喝茶。我们只在学校外面不远的地方放了几张绳床，在地上铺了两张席子。看到村长那边热闹的样子，我们这边的选民都拉长了脸。这种情况影响了人们的情绪，我们自己也有些沮丧。见我们如此冷清简陋，古尔巴哈尔人也嘲笑我们："这是在竞选还是在念'法谛海'[1]？"古尔巴哈尔的村长来到我们营盘说："拉赫马特·汗，太遗憾了，你没有来找我。否则我也可以给你找一所房子。你要同意，我马上叫人给你搬几张绳床来。"

"不，大叔！谢谢你的好意。愿意投我票的朋友，坐在地上也不在乎。"

村长走后，他说："玛赫纳，昨天还保证说要投我票的人都上哪里去了？"

"大叔，谁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

我们派阿布杜尔·加法尔负责分发选票，村长那一边由他女婿的弟弟分发选票。苏莱曼没有露面。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的代理人是我，乔德里谢尔夫丁的代理人是他的女婿。我们的标志是犁，村长的标志是公牛。犁和公牛的关系本来就像生命

---

① "法谛海"为《古兰经》首章，穆斯林在礼拜、喜庆、悼亡等各项仪式中都须诵读此章。这里指念"法谛海"悼念亡人。

和躯体的关系一样，但今天却势不两立。我们不得不反复教我们的选民怎样投票，怎样识别票箱。可怜的农民们连什么是选票、为什么叫选票都不懂，我们只好把选票叫作纸片，他们才稍稍明白一点。

投票站九点钟开始投票。一个警官带着两三个警察早就到了，不让一个人靠近学校的房子。村长走出营盘，向四周扫了一眼。他穿着白色棉布围裤和巴旦杏颜色的绢纺圆领衫，浆过的缠头巾像往常一样高高耸立，精神十足。他远远地朝我们营盘望了一眼，不知打的什么主意，神气地踱了过来。一看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嘴角便浮起一丝微笑。他远远地寒暄了几句。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来呀！村长。请这里坐。"

"不，拉赫马特·汗，投票快开始了，我想让妇女先投票。"

"对，应该让她们先投票。"

"你的代理人是阿布杜尔·拉赫曼吧？"

"是。"

"阿布杜尔·拉赫曼，胜负可是掌握在真主手里啊！"

"可此刻掌握在选民手里。"我说。

"你听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防止假票。"

"村长，我们这边保证不会有假票。"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他看了我们的选民一眼，笑了笑说："对！我也觉得没有这种危险。坐在你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会弄虚作假，我了解他们。"

说完这话，他就回自己的营盘里去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看了看我说："今天村长多宽宏大量啊！感谢真主，以前我们只看到了他的毛病。"

"心里有胜利的把握，度量小的人也会变得宽宏大量的。"

我到投票站去了。监票官是我们地区的助理督学。他认识我，但不敢抬头看我。他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是村长的人，其中一个就住在庄园里。村长的女婿对我说："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你们参加竞选，简直是浪费政府的钱。"

"村长要是没有对手就当选，那有什么趣味呢？"我回答说。

"不错，不过你问问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他心里是什么滋味？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非要和他作对不可？俗话说，'同伙的计谋最危险'。这样做不太阴险了吗？把自己的同伴送去和老虎搏斗，白白地让他斗得遍体鳞伤。"

看到我眼睛里的怒火，监票官敲了一下桌子，看了看表，然后说："为什么还不投票？把门打开！"

第一个进来的是村长的妻子。老师拿了一张选票，塞进她手里，然后看了看我，我说："对。"

村长的妻子到旁边的房间里把选票投入票箱，从另一个门出去了。第二名妇女是我们这边的，就是莱希姆大姨。老师从她手里拿过选票，问道："你是穆斯玛德·莱希姆比比？"

"问什么？上面写着呢！你不会看？"

"老太婆，我们得按规定办事。"监票官说。

"你妈才是老太婆呢！村里人都叫我大姨。"

我说："大姨，干吗吵架呢？"

"比比，你丈夫叫什么名字？"老师问。

"你是审问我还是收票？上面不是写着吗？那就是他的名字。"

"你得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监票官说。

我忙说："先生，大姨从来不叫自己丈夫的名字。"

"那就不能发给她选票！"

“为什么不给?”大姨瞪着他,“这是你们家的?这是公家的!”

我看了看村长的女婿,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村里的妇女。”

“那你凭什么当村长的代理人?”我问。

监票官敲了敲桌子说:“你丈夫叫伊拉姆丁,对吧?”

大姨又瞪了他一眼,监票官垂下了眼睛。大姨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大姨轻声说:“对!这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家伙的名字。”

监票官大吃一惊,发选票的老师哈哈大笑。大姨说:“老师,你念了那么多书就学会了这些?你大概也是这样教孩子们的吧?你吃了村长的饭,把道德都忘了。”他赶紧把票塞到她手里,指了指旁边那个房间。

“那里有什么?”

“那里有票箱。比比,一个上面画着犁,另一个上面画着公牛。你赞成哪个,就把票投在里面。”监票官说。

感谢真主!大姨的票总算投完了。妇女们还出了几个类似的笑话。我们这边的妇女很快投完了票,村长那边的妇女还在不断进来。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村长的女婿微笑着。接着,男人们开始投票。三个小时后,男人们也投完了票。最后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选民进来投票。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四点钟不到,监票官检查了学校的院子,院子里已空无一人。四点钟一到,他宣布停止,说道:“把候选人叫来!”一名警察把他们叫来了。村长神气地走进来,还拉着拉赫马特·汗的手。他一进来就说:“拉赫马特·汗是我的兄弟,他赢我赢都一样。指甲可以和肉分开,但兄弟是分不开的。”

监票官说:“这就是民主的精神。如果大家都有你这样的觉悟,我们国家的民主就有光明的前途。”说完这一篇冠冕堂皇的

话，他就进去把票箱捧了出来。他对两位候选人说："请看好了！上面的封条对不对？"

"没错。"村长说。

监票官让村长在一张纸上签了字，让拉赫马特·汗按了手印。他先撕开村长的票箱上的封条，把选票倒在桌子上。接着便是数票。一……二……三……他数了很长时间，一百、二百……村长满面春风，喜形于色。二百五十一，监票官数完最后一张选票，看了看村长。

"完了？"村长问。

"票全在这里，再数一遍吧！"

于是又数了一遍，还是二百五十一。村长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一个老师在一张纸上填上数字，放在村长面前。他的女婿拿起纸念了念，然后让村长在上面签了字。

现在打开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的命运之袋。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选票。开始数票了，一百、二百、二百五十……我看了看村长，他的脸色变得像死灰一样，脑门上一条血管颤抖着。二百五十一……我听不见后面的数字了，我真担心村长的心脏会不会停止跳动。二百五十二，二百五十三，村长用手捂住了耳朵，"行了，行了，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受骗了！"他站起身来，他女婿拦住了他，"大叔，您这是干什么？"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五、三百……一直数到三百零一，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那一堆票才数完。我看了看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他正在擦眼泪。等这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天早已黑了。房间里点上了灯，在暗红的灯光下，屋里呈现出一派异样的景象。

村长顷刻间变老了。染黑的胡须向下垂着，原来傲然耸立的缠头巾折向一边。监票官为选举结果大感意外，他手下的两

个老师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警官也没精打采的。

最后，监票官说："乔德里们！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竞选双方一视同仁，公正对待。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现在应该由你们互相伸出友爱之手了！"

"我代表大叔向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表示祝贺。"村长的女婿说。

"不，拉赫马特·汗是我的敌人，我不能和他握手。"村长说，他用充满怒火的目光看了拉赫马特·汗和我一眼。如果我们是一堆干草，马上就会熊熊燃烧起来。我想，"国家的政治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已经和我们密切接触了。愿真主保佑，别让那远方的烈火殃及我们！"

村里的演唱艺人在这次选举中严守中立，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投了谁的票。但迄今为止，他们谁也没有来过我们的营盘，也没有去过村长的营盘。当我们离开学校，来到田野里时，突然响起了鼓声。于是，我们便跳着蓬格拉舞回到村里。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第二天太阳出来时，都觉得似乎是第一次见到太阳。

现在我要结束这个故事了。

可写的事情当然很多。一些小事，比如基本民主委员到锡亚尔科特受训，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开玩笑说："简直是强迫老鹦鹉念书。"工作员当上了乡村委员会的秘书。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大儿子当了乡村委员会主席，凡是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的提议，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阿尤布·汗当选了总统。乡村委员会提名的委员名单里还有我的名字，但村长一活动，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人们对各种苛捐杂税忧心忡忡，炉灶税、牲畜家禽税、结婚税、生育税，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公共财产如村子的墓地、村边的树木，统统划归乡村委员会所有。如此等等。人们认

为，基本民主也是一种评议会。但评议会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收什么税。一件怪事是村里的更夫成了我们的长官，他那么积极地征收炉灶税，使人们又惊奇，又恼火。

除了各种税收外，乡村委员会还获得了政府的补贴。赛义德普尔的乡长家本来就富甲一方，但乡村委员会主席在侵吞公款方面如此胆大妄为，使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不得不发动一场反对他的活动。作为回答，他把委员会的基金全部用来为自己的村子——赛义德普尔铺路了，使乡村委员会下属的其他几个村子目瞪口呆。在实行基本民主体制的年代，我们村里一条路也没有修成，学校也没有教室。于是村长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把我击败的结果。"

那些天，我们村里并地的申请被批准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为此到处奔波，我也全力支持他把这件事情办成。把全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再统一划分，这对村长大有好处，因此他没有反对。专门负责合并土地的注册员一进村，村长就像抓一只受伤的鸟一样，把他紧紧抓在手里。村长让他住在机井上。注册员一开始工作，村长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防止他受我们影响。合并土地的工作拖了很久。注册员办事十分拖拉，又搞得十分神秘，像鼹鼠一样，光在地下打洞。因此，村里每个农民都怕他，极力奉承他。不管他来到哪口井上，人们都畏缩不前。他成了大家的朋友，但又不是任何人的朋友。注册员是个年轻人，肤色黝黑，性格活泼，对谁都一见如故。他是村长的朋友，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关系也不错。他经常到小店门口来读报，对国内政治颇感兴趣。两三个月之内，他对村里的政治形势也了如指掌了。

令人费解的是，全村就我一个人和他合不来。表面上，我们也说说笑笑，互相开开玩笑，但只要在会上坐在一起，我和他却

总是格格不入。我对他总感到不安。对此，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想，他是我们村子的客人，怎么能仇视客人呢？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始终不能接受他。我为自己这种小人习气感到羞愧。但是，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这种不安的秘密。这秘密就在他的眼睛里。当他哈哈大笑时，我注意了一下他的眼睛。我很惊奇，他眼睛里竟然没有丝毫笑意。"这样的眼睛是十分危险的"，我想。还有一件事情也使我十分不快：注册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到小店来的姑娘们，他的目光浑身上下摸索着她们。尤其使我感到恐惧的是，他的瞳仁总盯着姑娘们身上某一个地方。只要他在小店门口，大鼓希凡便一趟又一趟地往那里跑，这也使我非常恼火。

注册员丈量土地，准备分地的文书，足足用了一年时间。接着，就应该在上级官员监督下，给农民分配土地号了。在这个阶段，人们为了分得一块好地，挑精拣肥，争吵不休。结果，一季庄稼没能种上。如果再不能达成协议，整个工作就得推迟，弄不好下一季也种不上。那一阵子，村长十分活跃。他想把自己的土地全部换到机井周围，并给他那一伙支持者分一些好地。而这一切，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极力主持公道，让谁都不吃亏。因为注册员住在井上，那里便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每逢过节，鼓声咚咚，震耳欲聋，就是在耳朵边说话也听不见。哪怕把一个耳朵割了，另一个耳朵也绝对听不见它的喊叫声。风暴袭来的时候，霹雳便淹没了一切细微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并地、分地而吵吵嚷嚷，这声音本来会象炮弹爆炸一样，传到很远的地方。但我们扼住了这声音的喉咙，堵住了它的嘴巴。等到闹剧结束，我们互相一望，这才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涂上了黑墨。

那一天，主管并地工作的大官来到了村长的机井上，思索着

怎样使我们互相欺骗。农民们尽管一字不识，但他们对村里的土地却一清二楚，每块地的编号都能倒背如流，仿佛他们全都融进了土地登记簿和地租账簿。在人们心目中，注册员简直成了神仙，似乎今后的衣食全掌握在他手里。正在那个时候，我们听说大鼓希凡失踪了。她爸爸去找村长，村长说："事已至此，就别提了，等分完地再说吧！"

分地的闹剧持续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大鼓希凡失踪的事传得人人皆知，但每个人都置若罔闻。等闹剧结束，我们都已累得精疲力竭，脑袋也麻木了。第三天，在分地文书上盖了印，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气恼。村长如愿以偿，全部土地都换到了机井周围，连成一片。为了使分地的方案能够得到通过，村长使尽了心机。威胁、恳求、用法律来恐吓、用推迟分地的危险进行讹诈。有些人虽然吃了亏，但在村长软硬兼施之下仍然接受了这种结果。即使他们不接受，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大鼓希凡失踪的轰响已经消失在我们心里，变成汗水流到额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擦一擦，她又回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从别人眼睛里看到点什么，从别人嘴里听到点什么，来揭开这个哑谜。希凡的亲属沉默不语，只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于是谁也不作声了。

每种寂静都孕育着风暴。

一天，我们听说，希凡的母亲去找希曼，敲打着她家的门大喊大叫，"不要脸的！你给我出来！你自己不要脸，还要败坏别人的名声？"她还用不堪入耳的脏话谩骂希曼。希凡的兄弟们还扬言，"我们非宰了那个不要脸的娘们不可！"人们说："这全是纳图孙女的过错，如果她不回村，我们那些像母牛一样老实的姑娘绝不会变坏。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胡子莱希姆，是她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弄回来的。村子的声誉已经彻底毁在她手里了。"

水往低处流，人们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在希曼身上。如果没有大姨保护，希凡的兄弟早就对她下毒手了。事情复杂得一点头绪都摸不着，也没有为这件事召开评议会。村长一声不响，以至我对他这种态度深为怀疑。至于注册员，自那天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后来，他把并地的全部文书移交给了老注册员，自己走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听老注册员说的。这时，我心里突然一动，我在自己的镜子里看到了我那张涂黑了的脸。注册员不仅拿走了我们的财产，还劫掠了我们的名誉。然而，我们却一直为他掩饰，生怕分地会被推迟。在这个浴室里，我们大家都赤裸裸一丝不挂，因此，谁也没有互相埋怨，而把全部愤怒都倾泻到无依无靠的女人身上去了。

"大姨，有件事我不明白。"

"什么事？玛赫纳。"

"希曼为什么带她到城里去？"

大姨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连这一点都不懂？让我怎么对你说呢？玛赫纳，这种丢人的事，怎么说得出口呢？"

"大姨，你要说就说清楚。"

"那个该死的注册员，除了几块地之外，还给你一份别的礼物，你说怎么办？你们还把他捧到了天上。人们本来应该感谢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挽救了村子的名誉。我已经和希凡她妈说清楚了，看她还敢说什么！"

笼罩在我心上的尘埃一下子扫清了，但我不能把这话传给别人。我明白，人们慢慢会知道的。但是，我无法筑一道堤坝阻挡村里人的愤怒，这愤怒的目标正是希曼。妇女们一致起来抵制她，没有一个人找她做衣服。我常想，她怎么养活两个女儿呢？

二十

并地后，村里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变化显而易见，有些则是慢慢感觉到的。从表面上看，全村的土地经过合并和重新划分，田地的形状变了。那些歪歪斜斜、奇形怪状的地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一望无际的方块地。村庄四周开拓了十英尺宽的道路，道路之内是住宅用地。另外还划定了墓地、公用地和学校用地。从村里外出的旧路划在田地中间了，新的道路又自动出现。通往赛锡公路[1]的路面修整好了以后，我们想这条路也应该铺上砖。

暗中发生的变化是，村长又恢复了他的影响。大多数人通过并地得到了好处，都认为这是村长的功劳。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未能使自己一派的人满意，虽然他毫无过错。狡猾的注册员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中却偏向村长一伙。那时军法管制已经取消，按照新的宪法选举了中央议会和省议会。村长得到了两个在选举中获胜的候选人的支持。原因很简单，这两个议员一向在锡亚尔科特从事律师业务，其中那个当上中央议会议员的，正是苏莱曼的老师。在选举中，苏莱曼让本区的基本民主委员都投了他的票。

有一次，两位议员应苏莱曼的邀请来到村里。跟随而来的客人中，还有技师当年工作过的那家工厂的老板。客人们坐着小汽车来到村里。吃完饭村长把村民们召集到庄园里。乔德里

拉赫马特·汗是非到不可的，因为他是基本民主委员。他把我也带去了。两位议员轮流发表演说，称赞新时代的好处。他们为改革大唱赞歌，说它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变化。他们列举了基本民主的好处，并宣称政治已经走出城市，来到乡村。请看吧！你们这里进行的并地工作，正是新政府的功绩。我们完全相信，今后一两年内，通往你们村子的道路一定会铺上砖。还将为小学建造教室，开办女校，建立医疗站。

然后，他们像游行似地在村里走了一圈。当游行队伍经过希曼家时，苏莱曼向厂主暗暗示意。我跟踪着他的目光。我的目光落到希曼的院子里，希曼正站在那里。我吃了一惊，几乎不能自持。不过村里其他妇女和姑娘也在自己院子里看热闹。对她们来说，这支游行队伍不啻是一种奇观。在一个小村庄里，每一件新鲜事都是奇迹。希曼站在庭院里看看热闹，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我马上恢复了常态，斜睨了城里人一眼，他正眯着一只眼在微笑。

这时，苏莱曼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在这之前，他每次都是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走过，似乎我只是路边的一株洋槐，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他招手示意，叫我过去，然后在我肩膀上使劲拍了一下，说道："这是谢赫先生，见见面吧！"

城里人惊愕地看着我。苏莱曼微笑着说："这是阿布杜尔·拉赫曼，我小时候的朋友。"于是城里人高兴地和我握了握手。

苏莱曼指了指希曼的庭院说："我们还在这个院子里玩过皂荚果呢！"

城里人微笑着问："光是玩皂荚果，还是还有别的玩意儿？"

我说："还有沙·希达波和古利丹达。"

---

① 即赛义德普尔至锡亚尔科特的公路。

城里人看了我一眼，又问苏莱曼："院子里能玩古利丹达？"

"不行。"苏莱曼说。

"看来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没有听懂我的话。"城里人说。

苏莱曼说："他听懂了也会假装不懂，他从小就是个阿訇。"

"那我们应该小心点儿才对。"城里人说。

游行队伍转过莱希姆大姨那条巷子的拐角，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时我看见闪电扭动着腰肢从对面冉冉而来，她那薄薄的嘴唇上流露出轻浮的微笑。但她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那微笑便立即死去了。她低垂着眼睛从我身边溜过，朝希曼家走去。

"看见了吗？谢赫先生，这位阿訇多厉害！连闪电都吓灭了。"苏莱曼说。

"闪电是谁？"城里人问。他愣了一愣，又笑了起来。"噢！我明白了，你说的就是刚才扭着腰走过去的那个姑娘。"

他又注视着我说："看来你属于这种人，盛开的鲜花只要被他们看上一眼，马上就会萎谢。"

城里人向希曼的庭院看了一眼，院子里已空无一人。他叹了口气，说道："有些石头上的花是永远开不败的。"

为了改变话题，苏莱曼急忙说："走吧！谢赫先生，我们落在后面了。哈瓦贾先生看不到你会担心的。"

他对我说："哈瓦贾先生是中央议会里我们这一区的议员，他和谢赫先生是至交，谢赫先生是工厂主协会的秘书，幸亏他在选举中为哈瓦贾先生助了一臂之力，否则……"

"行了，行了，苏莱曼先生，你再替我吹牛，我就要象气球一样炸了。"城里人说。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但今天苏莱曼却格外热情，他一手拉着

城里人的手，一手抓住我的胳臂，几乎是拖着我往前走。我为他能装出如此的热情深为惊异，我从不相信他有什么真诚。“现在他已经是大人物了，也许心胸也宽大些了吧！”我想。

短短的见面是无法判断一个人的，根据一个人的外表也难以看出他的内心。当然，美好的外表常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城里人大约在四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年轻时身材一定修长匀称，但现在已经发胖了，下巴上的肉向下垂着，胖乎乎的两颊上，毛孔清晰可见。眼睛周围有明显的黑圈。在他的脸上，正在逝去的英俊容貌依稀可辨。大眼睛炯炯发光，说话或微笑时，左眼便自动眯起来。这是一张骄奢淫逸的脸，但还不是坏人的脸。这样的人从不掩饰自己，心里是什么样，表现出来也是什么样，不会欺骗别人。正因为如此，和他走在一起，我没有产生不安的感觉。

他问："乔德里阿布杜尔·拉赫曼，您做什么工作？"

我正要说我是种地的，苏莱曼却抢先把我的话堵在嘴里了。他提起路边的砖窑，对他说，阿布杜尔·拉赫曼就是那里的管事。城里人又问起砖窑的主人，我便把老板的名字告诉了他。他说："我认识他，他是城里一个很受尊敬的人。"

这时，我们赶上了游行队伍。村长正让尊贵的城里客人参观为学校盖房留出的地皮，说这块地皮还是他亲自挑选的。游行队伍又回到村长的庄园里。过了片刻，客人们起身告辞，我也想从那里溜走。我正想躲避和城里人握手，苏莱曼却挡住了我的路。他说："待会儿再走，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我点点头同意了。客人走后，苏莱曼把我带到庄园的一个角落里。

他问："阿布杜尔·拉赫曼，希凡怎么啦？"

"苏莱曼，你明明知道，还问我干什么？"

"这件事为什么把希曼搞臭了？"

“这你也清楚。”我厌烦地说。

“阿布杜尔·拉赫曼，你是全村荣誉的卫士，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苏莱曼，你现在是大人物了，说点大人物的话吧！”

“我什么话说得不对？”

“算了，别提这件事了。”

“希曼带着希凡进城后，你知道她们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

“就住在你刚才见过的那位谢赫先生家里。”

“你知道这一切，还把他带到村里来？”

“不是我把他带来的，是哈瓦贾先生带他来的。”

“现在他认识村里的路了，这可不好。”

“你什么时候都疑神疑鬼的。谢赫先生可是个好人，你别忘了，他资助过技师，对希曼也很照顾。”

“我什么也不想听。”

“你爱听不听，她们住在谢赫先生那里，要不是他帮忙，你们村里人就没有脸见人了。他不顾自己的名声，把希凡从耻辱的重负下解救出来。你说说，这样的人来到村里，你还要叫喊什么？”

“够了，苏莱曼！我什么也不想听了。”

看我无可奈何的样子，苏莱曼大笑一声就算了。尽管他十分卑鄙，但还是说了真话。但是，一想起希曼在这个满脸淫欲之色的人家里住了三四个晚上，我的心就像受伤的鸟儿一样扑腾不止。迄今为止，苏莱曼所说的关于希曼的一切，尽管我知道都是真的，我却仍然不愿承认。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问自己。

“对，是真的。”一个声音轰响着。于是，几年来一直压在我

心里的熔岩，突破了我的胸膛，喷薄而出。我被熔岩包围，燃烧起来。“谁能逃脱自己心里的火山呢？谁也逃脱不了……谁也逃脱不了。”这声音像烈火一样在我耳畔呼啸，我陷入了烈火之中。我躲避着人们，免得他们感觉到这烈火的烧灼。为了避开世界的目光，我躲到了窑上，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我头上是烟囱里喷出的浓厚的烟云。我一想到我将埋葬在烟云的墓里，就感到透不过气来。

天黑以后我才回家。一盏油灯在巷子里闪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似乎我害怕光明。像往常一样，这一次柴纳特也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极力想把我从那口黑井里喊出来。于是，我对她也害怕起来了。她问道：“你白天为什么总不上村里来？”我推托说窑上太忙，但柴纳特不满意。她不说这是谎话，只是哭了起来。我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我不能给她擦眼泪。她自己擦去了眼泪，笑着问我：“昨天夜里偷偷摸摸上希曼家去的男人是谁呀？”

“男人？”我惊问道，但惊叫声却被我压在嗓子眼里了。

“今天全村都传遍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对，你天不亮就出村了，整天躲在窑上，你怎么会知道？”柴纳特背过脸去。

“我又不是村里巡夜的更夫，柴纳特。”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更夫了？可你还是这个村子的人啊。”

“谁看见那个人了？”

“我不知道。”柴纳特心神不定地回答说。

我盯着油灯昏黄的火焰，火焰颤动起来。一股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带来一股寒意。一瞬间，火焰静止不动了，我心里的熔岩也冷却了。现在，我冻得像冰块一样。我觉得我已经死了，希

曼也死了。人们说，人在垂死的瞬间会看到自己一生的情景。我也看到了这种情景，于是，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死去了。

在白天的阳光下，村里的景象似乎全变了。我愁眉不展地向小店走去，心里觉得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那天我没有到窑上去，中午饭是和阿斯拉姆大哥一起吃的。我没精打采地吃着饭，他问："玛赫纳，你是不是病了？"

"没有。"

"怎么看上去像有病似的？"

"不要紧，大哥。我挺好的。"

下午，人们开始聚集到小店门口来了。那时候我真想起身到窑上去，但这会引起大哥怀疑，只好照旧坐着不动。人们开始聊天，越说越来劲，这时再想走开就很难了。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上去了。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法基尔把事情压下来了。"

"不过他还是说了，有两个人。"有人说。

"我看其中一个可能是苏莱曼。"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这时他转身问我："玛赫纳，前天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城里人从公路上经过？"

"没有，我一干活，就把整个世界都忘了。"

"苏莱曼为什么把他带到村里来？"一个农民问。

"既然你们什么事都要我说，那你们就听着！苏莱曼打算在村里开一家妓院。"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

"不！"我怀疑这还是不是我的声音，"不能随便怀疑一个人，谁看见他了？"

"更夫法基尔看见的。现在他又想把事情掩盖起来。他怕村长，因此我认为另一个人可能是苏莱曼。"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看了看我说，"那时希丹家里的人也正在到处找她呢！"

“这可不好，应该让村长知道这件事。”我提议说。

接着，我对大哥说：“大哥，我到窑上去了，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

“为什么？”大哥问。

我没有回答大哥的问题。这时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玛赫纳，纳图的孙女要房子时，你支持过她。现在你看到这后果了吧？”

我一言未答，人们很觉惊奇。

我走出村子来到地里，天已经晚了。清真寺里传来了昏礼的宣礼声。为了逃避这颤抖的声音，我急急地走着。

我前面遥远的天际，冰冷的火抓住了冬天的白云；在我背后，熊熊燃烧的黑暗汹涌而来。一个鬼一般的阴影蹑手蹑脚地向我奔来，但我既看不见它，也听不见它的脚步声。我觉得它快要粘上我了，吓得差一点喊出声来。

据说一个人的躯体里还有另一个人。我觉得，我躯体里的另一个人离开了我，正悄悄地在我身后走着。这是我的同伴，我的灵魂。我十分害怕，希望它永远不要离开我。“这是我的影子，它不应该离开我。”我想，“这怎么办呢？”我急得额上冒汗。我一直在想，我是一个，一个。但希曼一回到村里，我就面临着破碎坼裂。我是一个简朴的农民，从来不把自己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自从希曼回村以后，我给自己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披单，因为我想继续保持一个完整的我，然而我还是破碎了。

从前那个玛赫纳的影子已经离开了他。从儿时到现在，他一直致力于维护村子的荣誉；他从未不怀好意地看过村里的姑娘一眼；他按照父母的愿望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孩子；他爱自己的妹妹，在母亲的脚下寻找天堂，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他是村子恭顺的儿子。村子也为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因为他从未欺

骗过村子。但今天，那个玛赫纳产生了另一个玛赫纳。

“玛赫纳，站住！”另一个人在背后和我说话，使我毛骨悚然。

“不。”

“我是你的影子。”

“我知道，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没有啊！我是和你一起来的，你回头看看嘛！”

“我不看，要不，会变成石头的。”

“不，我会给你生命，给你新的生活。你一定渴了！我给你带蜜来了！”

“你骗人！你想让我喝毒药。”

“骗人的是你！你用谎言欺骗自己。你的嘴唇都干裂了，可你却不能给它一滴水。”

“我不上你的当。”

“有一孔清泉可以为你解渴，可你只是远远地盯着它。”

“对，你说得对。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

“那股泉水充满了毒素，毒水是不能滋润嘴唇的，我会死的。”

“死一回试试嘛！”

“不。我一死就活不过来了。”

“在死亡的灰烬中，你将获得火星般的新生活！”

“火星一闪就灭了。”

“这一闪一灭就叫生活。”

为了躲避它那甜言蜜语的诱惑，我拚命奔跑。但它也紧追不放。我逃到窑上，躲在砖垛后面，“砰”的一声关上草屋的门。我想，现在它可进不来了。我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它正冲我微笑

呢。我原以为，它的脸一定非常狰狞可怕，一看到它，准会吓得我全身血液干涸。我以为它那尖锐的牙齿一定滴着血，猩红的嘴唇上流着火焰。然而并非如此，它的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容，眸子里闪耀着利刃般的光芒。原来这就是我自己的脸，但脸上没有虚伪的面罩。这时，我觉得我生活中的每一片真诚都成了我脸上的光辉。我打开门，它悄悄地进来了。它撕开我身上一层又一层的披单，让我赤身裸体，然后又让我在火中沐浴。最后，它钻进了我的躯体。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和它合为一体时，我觉得我正扛着我自己的尸体。漆黑的夜色向我发出了充满爱的暗示。我走出草屋，黑暗向我表示亲热，还吻了我的额头。

我走上通往村子的道路。人一旦抛弃了傲慢，就不肯再走直道。我放弃了大路，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黑暗为我引路，我穿越了深邃的峡谷；风一般掠过细如发丝、利如锋刃的天桥；我变成黑暗，穿过黑暗的洞窟；森林的秘密展开双臂欢迎我。于是我来到了那口废井边上。井的四周长着洋槐树、酸枣树和相思树，是精灵、鬼怪、妖魔的世界。精灵们跳起舞来。我高兴得大笑起来，回声从深处的井底传来，我全身血液沸腾，似乎被装进一口大锅，放在火狱的火上煮着。

我望了一下井里。我看到技师的尸体在井里漂浮，张着的嘴里露出高兴的微笑。突然，我的尸体从肩上滑落下来，"嗵"的一声掉入井里。深深的井里传来尸体落水的声音，我的肩上顿觉轻松，我乘风飞了起来。小道在我脚下叫喊。眨眼间，我发现我的手正亲切地敲着一扇关着的门。

关着的门后传来了充满睡意的声音："谁？"

"谁？玛赫纳，是你？"她的声音充满了惊惧。

"不，我不是玛赫纳，玛赫纳被我扔在井里了。"

"你深更半夜来这里干什么？"

“人们就是半夜才来这里的。”

“半夜里来的人叫做小偷。”

“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做小偷来的。开开门吧！”

“不！玛赫纳，我不能开门。”

“为什么不开门？哪有敲不开的门？”

我又敲了敲门，门慢慢开了。门还没有开全，我就进去了。屋里一片黑暗，但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的目光能够穿透许多层最新的帘子。她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吓得浑身发抖，面如死灰。我很惊奇，她有什么必要害怕我呢？来这里之前，我从门缝里看见过那张脸。那是一张充满诱人微笑的脸。但是，也许镜子一变，脸也跟着变了。从她的镜子里一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脸狰狞可怕，嘴唇上燃着血的火，舌头上滴着火焰。

我向她走过去。她想叫喊，却喊不出来。

“玛赫纳，快站住！白天再来！我一定微笑着在门口见你。”

“白天我感到害怕。再说，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当小偷来的。”

“玛赫纳，你说的不错，可那些小偷又得到什么了呢？”

“他们从泉眼里喝足了水，而不当小偷的，嘴唇都干裂了。”

“玛赫纳，你为什么不在白天来？这样不好。”她的声音里有七个大海的水。她慢慢向我走来，把手臂围在我脖子上，她的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她的眼泪流到我肩上。潮湿的眼泪之火，将我的火烧成了灰烬。灰烬中飞出许多火星，一闪一灭。夜更深了。黑暗中，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玛赫纳！以后在白天来！”

我的影子说：“别听她的！”

就在那一刻，我正站在井口，精灵们围着我舞蹈。我看到我的

尸体正在井里漂浮，我羡慕地看着他，对自己说："现在我再也得不到那个既害怕白天的阳光，又不愿在黑夜当小偷的玛赫纳了。"

这时东方发白，传来了宣礼的声音。精灵们害怕了，四散奔逃，躲到了角落里。井里的水涨上来，把我的尸体吐了出来。我弯下腰，打算把尸体扛起来。但我的影子一下子离开了我，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躯壳。

我说："希曼，以后我就在白天来，我不当夜晚的小偷。"

二十一

那天下午，我在小店门口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晚上又有人上希曼家去了。当他从那里出来时，被打更的法基尔看见了。

我问："法基尔为什么不抓住他呢？"

"他可能以为是苏莱曼的城里客人，要是抓住他，让村长丢了面子，可怜的法基尔非被打死不可。"一个人说。

"那个人不是城里人？"

"不是。"

"你怎么知道？"

"村长对苏莱曼说过，不准他再把那个城里人带到村里来。"

我微微一笑。大哥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看我，我微笑着，他垂下了眼睛。

我说："法基尔也许是见鬼了吧？"

"玛赫纳！"大哥用嘶哑的声音拦住我。

"说吧！大哥。"

"没什么。"大哥出神地说。

"应该把纳图的孙女赶出村去，她在家里开妓院了。再留在村里，姑娘们都要被她带坏了。"

"把她赶出去！"

这声音发自村子的口中，传遍了每条巷子，每块田地，每座房屋，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不管走到哪里，这声音就奔过来拦

住我。每条巷子都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你也加入到那个声音中去吧!"

我堵上了耳朵。一个声音像炮弹一样炸开:"把她赶出村去!"

"不!"我说。

"那你自己离开村子!"

事情越传越凶,全村都卷了进去。村长不得不在庄园里召集评议会。他似乎为村里这种喧闹感到恐惧。两派的人都参加了评议会,我也参加了。人们一致要求:"把她从村里赶走!"我很清楚评议会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村长谢尔夫丁问:"有没有缺席的人?"

大家说:"没有,人全来了。"

村长说:"用不着啰嗦,谁都知道村里人的决定是什么。"

几个年轻人拿着棍棒说:"要是这婊子不走,我们就让她出血。"

这时,我突然怒火中烧,像干草堆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说:"把希曼赶走,村子就干净了吗?"

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对!"

我说:"不!要消灭地里的杂草,光拔去一棵是没有用的,得把影响田地的野草统统拔掉!"

"还有谁?"

"闪电希丹和大鼓希凡。"

一听这两个名字,闪电和大鼓的亲属们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他们说:"你小心点!谁敢说我们的姑娘,我们就割掉他的舌头!"

我说:"不就是因为那个可怜的女人孤独无援吗?她要是有

人撑腰，今天这个会也开不成。”

“毛杰丁的儿子！住嘴！你这是污辱全村人。”村长说。

我回答说：“并地那会儿，谁的脸没有被涂黑呀？但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都害怕注册员把荒地划给他。纳图的孙女帮了你们一个大忙，你们全忘了？”

“住嘴！玛赫纳。”我爸爸咆哮着说。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发火。我战栗了。我看了看出席评议会的每一张脸，那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我大失所望，只好把目光投向大哥，但他也把脸扭了过去。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的叛逆精神顿时烟消云散。

村长极其和气地说：“阿布杜尔·拉赫曼，你还年轻，缺乏理智，有你的长辈在这里，让他们作决定吧！”

我垂下了眼睛，因为现在我为自己感到害羞。

人群中发生了一阵骚动，犹如蜂窝上的一群蜜蜂。

突然，莱希姆大姨闯进了会场。一见她，人们都不作声了。她一来就大发雷霆：“村长！是你把他们召集起来的？”

“不，不，莱希姆比比，是村里人要求的，我不过召集一下罢了。”

赫亚特大爷说：“莱希姆！你来这里干什么？老娘们管男人的事干什么？回家呆着去！”

“大爷，我家里要是有男人，我就让他来开会。现在你说，我不来，让谁来？”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甜言蜜语地劝她回家。大姨说：“好啊！原来你也上了这个伪君子的贼船了！”

她又看着我爸爸说：“毛杰丁！你也上当了？”

“对！我也上当了。你没有看见全村人都在这里？我要不来，就见外了。”

“你们都被那个伪君子的魔法迷住了。玛赫纳！你也参加了他们这一伙？”

“是，大姨，既然全村人都一边倒，我单枪匹马有什么办法？”

“难民小伙子！你是大家的朋友，你来这里干什么？”

“现在我是穆拉特村的儿子了，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对全村有利，我都支持。”

大姨脸上掠过一丝失望，咬着的下唇颤抖起来。我原以为，大姨的怒火顶多像干草着火一样，“蓬”地一下就会熄灭。然而我想错了。她看了大家一眼，然后盯着村长。村长原先还在暗笑，突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大姨轻声问他：“村长，你儿子苏利怎么没有来？”

“你问这干什么？你还是回家去，否则……”

“否则怎么样？”

“人们会把你扔出去的。”

“谁敢？”大姨气势汹汹地说，“这些人？你们听着！我和你们无冤无仇，我只想和他说几句话。”

“再不住嘴，就把这巫婆也赶出村去！”闪电希丹的爸爸说，全村人都嚷嚷起来支持他。这时大姨火了，她一个一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数落他们的丑事。她列举了某人妻子有相好，又指出另一个人的儿媳在地里和别人苟合，被当场抓住。当她提起闪电希丹和大鼓希凡时，人们都吓得不敢作声。她说：“村长！把你的宝贝儿子苏利和她们一起赶出村子去吧！你知道吗？希丹失踪的时候，是上哪里去了？到谁那里去了？”

“乡亲们！这女人再不闭嘴，我就退场。”村长叫喊起来。

“走吧！站起来走吧！你还有什么脸在评议会里坐着？”

“我再也不能容忍了，把她的嘴堵上！”

“真话总是苦的，你怎么能容忍呢？乡亲们！你们问问这道

貌岸然的家伙，他把谁的罪过推到了技师头上，又让技师离开了村子？”

村长气得发紫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五官扭曲，就像手心里团过的纸一样。他站起来又坐下，似乎双腿已经失去了站立的力量。

他结结巴巴地说：“把这个巫婆赶出去！”

赫亚特大爷说：“莱希姆，你知道你给村长加上了多大的罪名吗？”

“我当然知道。”大姨怒不可遏地说。

“如果此话不真，那……”

“那就像惩罚小偷一样，把我的脸涂黑，再骑上毛驴游街好了。把迪纳和钦杜叫来！在他们头上放上《古兰经》，再问问他们！”

人群中响起了嗡嗡声，“不会的”，“不可能吧！”连我都被这喧闹声淹没了。时代的车轮一倒转，谣言就像蝙蝠一样扑腾着翅膀，到处乱飞。不祥的夜鸟也叫唤起来。我用手掩上了耳朵。“不！这不可能！莱希姆大姨说的，不可能是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声音，阿斯拉姆大哥的声音却在我耳边响了起来：“干这件事的是谁呢？不是我，不是你，不是苏利，也许也不是技师，虽然村里人都说是他。”

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我看了看阿斯拉姆大哥。他不愿正视我的目光。我想：“我刚才想到的，也许阿斯拉姆大哥也想到了。太好了，大姨终于把秘密揭穿了。”突然，我心里如同降下了欢欣的甘露，全身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乐趣。“今天，我们总算向村长报了仇。”

村长欺负我们的事情，一件件在我脑海里浮现，连起来是很长的一串。与此同时，复仇的乐趣更浓厚了。

这时，村长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就像肩膀上扛着自己的尸体。他神色沮丧，胡须松弛而下垂，无数皱纹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网。就在这一瞬间，衰老攫住了他。我看了他一眼，第一次在他眼睛里发现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原先的傲慢已经化为灰烬，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缓缓地说："乡亲们！我不想和一个女人争吵。"说完这话，他便用缠头巾的一端遮住脸，钻进屋里，关上了门。不知为什么，我的愤慨变得像苦楝树一样苦涩，我的心犹如燃尽的蜡烛，一下子就熄灭了。

"我为什么这样痛苦？"我的思想问我。

"你也想当一个黑夜的窃贼。"我的影子回答说。

"走吧！看在真主的份上走吧！你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在评议会上侮辱我？"我的思想叫喊着问它。

"不要自欺欺人。"我的影子说道。

"你不走？那我就喊！乡亲们！真正的罪人是我。你们为什么不把我送上绞刑架？是我最先把这个可怜的姑娘推出村子的，因为我没能从奇纳布河的对岸呼唤她。我和她之间隔着波涛汹涌的大河，我渡不过去。因为我是贾特种姓的一个勇敢的儿子，而她却生于一个匠人之家。今天，由于我的缘故，你们又要将她再次赶出村子，因为那天夜里的窃贼就是我。"

我的影子用手堵住了我的嘴。不，这不是我的影子。那个影子听了我的真心话，已经融入我的躯体，它要我自己供认这件事情。可堵住我嘴的又是谁的手呢？这是我爸爸的手，或是我妈妈的手，我手上还有她的奶水留给我的羞耻。也许这是柴纳特的手，她不愿意丈夫染上羞辱的黑墨。不！这是我那个天真的儿子的手，他出生还不久……不，我不知道……我知道这是谁了，这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爸爸的循规蹈矩的儿子。他在自己脸上盖上了虚伪的面罩，就是他用手堵住了我的嘴，因为他是村子

的勇敢的儿子，是全村荣誉的卫士。我只要稍稍发出一点声音，他就拉住我的舌头。我喘了一口粗气，擦了擦额上羞愧的汗水。大哥望了我一眼，难过得脸色都变了。

人们一致决定：

“把纳图的孙女赶出村子！”

接着离开评议会的第二个人就是我。因为我无法抗拒这项决议。我不用缠头巾，而是用刚刚蒙上的面罩把脸遮盖起来。村长可以躲在家里，我连家也不能回。我像朗恰一样离群索居。但我没有穿上耳朵，也没有去当苦行僧的徒弟。我来到窑上，在自己周围筑起砖的围墙。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弥漫在头顶，像是张起了帐幕。我想：“有些希尔是我们用花轿抬出村的，有些是被我们的黑夜赶走的。”

全村只有莱希姆大姨支持希曼。她把希曼送到城里，就像当初用马车把她从城里接来一样。然后她一家一家登门去说：“现在村子干净了吧？把你们的缠头巾竖起来吧！不过以后最好还是把你们那些荣誉的珍珠藏在盒子里，免得什么时候被窃贼看见。”

她也到窑上找我来了。

她问：“玛赫纳，你为什么离开村子？”

“大姨，我怎么能离开村子呢？”

“人们说什么的都有。”

“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我听不见。”

“不，上村里去吧！可怜的女人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

“哪个女人？”

“就是那个女人，她嫁给了你，但至今没有得到幸福。”

“大姨，你是说柴纳特？”

“对，玛赫纳。”

“我给她什么痛苦了?”我的声调像铅一样疲软。

大姨打量着我的脸色,然后问:“玛赫纳,你告诉我,那天夜里的小偷是谁?”

“我怎么知道?大姨,你问她了吗?”

“她什么也不肯说,玛赫纳,就像把嘴缝上了一样。”

我叹了口气,大姨吃了一惊。她盯着我的眼睛,我便把脸扭了过去。

“大姨,你上城里把她安顿在哪里了?”

“安顿在哪里?你还问这个?玛赫纳,你为什么明知故问?”

“对,大姨,我知道你把她送到谁那里去了,也许他比我们大家都强。家里有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就随手往垃圾堆上或水塘里一扔,然后万事大吉,不管它是被虫子吃掉,还是被水淹没。”

“对,玛赫纳,一点不错。我把她扔在城里了,这下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大姨哭了起来。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大姨哭泣。她泪水涟涟,犹如雨季里悄悄下着的雨水。最后,她的泪水变成洪水,汹涌而至。而我则像是洪水中的一茎枯草,久久靠不了岸。

我和村子惟一的联系是通过阿布杜尔·加法尔维持的。妈妈让他给我送饭。他顺便把村里的新闻告诉我。一天,他对我说:“大姨病了。”我听后无动于衷,这使他大为惊奇。他问:“哥哥,你为什么要和村子断绝往来?”我无可奈何地看了他一眼。他说:“现在小小可好玩了,特别爱笑,对谁都亲。妈妈说,不知道玛赫纳的心为什么这么硬,连家都不回。哥,你为什么不回家?”我不想让阿布杜尔·加法尔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因此沉默不语。我的知心者是阿斯拉姆大哥。但是,自从我们结了亲,我们之间的根本关系便中断了。大哥没有让人

叫我回村，也许他知道，玛赫纳一旦结束修行，自己会从苦行僧居住的山上下来的。他不会去兰格普尔[1]，而是直接去希尔的屋子。现在，连结我和村子的纽带只剩下一条，那就是莱希姆大姨。但她病了。也许这条纽带也会断掉，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

终于有一天，我烦躁不安地走出了自己的堡垒。这是冬季的一天，阳光下微有寒意。北边，蓝宝石般湛蓝的屏障上，雪山冰峰闪耀着寒光。蓝天澄碧如洗，空气纯净明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出自己的脸来。在这样的季节里，蓝宝石般的屏障离心更近了。当它和心互相撞击时，儿时甜蜜的回忆又回到心里，吸走了心里的毒素。正是这种毒素使生活失去了甜蜜。在我眼前，村子的田畴一直延伸到远方。麦子已经发芽，甘蔗在地里沙沙作响。当我从深绿色的田地里走过时，沙沙作响的风在我耳边轻轻私语。它哼起无名的曲调，羊肠小道唱起了歌，我也轻快地飞了起来。

当我经过水塘边来到阿斯拉姆大哥的小店时，我的脚步不由得停止了，似乎荒凉的小巷在我脚上拴上了锁链。小店关着门，门口空无一人。在巷子的拐角，一阵沙沙的风在我耳边说："你来村里干什么？"我无话可说。我走过一条又一条巷子，最后一条巷子突然到头了。再往前一点，我看到全村人正聚在一起。今天，村里人像是全体搬到了墓地。一个村庄荒芜了，另一个就会兴起。这时，蓝宝石般的屏障又离我远去了，我的心也荒芜了。

那天，墓地里又增加了一座坟墓。

我没有勇气最后看一下那张脸。我害怕死人的脸，而且这

---

① 兰格普尔是希尔婆家所在的地方。

又是大姨的脸。自从我能看东西，我就习惯看到她那活生生的脸。

于是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和希曼的故事同大姨一起葬进了她的坟墓。

二十二

小河不停地流着。岸边的植物，有的枯萎了，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被秋天吃掉，有的被藤萝缠死，有的被虫子咬掉了根茎。但小河仍然流着。一株植物死了，另一株又会长出来。村子的故事犹如小河的流水，而小河在不停地流动，有时漫过岸边，有时躲到河床的流沙底下。

我思索着，从哪里把中断的故事接起来呢？我又要把它和自己连接起来了。虽说村子的故事不仅仅是我的故事，但村子和我已经融为一体。我住在村里，从来没有把村子和自己分开来看的习惯。

大姨死后，我好几天没有到窑上去，一直坐在为哀悼大姨而铺的毯子上。全体村民都参加了大姨的葬礼和哀悼仪式，包括曾经被大姨的真诚刺伤过的人在内，我指的是村长。这是村里的传统，尽管活着时是冤家对头，但人一死，对死者的冤仇便不复存在。坐在哀悼者行列里的人，绝不互相仇视。大姨之死给了村长和我在村里重新露面的机会，我们可以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了。

中断的关系又接上了。我从同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孩子的关系中又感到了过去那种乐趣。我觉得，我似乎得了一场重病，而突然又痊愈了。我的味觉又体验到了盐、辣椒、糖的美味。这里只缺少一种味道，那种不苦、不酸，也不甜的味道，可生活又

哪能十全十美呢?

大哥的小店门口重新热闹起来后,我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大哥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这使聚会更加热闹。那些天,关于第二次大选的宣传已经开始。村长打算把苏莱曼推出来参加竞选。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不想再参加。他认为,只要乡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落在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家族手里,穆拉特村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另一个原因是,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想在自己地里安装机井,他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听说有人站出来和苏莱曼一争高低。

那时候,沿着锡亚尔科特至赛义德普尔的公路,竖起了一根根粗大的电线杆。一根电线杆子就立在砖窑附近。我知道有一条线路将从这里穿过我们村庄,通往古尔巴哈尔以至更远的乡村。我对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现在别安用油的发动机,等通电后安电动机。于是,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还是把安机井的贷款申请递了上去,而大哥则申请代销化肥。

村子附近安上了变压器,这对村里人来说又是一桩奇迹。后来,这奇迹又变成灯泡,在大哥的店里、村长的庄园里和拉赫马特·汗的家里亮了起来。人们觉得,沉睡的村庄醒了过来。我家离电线杆子很远,没有安电灯。有些人则对电还怀有一种恐惧,赫亚特大爷就说:“土房子里还是点煤油灯好。”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土房还是砖房,兴旺与否同光线关系很大。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获得了建机井的贷款,大哥也拿到了经销化肥的代理证。拉赫马特·汗的机井开动那一天,井上也热闹得和过节一样。看到人们聚集在一起又说又笑,心里就涌出爱的激情。那一天我很高兴,虽然我爸爸有两三块地用不上这口机井的水。不管是谁的地,有哪个农民看到绿油油的田地不高兴呢?现在,人们买化肥也方便了。有了水和肥料,田地便苏醒过来,再伸上

一个懒腰，便会充满勃勃生机。

那一年种麦时，农民们播下了良种，使用了化肥。但播种前发生了选举纠纷。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站出来和老朋友苏利竞选。我爸爸不赞成，他认为，农民不应搞政治，干这种事情会倒运的。但村里的年轻人早已厌倦了老人政治，极力鼓动我参加竞选。苏莱曼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回到村里，拚命和村里人拉关系，套近乎。我一开始有点缩手缩脚，谁愿意自找麻烦呢？政治是剃刀编织的花环，自白地碰得遍体鳞伤，有什么好处？但是，苏莱曼一开始拉帮结派，我也被逼上了战场。当角斗的场地已经开辟出来，并且有一位大力士拍着大腿向人们挑战时，总会有人热血沸腾。我也是这样，当我下定决心跳入场内时，便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我头顶心只响着一句话："我非打掉苏莱曼的威风不可！"我坐立不安总想着这件事情。我一个个会见乡亲，和他们交谈。村里的年轻人保证全力支持我，因为苏莱曼长期住在城里，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外人。不过，大部分选票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只有少数年轻人有选举权。我感到老人们又倾向于村长了。我在一次青年人的集会上表示了这种忧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苏利不能当委员，委员只能让玛赫纳当，他才是我们的人。"

于是，政治的轮子在每一个家庭里转动起来。年轻人想说服老年人，老年人则想说服年轻人。许多人家父子反目，有的父亲甚至要把儿子赶出家门。奇怪的是，家家户户的母亲都支持儿子。就这样，我有希望从每一户获得一至两票。投票前一个月，苏莱曼一直待在村里。他穿上了土布围裤和圆领衫，裹上了"凯斯"披单，一家家登门拜访。不论年龄高低，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叫这个叔叔，叫那个婶婶。他的姐夫也跑到我们村里召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有一次会上，他大肆炫耀自己家族的贡

献。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当场打断了他的话,指出在过去四年中,我们村里没有修一条路,没有为学校建一间教室,也没有为女孩子开办学校。

他说:"你们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一到晚上,全村通明雪亮。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你的机井日夜都在哗哗抽水。你说说,这是谁的功劳?这是谁日夜奔波的结果?是你?还是苏莱曼?"

"谁也不是。"我马上说。

"那电是鬼怪带来的?"

"对!瓦尔萨克水电站就是鬼怪,它产生了电,把电送到每个村庄。我们村正好在这个鬼怪的路上,是它照顾了我们。"

我的话引起了一阵大笑。苏莱曼的姐夫瞪了我一眼,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苏莱曼说:"玛赫纳,竞选在你我之间进行,大哥是客人,对他应该客气一点。"

"苏利,玛赫纳没有说什么呀!"赫亚特大爷说。

"你们太放纵他了!"苏利气呼呼地说。从他的声调里,我看到了他小时候就有的那种卑劣行径。赫亚特大爷附着我耳边说:"算了,玛赫纳,别说了。"

苏莱曼的姐夫继续演说。他高谈阔论,人们边听边在心里发笑。他列举了一大堆实行基本民主以来的成就,并威胁我们说,如果他们不投苏莱曼的票,穆拉特村就会失去这些。他们的机井就会干涸,田地就会荒芜。他说:"苏莱曼是村里的光荣,他知书识字。他一站上法庭,大官们都得洗耳恭听。"

"玛赫纳也知书识字。"一个年轻人说。

"他只念到赛义德普尔……可怜的人连锡亚尔科特也没有念到。苏莱曼可是在拉合尔通过律师考试的。"

"对我们来说,玛赫纳最合适。他当了委员,还能留在村里,

和我们同甘共苦。我们总不能一趟趟上锡亚尔科特和拉合尔去找苏莱曼办事吧?”

村长决心使用各种武器确保苏莱曼获胜。他还记得自己的惨败。在上次选举中,他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把握获胜。他认为他正是输在这种自信上了。他还担心这次竞选失败会影响苏莱曼的律师前程。因此,他亲自出马,来找我父亲。东拉西扯一通之后谈到了正题,他提起从前的老交情,对自己的过错表示歉意。他还说,苏利和玛赫纳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争执,你要同意,我就让苏莱曼退出竞选,免得双方播下仇恨的种子。我爸爸的心软了。他去请教赫亚特大爷和乔德里拉赫马特·汗,他们也认为我不参加竞选为妥。阿斯拉姆大哥也这样认为。每当小店门口有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他就说:“当什么委员,只会搞得名誉扫地!你们都知道,自从基本民主的时代开始以来,增加了多少苛捐杂税?结婚税、出生税、炉灶税,就连墓地和公用地里的树也被乡村委员会拍卖了,墓地一片荒凉,也没有栽上新树。不说别的,村里的更夫也偷懒了,整天忙着收炉灶税,一家家去恐吓催逼。你们听说这个笑话了吗?”

“什么?”

“有一天我叫他法基罗①,他说,‘乔德里,我的名字是法基尔·穆罕默德。’我说,我就叫你法基罗。他回答说,乔德里,叫官长的时候应该注意礼节!”

人们哈哈大笑。但大笑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开始思索,“连村里的更夫都成了官员,我们上哪里去呢?”

对于一个贾特来说,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情吗?

我说:“我打算退出竞选,但有一个条件。”

---

① 法基罗是法基尔的昵称。

"什么条件?"赫亚特大爷问。

"苏利必须保证把公路和村子之间的路修好。"

风声传到村长耳朵里,他很快到小店来了。他特地派人请来了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赫亚特大爷和另外一些人,他当众宣布:"乔德里们!你们的恩惠,我永生难忘。要是苏莱曼当上委员,修一条一英里的路不算回事。我首先就办这件事情。万一得不到政府资助,我愿意自己掏钱。"

我说:"不,村长,这是对全村有益的事情,我们可以募捐,互助合作,我保证廉价供应烧砖。"

"村长,还有一个条件。"一个青年说。

"说吧!"

"告诉更夫法基罗,要他以后别自吹是官员了。"

这话引起了一阵哄笑。村长得知事情原委后,也大笑起来。

苏莱曼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了。村里避免了一场纷争。事情静悄悄地办完了,以至我为村里没有发生一场闹剧感到遗憾。

赛义德普尔乡长的大儿子又当选为乡村委员会主席。这一阵,苏莱曼对我很友好。但选举一结束,马上就像鹦鹉一样别转了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比以前更宽了。他似乎正站在高耸入云的峰顶,冰冷、遥远、险峻,高不可攀。

于是,我头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嘴里就像塞进了一把灰烬。我为自己感到羞惭。我不敢正视乡亲,更不敢面对那些青年,他们曾准备作一点小小的反叛,而我却未能支持他们。有一段时间,乔德里拉赫马特·汗和赫亚特大爷一直参加村长的聚会,觉得自己和村长也平起平坐了。后来,村长的缠头巾又耸立起来。当这头巾高及天际时,他们全都目瞪口呆了。村长嘴上显得格外谦恭,但他的眼神却在说:"你们想要夺我的权,真是

自日做梦。听着！我的权力非常牢固，你们休想动我一根毫毛。”

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提醒他修路的事。他说：“何必这么迫不及待呢？你们简直是异想天开，政府哪有时间考虑这种小事？苏莱曼正为总统选举忙碌呢，等大选后再说吧！相信真主吧！”

“谢天谢地！为了找借口，你嘴里总算也提到真主了，村长。”赫亚特大爷说。

村长傲慢地把脸转向另一边，那里有他的机井。粗大的水流正从水管里喷涌而出，周围的田地都灌上了水。巴斯玛蒂水稻已经成熟，金黄的稻穗散发出阵阵幽香。

他看了看赫亚特大爷，说道：“赫亚特大爷，真主真照应你啊！”

“真主对大家都一视同仁。”赫亚特大爷说。

“你们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想把我打下去，要不是真主仁慈，你今天就不会在我面前求乞了。”

“求乞？”乔德里拉赫马特·汗气得浑身发抖，“我们是来向你求乞的吗？”

“可不是求乞嘛！”

“这是对全村有利的事情，我们提出的条件，你在选举前就答应了。”

“不错，你们想修的路，又不从我的地边经过，算了，我答应过的，一定办到，不过要等我的安排。”

听了这话，我气得浑身冒火。我和青年们商议了一番，决定自己动手。于是，人们很快便看到住在这条道路两边的青年农民手拿铁锹，开始平整路基。雨季里，路面出现了一些大坑，牛车、马车、驴车走在这条路上，颠得就像要散架。我们花了几天工夫弄平了路面。然后，我又和谢赫先生说了说，从窑上买了些

便宜的剩砖。我们向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墁砖的技术,并请他担任监工,大家当工人,修路工程就这样开始了。那些天,路上热闹得象赶集一样。我们从公路边开始修起,一直修到村里的砖路。当这项工作胜利完成时,全村农民都放下工作,聚集到大哥的小店门口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有些人原来不相信我们能把路修好,说什么"玛赫纳自已疯了,还把别人都变成了疯子"。他们也非常高兴。我想,"要在世界上做点好事,没有一股疯劲是不成的。"

那天,阳光照耀在这条红砖道上,看起来就像一条红线。道路两边是金色的稻田。田里的巴斯玛蒂水稻早已成熟,收割工作也已开始。到处是和煦的阳光,在人们心里产生一种奇特的温暖。我心里也像燃起了火,没有火焰的、微微的火。我心情愉快,真想在晚上举行庆祝活动,请几个歌手来助兴,跳着蓬格拉舞度过整个夜晚。时间紧迫,要找到唱歌的人十分困难。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别人商量,突然,一辆汽车远远地在红砖路上驶来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有人问我:"这是谁的汽车?"我怎么回答呢?我自已都觉得奇怪。我看了看阿斯拉姆大哥,他走近来说:"玛赫纳,你还不明白?"

"不明白。"

我听见了棉布围裤的窸窣声,脑子不禁一震。回头一看,只见村长正站在我背后。原来他早就悄悄地混入了人群。他谁也不看,但眼睛里却透着微笑,撇着的嘴唇像是在嘲笑全世界。这时我恍然大悟,额上马上冒出了汗珠,阳光也失去了金色的光辉。汽车开到我身边,车门打开了,担任我们地区国会议员的那个律师下了车。我这是第二次看见他。接着,小汽车又吐出来三个人,其中有苏莱曼,有苏莱曼姐夫的哥哥——乡村委员会的主席,还有那个工厂主——那个城里人……

苏莱曼把一个盒子递给村长。村长打开盒子,拿出一串金色的花环,走上前去戴在律师先生的脖子上。在下午金色的阳光下,花环闪闪发光,村长微笑了。律师先生向惊疑而沉默的人群扫了一眼,然后向苏莱曼问了几句,不知道苏莱曼是怎样回答他的。

律师先生说:"穆拉特村的乔德里们!我祝贺你们取得的这一成就。"大家一声不响。苏莱曼便说:"律师先生尽管公务繁忙,仍然抽出时间光临穆拉特村,我们向他表示欢迎。"

律师先生笑了。他说:"贵村有像乔德里谢尔夫丁这样的长者,又有穆罕默德·苏莱曼法学士这样忠诚的儿子,我对于能够来到贵村深感荣幸。你们按照互助的金色原则,修建了这条道路。对此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的乡村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积极的青年。我知道,在修路期间,乔德里苏莱曼和乔德里谢尔夫丁和你们一起参加了劳动。"

"不对!"人们异口同声叫喊起来,"这是说谎!"

律师惊奇地看着苏莱曼,苏莱曼便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律师先生扫了人群一眼,又说:"乔德里们!政治分歧总是存在的。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时刻,要是我们大家忘掉宿怨,那有多好?我认为那些反对修路计划的人也参加了修路工作。"

"律师先生!"赫亚特大爷说,"那是谁呀?"

"大爷,让他把话说完。"村长说。

"律师先生,你知道这条路的每块砖上都有谁的汗水?你知道是谁拚命反对这项工程?"

"谁?"律师问。

还没有等赫亚特大爷回答,苏莱曼上前一把抓住赫亚特大爷的肩膀,想把他拉开,同时说:"律师先生,这个老头子和我们家有仇,您知道,村里人互相之间是多么敌对,正是这种毛病把

我们害苦了。”

“苏利!”赫亚特大爷气愤地说,“把手放开! 律师先生,你问问他爸爸谢尔夫丁,他们都有谁参加了修路? 我们找他要求修路的时候,他都说了些什么?”

律师刚刚转身要问村长,乡村委员会主席连忙说:“我们有什么必要刨根究底呢? 路已经修好了,您也为它剪了彩。走吧!请到庄园里去吧!”

律师和他那一伙钻进了汽车。有人往车上扔了一块土坷垃。我高声说:“别这样! 律师先生是我们的客人,不能对他无礼。”说话之间,又有人扔了三四块土坷垃,人们这才出了口气。苏利的脸都气黑了。他满腔怒火地看了人群一眼,跟在汽车后面走了。村长谢尔夫丁走在他的前面。汽车经过水塘边向村长的庄园驶去。

我明白了,修路的桂冠已经戴在苏莱曼头上了,赛义德普尔的乡村委员会也已把穆拉特村的这一成绩记到了自己账上。好在道路依然存在。当然,要是办得到的话,苏莱曼准会把它包起来装进口袋。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乔德里拉赫马特·汗问:

“玛赫纳,你笑什么?”

我说:“乔德里,笑总比哭强。”

“不错,不过你还是说说你笑什么?”

“我在想,苏莱曼把一件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了。如果这条路是纸糊的或是布做的,他准会把它装进口袋。”

“也许已经装进了口袋。”乔德里拉赫马特·汗说,“我们为修路花的钱,一定被乡村委员会入了账,并且已经到了乡长儿子或苏莱曼的口袋里去了。”

人群慢慢地散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

村长的庄园里倒是庆祝了一番。律师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大吃大喝，高声谈笑。深夜，小汽车又从这条路上向城里开去。汽车开到很远的地方，我们还能看到它的灯光。然后，房屋里的电灯都熄灭了，全村一片黑暗。

不久以后，举行了总统选举。汽灯和玫瑰花之间爆发了战斗。因为选票掌握在基本民主委员手里，汽灯失败了，而玫瑰花获得了胜利。尽管国母[①]走遍了全国各地，仍然遭到了失败。人们对此深感痛苦。选票掌握在乡长儿子和苏莱曼这些人手里。要是选票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会让国母取得胜利。

在穆拉特村村民们修的路上，马车、牛车、驴车络绎不绝。我们往城里运粮食时也便利得多了。但这条路对村长毫无用处，因为不是按他的需要修的。这条路到达不了他的目的地。现在，在各种车辆的碾压下，这条路已经失去了光彩。路面的红砖变成灰色，在强烈的阳光下也不再耀眼，就像脱下婚礼服、换上粗布衣服的新娘，涂上了“满亨迪”的双手也因为做牛粪饼变得粗糙不堪，而且长满了胼胝。

然而，这条路毕竟使我们离城里更近了。

它增加了穆拉特村的名声和荣誉。因为它，我们获得了自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条路是我们村子的动脉。我脑海中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想法：这条路给村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

① 指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小姐。在 1965 年 1 月 1 日投票的这次总统选举中，阿尤布·汗再次当选为总统。

二十三

那是一个雨季的夜晚。

但是，那天晚上既不像往常那么凉爽，也不潮湿闷热令人窒息。由于半个多月滴雨未下，那天晚上连露水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尘埃，一种细微的尘埃。在这种尘埃里，一个危险的幽灵正在游荡。远处，切姆布乔里央传来了炮声，就像在滚滚的乌云中，一道道闪电变成了隆隆雷声。还有一种嘎嘎的声响，幸而还没有那种使大地摇撼，使耳朵震聋的尖锐的声音。

切姆布乔里央地区离我们二十多英里，战场和我们之间隔着奇纳布河的滚滚波涛。我们离危险还很远，但不停的嘎嘎声像钻头一样，不断破坏我们的安宁；又像滚滚洪水，想要把我们吞没。太阳一出来，生命随着苏醒过来，这嘎嘎声便低了下去，成为黑夜的噩梦。这梦鬼魂般附在我们身上，影子般紧跟着我们。白天，我们就听收音机。阿斯拉姆大哥每次进城回来，除了报纸，还带回来一大堆新闻。听了那些新闻，我们便极力忘掉即将来临的危险。

在那一夜的三四天前，我第一次看见飞机从我们村子上空飞过。听到那尖锐的轰鸣声，连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了。这些飞机在切姆布乔里央扔下炸弹，掠过远处天边的树冠，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们很快习惯了这种景象，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在天空搜索，看飞机成了我们一种消遣。那一个夜晚的两天前，我

们看到一架敌机着了火,拖着浓浓的黑烟,坠落在很远的地方。我们高兴得拍起手来。第二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敌人悄悄地向拉合尔发动了袭击,我们的军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这时我们还没有感到危险,因为我们离战线还远。

那天夜里,战争一声不响地向我们突然袭来。

清真寺刚刚传来宣礼的声音,从查谟边界过来的第一批难民到达了我们村子。太阳还没有出来,难民们头顶包裹,赶着牲口,在我们村和公路之间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如同惊弓之鸟,都说:"快逃吧,快离开村子,敌人的军队已经不远了!"

我们问:"我们在边界上的村庄怎么样了?"

"我们一无所知。"

和我们说话的那个人边说边走,一步也没有停留,仿佛有人在背后推着他似的。在混乱中,谁也顾不上谁,就像末日已经来临。突然,从古尔巴哈尔传来了第一声炮声。不知道炮弹落在哪里,但这炮声使我们村里人大吃一惊。在井上和机井上干活的人,惊慌失措地跑回村里。在村里的人,连炉火也顾不上熄灭,门也顾不上锁,纷纷逃难。我们只包了一点随身用品就走了,连好好看一眼房舍、墙壁、大门的时间都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村北一座房子上,孩子叫,妇女哭,全村一片混乱。我们在水塘边碰上了爸爸,他说:"玛赫纳,你带着女人和孩子先走吧!我和阿布杜尔·加法尔赶着牲口随后就来,我们会碰得上的。"这时,阿斯拉姆大哥和阿依莎也来了。我头顶一个大包裹,手里提着柴纳特的衣箱,柴纳特抱着孩子,阿斯拉姆大哥在自行车上捆了些东西,我妈妈也顶着一个包裹。

我们刚来到公路上,便听到村子那面传来了坦克的声音。几发炮弹落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这时我们才相信,我们已经完全陷入战争之中了。我站在砖窑边向村里望去,碧绿的稻

田一直伸展到远方,早晨的阳光在上面张开了披单。没有一丝风,村里的房舍在阳光下闪耀。这是多么宁静的景色!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景色正是一场骗局。我想:“这是一种魔法,这田地……这房子……这道路……村子刚刚从夜晚的肚子里诞生,马上又要沉入阳光的海洋。”

“玛赫纳!你在想什么?”大哥问。

我吃了一惊。突然,一块云彩遮住了太阳,投下一片阴影。这时,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大哥来到我们村子的那个夜晚的景象。我说:“大哥!我在想,要是穆拉特村在阳光的海洋里沉没了,那怎么办?”

“不要紧,我的心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十八年前你离开自己村子时,你也看到村子在阳光的海洋里……”

“不,玛赫纳,我的村子沉没在血海里。”大哥的声音颤抖了。

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玛赫纳,走吧!”

我们背向村子,朝城里走去。阳光灿烂,公路两旁的青龙木树在公路上投下了浓密的阴影,我们仿佛在什么城堡的秘密通道里穿行。在这条路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周围的村庄把自己所有的人口都吐了出来。大部分人都是徒步,少数人坐着驴车和马车。从赛义德普尔来的一两辆卡车不停地鸣着喇叭缓缓爬行,车顶上坐满了人。在这股人的洪流中,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似乎我的痛苦分给了所有的人,分摊到我身上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几乎感觉不出来了。

我妈妈问:“玛赫纳,怎么见不到你爸爸?”

“别担心,妈!爸爸和阿布杜尔·加法尔赶牲口去了,一定会碰得上的。”

在离锡亚尔科特七八英里的地方,一辆吉普拦住了我们。

一个青年跳下吉普说："喂！快离开公路！从庄稼地里走！敌人会朝公路开火的。要是碰上炮弹，或者有飞机飞过，就赶快卧倒！至少要离开公路一英里！要分散开走！"我们离开了公路，钻进了庄稼地。士兵们正沿着公路构筑工事。突然，大炮响了起来，一瞬间发射出无数炮弹，使我们大吃一惊。牲畜乱了群，孩子们哭叫起来。妈妈抓住了我的衣襟，我说："妈妈，别怕，这是我们自己的大炮。"

敌人的大炮也开火了，几发炮弹落到我们后面爆炸了。我觉得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死亡已经把冰冷的手放到我的额上，又像鬼怪用它的利爪撕扯我的胸膛。但是，恐怖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炮弹落在我们后边很远的地方。现在，人群全都分散在田间小道上了，公路上只有坦克和吉普。这时，从查谟边界方向飞来一架敌机。我们立刻卧倒在地。飞机一边扫射，一边向锡亚尔科特军营方向飞去。远处树丛里传来了一声轰响，升起一股烟云，我的心也跟着紧缩起来。接着，从军营方向传来了一连串咚咚的声音。一会儿，那架飞机又从我们头顶掠过，机尾冒出了黑色浓烟，浓烟在蓝天下一直延伸到远处，后来，只见浓烟中火光一闪，便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从稻田里一下子冒出了许多人。听说有几个人受了伤。当隐蔽在远处树丛里的大炮再一次开火时，我们才明白敌机为什么要轰炸那里了。听说有几个人受了伤，但大炮没有受到损失。

我们继续走路。在公路上走了两三柯斯①后，我问妈妈："妈，我们今天上哪里过夜？"

"走到哪里算哪里，天黑了就停下来过夜。"大哥说，"明天乘车去莱雅普尔。"

---

① 一柯斯约合 3.5 公里。

“不，大哥，现在没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明后天就可以回村去了呢？”

大哥笑了笑说：“玛赫纳，放明白点儿！我们村已经成了战场。真主保佑，让我们在战争结束后能回村子。”

“阿斯拉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妈妈问。

“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说。

“我们的庄稼怎么办呢？下个月该割稻子了。”

“妈！凡是发生战争的地方，庄稼就算毁了。坦克从地里开过，炮弹落到地里，庄稼就完了。”我说。

“玛赫纳，你为什么说这种丧气话？”大哥愠怒地说。

他转向我妈说：“妈，相信真主吧！还是想想办法，万一今天夜里赶不到城里，明天又买不上去莱雅普尔的车票，我们上哪里去过这两三个夜晚呢？”

妈妈想了想说：“对，城里有一条路通往德肯，离那里不远有一个叫戈德里的村子，阿拉拉克大姨的家就在那里。上那里对付那么两三个晚上吧！”

“妈，您去过那里吗？”

“嗯，大姨的女儿吉娃出嫁时去过一次。那条路上全是浮土，坐在马车里的人浑身是土，一个个都像鬼一样。玛赫纳他爸扶我下车时，我一看他就笑了起来，而他一见我那副样子……他说：‘戈德里村的人会怎么说呢？’我说，‘无非是说，打哪里来了这一群男女鬼怪？’”

我们都笑了起来。她又说：“玛赫纳，你爸爸还没有来，去找找他们吧！”

我们在锡亚尔科特军营西边过了巴尔科河。河水很浅，水是从查谟那边流过来的。敌人也是从那里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到达巴尔科河对岸后，我们都累坏了，便坐在一棵青龙木树下休

息。人们川流不息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在这里等着了爸爸和阿布杜尔·加法尔。他们把牲口全赶来了。他们也坐下来休息,牲口就在河边吃草。我爸爸说:"玛赫纳,上一次战争发生时,你还小。那次战争离我们很远,既没有听见炮声,也没有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这次战争开始还不到一天,我们就已经无家可归了。"

"大叔,每个民族都会碰到这种事情,别发愁。"大哥说,"感谢真主!在东旁遮普发生过的那种惨案,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生。那时候,没有炮火保卫我们。我们在刀剑、斧头、步枪前面拚命奔逃,就像森林里惊慌失措的猎物。"

大哥说着说着便难过起来。我爸爸说:"阿斯拉姆,现在你平平安安的,别尽想过去那些事情了。走吧!别耽误时间!"

我们在军营西边不停地走着,大炮声不绝于耳。军营附近的村庄还没有撤离。那天,我们未能走到戈德里村,就在巴哈拉姆琪村[①]的外面过了一夜。周围村庄的人们为我们设了一个营地,提供了食物和牲口的饲料。第二天,我们继续向戈德里进发。我们穿过城里的德赫西尔市场和哈吉普拉,来到通往德斯盖的路口。那天,城里依然十分平静,公共汽车来来往往,商店照常营业,市面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穿越城市时,响起了警报声,但人们只在商店的棚檐下站了一会儿。当汽笛宣布警报解除时,我们便继续赶路。那天中午,我们终于到达了戈德里村。虽然远处传来大炮的声音,但那里的人们仍在照常工作,机井隆隆地抽着水,稻田一片碧绿。偶然有飞机从头顶飞过,人们便停下工作看飞机。阿拉拉克大姨和她一家人热烈欢迎我们,

---

① 该村在锡亚尔科特附近,巴哈拉姆系当地著名拜火教商人,"琪"系尊称,该村即以其名字命名。

年迈的大姨还为我们施舍祈福。晚上，村里人都来大姨家看望我们，一直谈到半夜。

“听说现在琼代周围正在激战。”村里的一个青年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来的，等早晨听收音机就可以证实了。”

早晨的广播证实了这件事。许多人像我们一样头顶包裹从琼代逃来，他们也证明了这个消息。那天夜里，数百辆敌军坦克闯入琼代的田野，但我军阻滞了他们的进攻。这些消息鼓舞了我们。第二天，我和大哥进了城，才知道琼代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坦克战。我们从车站打听到，有卡车去莱雅普尔，那里也有车来。于是我们决定在戈德里再住一天，然后去莱雅普尔。阿拉拉克大姨听说后非常生气，她说:“毛杰丁！你把我们当外人了，你就不能再住几天?”

“不，大姨，不是见外，这是战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村呢！”

“向真主祈祷吧！在真主的意愿面前，谁也无能为力。不过你们就在这里长住下去，我们也不会饿饭。”

“大姨，莱雅普尔县有我女婿阿斯拉姆的村子，上那里能租到地种。要是再失去一季庄稼，就难办了。”

“好吧，去吧！不过再住几天没有什么要紧吧?”

我爸爸微笑着投降了。人们常说，为了熟悉一个新地方，需要很长时间。可我们在戈德里只住了两三天，就爱上了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人。那里的人非常友好，家家户户都接纳了从战线上来的难民。人类一遇到灾难，便容易互相接近。这里离琼代战线不远，整天都能听到大炮的轰鸣。有关坦克战的种种传闻不胫而走，似乎坦克和坦克相撞的声音都能听到。但戈德里

村的人们毫无惧色。

后来，锡亚尔科特的古堡上也落下了炮弹，爆炸声连我们都听见了，因为我们离城只有五六英里。于是我们彼此靠得更紧了。我们尝到了在死亡的阴影下亲密无间、同情友爱的滋味。在和平的岁月里，自私自利、卑鄙下流的现象反而比比皆是。过了一天，我和大哥又进了一次城。我们看到远处的废墟，不禁流出了眼泪。我们注意到，城里人也都吓得脸色惨白。有钱、有房子、有汽车的人家纷纷逃离城市。奇怪的是，一碰到灾难，首先动摇的就是这批人。见他们这样，别人也就丧失了信心。

我们在戈德里村又住了三四天。然后，我和大哥带着妇女和孩子乘公共汽车到了莱雅普尔。爸爸和阿布杜尔·加法尔是赶着牲口走的。当我们到达大哥的村子时，他叔叔看到我们安然无恙，高兴极了。三四天后，他给我们腾出了一所房子，还把大哥的一份粮食给了我们。他说："乔德里毛杰丁，我之所以让你单独过，是因为女人都是小心眼儿，住在一起，弄不好会吵嘴的。"

几天后，当妈妈点着炉灶，坐下来烤饼时，高兴极了。安上了自己的家，女人便得到了莫大的幸福。不知为什么，我爸爸总不快活。他沉默无言，没有一丝笑影。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玛赫纳，对于我们贾特来说，在女儿和姐妹那里喝一口水都是耻辱，何况我们无家可归，靠女婿来养活呢！"

"爸爸，阿斯拉姆大哥不单是你的女婿，也是你的儿子。战争一结束，我们回去就还他。我们再把首饰当了，帮大哥把小店重新开起来。"我安慰他说。

我把这话告诉了大哥。他哈哈大笑，说："玛赫纳，大叔是旧时代过来的人。照顾父母，不仅是儿子的义务，也是女儿的义务。"

莱雅普尔这个村子的土地平坦肥沃。因为可以用运河水灌溉，所以这里没有水井。机井在这里也不成功，因为地下水是苦的。这里的甘蔗、玉米和高粱都长得很好，但没有我们家乡那种一望无际的滚滚绿海。我们是不让一块地荒芜的。这里也看不到山，不像我们家乡，一早起来，蓝天底下的层层山岭，宛如从黑暗中钻出来的蓝宝石城墙，突然矗立在你面前，在晨曦下闪耀。白雪皑皑的峰顶，被通红的朝霞染得红艳艳的。红日冉冉上升，峰顶又变幻成银色，在夺目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村里十分宁静，似乎根本没有发生战争。战线上的炮声传不到这里。偶尔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才使人感到战争的存在。开头一两天，这种静谧岑寂的生活反而使人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刚刚经历了战争的纷扰喧嚣，又突然坠入了无边的宁静之中。而当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时，又突然传来消息："战争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想插上翅膀，马上飞回穆拉特村去。

我妈妈问："玛赫纳，我们什么时候回村？"

我说："妈妈，快了……"

可我知道，在我们家乡，战争仍在继续，我们怎么能马上回去呢？也许我们的地区已经沦陷。我们打听了一番，才知道现在只是临时停火，要等两国和解以后，才能弄清真实情况。回到家里，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妈妈。她大失所望，但希望已经有了，等待回去也自有一种乐趣。

这个村子的土地并不见外，但它同我们的关系也不算亲密无间。我们扶着犁，努力和它建立联系。但这里的泥土不像我的家乡，雨后没有那种淡淡的幽香。然而泥土毕竟还是泥土，农民就是泥土的虫子。我们在阿斯拉姆大哥的地里犁了两三遍。麦地整好后，气候渐渐变了，风中出现了一丝凉意。我们播下了种子。灌溉地的农活不多，播完种后，我们便无事可做。我们的

心不在村里，一天，我和大哥临时决定去锡亚尔科特看看。从莱雅普尔到锡亚尔科特花了五六个小时。停火还不到一个半月，人们的生活已经一如往常。莱雅普尔城又变得像往日一样热闹繁华，商人们又恢复了自私卑劣、贪得无厌的本性，在秤杆上大做手脚。战争那几天给予人们的无私的教育，在停火后的第一刻就被忘得精光。为了弥补战时受到的损失，人们分秒必争，拚命捞钱。一个半月前，我们从穆拉特村前往莱雅普尔的这个村子时，一路上得到了许多挚爱，人们认为我们无家可归，十分热情，连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也非常客气。现在，人们的话语里又充满了自私的毒素。

"大哥，这战争要是继续打下去，不好吗?"我说。

"为什么?"大哥问道。

"战争也许能使我们民族的脾性变好!"

"玛赫纳，这很难说。战争突然从天而降，死亡在我们头顶盘旋，人们便互相拥抱，因为大家命运相关，休戚与共。危险一过，人们又准备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现在军队还据守在阵地上，士兵的手指还搂着枪机，没准随时都会打响。"

在锡亚尔科特车站，我一下车就问大哥："现在我们去哪里?"大哥忧郁地说："我也在想呢。"这时，车站附近一座清真寺里传来了晡礼①的宣礼声，西斜的阳光只能照到楼房的屋脊。我心里充满了悲凉。夜幕降临后，我又觉得自己成了外国游客，成了无处可去的游子。那一晚，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客栈里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清晨，我们看到了古堡附近轰炸的遗迹，一颗炸弹使整个市场成了废墟。虽然大部分废墟已经清理完毕，但

① 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的第三次礼拜。

铁箱市场那些破碎的门窗尚未完全修复。

我们在一家小店里喝了茶,吃了小面包。闲谈间,店主问我们是哪里人,来锡亚尔科特干什么,我们便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城里遭到轰炸的那个晚上,他正在兰格普拉区家里睡觉。爆炸声震动了全城,“兄弟,那一刻真像末日来临一样,我像是从坟墓中被拖了起来,手中还拿着自己的善恶簿。早晨一听说炸弹落在古堡附近,我立即赶来看我的铺子。店铺的两扇门飞到了远处,茶叶罐滚得满街都是。其他店铺的情况也差不多,仿佛有什么妖魔鬼怪大发雷霆,把整个市场掀翻了。”他还说:“炸弹落在古堡的台阶前,那里是首饰市场,金银首饰散落了一地,但谁也顾不上看一眼。许多商店一连几天缺门少窗的,也没有丢失东西。”

“那几天,人们都变得道德高尚起来。小偷、流氓、强盗也成了财产和名誉的保护者。但是,战争一结束,又旧态复萌,开始尔虞我诈,好几个街区还发生了撬锁盗窃事件。”店主笑了笑说,“兄弟,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不可思议,有些人把战争当作游戏,飞机在头顶追逐,人们却把它看作是风筝比赛,纷纷拥到街上来看热闹,还喊咬住了,咬住了!”

我们刚踏上去赛义德普尔的公路,大哥就说:“玛赫纳,这个城里人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失望?”

“大哥,他说的是实话。实话总是令人失望的。”我回答说。我们在十七天战争中做的梦,正在变得粉碎。我们原以为大炮的轰鸣、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会提高我们民族的勇气,振奋我们的精神。

“过了这十七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回到哪里?”大哥问。

“没什么,大哥。”

一出城，只见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景象。军队还在战线上，军营里空无一人。军营旁边的村子，居民还没有全部回来。但水井上水车在转动，机井也在抽水，农民们在播种小麦。我们离开大道，来到一口机井上。机井正在隆隆地抽水，一个农民坐在绳床上悠然地抽着水烟。我们向他问候，然后告诉他，我们是从莱雅普尔来的。他向绳床的脚端挪了挪，说道："请坐！先喝点'勒西'再说！"

"谢谢！我们不渴。"

"你们上哪里去？"他问。

"穆拉特村。"我说。

"穆拉特村？"他吃了一惊，"你们是穆拉特村的？是谢尔夫丁的村子的？"

"对！对！"我兴奋地说。

"村子还在敌人手里，你们去干什么？"

"我们也是这么估计的，不过你也知道，自己村子的土地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是它把我们拉回来了。你们村子也挺荒凉的。"

"打仗的时候，村里落了好几颗炮弹。我们把妇女和孩子送到远处的村庄去了。乔德里，最要紧的是名声，财产是身外之物。"

"是的。"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上别处去呢？乔德里。"大哥问。

"就算是土地抓住了我们的脚不放吧！男人全留下了。我们在炮火下过了整整十七天，炮弹就在头顶上飞，随时都有可能完蛋。我们前后都是大炮，军队一直在阵地上，敌人的飞机经常来扫射、投弹。一颗炮弹落在机井附近，弹片飞到这里。我的一头公牛受了伤。过了几天，敌人的进攻被挡住了，失去了原先那

股势头，我们就开始干活。现在你看，这里多么平静！万一停火失败，炮声再起，战争就会重新开始。好吧，说说你们有什么打算？”

“回莱雅普尔去。城里到晚上都有汽车。”

“不！在这里歇一夜吧！明天早上再走。”

这个农民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他亲手为我们做了饼，我们就在他的机井上过了一夜。我们已经来到离村子这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去，真是令人遗憾！晚上，月亮出来了。在皎洁的月光下，田野改变了模样，甘蔗地宛如茂密的森林，风沙沙地吹过，月光便抖动起来。刚灌上水的地里散发出泥土的芬芳，加上绿色的新芽湿润的清香，仿佛是婴儿嘴里的奶香。在我心里，那一夜就像是在自己村里度过的，而村子又像母亲的肚子。在晨曦中，北边显露出苍翠的群山，我的童年睁开了眼睛。一瞬间，东方射来第一束阳光，突然，我三十二年的生命倏然逝去……穆拉特村的三十二年……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

二十四

我们在莱雅普尔的时候,塔什干协议签订了①。

这是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促成的协议。村里出了什么乱子,就从村外请一个大人物来仲裁,他的决定被我们奉若神明。我们接受了俄国的决定。我们普通百姓哪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对这个协议深入考察呢?巴基斯坦总统发布了广播讲话,我们从中得知,巴基斯坦从这个协议得到了许多好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也可望得到解决。有些人问,我们从这次战争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也照样是失败者。我的心说,人类从战争中一无所得,失去的却很多。人们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他们的庄稼在地里腐烂,他们的荣誉遭到蹂躏。不知为什么,我这番话谁也不爱听,似乎人人都失去了主心骨,没有了勇气。

我对大哥说:"这场战争也像我们村里的斗争似的。"

"玛赫纳,这怎么说?"

"我们每一步都击败了村长,但村长的势力比我们强大得多。尽管他每次都遭到失败,到最后他仍然是胜利者。他明明输了,到最后却是赢家。我们明明赢了,到头来还是输家。对吧,大哥?"

"是啊!"

"这是为什么?"我问。

“村长的地比我们多，他的影响比我们大，他儿子是律师，他是赛义德普尔乡长的亲家。诸如此类的许多条件都是我们无法相比的。我们每一次胜利，都有一些地方要输掉。他每一次失败，仍然有一些地方占了上风。”

冬天下了一两场雨，我们种的麦子已经绿油油的了。这时，我们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两国军队正从对方的地区撤离。我们归心似箭，急切地盼望着快些回家乡去。最后，官方终于宣布那些地区的人可以回去了。我们考虑，现在就把女人和孩子带回去是不适宜的。因此，我爸爸决定让阿斯拉姆大哥和阿布杜尔·加法尔留在村里照应他们。我们父子俩回去看看，等一切安排妥当，再来叫他们。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前几天下了雨，空气清新湿润。锡亚尔科特恢复了往昔的繁华景象，军营里也有了人，通往赛义德普尔的公路上有马车来往。我们坐上了马车，路上还碰见了几个村里人，他们有的已经回村里看过。他们说：“乔德里毛杰丁！你要是回村里看看，准会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的。”

马车不停地走着，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公路两旁已经恢复了原样，青龙木树正在开花，散发出一股幽香。来到距我们村三四英里的地方，景象突然一变。公路变得坑坑洼洼，两旁的大树只剩下树桩。向远处眺望，田野里一棵树也没有。在雨水的滋润下，地里的草长得非常茂盛。但是，只要没有树木，嫩绿的草原也显得荒芜凄凉。再往前走，公路上弹坑累累，马车颠簸得十分厉害。

我们在砖窑边下了车，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踏上了村子的土

---

① 巴基斯坦总统和印度总理于 1966 年 1 月 4 日在苏联塔什干开始会谈。1 月 10 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宣言。

地。然而，这块土地已经惨遭蹂躏。坦克碾过她的胸膛，无数炮弹炸开了她的肚腹。敌人将她剥得一丝不挂，肆意凌辱。我想，他们也曾是这土地的儿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实在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敌人在窑上构筑过工事，工事的痕迹历历在目。我的草房已经无影无踪。通往村子的砖路被碾得粉碎，地上布满了弹坑，电线杆不知哪里去了。来到村边，我的心也变得荒凉凋零了。尽管时当正午，阳光强烈，我却觉得阴霾笼罩，有如黄昏。走到离村子一二百步的地方，荒凉岑寂向我们扑了过来，像是在欢迎我们。我心上的黄昏更加黑暗阴森了。

我心想，“我就从这里回去吧！”

我又想，“我回哪里去呢？”

水塘里的脏水在阳光下闪耀。阿斯拉姆大哥的小店和住宅成了废墟，堵死了巷口。巷子周围的房子都张着大嘴，似乎想把我们一口吞下。门没有了，窗户没有了，屋顶也没有了，梁柱椽子全被拆光了。土坯房的废墟看起来阴森可怖，砖房只剩下了墙基，砖头不知被哪个魔鬼搬走了。

我爸爸问：“玛赫纳，我们村子为什么要遭这样的大难？”

“等阿訇回来，您问他吧！”我答道。村子的废墟沉默不语，我们这两个废墟的继承人木然地站在废墟间，犹如两尊石像。突然，从残破的清真寺里传来了宣礼声，于是，石像又有了生气。我们向清真寺奔去。在清真寺的院子里，阿訇正在宣礼。废墟间又走出来一些人。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毛杰丁？玛赫纳？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是赫亚特大爷的声音。

他走上前来和我们一一拥抱，其他人也和我们拥抱。他们

温暖的胸膛融化了我的心，我不由得哭了起来。阿訇摸着我的头说：“玛赫纳，男子汉是不兴哭的。”我想，我何尝哭了？这原是别人的眼泪，只不过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来吧！礼拜吧！心灵会得到安宁的。”行完晡礼，阿訇又对我说：“人类是坚强的，不怕灾难。因此，灾难向他发动突然袭击。《古兰经》称村庄的荒芜是对我们的劝戒，我们以为那不过是故事而已。现在，我们亲眼看到自己村庄的灾难了。”

“阿訇，这灾难为什么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我爸爸问。

“毛杰丁，你这么聪明的人还来问我？灾难为什么降临到我们头上？你低下头看看自己的心灵！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有许多罪孽，这是对我的罪过的惩罚？”

“不！”赫亚特大爷说。

阿訇惊奇地看着他。

“这不是灾难，是考验。”赫亚特大爷说。

“这有什么区别？乔德里赫亚特。”阿訇说。

“阿訇，区别可大了。当我穿过村子到我的井上去时，我心上就象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以为村子就是我的世界，村子毁了，便等于整个世界都毁了。我来到荒芜的井上，朝四周一看，只见一望无际都是荒凉的沙漠，于是我的心也荒芜了。我亲手在井上种的树已经枯死，看上去如同鬼怪；井绳断了，掉在井里；辘轳和摇把扭弯了；井台的砖掉进井里；草屋的顶也坍了。没有树，鸟也飞走了。四周一片荒凉，听不到一声鸟叫。草屋后面，有一株半枯半烂的酸枣树。过去它藏在树丛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在它的一根树枝上，居然还有三四片绿叶。今天，除了我自己外，我只看见这株酸枣树还是活的。后来，一只绿色的小鸟突然落到树枝上。树枝摇晃起来，小鸟啾啾地叫着。我吃了一惊。我看了看它，它瞪着圆圆的眼睛望着我，问我：‘叽叽叽，你来

了?'阿訇,说真的,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井台上又有了生气,辘轳和摇把转动起来了,水流弯弯曲曲地流进地里,田地苏醒了,碧绿的庄稼随风起伏。我看了看村庄,村庄也突然活了,人们又在巷子里行走。"

"乔德里赫亚特! 你这是白日做梦吧?"阿訇说。

"这是一个启示的梦。"我说。

阿訇先是愠怒地瞪了我一眼,后来又微笑起来。"乔德里赫亚特! 你说得对! 如果这是灾难,我们的信仰就埋在这废墟底下了。但我们的信仰还活着,因此这是考验。真主保佑,我们一定能经受这场考验。"

二十五

现在距一九六六年初已经九年了。

这九年里的事情,我不打算再写了,因为我的村子的故事已经结束。故事的另一个名字叫生活,生活永远不会停止。它有如流水,有时改变方向;有时水量稀少,有时漫过堤岸;有时掀起风暴,有时平静如镜,没有一丝波纹,没有一个水泡。人也是水泡。九年间,有些水泡破裂了,由别人代替了他们。村子重新建立起来了,田地绿了,新的植物从大地的肚子里诞生,在大地的怀抱里成长。在酷热的中午,精疲力竭的农夫们就在这些植物的荫蔽下做起甜蜜的梦。村里的机井隆隆地响着,阿斯拉姆大哥的店铺门口又聚满了村民。友谊和仇恨的时代重又开始。国家的政治几次改变方向,小丑们粉墨登场,表演节目,傀儡们旋转舞蹈。

我不想写他们!

这九年的时光还没有成为我的过去。此时此刻,我正站在“现在”的平原中央,正午的太阳在我头顶照耀,光芒四射,有如利刃,照得我眼花目眩。平原上,有的地方绿草如茵,有的地方色彩缤纷。灌木林里荆棘丛生,荆棘丛中,间或有一朵小花。有时凉风习习,有时刮干热风。有时草枯萎了,有时露水滋润了枯草的嘴唇。我现在正站在这平原的中央,不知何时能够抵达平原的另一端;我的“现在”,不知何时才能成为过去。当我抵达那

一端后回过头来观察它时，落花和荆棘将合而为一。到那时，我将继续写作，故事就可以向前发展了。

但故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因为故事的别名就叫生活。

生活的书页不断翻过。白天和黑夜是一页的两面。白天沉入黑夜，黑夜融入白天。生活中会有飞沙走石的狂飙，奔腾咆哮的洪水，炎热和寒冷也会大显神威。但月亮、太阳、大地将依然如故。

故事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

后　记

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1923 年 3 月 12 日生于其父供职所在地乔基汉顿（在今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瑙谢拉），祖籍为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以北三英里处的帕尔特萨达特村。在帕尔特萨达特受完初等教育后，又于锡亚尔科特、迪巴尔波尔等地求学，1945 年获文学士学位，1946 年于拉合尔中央师范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50 年，以自学获乌尔都语硕士学位。

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许多学校、学院任教。最后，在著名的拉合尔国立学院乌尔都文系执教达十五年之久。1983 年 5 月退休。现居拉合尔。

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的父亲是一名乌尔都文和波斯文教师，家里经常举行当地文人的集会。因此，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从小便受到文学的熏陶。上八年级时，他开始接触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深受其作品影响。随后，他又受到进步文学运动的影响。1945 年，他开始尝试创作短篇小说，从此与短篇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作品发表于《篇章》、《吉祥》、《纯洁文学》、《铭刻》、《贝壳》、《新月》、《创造》等各种文学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死胡同》、《时光的墙》、《霞影》、《歌与火》及《阳光的影子》等五种。《风流村庄》是作者发表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此外，还出版了朝觐报告《希望之地》。

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继承了普列姆昌德的传统，以现

实主义的手法，以农村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主要题材，从各个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因而被誉为是乌尔都语文学中继普列姆昌德之后难得的描写农村的作家。短篇小说《焦土的芳香》被选入乌尔都文教科书，还有一些作品被选入历年的《优秀小说选》。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收入了作者的两篇作品：《焦土的芳香》和《交易》。

长篇小说《风流村庄》的创作始于 1970 年 12 月，1975 年 12 月定稿，1982 年 6 月出版。

本书通过主人公阿布杜尔·拉赫曼的叙述，反映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锡亚尔科特邻近巴、印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穆拉特村自 1947 年印、巴分治前夕至 1965 年 9 月印、巴战争为止的生活与变化。小说虽然采用了阿布杜尔·拉赫曼自叙的手法，但作品并不仅仅以他为中心，而是围绕着整个穆拉特村，围绕着既是农民的母亲、又是他们的主宰的绿色的土地而展开的。穆拉特村不像电视连续剧《继承人》那样是一个领主的庄园，而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普普通通的村庄。村里最大的地主只有二十多块地，出于对财富与地位的贪欲，他也不择手段地欺压普通的农民，但毕竟还比不上《继承人》中的封建领主赫希默德·汗那样暴虐和残酷。在这种阶级的矛盾和对立的同时，人们互相之间又像锁链的环节一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村庄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反映巴基斯坦农村的真实风貌。在小说中，作者描绘了农村的风光，刻画了农民们对土地的热爱，反映了他们的欢欣、痛苦与希望，也反映了他们的保守与偏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生动地描写了农村的风俗：庄稼的播种与收割、富有特色的农村匠人制度、婚姻习俗……等等。此外，作者还反映了从磨面机的安设到巴基斯坦政局变化给这个偏僻小村带来的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一个活生生的村庄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

几可闻到土地的芬芳。《我的村庄》堪称是旁遮普农村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卷。正因为如此，本书被认为是乌尔都语文学中反映旁遮普农村的佳作，“是一部真正的巴基斯坦长篇小说”。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胡拉姆·萨戈兰·纳格维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译 者